

矛盾天师

## 第十一章 窥吻

洗媚如一愣：“他若投胎，如何是好？”

“还能如何？你永远见不到他了！”毛盾手一摊：“我也不会泄天机说出他转世变成什么人、狗、猪……”

不等洗媚如反应，毛盾已转向毛头：“用公鸡啦！到阴曹地府查案。”

“是！”

毛头立即将公鸡抓在手中，并将手中一道红线套入毛盾的额头，神情亦为之凝重了起来。

毛盾则抓来几张较硬的灵符折成一座桥状，置于桌前，找来两支线香左右各插钉其中，然后把阴阳镜绑回胸口，才又耍起桃木剑，烧起灵符，喃喃舞了起来。

“天灵灵，地灵灵，有请三元太岁护神灵；不请寿不放灵，唯想探游地府会亲人，牛头马面请通融，黑白无常请引路，黑面判官报佳音……急急如律令！”

突见毛盾左手猛沾朱砂盘，印得满手红朱砂往脸上抹，刹时变成血人般让人触目惊心，他喝喝几声，木剑一劈，阴风更啸急。

忽见他猛蹬左脚，人如天神抖立而起，吼出一声霸音：“开驾……”他整个人有若三太子哪咤下凡定在那里不动了。

毛头猝闻“开驾”，心头一跳，顿将手中利刀砍向鸡头，刀锋过处，鸡头飞起、一道红血猛喷那纸桥。

刷的一声，纸桥殷红一片，更若阴曹地府的血池般令人瞧之欲呕。

众人平日刀光血影早已习以为常，但此时一见眼前情景，整个人不禁僵硬起来，全绷紧肌肉不动。

只见得那血桥似有人踩过的痕迹。

毛头丢掉手中公鸡，立即走向毛盾背后，紧紧抓住那条红绳。

时间似乎已经静止，阴风却吹得更沉，众人的目光全咬死在毛盾的脸上。

此时的毛盾像尊天神般僵立，那凛凛生威的姿态，让人感到他正和阴曹地府打交道，他胸前的阴阳镜则不断显现模糊流动的幻影。

偶尔会出现较清晰的牛脸、妖像之类的影像，又如地狱妖魔现形，直让人见了惊心下己。

几乎经过了三百年之久。

插在纸桥左侧线香的烟突然冲起，似有东西附身，紧接着纸桥又开始动起来，毛盾的身躯亦开始晃动。

毛头见状更抓紧了手中红线，他两眼死盯纸桥右侧线香的那缕烟。忽见此烟滚动起来，他将红线抓得更紧，想稳住毛盾的挣扎。

蓦然，线香散飞，毛头猛力扯着红线，啪然一声，红线已断，毛盾整个人已向后倒去，毛头急忙顶着他，使毛盾得以不倒。

忽然，毛盾的眼珠开始转动，凝空桃木剑猛耍起来，已发出气喘呼呼声，汗水不断滚落，在脸上的红朱砂上划上几道沟痕。

众人心下一喜，正想追问情况如何，毛盾却两眼瞪向洗媚如：“你撒谎！你根本不知洗银灯的死活。”

洗媚如愣愣：“他真的失踪了啊！”

“失踪就失踪，为何说他已经死了？”毛盾嗔叫：“害我差点吵翻了阴

曹地府，跟牛头马面干上一架。”

冼媚如惊心道：“你是说他没死？”

老烟枪怔忡：“乩童不是说他已经死了？怎会如此？”

吴神算急问：“冼帮主真的没死？”

“当然没死！”毛盾嗔道：“我吵着说他死了，牛头马面硬说没有，吵到后来差点打架，就连冷面判官也吃了我一顿大餐。你们还咒他死？”

冼媚如一团愁云顿时消散，欣喜道：“没死最好，最好不过了！”

老烟枪虽高兴，但想到乱重说法，不禁疑道：“乱童怎么说他已经死了？”

吴神算道：“若真如此，你能找到他吗？”

“早说没死不就没事了？”毛盾还是瞪着冼媚如：“你以为逛地府好玩啊？弄个不好，我得早日回老家跟他们争大饼吃呢！”

冼媚如歉声道：“算我错了，你快帮我找找他，行不行？”

“有了元宝，什么都行！”毛盾自嘲道：“真是有钱能使人推磨，算你们用对了方法！”

他已走向左侧山泉，准备洗去脸上朱砂。

冼媚如以为他不帮忙了，急急说道：“我立即奉上元宝，只要你帮我找到帮主，咱们好商量！”

“别急。我只是洗把脸，”毛盾边洗边说道：“找阳间的人不必那么辛苦，你让我恢复人形好不好？”

这话逗得冼媚如困窘不已，遂不再言语。

毛盾这才又大摇大摆地往回走，口中喃喃自语：“老大一个帮主不当，躲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你们急着找他是为什么？老都老了，让他隐居又何妨？”

老烟枪道：“帮主是含悲出走，我们甚担心，所以……”“怎么悲法？死老婆还是后继无人？”

“为帮主夫人而悲。”

“难怪，七月七日生，准是多情种！”

毛盾又开始作法，此次轻松多了，只烧了几道灵符，再把阴阳镜照向天空，乌云渐渐散去，阴风亦为之停止。然而毛盾却皱起眉头：“怎会没反应？”阴阳镜仍是一片晶黑反白，不见任何幻影。

“难道方法出差错？”

毛盾更加小心地重来，还祭上一道引魂符，结果还是无效。“不可能，难道这个人也有门道？”

毛盾立即盘坐地面，将阴阳镜置平，再将手指咬破，渗出血迹在镜面上画了一道如长角天龙的怪符，然后双手合十，开始闭目念念有词。

眨眼间，阴阳镜已咔咔地渐渐跳动起来。

可惜仍无影像发生。

毛盾仍自认真作法，经盏茶工夫的拼斗，他已是汗如雨下，但仍是没有任何效果。

猝见阴阳镜弹起老高再摔落地面，不动了。

毛盾亦睁开眼睛，露出自信的表情：“成了！一切没问题。”“你已找到他在何处了？”

冼媚如急急追问。

毛盾还是那种蛮不在乎的表情：“在天涯海角。”说着轻轻拾起阴阳镜。

“这是什么答案？”老烟枪斥问。

“我也不知道。”毛盾对答如流。

“你不肯说，还是在耍我们？”老烟枪嗔道。

毛盾白眼道：“我要是耍你们，随便说个地方不就得了？”又瞪一眼：“我跟你们一样碰上了难题，不想赚元宝啦！收拾包袱准备走路，你满意了吧？”

这话又让众人大吃一惊，连毛头都百思不解。

毛盾当真起身在收拾东西。

老烟枪急急问道：“你碰上什么困难？法术失灵，还是缺少什么东西？”

“碰上酒鬼，什么法术也没用了。”

“你是说，帮主已变成酒鬼？”

毛盾自嘲道：“不瞒你说，我混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碰上摄不了魂魄的人。这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他可能是个烂醉如泥的酒鬼，第二、就是他道行比我高，能抵制我的招魂术，所以我没脸再混下去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毛盾的回答太过老实，众人又是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眼巴巴地瞧着这个唯一的救星收拾东西准备走路。

“你真的要走？”老烟枪仍想留人。

毛盾道：“没法啦！三箱大元宝谁不要，可惜我搞不出名堂，不走行吗？”

“多可惜！”毛头也叹息连连。

吴神算立即道：“照万物定理，有其法必有其破法，少侠难道想不出什么破解的方式吗？”

毛盾无奈笑道：“你去跟酒鬼说去，看他如何戒酒，我可能就有办法。”转向洗媚如道：“其实你们也别太操之过急，至少我已证实他仍在人间。至于找酒鬼，凭你们人多势众，总容易得多。”

“我也回去想想办法，若是想到了，你们又还没找到人，我再来赚这三箱元宝，你看如何？”

“你能留下就留下……”洗媚如仍有挽留之意。

毛盾却不肯再留，道袍一脱，随后告别众人，还特别谢谢严平的那箱元宝，那足可让他过活好久了。

严平看他辞意甚坚，也不便再挽留，故互道保重相送。

众人作为两人的离去而叹息。但沉静过后，吴神算却首先打破沉默，淡笑道：“其实这事应该高兴才是，贵帮主仍活在世上，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只要认真寻找，稍假时日，定可水落石出。”

老烟枪往好处一想，也轻松不少道：“不错，若真如小鬼所言，咱们可要好好注意天下的酒鬼了。”

洗媚如也极力镇定道：“即刻传令下去，除了注意好酒者，对于毛盾两兄弟也一起留意，希望他们能想出法子。”

严平闻言随即告退，前去办事。

不久，吴神算也告退了，此处他似乎帮不上忙，也该走了。老烟枪特地送他出门，还派车护送他回杭州。

静心阁独留洗媚如面对大堆的供品及四处翻落的灵符，她不禁感触良多。

何时才能找回多情的帮主？

冷风吹过，烟雾迷蒙，她的双眼也朦胧了。

毛盾和毛头搭上客船，准备返往北方。毕竟南方杀气太重，尤其是刺客杀手接连而至，倒不如藏在北方来得安全。

两人避开了人群，坐在船尾。

此时毛头仍对师弟临阵开溜一事无法了解，遂问道：“你真的无法对付醉鬼？”

“谁说的？醉鬼也有清醒的时候，等久了自然会有办法。”

“那你为何临阵脱逃？”

“我自有道理！”毛盾道：“其实我看得出洗媚如很喜欢那帮主，她又不肯将昔日所有的事情说清楚，这其中是否夹缠了感情问题呢？”

“重要的是，我也摄过帮主夫人的魂竟然也不见踪影。这情况就特殊了，很有可能是那帮主经过高人的指点，用什么神仙网之类的把自己和夫人套护起来了，我才没办法找到二人。

“你想想，咱们若强行把秘密解开，不但得罪了那个高人，还破坏了人家的感情，如此吃力不讨好之事岂可胡乱行之！”

毛头甚不甘心：“那黄澄澄的元宝就不要了？”

“也不是不要，只是把事情延后。”毛盾道：“咱们先明察暗访，只要探出个线索再行动也不迟。”

毛头亦觉得有理，遂问道：“真的有那高人？谁还胜得了茅山派的法术？”

“这正是我最头痛的问题，”毛盾道：“他若真能打败阴阳镜，功力一定在我之上，咱若刻意和他拼斗，定会搞得元气大伤，如此咱们的兴帮大计就要泡汤了。

“所以我才要特别小心应付这家伙，宁可先退一步，也不愿逼得对方立即施展报复呀！”

“他会是谁？”

“不清楚，碰上再说吧！”毛盾已不愿多谈。

几天来的躲躲藏藏倒让他开始怀疑，他把毛头带出少林寺，不知是对还是错的选择，否则他也不必跟着自己逃得这么狼狈。

望着江水悠悠，毛盾也茫然了。

江面上有船只穿梭不息，他注视了一阵，忽然道：“毛头，你看！那不是翁无忌的船吗？”

毛头亦往左侧百丈远那艘幽雅的轩船望去，点头道：“好像是……”“不是好像，根本就是了！”毛盾已看清船上那高大男子是翁无忌没错：“奇怪，这是银灯联的地盘，他怎么会把灯笼收起来？”“船上好像有客人……”

毛盾再加以注视，翁无忌似乎在炉边起火，不知是煮酒或泡茶，随即又往轩房行去。毛盾看见了，是长发白衣的姑娘。他不禁捉笑道：“原来在谈恋爱啊！难怪把旗杆都收起来了。”

毛头亦感兴趣地凑过来：“会是谁？漂不漂亮？他们在做什么？”

他当然是指相亲相爱的事。

“不清楚，大白天他们敢吗？”毛盾比他还兴奋：“这小子一脸猪哥相，准是有戏唱了！”

毛头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恨不得立即抵达窗口。

船只继续接近，却不够快，毛盾亦是伸长了脖子，想从窗中发现新秘密：

“好像很熟，有说有笑，可惜就是没有相亲相爱。”毛头甚兴奋：“快了！快接近了，那女子看起来很大方，像是行走江湖的……”

毛盾惹笑不已：“当然！都穿着练功装，没两下子哪行！”船身渐渐接近，已不及五十丈，两人都瞧见了那女子的容貌。

毛头频频点头：“不错！很漂亮。”

毛盾却傻了眼：“是她？会是她？”

“谁？你认得她？”毛头紧张地问道。

“不可能！”

“她是谁？”

“可能是武灵雪！”

毛盾说的正是金武堂的大小姐，他站起来追向船头，想看清楚些，可惜两船平行，无法再靠近了。

毛头不认得武灵雪，自然没有多大反应。他对毛盾道：“喊喊看啊！认得的话还可以过去喝杯茶。”

毛盾想喊，却又忍了下来。

可惜两船逆向行驶，刹那间已错开，勉强只能看见那个女子的背面。毛盾又追到船尾，还是没用，害得毛头跟着追东追西。

“不可能！若是武灵雪，她怎可能跟银灯联的人搞在一起？”

多日相处，毛盾知道银灯联和金武堂乃是死对头，十数年来未曾交往，武灵雪又怎会出现在江南？

“他们恋爱是犯法的？”毛头问。

“如果女子是武灵雪，答案是如此，”毛盾当机立断：“咱们去弄个清楚！”

“又要下水？”

“要搞清楚才行，武灵雪就是金武堂的大小姐！”

这话让毛头吃惊：“你认为金武堂跟银灯联挂勾？”

“查了就知道！”

两人很快找机会潜落水中，渐渐游往那艘船。

由于是白天，二人不敢明目张胆地浮靠船身，可惜船行速度还不慢，溅起浪花哗啦啦，两人什么也没听到。

那船很快驶入一处面山小渡口，翁无忌和武灵雪已下船，直往山区掠去。

毛盾立即浮出水面：“你跟在后头，我去盯他们。”

毛头武功差，只能垫后，毛盾很快跟了过去。

翁无忌有如识途老马，渐渐往高山而去，直到前头出现了一座八角古亭，他才停步，道：“到了！此处风景颇佳，咱们慢慢步行去，如何？”

“随你。”那女子轻轻一笑道。翁无忌立即拉起她的手，两人甜蜜地往前走。

毛盾此时只能见着那女子的背面，根本不能肯定她的身份，好几次她都差点转过头，但又一闪即失，急得毛盾牙痒痒的。二人说话中已抵海仙亭，为了观看庐山美景，他们并排而坐。

毛盾得以找寻有利的位置，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瞧见了那女子的七分容貌。

就只这七分，够了！毛盾已能肯定：“真的是武灵雪！她真的敢跟银灯联的人谈恋爱？看那份热劲，好像还混得了不少日子。”他又想到翁无忌，

这个人在银灯联里的地位如何？照理说，武灵雪会看上的人，身份大概不会太低，况且以翁无忌的气度看来也非泛泛之辈。

此事更引发了毛盾的兴趣，他决定探个水落石出。他屏气凝神等待着。

一对恋人从欣赏风景、闲谈兴趣，以至于谈情、谈心，谈到后来，两人忍不住紧紧地搂在一起……

毛盾两眼倏地睁大了，暗忖谈恋爱似乎很过瘾，他简直已跟着他们一起进入了忘我的境地了。

但见两人的四片嘴唇接触，热烈地亲吻了起来。

毛盾兴奋非凡，嘴巴不自觉地噉起来，好像他也正亲着某人似的。

“你爱我吗？”热恋中的女孩通常会过问这句话。“爱、爱！”

毛盾比翁无忌还激动：“早爱你！爱得要死！”

翁无忌似接受指挥般，点头道：“不爱你爱谁？”“有没有骗我？”武灵雪陶醉地道。

“没有！”毛盾斩钉截铁道：“我从来不骗人！”

“我从来不骗人！”翁无忌当真一字不差地跟着说。

毛盾简直如痴如醉，似乎谈恋爱的是他，更似乎这场恋爱是他一手导演的。

恋人再次拥吻，胶缠得化不开。

就这样进行到高潮之际，远处忽然传来毛头的声音：“喂！到了没有？再下去，我要不行了！”

声音虽远，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一对恋人立即惊醒，武灵雪紧张道：“有人？”

毛盾登时叫糟，早不来晚不来，死毛头偏偏在节骨眼冒出来。

他急得想躲，也急着要看看毛头在哪里，好叫他躲一躲，免得身份被拆穿。然而就在他急着找地方躲藏之际，他脚下悬空的树枝经他这一动，枝干竟然发出吱吱断裂声。

就只这一细声，武灵雪和翁无忌已发觉，急目找寻，见松树在晃，再仔细一看。

“有人？”

武灵雪不但激动且愤怒，这人躲得如此之近，那方才……精彩镜头岂非全被看见了？

她斥喝而起，凌空就要扑去。

翁无忌怕她有所闪失，连忙拉住她，先弄清楚来人是谁再说。

毛盾见行藏已露，干干一笑，也就伸出脑袋，装出一脸不期而遇的迷惑：“是你们啊？”

“毛盾？”

武灵雪惊愕万分，怎会是这难缠的小子？

翁无忌亦是诧异不已，这小子像幽灵般，随时神出鬼没？

毛盾干笑道：“你们……约会吗？呃……不要理我，就当作我没看见，继续谈，不要把我放在眼里！”

“你来多久了？”翁无忌冷冷地问。

“刚到啊！”毛盾干笑：“刚从下面爬上来，我什么也没看见；呃……对不起，打扰你们了，我这就走，拜拜！”

毛盾挥挥手，转身就想开溜。

武灵雪见状，惊急斥喝：“站住！”

她怎能让他走脱，此事若传开不知要闹得如何不可收拾。

斥喝间随身三截短枪已抽出，凌空飞起，其速如电，又急又快，她狠下杀招，欲致毛盾于死地。

毛盾一见，怒火亦起：“你想灭口？”

“谁叫你看了不该看的！”

武灵雪一枪捣向毛盾心窝，吓得毛盾又自倒掠枝干，还差三寸，胸口就要开花。武灵雪一招无效，更形嗔怒。

猝见她劈枪砍向毛盾脚下的粗松枝，这一砍，松枝果然齐面断裂，哗啦啦连着毛盾往悬崖下摔落。

毛盾情急中，右手往腰际一探，长鞭立即抽出，一招“龙抬头”猛抽上来，噬向武灵雪手中金枪，扣得死死的。

毛盾往回扯，武灵雪想甩掉长鞭控制，两人相互扯动，毛盾得以借力翻飞向上。

“三八女人！看我如何教训你！”

毛盾不再客气，长鞭猛抽回，顺势再抖，本是一条大长龙，此时却断成无数的小龙，在那十丈方圆跳掠飞舞，围着武灵雪不肯放松。蓦然，在毛盾一声令下，无数小金龙顿从四面八方射来，那凶狠劲势，使武灵雪脸色大变，手中金枪更变得密不透风。

双方一触，锵锵撞击声带着火花传开来。

但见那小金龙被挡回后不久又反噬回来，其势更猛一倍，武灵雪眼看一时无法完全挡掉，顾不得已落地打滚想险招突破。

然而就在她滚落地面之际，一条小金龙已冲过防线，直扑其左侧腰背，武灵雪惊叫，反枪想挡已是不及。

翁无忌冲来，却不知该如何出手，惊心之下喝道：“不要打！”

可惜小金龙不听他使唤，如出弦之箭，猛缠过去，武灵雪痛叫，手中枪脱飞而出，人如球乱滚，右手抚着左小臂，冷汗直冒。

幸好毛盾已手下留情，将小金龙的冲势改为扫劲，否则少说也要穿臂人腰，甚至取她的性命。

翁无忌见状惊心动魄，猛扑了过来，腰际银刀亦毫不客气地砍过来，迫得毛盾连连后退。

毛盾斥笑：“急什么！我只是给她一点教训而已。”

翁无忌急切地道：“你伤了她，快道歉！”

毛盾弄嘲讪言：“哇！你好天真喔，道歉就能了事？你看她愿不愿意？”

“我要杀了你！”

武灵雪强忍着痛苦，拾起金枪又自攻来。她心存报复，攻招之下招招要人命。

毛盾本无意恋战，见她又攻来，长鞭一挥，逼退二人，抽身即逃：“拜拜！一切就当没发生，我保证不会说出去！”

说着长纵而下，逃得比什么都快。

“别逃！给我回来——”

武灵雪疯狂地往下追，她志在必得，因恐毛盾将此事外传。

翁无忌闻言，亦尽力追赶，想逮住毛盾。

毛盾伤势已好，又练了不世武功，尤其茅山忍术对于逃躲又别有专精，



三两下已把二人甩出二十余丈开外。

“回去谈情说爱吧！跟我一起赛跑，多没意思！”

照毛盾的想法，只要逃到江边，一跃入水，这对情侣必不敢跟着下水，就算落水，在视线不明的情况下，他也占尽了优势。

“谁跟你赛跑？你存心累死我是不是？”

毛盾乍听见毛头的声音，才想起还有这么一个人物。

他急急对前头的毛头挥手道：“快躲起来……”

“我为什么要躲？好不容易爬上来……”毛头目光一移，瞥见后面两个追杀的人，方紧张道：“怎么回事？”

“奸情被发现，准备灭口！”

“这还得了？”

毛头登时转身，飞快奔逃，甚至猛滚下山。

“快躲啊！”

毛盾认为他该躲起来，因为他的武功太差，禁不起追的。

可惜太慢了，武灵雪已发现毛头，当下冷喝：“分两路，一人追一个！”

翁无忌怕她再受毛盾伤害，遂点头道：“我追毛盾！”很快盯紧毛盾而去。

武灵雪虽不愿放弃毛盾，但见翁无忌已追去，也只好选择毛头，当下冷冷一笑，快步疾追而去。

毛盾不知两人已兵分两路，以为自己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遂故意慢下来，以让毛头有足够时间逃跑。

他一转身，长鞭横前，笑道：“怎么？不想谈恋爱了？还是想要我参加来个三角恋爱？”

见他顿停，翁无忌大喜，一个腾身缠过来，双掌一吐，猛劲竟然不弱。

毛盾长鞭一挥，翁无忌临时撤招改以手中银月刀猛砍长鞭，锵然一声，没有结果，他怔道：“这是什么鞭？能挨刀不断？”

遂又再砍一刀，仍无结果，更把虎口震得生疼。还好也把顶头毛盾震得东晃西晃，有点头晕。

那武灵雪见状，复仇心使她忘了方才分配的工作，又折了回来，凌空飞起数丈，在毛盾晃荡之际，手中金枪打了出去。

毛盾晕中有细，但觉劲风扫至，猛将长鞭收回想扣卷。

然而因他过于托大，更未将武灵雪放在眼里，正眼未瞧一眼就想封招，谁知此次金枪来势太急，长鞭未卷至，金枪已不及三尺。

毛盾心下大骇，想躲却已不及，眼睁睁地看着金枪射来，射向自己的胸口，一枪命中，毛盾感觉到那种穿心的恐惧。

他尖叫着摔落在地。

金枪笔直地插在他胸口，直让人触目惊心。

“你杀了他？”翁无忌愣当场。

“我……也不知道……”

武灵雪没想到这一枪会这么容易得手。

她瞧着双手，也愣住了，她也不清楚自己是否真欲置毛盾于死地。

“快看看他伤得如何？”

武灵雪正想欺身过来。

岂知毛盾竟弹坐而起，一脸捉笑道：“我死得好惨啊！我的灵魂不甘心，

还命来！”

他突又装出鬼脸，舌头拉得长长的，并往武灵雪扑去，还顺势将金枪拔出，一点血也没有。

原是他胸口早置了阴阳镜，正巧挡去了这致命的一击。

武灵雪见他复活，先是一惊，复见这笑容哪有鬼气，登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不禁大怒道：“你找死！”

顾不得手中无兵刃，双掌齐扬，运足功力劈了过来。

毛盾不想硬碰硬，眼看她又发狂，索性将金枪往地上一丢：“这么凶？不玩了！”说着甩头就走。

武灵雪撤掌抓枪，又自追杀过来。毛盾想闪逃，可惜翁无忌斜面封杀过来，已截住毛盾，他武功不差，两招三刀竟也把毛盾逼退。

眼看腹背受敌，毛盾心里不急反暗暗得意，他耍了这么多花招，就是要缠住二人，好让毛头有时间逃走，此时目的想必已达成。

眼看二人又猛攻了过来，毛盾突然掏出烟雾弹一丢，轰然一声，白烟冒起，掩罩四面八方，使二人顿时失去方向。毛盾在烟雾中自有一套辨别方向的方法，他立即冲向武灵雪，一巴掌打向她屁股，啪然一声，武灵雪没命尖叫，双掌乱发。只听得毛盾笑声不断：“敢找我麻烦，我打烂你的屁股！”武灵雪闻言赶忙往地上一坐，双掌仍不停乱打。

现在换翁无忌鬼叫了：“别打别打！是我……”

他似乎在混乱中挨了武灵雪不少掌，急急趴在地面躲闪。待烟雾散尽，二人一瞧，两人一坐一卧，面面相觑，好生尴尬，如此糗状，还是生平第一次碰上，想不脸红都难。岔开目光之后，翁无忌看看四周，毛盾早已不见了。“这小子，我要砍了他！”武灵雪恨恨站起，咬牙切齿道。“他对你做了什么？”翁无忌好奇地问道。

武灵雪虽窘但还是吼道：“他暗算了我的屁股——”翁无忌一愣，随即想笑，但强忍着。

武灵雪把气发在他身上：“你还敢笑！”遂一掌打了过来。翁无忌不敢再出声，被扫退了三步。

“还不快追人——”

武灵雪一吼，翁无忌哪敢怠慢，一时无法得知毛盾去向，只好追往毛头消失的方向。

武灵雪也跟在后头追了下去。

毛盾呢？他并未走远，而是趁两人误入迷雾之际，掠向左侧一棵大树上。

眼看这对恋人打打闹闹，他倒有了捉弄人的快感。尤其那屁股打得他心花怒放，过瘾极了！

“要跟我斗？也不向问我是谁？”在得意中，他抬高身子，想瞧瞧二人怎么了。

人是没瞧着，却听见武灵雪的喝声传来。

毛盾立即没了劲，暗叫糟糕：“可恶！怎把毛头给忘了？”

他不敢再陶醉，马上吼道：“我在这里……”

飞身纵落地面，拼命追了过去。

山的那头，武灵雪果然找到了毛头，他们二人早追得毛头大喊救命，像疯狗般乱窜乱逃。

“师弟救命啊！我不行了……”

“忍着点，我马上收拾他们……”毛盾还远叫道：“喂！你们忘了我吗？认错人了，快回头……”

其实翁无忌二人未马上逮住毛头，目的乃是想引出毛盾。如今诡计得逞，武灵雪暗自得意。

“我不相信制不了你！”眼看毛盾已逼得甚近，生怕有变，她立即喝道：“快抓人！”

和翁无忌二人一左一右扑了过去，一下把毛头逮个正着。毛头叫道：“不干我的事，冤有头债有主，偷看你们谈恋爱的是他不是我呀……”

“都一样坏！”武灵雪冷笑道：“一样该杀！”

毛头一脸无辜：“真的不关我的事。”

武灵雪冷斥：“闭嘴！”

“不关他的事！”毛盾已逼近，干笑道：“打你屁股的是我不是他，何必对他动手动脚？来啊！我等着你报仇。”“打屁股”一语又激怒了武灵雪，她一手扣住毛头脑袋，一手金枪抵住毛头咽喉，怒道：“要他的命，给我跪下！”“你别乱来，有话好说！”

毛盾见状愣住了，什么得意也没有了，定定的不知该如何是好。

“跪下！”武灵雪仍是煞气逼人。

“有话好说……”

“叫你跪下听到没有！”

武灵雪怒斥，金枪一动，毛头的脖子已见血痕，毛头吓得脸色发白，急叫：“快跪下啊，她来真的！”

“别激动！有话好说，我跪我跪……”

毛盾为了毛头安全，哪还顾得了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双膝立即落地，装笑脸道：“我跪了，你可别乱来啊！”“把长鞭丢过来！”

“这……”

“还不快丢！”

武灵雪正要用劲，毛头已哇哇怪叫，毛盾没办法：“我丢、我丢！通通给你，满意了吧！”

毛盾百般无奈，将长鞭丢出三丈开外。

“还有，自己封住武功！”

“你这不是叫我死吗？”

“不错！你死还是他死，自己选！”武灵雪又要动枪。毛盾无奈道：“没想到看人谈一次恋爱，会搞出人命？真是！你讲讲理嘛，我让你揍回去便是，何必玩出人命呢！”“你封是不封？”

武灵雪金枪一抖，毛头又是一阵尖叫。

毛盾急道：“我封我封。”伸手连点数处要穴，一张脸笑得更苦。

“你真的封了？”武灵雪半信半疑道。

毛盾道：“一切依你了，可以放他了吧？”

“谁也不能放！”武灵雪示意翁无忌：“过去看看，把他绑起来！”

翁无忌暗运劲，数指点向毛盾要穴，见毛盾真的受制，才安心地拾起奇怪长鞭，将毛盾绑起来。

毛盾一受缚，武灵雪立即丢下毛头冲过来：“我要杀了你！”

她不想一枪杀了毛盾，却把枪当棍抽得毛盾又叫又跳，四处逃躲，尤其是屁股被打得最厉害。

“大小姐，我只不过揍你一下，你已打了我几百下，也该够本了吧？”

“不够，打死你才够本！”武灵雪追杀得更急。

毛盾痛得哇哇叫，忍受不了，只好坐在地上，避开重要部位。那武灵雪又抽数棍，听得毛盾杀猪般叫，才悻悻然住手。

“敢惹我？简直找死！”

“我已以死了一次了，”毛盾恳求：“大小姐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不行！”

“难道你狠心杀我们？我跟你没什么仇，”毛盾急道：“大小姐不是这种人，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不错！我不会杀你，”武灵雪冷冷道：“可是我也不会让你把消息传出去。”

毛盾满口保证：“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

武灵雪斥言：“你的话能听，太阳打西边出来！”

毛盾继续努力：“我可发誓。”

“废话少说！”武灵雪满脸怒气，毛盾转问：“那你要如何处置我们？”

“关起来，直到我们结婚为止！”

“天啊！那要多久？”

武灵雪冷笑道：“十年吧！我还不那么早结婚，也可能二十年！”

“你不是叫我们老死监狱吗？”

“那是你自找的！”武灵雪不再理他，转对翁无忌道：“这是你的地盘，哪里可以关人？不是随便的牢房，这小子贼得很，要非常严密的才行。”

翁无忌沉思半晌，道：“只有把他们押回庐山了。”毛盾闻言大乐，若押他回去，凭自己昨天和老烟枪及洗媚如的交情，只要说一声，不怕这小子不放入。

但他却装出恐惧的神情道：“有话好说，千万别把我押回去，我刚逃出来不久！”

翁无忌道：“原来是刚逃出来的？那更要押你回去了！”“不要！不要！我会死……救命啊！”

没人理他。

武灵雪有所顾忌道：“这小子贼得很，若带回庐山，难保他不会乱说话，你认为妥当吗？”

毛盾闻言立即大叫道：“不错，上了庐山，我要叫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们的事！除非你们换地方。”

翁无忌道：“我们找处隐秘的地方，他的声音就无法传出去了。”

武灵雪点点头，没了意见。

毛盾却惊慌起来了。若真如此，自己岂非要坐牢一辈子了？他急叫：“不可以……”

翁无忌懒得跟他说话，一指点中他的昏穴，毛盾整个人软了下去。

毛头见状，没命地拔腿就跑。

然而他的武功太差，逃不了几步，已被武灵雪追着，一指将他点倒。

茅山双雄终于双双受制了。

一切摆平之后，武灵雪方噓了口气：“要命！怎会碰上这浑小子？”

翁无忌问道：“你怎么认得他？”

“我正想问你呢！”武灵雪反问。

“呃……是在船上，他们莫名其妙地混入船舱，后来被老烟枪制住……”

翁无忌大略把经过说了一遍。

武灵雪已能了解，遂道：“我碰上他则久了，该从三年多前说起。他竟然单枪匹马混入我家盗走秘籍，三年后又混回来，烧了我二娘住处，闹得金武堂不得安宁。”

“不过，他本性似乎不坏，跟我大哥和小妹都混得不错，只是他的来路实在叫人费猜疑。”

“我们也问过了，一无所知。”

武灵雪轻轻一叹：“可惜金武堂和银灯联一向水火不相容，否则叫他说媒，说不定可以马到成功。”

翁无忌愣道：“他也会做媒？”

“不错！”她遂把武子威娶婉儿及后来改邪归正的事大概对翁无忌说了。

“这么厉害？”翁无忌对武子威的突然改邪归正感到不解。

武灵雪道：“他不知用什么方法把武子威弄得一时清醒一时迷糊，好像三魂去了两魂似的，从此武子威再也作威不起来了。”

“是有点邪……”翁无忌不禁多看了毛盾几眼。“如果他能改变我爹的想法就好了。”武灵雪又叹了口气，如此愉愉摸摸地谈恋爱并不好受。

翁无忌亦是无奈，他也不知此事还要拖多久才会有结果。沉默一阵后，毛盾忽然动了起来，翁无忌大惊：“先把他俩关起来再说！”

当下和武灵雪各扛一人，也不再回船，自行掠着山径往庐山而去。

待毛盾醒来时，已和毛头被关在不见天日的地牢里面。他摸摸铁栅，足足有手臂粗，这似乎是特别设计过的牢房。“喂！有人在吗？快放我出去！”

毛盾试着喊叫，甚至连老烟枪的名字都喊出来了，可惜声音全被反弹回来，整座牢房顿时嗡嗡响个不停。

“看样子，他们真的把我关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地方了！”

毛盾停止叫喊，先安静下来了解环境再说。

他摸了一阵，发现三面全是冰冷岩壁，似乎是个地洞。还好，毛头仍和自己关在一起，多少能够互相照应。他运起神功，发现虽然受制，但很容易可以冲破，心头稍安，遂先行运功冲穴。

盏茶工夫之后，穴道完全解去，功力已复，他才伸手去解毛头受制穴道。

“这是哪里？”四处黑漆漆，毛头什么也看不清，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

毛盾笑谑道：“十八层地狱！”

“真的？”毛头听出他的声音，斥道：“胡说，我们还活着。”“活在死牢里，跟入地狱有何差别？”

“这倒是了……”毛头摸摸岩壁：“全无退路？”毛盾弄嘲：“有啊，自己……”

毛头着急：“别开玩笑！他们当真会把我们关个二十年？”“照这情形是差不多。”

“倒楣！都是你，没事跑去看人家谈什么恋爱？结果惹出一大堆麻烦。”

毛盾言闻哇哇叫着道：“我还没怪你呢，你倒先怪起我来了？若不是你在后面乱叫，我会现行踪？若不是你被人制住，我会束手就缚？还跪在地上求饶？你有没有良心啊？”

这话骂得毛头哑口无言，遂干笑道：“说着玩的，别生气，想个办法弄个退路，咱们好出去吧！”

“除非你跪下求我！”

“跪就跪！”

毛头心想黑天暗地，跪或不跪也没人知道，于是伸出拳头在地上敲了两声：“跪下了，你甘心了吧？”

“甘心，非常甘心！”

毛盾猝然发出指劲射向毛头膝盖，啪折两声，毛头脸色顿变：“你干什么？我早下跪……”

毛盾狡猾地笑道：“这就奇了，你若跪下，我那两指又点中你么地方，害得你如此紧张？”

毛头认输：“算你厉害！你怎么看出我没下跪？”

“我有火眼金睛，你信不信？”

毛盾运起日月神功，两颗眼珠在黑暗中发出惨惨碧光，双掌再翻，红白光影一闪即逝，吓得毛头骇然道：“你……练了什么邪术？”

“制敌邪术，”毛盾得意地笑道：“反正跟你说，你也未必了解，把耳朵塞起来，我要把人喊来。”

“这不是密封的，声音传不出去？”

“对别人可能不行，对我就不一样了！”毛盾又神气道：“还好是你下跪的声音，让我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不喊，改用敲打！”

话毕，毛盾双掌凝功，立时往石壁打去。轰然一响，震得毛头头昏眼花，两耳生疼，他立即举手掩耳。

毛盾又发数掌，不但打得轰声贯耳，更将石壁打得碎屑纷飞，洞越来越大，地震越来越强。

毛头被不少落石打到，急叫：“快停！要是地洞塌陷，我们岂非要被活埋？”

“放心！有人憋不了那么久！”

毛盾又劈了数掌，简直是地动山摇，落石更见纷飞。

终于一道白光透向左侧，石梯已现，想必有人开启石门，一个惊急声音喝道：“你想死不成？搞得全是地震——”

毛盾但见石门已开，猝又双掌轰得大响，又提高声音道：“救命啊——老烟枪快来救我啊……”

照毛盾估计，他这一喊，最少可传个五里没问题，若老烟枪在庐山更没理由听不见的了。

那启门之人似乎忽然觉得做错了什么，又将石门很快关上，地牢随又恢复原来的黑暗，但毛盾仍敲个不停。

不到三分钟，石门再开，是老烟枪的声音，他怒道：“谁搞的鬼？是毛盾少侠吗？”

毛盾见计谋得逞，乐道：“老烟枪还不快来救人，你是不是不想找帮主了？”

话犹未落，老烟枪已掠进洞来，此时光线大亮，他已看清毛盾二人，又惊又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盾弄眼：“问你啊！”

老烟枪惊愕：“我怎会知道？”“快快放我出来！”

老烟枪一时心急，双手就往铁栅抓去，发现那锁是新的，又大又粗，他疑惑道：“怎会有新锁？”

当下转身喝来守卫：“把钥匙拿来！”

守卫急急回签：“不在小的身上。”

“在谁身上？”

“少门主。”

“快叫他来！”

“是……”

守卫方想转身，一个声音已传来：“烟伯，不能放人！”正是翁无忌，他急急奔掠入洞，一脸窘困紧张的神色，他本以为十分隐秘，不料一天就泄了光。

毛盾专打落水狗：“就是他！被美色所迷，他跟金武堂相互勾结，那人还是金武堂大小姐武灵雪。两人偷来暗去，奸情被我撞见，他才暗中用诡计把我俩困在这里，他分明是有阴谋而来，说不定还是金武堂派来的奸细。”

老烟枪怔愕：“有这回事？”

“千真万确，快把奸细抓起来！”

老烟枪转瞧翁无忌，后者整张脸已红透耳根，他的窘态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毛盾仍不放过：“抓他啊！我还握有他勾结敌人的铁证。”老烟枪苦笑着转对毛盾，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你不相信我有铁证？”毛盾斥叫着。

“我相信，但任何铁证对他都已无效！”

“岂有此理！”

“真有此理！”老烟枪道：“他就是银灯联的少门主，又怎会背叛本门？”

毛盾耳朵好似被贯穿，愣在那里，嘴巴张得老大，像个傻瓜：“怎么……他不是赶船的？”

“少侠请等等！”

老烟枪转对翁无忌道：“你怎会惹他？还把他关了起来？他关系着你爹的生死下落啊！”

“我爹？”这下换翁无忌傻眼了。

“到外面说话！”

老烟枪拖着翁无忌出去，石门也不必关了，一道强光照得毛盾头昏脑涨，他直道“完了完了”。

眼前这翁无忌若是少门主，他这个牢可就要坐定了。

都怪自己太糊涂，以翁无忌种种迹象，自己早就该猜出他的身份，如此这牢狱之灾就可避免了。

如今却雪上加霜，难上加难，还把老烟枪找来，更加难以收拾了。他摸摸铁栅条，打算必要时试试能否弄断好逃走。

地牢里变得十分沉静，落针可闻。

老烟枪和那小子去了哪里呢？又谈得如何？

等待的滋味真不好受，正当毛盾的耐性将要消失之际，忽闻脚步声传来，毛盾及毛头不禁绷紧了心神。

老烟枪与翁无忌去而复返，两人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调，只见得翁无忌满脸愧色，对毛盾拱手道：“在下不知少侠对本门功劳，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这样出乎意料反应，倒令毛盾二兄弟怔然。

毛盾道：“你该不会是在演戏吧？或是要什么阴谋？”

老烟枪忙在旁边陪笑脸：“一切出自真诚，这小子经过老夫开导之后已经想通，他是来向少侠赔罪的。”

“当真？”毛盾仍是半信半疑。

翁无忌诚恳地点头：“还请少侠见谅！”

“转变这么快？方才还想杀我？现在又要我原谅？你不在乎谈恋爱被我撞见了么？”毛盾奇怪问道。

“那……可能是误会……”翁无忌略微尴尬道。

老烟枪立即接口：“对对对！那是误会，少侠刚从本门走出，又怎会故意去盯少门主呢？”

“不错！我是故意盯上去，坏他们好事的！”

没想到毛盾的语气忽然变硬，登时轰得老烟枪及翁无忌不知该如何回答，愣在当场。

毛盾更形得意，他抓到了二人的小辫子，这个牢可以不必坐了，不禁更狂妄道：“我不但是故意盯上去的，还准备破坏他们的好事！”

“少侠该不会当真吧？”老烟枪陪笑道。

“我像在开玩笑吗？”毛盾冷冷地道：“被耍被揍的滋味我愤恨难消，除非他向我下跪道歉！”

“这……”老烟枪感到为难。

毛盾嗔道：“有什么好犹豫？我那天是跪假的？”

“少门主，你叫他下跪？”老烟枪问翁无忌。

“是武小姐……”翁无忌答道。

“还不是一样，我跪了你有何理由不跪？”

翁无忌心下一横，当真双膝落地。动作迅速而出乎人意料之外，老烟枪为之一愣，毛盾刹时也失去了捉弄的快感。

“请少侠原谅昨日之事。”翁无忌恳切地道。

现在反而换毛盾心慌慌了：“你当真不追究那档子事？也不怕我去告密？破坏你们的好事？”

翁无忌沉稳地道：“不怕！事情总该有表明的一天，我无话可说。”

毛盾晃了晃眼：“你也不怕你那一半知道你放了我而跟你分手？”

“灵雪不是这种人！”

毛盾看看是要不出名堂了，遂挥挥手道：“起来吧！反正你已经不在乎，我还要个鸟！快快放我出去，我不说这码事，两不相欠。”

“多谢少侠！”

毛盾倒有疑问了：“你是冼银灯亲生的？怎姓翁？”

“在下也姓冼，翁字是临时在船上取的。”

老烟枪补充道：“少门主身份特殊，偶尔需要隐瞒身份。”

反正此事跟毛盾毫无关系，他也懒得再追问。笑道：“你们少门主倒厉害得很，竟然找上仇家女儿谈恋爱？实在眼光独到，你们竟也包容他？”

老烟枪轻笑：“现在流行自由恋爱，老夫我管不着。”

“他在跟仇家谈恋爱呀！你竟不闻不问？”

“年轻人多谈谈又有何妨？”

毛盾忽又想到什么：“你们跟金武堂是如何结仇的？”

老烟枪道：“说来话长，一方面是南北对立，另一方面则为武功排名。江湖老是传言金银铜铁，又传言冼银灯武功胜过金武堂，结果两家二十年几



乎没说过半句话。

“这样，你还敢跟武灵雪谈恋爱？”毛盾朝打开铁门的翁无忌发问。

他好生困窘，一面做“请”的手势，一面说道：“无意中碰上的，起先大家都瞒着身份，后来明白已经太晚了，只好将错就错。”

“有勇气！”毛盾将大拇指一竖：“没事啦！误会已解，我们就此告辞，后会……无期！”

他还是觉得早离开这鬼地方为妙，要是那武灵雪闯进来，事情又不知要如何转变了呢。

洗无忌见二人说走就走，一时愣住了。

老烟枪虽吃惊，却及时上前道：“少侠等等，老夫……”“还有啥事？”毛盾道：“我已经被揍得灰头土脸，一身是伤，要替你家帮主收魂也得养好伤再说。”

“不是为了此事……”老烟枪干笑：“少侠可以留下来慢慢养伤，等好了再……”

“不必了！”毛盾道：“说不定越养越重，不到三天就魂归天国了。”

“您见外了……”

“不然你要我留下来，每天过得提心吊胆？”

毛盾还是不为所动，拉着毛头快步前行。

老烟枪急急上前道：“少侠有事好商量，您不是想要三箱元宝？”

“省省吧！我不是说过，叫魂一事，我无能为力，你另请高明吧。”

“不是这档事。”

“就算不是也八九不离十，我没兴趣！”

“此事少侠一定有兴趣。”老烟枪肯定道。

“哦？你好像很有把握？”

“不错！”老烟枪立即说道：“本门请少侠当媒人！”“做媒？”毛盾一愣：“做谁的媒？你想娶老婆？”“不不！”老烟枪双手猛摇：“是替少门主说媒。”“哦？”毛盾惊讶道：“说金武堂的媒？”

惊讶过后，他断然道：“我不干！打死我也不干！”他拉着毛头，唯恐不及似地快逃。

他知道此时回金武堂不被剥皮才怪，亏这老烟枪想得出这鬼名堂。

老烟枪仍紧跟不放：“少侠就请同情同情少门主，他甚为情所苦啊！”

“我同情他，谁来同情我？”

“我！”

回答是个女人。

在不知不觉中，毛盾已走到花园来了，那冼媚如已立在毛盾面前，浅笑道：“只要你跑一趟，不论成不成，你都可以得到三箱大元宝，这条件可以吧？”

老烟枪接口道：“另外附加银灯联武学；只要你答应，你那师兄毛头立即可留下来，老夫亲自教他武功，你想学，做媒回来也可以学。”

毛盾愣住了。

他虽学得日月神功，可算是武林最高绝学，但银灯联武学跟金武堂齐名，也是武林一绝，他们竟肯拿来当条件。

自己不学也罢了，毛头此时也正以祈求的眼神望着毛盾。老烟枪眼看撞对了门，立时加把劲道：“本门武学虽非天下第一，却也名列前茅，易学易

懂，老夫亲自调教，不出三个月，毛头必定跻身高手之林，不到一年，准可大功告成。”

毛盾终于有了反应：“这门婚事这么重要？要让你们拿武功来换？”

冼媚如含笑道：“武功本就是要教人的，何况咱们只有一个少门主，咱做长辈的就该多替他想想，帮他解决难题。”

冼无忌一脸困窘愣在当场。

“为了他，你们不惜跟敌人攀亲带故？”

冼媚如道：“人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能透过这门婚事化解双方仇恨，也是好事一件；在礼貌上，总该由男方提起婚事吧？”

毛盾还是疑神疑鬼：“你们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二十年的冤家都当了，却急于在这时重修旧好？”

冼无忌开口道：“没别的用意，我只想娶回武灵雪而已。”

毛盾不以为然道：“你可能是如此想，可是你的家长可不一定是这么想。”

毛盾两眼贼溜溜地瞧着冼媚如及老烟枪，大有勾心斗角之势。

冼媚如淡笑道：“真是话说多了，真话倒变成了假话了，那要如何你才相信？”

老烟枪道：“好！就算你不相信，你只负责提亲，其它一切后果不必负责，我们照样付你酬劳，你不就省事又没麻烦吗？”

“谁说的？我再回到金武堂，定会被人砍了，还说我没麻烦？”毛盾斥道：“若非如此，我干嘛不接这生意？”

“我们知道很难，所以才准备如此重酬。”冼媚如道：“凭你本事，还怕斗不过武向王，这正是我们找你的原因。”

马屁一拍，再加重酬，毛盾简直痴醉了，但他却一脸正经八百道：“武向王那么好斗，我何必四处逃躲？”

毛头急了：“你到底接是不接？不接我来接，说个媒有什么好怕的？”

“哟！一听到甜头就怪起我来了！”毛盾眼睛一转：“你接当然没问题，你跟金武堂根本没仇。”

当下决定道：“好！就这么说定，你来接，你去说媒！”这话让众人又是一愣。

尤其是毛头，他哪有这个胆，当下困窘道：“我说着玩的，人家选的是你，我只是觉得不接太可惜了。三箱元宝，够我们花得舒服的！”

毛盾得意道：“你当然舒服了，可留下来学武功，我得拼死拼活的。”

毛头见他语气变了，心下一喜：“你决定接啦？”

“不接行吗？岂不被你念死！”毛盾捉笑道：“而且，这是唯一甩掉你的大好机会，我岂能放弃？”

毛头笑呵呵道：“放心！等我学成，你要甩我就没那么容易了。”

老烟枪亦欣喜道：“我就知道你会接，你一向聪明绝顶。”

“少拍马屁！”毛盾瞄眼道：“我很想知道你带他出了牢房，他跟你说了什么，让你为他这么着急？”

“少门主只说了一句：没有武灵雪，他终身不娶。我能不着急吗？”老烟枪说得头头是道：“绝子绝孙的事太沉重了，老夫能不小心处理吗？”

毛盾问冼无忌：“你当真非武灵雪不娶？”

“我们感情很深……”冼无忌尴尬而坚定道。

“好一个多情种，佩服佩服！”毛盾赞不绝口，随即又道：“要是武向

王拒绝怎么办？这可能性很高。”

“那我只好跟武灵雪远走高飞了。”

“那就是私奔喽？”毛盾叹息道：“真是世间苦男女，天下一大悲剧。”

冼媚如道：“这也是我们找你的原因，希望你能把悲剧变喜剧。”

“可能吗？武向王恨死我了，怎会听我的？”

“少侠不是曾替武家二公子做媒，三两下即把他摆布得服服贴贴？”老烟枪含笑道：“你可以用同样方法把武向王制服啊！”

“你要我用……”毛盾一顿，不再往下说。

毕竟这关系到柳婉儿，他得守口如瓶，遂转口道：“武子威是小鬼，我揍他两下，他早吓死，我也这样对付武向王吗？”

“不管如何，少侠一定有法子。”老烟枪道。

毛盾道：“少用话套我！照刚刚说的，我只管……通知式的说媒，成与败，我一概不负责。这样若行，咱们才有戏唱，否则各走各的。”

冼媚如点道：“就此说定，你尽力就是，成败在天，如此可以吧？”

毛盾摊摊手：“你们早算准我的弱点，还有啥话说？”

老烟枪干笑道：“这只是相互了解，才好办事嘛！”

“我可不想了解你们。”毛盾道：“废话少说，要提亲，总该要有个礼数与时间吧？”

“当然！”老烟枪道：“礼数已备妥，是夜明珠七颗，可谓天下少有，至于时间……也得等对方答应之后再确定嫁娶之日吧？”

“随你们便！我只管提亲。”毛盾道：“谁要跟我上武家，否则拿个信物也行，要不然他们还以为我是疯狗乱咬人。”

“就老夫跟你去如何？”老烟枪道：“年轻人脸皮薄，去了恐怕坏事。”

冼无忌顿时红了脸。

毛盾瞪眼：“这么说，你是认为我脸皮厚了？”

“非也！非也！”老烟枪忙笑着解释：“你是有自信、有见解、有经验，又非当事人，当然坏不了事。”

毛盾笑谑道：“你很会说话嘛！我看你去说媒，准强过我千百倍。”

话一说开，气氛顿时融洽不少。随后他们各自准备，毛盾交代毛头要好好练功，冼媚如保证认真调教，毛盾才放了心。

老烟枪也收拾收拾，带着八颗夜明珠上路。七颗准备提亲，一颗则给毛盾当订金。

看着透亮的珠子，毛盾已如痴如醉，哪还管得了与武向王的仇恨，先赚了再说吧！

两人匆匆地往北方出发，希望早日办完事。

最兴奋的该是冼无忌了，他日夜期盼着，天天做美梦，希望佳人早日长相左右，那多甜蜜啊！

## 第十二章 做媒

十天后。

毛盾与老烟枪抵太原城。

旧地重游，毛盾倒有点情怯的感觉，他把小胡子剃掉了，免得被人认出来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想到这趟是提亲，迟早要和金武堂碰头，毛盾就浑身不自在，不知该如何处理。

“既然是提亲，当然要当面拜访。”

老烟枪不愿弱了银灯联的身份，执意如此做。

毛盾急道：“你不怕他们不说半句话，就把你干掉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我不相信金武堂如此没气度。”“你是大使，我可是一身罪，这方法行不通，我得另外再想办法才行。”

“快想吧！迟早都要见人，还怕什么？”老烟枪道：“给你半天时间，到了中午，我们一定要进去金武堂。”

“何必那么急呢？”毛盾道：“终身大事不能急，急了就会出毛病！”他忽然笑道：“我想到了！”

“办喜事，免不了要用些鞭炮，我们就是缺这个。你等等啊，我去去就来。”

说着他很快往街道冲去，进货去了。老烟枪不解：“光买鞭炮就能壮胆？这小子倒挺怪的。”想不通，只好慢慢逛街等他回来。

不到盏茶工夫，毛盾捧着一大箱鞭炮回来，信心十足地道：“成了！有炮万事足，咱们上！”

老烟枪弄笑不已：“这么灵？”

“当然！否则你花大把元宝请我，是为了什么？”

毛盾已大步往金武堂而去，老烟枪搔着头跟在后头，莫名不解。

到了金武堂大门，一切如故，只是守门护卫已换，那领班张通也不知去向。如此也好，认不得他，他好骗过去。守卫发现他俩直往大门走来，已开口问道：“两位是找金武堂而来？”

老烟枪点头：“不错！有事求见贵堂主。”

守卫不禁打量起二人：“敢问阁下是……”

“银灯联副总管冼烟，这是拜贴。”

那些守卫一听到来者是对头银灯联的人，登时呆愣，不知如何处置。那领班再次问：“你真是银灯联的人？”

“不错！”老烟枪肯定地回答。

敌意使得守卫长枪尽出，封住大门，以防有变。

那领班一颗心忐忑不已：“你来此有何目的？”

“拜见堂主，有事商量。”老烟枪冷冷地道：“你尽管通报，各司其职，有些事你不必过问。”

那领班闻言立时闭口，接过贴子：“在下马上去通报！”不到三分钟，副堂主陆不绝已亲自出迎。

他以一派之尊之礼迎接，但见来者只有两人，该无安全顾虑，一颗心方始放下不少。

“原是冼副总管光临，不知有何贵事？”陆不绝试探道：“贵派和本帮

一直无交情，您这一来实在唐突，叫人好难处理。”

“现在没交情，以后就有了。”老烟枪友善道：“贵堂主在否？老夫有事商量！”

“请！”陆不绝道：“来者是客，金武堂怠慢之处，还请见谅。”

他引在前头，毛盾及老烟枪跟在后面。

老烟枪只顾着欣赏金武堂的富丽堂皇，而毛盾则只管用鞭炮盒遮去半边脸，剩下半边则不停东瞄西看，唯恐被人认出。

还好，人家只是把他当作捧东西的随行家丁，不太予以注意。尤其来者又是二十来年未接触的银灯联，老烟枪就特别引人注意了。

进入大厅，老烟枪被赐坐于太师椅上，毛盾本也有座位，但他觉得还是捧东西遮脸比较好，所以还是站着。

陆不绝很快传令请堂主。

趁等待的时间，他问道：“不知银灯联为何派您亲自出马？想必是件大事！”

老烟枪点头：“当然！足可以震惊武林。”

“可否透露一些？”陆不绝道：“在下也好分享这份喜悦。”

“这……”老烟枪考虑一阵，还是说了：“本门少门主想娶贵帮大小姐，这算不算是件大事、喜事？”

陆不绝愣愣，一时无话可答。

过了半晌，陆不绝方镇定道：“他们不太适合吧？如此唐突，恐怕连大小姐都会反对。”

他抱持着不乐观的态度。

“不瞒你说，贵帮大小姐和本门少门主相恋甚久，且论及婚嫁，老夫今日才敢前来提亲。”

“她？”

“副堂主可以亲自问她，若她说个‘不’字，老夫立刻调头就走。”

这可就是大事了。

陆不绝相信有这回事，但事关重大，他得亲自查明，否则堂主一来，情势将变得无法收拾。

“去把大小姐请来。”

他传令，守卫应声离开。

陆不绝正想再探探消息，武向王已匆匆直往大厅，人未到，声先至，还是以往的沉稳有力：“银灯联的人来了，有何大事？”

他匆匆进门，众人起立迎接，他示意坐下，直盯着老烟枪：“绝命烟枪洗烟，果然是你！”

老烟枪拱手：“堂主好记忆，仍记得在下。”

武向王和他年龄不相上下，尤其二十年前曾交过手，未分高低，武向王自然印象深刻了。

他坐上龙头椅，轻轻笑道：“大老远赶来，又是二十年来第一次造访，想必是件重大的事？”

“没错！”老烟枪道：“大略都跟副堂主提过了。”

陆不绝立即靠向武向王，低声说了几句。

武向王脸色变化无常，不等陆不绝说完，已忍不住冷冷道：“开玩笑！银灯联未免太天真，把我女儿嫁过去让他们威胁我是不是？”

老烟枪立即解说：“并非如此！银灯联是诚心诚意要化开双方已久的仇恨。”

武向王冷冷地道：“想化开，洗银灯为何不亲自出马？二十年前江南那笔帐还没算清楚，你们也敢前来求亲？”当年武向王为了一样珍贵灵药，亲自到江南武夷山找寻。正巧洗银灯也急须这味药医治夫人的病。

结果武向王运气较差，灵药被洗银灯取走，事关颜面，他一直耿耿于怀，因而种下日后两派几乎水火不容的局面。

如今武向王旧事重提，老烟枪紧张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在下前来即是有诚意化开双方的……”

武向王截口道：“不必多说，要化开也得洗银灯亲自前来！”

“不瞒堂主，敝门主已退出江湖，云游四海，不再过问江湖事，否则他必会亲自前来”。老烟枪道：“若找到他，他一定会来。”

“他倒好，有心情云游天下！”武向王冷冷道：“而我却得等他游够了才能见到他喽？”

“堂主误会了……”

“不必再说！”武向王截口道：“婚姻大事，不是你能决定，一切等你找到那洗银灯帮主再说。”

他已想下逐客令。

老烟枪一急，忽然想到话全是自己说，毛盾却躲得舒舒服服一句话也没，当下向他瞪去，想叫他开口。

毛盾怕他说出自己身份，急忙对他低声道：“从大小姐身上下手！”

“呃，对了！我怎么忘了？”老烟枪暗笑。

他遂再拱手说道：“不瞒堂主，在下此次前来提亲，是经过令千金同意的……”

“她……她敢？”武向王脸色大变。

这是多么没面子的事，他的女儿竟背着他，与他的仇家私订终身，不禁火冒三丈：“把她叫出来！”

“属下已传令，可能很快就来。”陆不绝连忙禀告。

“很好！很好！”武向王怒极而笑：“她敢如此做，我第一个打断她的狗腿……”

笑声未绝，武灵雪已匆匆赶来，满脸疑惑：“爹找我有事？”

“你做的好事！”武向王伸手指着老烟枪，嗔怒道：“人家说你勾引他家少门主，特来提亲，你做何解释？”

武灵雪闻言惊心不已，望向老烟枪，一张脸红通通的。

她见过这位副总管，此次他前来，必定是跟洗无忌商量过，甚至是洗无忌要求他这么做的。

她一方面高兴情郎如此认真负责的态度，一方面又因这突来的情况而手足无措。尤其是父亲的震怒，更使她惊慌。

她愣愣地望着老烟枪，不知该说什么。

武向王冷冷道：“你不认得他？快说话！”

老烟枪含笑道：“大小姐，为了少门主，为了您，老夫只好亲自前来，你何妨全部告知你父亲？”

武灵雪闻言，终于默然点头。

她这点头，就像拿把刀刺向武向王的心窝，他怒道：“你好大胆！简

直要气死我，明明知道金武堂和银灯联不合，你却偏偏做出这种事，气死我了！”

“爹，女儿不是故意的……”武灵雪立即下跪道：“女儿无意伤害爹爹您，只是事情不小心就发生了，女儿也没办法……”

“这种事也能不小心！”

“我们偶然相逢，后来才知道对方身份……”

“你怎不想想那是对方的诡计！”

“无忌不是这种人……”武灵雪道：“他今天来提亲就是证明……”

“气死我了！你简直没把爹放在眼里。”武向王气红了眼：“快快告诉他们没有这回事，叫他们以后不必再上门！”

“爹……”

“不要叫我！”武向王怒道：“只有两种选择，离开他们或是被逐出金武堂，你自己考虑。”

此话说完，武向王即不再言语，只把视线定在屋梁上，好似希望它能突然断裂压死什么人。

武灵雪哭了起来：“爹！您又何必逼我呢？武、冼两家根本就没有什么恩怨，您又何必硬要拆散我们呢？不要这样，女儿给您磕头！”

武灵雪当真用力往地上磕去，一撞一笃声，直捣向众人心窝。尤其陆不绝见到大小姐来真的，只磕两下，额头已现血痕。

他急急道：“堂主，有事以后再商量，大小姐她……”

武向王痛苦地摆手，打断他的话，随后感伤一叹：“我不是说她不能任选丈夫，而是她明知对方是金武堂对头，又偏偏如此选择，金武堂颜面如何挂得住？”

老烟枪急道：“银灯联绝没这个意思，我们乃本着诚意而来，更想攀这门亲戚，若是两派联姻，天下只会赞赏，谈不上谁失面子。若堂主坚持己见，为了保护大小姐性命，老夫告辞！”

说着他起身拱手，准备离去。

“不能走！”武灵雪突然急喝。

她泪流满面：“烟伯你回去告诉无忌，我懂他的情；若今生不能在一起，我就磕死在这里。”

话未完，她又认真往地上磕去。

“大小姐，你这是何苦呢？”老烟枪双眼含泪。

毛盾亦是心头感伤，如今除了摄心术，似乎已无法改变情势，但他又不知武向王的生辰八字，如何摄得了人？

武向王被磕得满心是伤，他怒道：“你非得逼死自己逼死爹不成？”

“女儿别无选择！”

“你可以离开金武堂去找他啊，我不管！”

“爹爹无脸见人，二十年的养育之恩未报，女儿怎能做出这种事？”

武灵雪磕得更厉害，那笃笃的敲地声简直要让人发疯。

忽而一道白影奔来，武灵玉来到厅堂，她急忙扶向姐姐，两眼含泪直摇头，要她别再伤害自己。

“妹，不要管我！姐姐是自找的！”

武灵玉求助无门，忽然往毛盾冲去，嘴巴哇啦哇啦叫着，还想抢去他手

中的鞭炮盒，这举动顿时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也不知她是如何发现毛盾的身份，大概因为她器官上的缺陷，而使得她特别灵巧的缘故吧。

毛盾此时仍想掩，武灵玉却叫得更大声，泪流满面，毛盾终是不忍，鞭炮盒也被武灵玉抢去，还被拉往武灵雪。

武向王乍见已认出毛盾，他惊怒道：“是你！你还敢混进来？”

毛盾眼看无法再瞒，只好干笑道：“没办法！被你逼得无路可走，不得不投入门下。可是又碰上这码事，只好又重出江湖。”

他吞口口水，又续道：“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女儿要是磕死了，你也未必就好过，何不看开点，一切自然迎刃而解。”

“你是金武堂缉捕要犯，还敢来教训本门之事？”

“教训不敢，只是说说，”毛盾道：“如何，只要你答应，我免费替你放鞭炮！”

“简直胡闹！”武向王喝道：“来人，把他拿下！”

四名守卫立即围过来，毛盾急忙抢过鞭炮，一边防敌，一边说道：“让我说完好不好？只要谈完这门亲事，我亲自投降。”

“没什么好说的！”武向王斥道：“我女儿的事不用你操心，拿下他！”

几名守卫攻来，毛盾躲躲闪闪，趁机又道：“既然是你女儿，你还如此对她？”

“武家事不必你管！”武向王恼羞成怒。

“看样子真的是不行了……”毛盾无奈转向武灵雪：“别磕啦！如此老爹不要也罢，还是跟洗无忌私奔的好！”

武向王闻言震怒，拍椅而起，就要出手拿人。

毛盾眼看不行了，连忙对老烟枪道：“谈判破裂，你自求多福，我得开溜啦！”

二话不说，他猛将大堆鞭炮点燃，顿时砰砰暴响四射，现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武向王更被迫得躲躲闪闪。

他闪跳着，一掌扫得毛盾退撞墙角。

毛盾不得不使出第二招，他将箱中所有的冲天炮点燃，外加一颗烟雾弹，轰然一声，白烟一起，毛盾已消失了。

而厅中其余的人顿时陷于千万支流弹火箭之中，更如掉落烟火阵里头，被炸得四处逃窜，好不狼狈。

武向王也不例外，他虽可发掌击落火炮，但实在太多太密了，他顾前却顾不了后，可恨的是火花沾身，硬把衣服烧了起来。

最后他不得不滚落地上以扑灭火星，更狼狈了。

“小子，我砍下你脑袋——”

武向王冲上前，击出两掌，竟是空无一人。

此时他才知道毛盾早溜了，不禁双目发赤，冲窗而出，吼道：“封锁所有通路，把毛盾捉来，死活不论！”

本来提着水桶欲前来救火的手下，此时闻言，随又应“是”，四处散去抓人。

此时烟炮已放完，厅中飘出一阵阵浓浓的白烟，紧跟着又逃出几名男女，满身灰黑，衣衫百孔千疮，武灵玉姐妹因为穿素白裙衫，所以更加明显。

老烟枪也不例外，他抱怨不已：“这小子，连我都干了！”



谁会想到毛盾竟有此招，炸得在场诸人个个灰头土脸。

武向王气疯了，转向老烟枪道：“把他抓来，我答应这门婚事！”

又是一个意料之外，没想到武向王在狂怒之下竟会以此为条件，可见他欲置毛盾于死地始甘心。

老烟枪以为自己听错，又自追问：“当真？”

“不错！抓他来交换，否则免谈！”

老烟枪顿时心花怒放，知道事情有了转机，立即点头道：“一言为定！”

拱手为礼，他很快追出金武堂，准备抓人交换。

武向王见他走后，立即对陆不绝道：“盯住他，非把那小子抓住不可！”

陆不绝会意他的想法，若老烟枪临时改变主意，金武堂照样可以跟踪抓人。

大批人马已追向四处，搜捕毛盾。

此时最急的是武灵玉姐妹，然而两人却无计可施，想通风报信都没个地方。

武灵雪尤其感慨，自己曾想杀死毛盾，更欺辱过他，没想到节骨眼里，他竟代表洗无忌前来提亲，还准备救自己，真让人猜不透毛盾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多么希望毛盾能逃走……

毛盾是逃出了太原城。

他正在为自己的杰作而沾沾自喜。

他一回头，见老烟枪也出了城，他想也没想到老烟枪会在短时间内找向对方，遂上前笑道：“他们怎会放你出来？我很意外！”毛盾谑笑道：“我正准备前去救你呢！”

老烟枪亦不动声色，苦笑道：“你把我害惨了，还先溜？还好我机灵才逃过此劫。”说着慢慢逼近。毛盾摊摊手，自得笑道：“你也不想想那种情况还提个屁婚，我看先叫武灵雪私奔，以后再回家谢罪才是正途。”“行不通！若武灵雪走了，武向王必会大举入侵银灯联，恐怕会引起拼斗。”他再接近。

“有个办法，不知你肯不肯帮忙？”

他和毛盾的距离更近了。

毛盾并不在意：“什么办法？有用吗？”

老烟枪肯定：“一定有用！”

毛盾挑眼：“这么神？说说看！”

“就是拿你交换武灵雪。”

老烟枪此时已不及三丈。

毛盾仍不自觉：“武向王会答应吗？”

“他刚刚开出这条件。”

“什么条件——”毛盾忽然看见城门有几名金武堂弟子追了出来，遂急急道：“快走！有话慢慢说。”

他转身就想逃，老烟枪怎能让他跑掉，猝然发难，直扑过去。毛盾但觉背面劲风扫至，他不信金武堂弟子这么快就来到身后，会是何人？这一转身骤见老烟枪扑向自己，遂笑道：“这样就被吓惨了？你真是……”

毛盾忽然发觉老烟枪有异，立时惊慌想躲，已是不及，老烟枪眨眼已把人紧紧扣住了。

“你出卖我！”毛盾登时大叫。

“没办法，武向王要拿你交换，为了少门主，你只好多忍忍。”“还忍个屁，这下回去，不被剥皮才怪！”

“没那么严重，顶多是关起来。”老烟枪道：“我会想办法救你的。”着已准备把毛盾双手扭扣身后。

“可恶！”

毛盾被扭痛了，又见追兵一大堆，连武向王都亲自赶来，这还得了？情急中，他猝而运起日月神功。

顿时全身冒出七彩烟雾，此举吓住了老烟枪，以为是毒气。就在他想闭气之际，毛盾双掌忽然红白光芒暴闪，一股猛劲轰冲了过来，老烟枪他竟抵挡不了，被喷出三数尺，摔落地面，直道“这是什么武功？”

毛盾已趁机开溜，直往山区奔去。

老烟枪晃晃脑：“真是邪门！”

他不相信自己会被甩脱，但事实却是如此。还来不及多想，忽见金武堂的人马已越过自己，他立刻也追了过去。

免得让武向王把人抓到了，他连谈判的条件也没了。

毛盾猛地回身打出几颗烟雾弹，然后遁入了山区。

武向王率人追了过去。

老烟枪并未急于追人，他觉得毛盾既然能逃脱重重包围，且遁入山区，又是黑夜，那更不容易搜寻了。

他得施展一些手段，于是赶往较好说话的陆不绝，两人交头接耳一阵，陆不绝频频点头，竟然跟着老烟枪奔回太原城，不知在耍什么花招。

直到深夜三更。

两人再次返回山区，仔细一瞧，另有一名壮汉跟在后头，那人想必是两人请来对付毛盾的。

他会是谁？

进入山区后，老烟枪领着那人往更深处行去，来到一处高岗险地后，老烟枪突然装成某人声音，焦切地大叫：“救命啊！毛盾快来救我，他们要杀了我啊——”

正躲在溪谷里一隐密洞穴，正准备舒舒服服睡上一觉的毛盾忽然听到这叫声，陡地坐起：“毛头？他怎会在这里？”

这正是老烟枪的诡计。

他要求陆不绝回太原城找个体形较像毛头的人，然后自己装成毛头的声音，想必能够奏效。

他又假装是毛头：“师弟，你快出来！他们要杀了我啊……唉唷！我的大腿、我的大腿啊...”

那声音就像被砍掉大腿般。

老烟枪又假装怒道：“怪你师弟不出来，怪不了别人心狠心辣！”

接着又是毛头一阵尖叫。

毛盾听得怒起：“这老杂毛心肠如此狠毒？我跟你拼了！”

他不知是计，匆匆忙忙潜出石缝，小心翼翼扑向发言处。

在半里路程内未见任何人搜来，该是陆不绝有意放水，好使他顺利入网。

毛盾渐渐往陷阱摸去，相隔百丈，一望瞧，在高的岩石上果然瞧见老烟枪抓着毛头在那里耀武扬威。

“你再不出来，我可不客气了！”老烟枪冷冷道：“为了本门少主，我任何事都做得出来的。”

他猛挥烟杆打向替身腰际，替身尖叫，倒地抽抖，毛盾看得惊心不已。

“再给你半刻钟，否则领他尸体回去！”

老烟枪恐吓道。

“他妈的！简直坏透了，早知道就宰了你！”

毛盾咬咬牙，慢慢往上爬，使出忍术的软骨中，有如蜗牛般附在岩石面伏行而不易被发现。

已不及三十丈，毛盾将长鞭抓在手中，他得想好用何招式，能够立即突击成功，又能减少声音不引人注意。

但没时间让他想太久，老烟枪又吼起来了：“我看你是不想要他的命了，好！我慢慢成全你！”

说着手中已多了一把闪闪发光的利刀，他还故意晃个不做，让反光照向四面八方，更能引人上勾。

毛头又尖叫：“师弟，快来啊！他要砍下的我左脚！”话未完，已如杀猪般尖叫了起来。

毛盾一看，那利刀正砍向毛头的大腿。他猝然扑身而起，长鞭猛抖，前半截化成万龙点睛，飞出数道穿天凿地的金光。

后半截化成金环旋飞罩去，他想尽量不出声，但那金针金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空气中发出一阵阵嘶嘶的爆裂声。

老烟枪惊觉到有反应了，心下一乐，正准备喝叫逮人之际，猝见金光闪至，当头罩来，他想躲却已不及。

不得已，他只好挥动烟杆阻挡，锵然一声，就如打在万吨精钢上，烟杆竟然断成两截。

这一惊非同小可，须知那烟杆是他多年的成名兵器，纵横江湖不知多少年皆无损伤，没想到却会毁在这毛头小子手里。

更让他惊骇的是，烟杆已断，数把利针仍不止，分从五面射来，全是向着他的要害攻来。

他知道此时毛盾已恨自己入骨，用的全是杀招。

眼看他的身体要千疮百孔，他不得不猛吸真劲，施展千斤坠在地上打滚，滚撞到岩面，这一撞，偌大的岩石散成数块。

假毛头摔出老远，而他还在滚，利针嘶嘶射来，有两针射穿他的右肩左腿，痛得他咬牙闷哼。

他想挣扎坐起，几个飞环竟突然罩来，他勉强用左手劈掉两环，其余一环扣准他的咽喉套去，甚至仍在猛缩。

老烟枪登时吐舌翻眼，痛苦异常地滚地挣扎，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

毛盾不理他，冷笑着接近毛头，就待拉起他时，那人突然转身，临近两掌劈来。

“你不是毛头？”

毛盾猛然醒悟这是陷阱，但如此之近又如此之急，他只能勉强运起日月神功一边抗敌，一边袭敌。

砰然一响，他被打得倒喷七八丈，胸口有些闷，幸好那人只不过是二流高手，伤不了什么劲。

倒是毛盾一掌已打得他吐血。

尽管如此，毛盾却不敢恋战，斥骂老烟枪道：“你真是昏了头，为了婚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一边骂，他一边发出劲道将散落四处的鞭节收回，连同老烟枪脖子的环扣也解去，这才让后者有了喘息机会。

但是毛盾动作虽快，陆不绝却不让他走脱，眼看时机难得，一声令下，十数名高手四面围来，已把毛盾困住。

毛盾心知突破重围不容易，乃选择左边较稀人堆，一鞭挥去，抽倒一人，再一鞭，似乎也抽向人，那人惊骇闪开，不料毛盾的目标却是他背后的岩石。

长鞭落下，岩石为之爆裂四散，并牵动附近的石堆像山崩一样往下陷去。

下头的对手见状，不敢抗衡，纷纷走避，毛盾见计得逞，登时掠入滚石堆中往下冲，只可惜他遇上了绝顶高手，这计谋注定要失败。

那陆不绝身为金武堂副堂主，功夫、经验自属一流，他见状即喝令手下扩大包围圈，将手下手中抓来长枪当飞镖疾射了过来。

一连三枪，直到第三枪，正追着毛盾下方，他惊骇地将身子的坠势停住，这一顿已压挂长枪上。由于冲力过强，仍是挂得腰身生疼。

他暗道完了，带着一线生机想反弹，那陆不绝已飞扑过来，左手长枪拨开毛盾挥来的长鞭，右手凌空一掌打得他暴退三丈。

他再欺前，手指一戳，连点毛盾数处穴道，方自结束这场追捕行动。

毛盾已动弹不得，眼看已落入对方手中，挣扎已无用，他极力保持镇定，立即装出笑脸：“有话好说，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话好说！”

陆不绝不跟他说，招来两名强壮手下，拿出绳索，将他五花大绑起来。

“带回去！通知堂主，人已逮着。”

一声令下，金武堂弟子马上押着毛盾回去。

“副堂主有话好说，”毛盾仍不死心：“我有机密事跟你交换如何？”

“一切等堂主来再说！”

“那就太慢了，这事很重要……”

陆不绝仍不理他，更快步行走要把人带回。

毛盾眼看他软硬皆不吃，只好放弃。他的目光不禁移向走路一拐一拐的老烟枪，他虽然已用药止住流血，在行动中仍见痛楚的狼狈模样。

他的目光里对毛盾倒是有一丝歉意。

“别装啦！我被捕正合乎你的心愿。”毛盾冷冷道：“明天就可派轿子来把新娘子接回去，祝你一路顺风！”

老烟枪干咧了咧嘴，仍没吐出半个字来，沉默一阵，道：“只要你好好说，武堂主想必不会为难你。”

“哇！换你当起判官来了？我的命也容得你判死判活的！”毛盾斥道：“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相干。反正我已被捕，你也不必再说废话，我不会在武向王面前说不是你逮住我的。相反的，我会表示你脑袋灵活，功夫了得才把我逮住。唯一的条件就是请你把毛头放了。他根本没有利用价值。”

“我们仍有条件，必须传他武功……”

“不必啦！”毛盾道：“留在银灯联一天，我就一天睡不着，越快放人，我越是感激你功德无量。”

老烟枪轻叹：“少侠既然如此说，老夫只好照办了。”“谢啦！但你也不必那么痛苦。”

老烟枪叹了口气，没有回答。

毛盾也不再说话，他必须好好应付将要来临的危机。一路上，并未遇到武向王回来。

这也好，免得武向王在气头上一枪把自己杀了。

回到金武堂之后，毛盾被关到牢房里，另派十名高手看守，因恐他诡计多端又逃脱走了。

第一个前来探访的是武向天。

他一脸苦闷，搞不懂毛盾为何跟金武堂结仇。

毛盾对他倒毫无恶感，以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打发了。接下来是武灵雪和武灵玉姐妹，武灵玉是哑巴，只是光掉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武灵雪则万般歉疚道：“不关你的事，我会求我爹放了你。”毛盾坦然一笑：“你还是赶快嫁了吧，免得后患无穷。”看武灵雪额头上的渗血纱布，毛盾为她的痴情感动。武灵雪还是坚持要父亲放人。

“不准放！”

毛盾的消息早闹得满城风雨，就连一向跟武家几位兄妹不合的二娘也来了，她带着报复的神情前来。

“敢烧我金凤阁，老娘剥了你的皮！”

毛盾笑谑道：“要剥皮也轮不到你出手，给我滚到一边去！”

“你找死！”二娘大怒：“现在还敢嘴硬！”

说着一掌就要砍人。

毛盾往底角缩去，更是笑道：“这你就太不了解我了，平常我一向最乖，但住进这坚固的牢房，我突然胆子大了起来，不骂你几句实在对不起自己。”

接着他真骂了起来：“三八婆，没事到牢房里跳扭扭舞给我看，成何体统？”

“气死我了！”

铁栅门前有几名守卫妨碍二娘出手，她大吼道：“让开！把钥匙拿来，老娘要宰了他！”

“钥匙在副堂主身上，”一名守卫道：“属下必须保护犯人直到堂主前来！”

“放屁！还不让开，我连你一起宰了！”

眼看二娘要来硬的，武氏兄妹三人已拦了过去。

武向天冷冷道：“这里的事，不必二娘处理。”

“你是什么东西，敢教训我？”二娘气呼呼的就要出手：“老娘也要你们管吗？”

两爪扣来，想放倒三兄妹。

三兄妹亦发狠，六掌齐张，就要击来。

见此反应，二娘倒吃了一惊，攻势放缓，怒笑道：“原来全是吃里扒外的东西！难怪这小子两次都能逃过搜捕。”

“还我儿子，一定是你们把我儿子弄成那样——”

吼声中，她疯狂抓来，一副拼命的样子。

武向天实在不想跟她斗，但他们本就挡在铁栅前，根本无路可退，只好勉强伸手阻挡。

二娘果然厉害，凭着又尖又长的指甲抓得三人手臂血痕累累，一不小心，连武向天脸上都挂了彩。

“你再不住手，我可不客气了！”武向天动了真怒。

“那又如何，凭你三兄妹，根本动不了我一根汗毛。”二娘摆了个放浪的姿态：“来啊！有胆就放马过来！”

“来就来！”

回答她的不是武氏兄妹，而是毛盾。

他手中已无长鞭，临时扯下腰带替用。

他左手抓着裤头，以免长裤滑下，右手将腰带当长鞭猛地抽出，如暗箭窜空般令人措手不及。

一带抽来，直扑二娘脸面，二娘惊骇万分，立即闪避，她虽躲得快，但腰带也不慢，她闪去脸面却闪不了头发。

这一带抽得她发带为之一松，长发顿时散乱，活像女鬼，她自己也吓了一跳。

这下她恼羞成怒更怒，凌空突然翻飞，企图超越一群人的阻挡，亲手杀了毛盾，扬起掌，想见人就打。

然而毛盾早算准了她会有此着，但见有人飞起，他很快躲向铁栅下面，亦即众人的脚后跟，如此二娘一掠高，便看不见他在何处。

她一愣：“逃走了？还不快追——”

怒火攻心之下，一掌打得铁栅弯了两根，她还想再劈之际，武向王及陆不绝正好走了进来。

武向王见状喝道：“住手！你来这里干嘛？疯了不成？”

不知为什么，武向王已恢复往日的镇定，方才追捕毛盾的失态消失了，反倒怪起二娘像疯子。

二娘虽蛮横惯了，但在武向王面前还不敢太张狂，但仍气愤难消：“那恶贼该杀，他逃了！”

“逃了？”

众人为之紧张，武向王更紧张。“鬼扯！”毛盾很快出来捉笑道：“没长眼睛！这么好的牢房，我怎么舍得逃？”

这无异是赏了二娘一巴掌，她双眼喷火，又欺身攻来。“住手！”武向王喝道。

但二娘没罢手的意思，武向王不得不伸手拦了过去。二娘被截住，更是火冒三丈：“他毁我金凤阁，损我儿，我难道不能杀他？”

“我来处理！”

“你行吗？”

二娘语气充满轻视，似乎影射了性能力方面。武向王脸色骤变，伸手一巴掌打得二娘愣在那里。

众人亦是怔愕，没想到武向王会出手打向二娘的嫩脸，二娘更是不料软脚丈夫竟敢打她。“你敢打我？”

二娘不停地抚着脸，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半晌，她突然抓狂道：“你真的打我？我跟你拼了！”她像疯子般猛烈抓攻过去。

武向王面色冷漠，突又一巴掌打来，但已手下留情，让二娘有所警觉而能及时避开，二娘怒极而泣：“你给我记住！”说完话，她满腹委屈地大哭了起来。

没人理她，她也不想任何人理她，一个转身夺门而出，哭声拖得又长又响，唯恐人不知似的。

现场一阵静默。

毛盾则搞不清楚，照老柴房消息，他应该受制于二娘，如今是吃错了什么药，敢对忍受十数年的疯女人下手？

不管如何，武向王此时已找回子女和手下心目中意气风发的英雄形象，再也不是遇事躲藏而百般忍让的乌龟了。武向天对父亲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从此他们或许可抛弃二娘的阴影，金武堂不必再受她的窝囊气了。

只有武灵玉不甚关心二娘被打的事，她只关心毛盾的安危。

她已抓向父亲的手臂呀呀求情。

武向王目光已软，但未作任何表示。

武灵雪也跟着求情道：“爹，他罪不致死，你若杀他，是在做错事，女儿一辈子不会原谅您！”

武向天亦道：“纵使他有错也是孩儿要负大半责任，他是孩儿引入门的，才会发生这么多事，何况他也会替武家出面做媒娶婉儿过门，他应该有功劳。”

“你们不要管，我来处理！”武向王转向陆不绝：“把他带到我那里！”

“爹！”

武氏三兄妹顿时紧张，这无异是要向毛盾开刀。

“我自有理由，”武向王摆摆手：“这里不能呆，二娘随时会来报复。”

“可是您……”武灵雪急道：“他不足死啊……”

她还是怕父亲把人宰了。

武向王冷冷道：“爹还有很多事要弄明白，在没问清楚之前，我不会杀了他，不要多话！”

这分明是有了转机余地，三兄妹遂稍稍安心了。

那不怕死的毛盾却笑道：“放心！我不会随便把秘密告诉别人，你爹得不到就杀不了我，然后你们就可想办法救我——如果要我欠你们人情的话。”

他倒大胆，扯起武向王的后腿来了。

武向王火气又起：“再说话，割你舌头！”

“舌头割了，你不就问不着秘密了？”

“审你，不必用到舌头！”武向王转向陆不绝：“打他二十大板再拖到我那里！”

说完气呼呼地大步离去。

陆不绝拱手称是，送走堂主后，他转视毛盾，似想执行命令。武氏兄妹又过来求情了。

“陆叔，你放他一马吧！”武灵雪感伤道：“他是为我才受难的。”

武向天亦道：“其实他并不坏，我看得出来。陆叔叔要打，打我好了，我欠他一份情。”

陆不绝叹道：“不必了！这事我来扛，他虽然三番两次闹本门，却总是个小孩子，堂主那儿，我会试着说情。”此话引得三兄妹称谢不已。

毛盾笑道：“真搞不懂你们，我的死活对你们有那么重要吗？”

武灵雪道：“什么也别说，大家都是心甘情愿，希望你别再惹火我爹。”

“这种情况下我敢吗？”毛盾道。

陆不绝道：“最好如此，否则谁也救不了你！”

“多谢各位关怀，我会特别小心！”

毛盾连连称谢，那装模作样也不知是真心还是要着玩。有了陆不绝担待，

武氏三兄妹方较放心地让他把毛盾带走。“二妹、三妹你们先回去吧！这事交给哥哥好了。”瞧着受伤的武灵雪及楚楚可怜的武灵玉，武向天爱怜说道。情况至此，感伤已无益，武灵雪再再交待哥哥留意，才牵着妹妹离开牢房，往远处行去。

武向天长叹口气，则往金武堂行去。

他虽未必见得了毛盾，但人在附近，若听见叫喊声，总能快一步处理，或者能为毛盾尽一份力。



### 第十三章 交易

毛盾呢？

自被送往金武堂之后，武向王即下令不准任何人进入，并严加守护。

连陆不绝都被拒于门外，可见武向王非常慎重。

他将毛盾带往地底的练功密室。

“这里你该不陌生吧？”武向王口气已趋缓和。

毛盾当然不陌生，三年前他即是进入此处盗走多情秘籍和藏宝图，旧地重游，一切没变，森静秘道仍见夜明珠闪闪发光。不过，毛盾仍装迷糊道：

“地牢都这么有格调，有点不习惯。”武向王瞄眼：“这是练功房，不是地牢。”

毛盾惹笑不已：“哦……都差不多……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武向王再进一步：“你真的没来过？”

“你说呢？”毛盾反问。

武向王淡然一笑，未再言语，随即引导毛盾进入那间算是乐房或书房的秘房。

毛盾一眼已瞧见当年盗取秘图的油灯架，仍装满了煤油，只是仿佛已很久未点燃般，沾满了灰尘。

他也看见书桌上的籍册，只是往日凌乱的武功图已不见，桌面摆得整整齐齐的。

他心里知道武向王带他来此，准是认定自己是盗走秘图的人，他得小心应付才是。

“你看过这烛台？”武向王似笑非笑地望着他：“它隐藏了我多年秘密。”说着就想解拆烛台。

毛盾急道：“既是秘密，不必告诉我，我不想知道。”

“几年前是，现在却不是了。”武向王仍自拆解：“因为三年前有人闯入此处盗走一本秘籍，还有一张藏宝图……”

“什么宝图？”

“天下奇功……”武向王似笑非笑地注视毛盾，抽出烛台里的灯蕊：“就是放在这里。那人灵巧得很，竟能找到这地方，实在令人佩服！”

毛盾挑眼：“你怀疑是我？”

武向王试探：“当时你的确来过金武堂。”

“来就一定偷过？”毛盾道：“你认为我有这么大本事？”

“有的人总是深藏不露。”

“我要是行，也不会被你逮着了。”

武向王盯着毛盾，揣想着他的话，随即又拍拍肩头，轻笑道：“要逮你也不容易，我还不是弄得灰头土脸？你逃跑的功夫实在不差，敢问你出自何门派？”

毛盾弄嘲：“若有门派，又何需偷你武功？”

武向王惊喜：“你承认了？”

毛盾瞄眼：“我只是假设。”

武向王沉和：“希望你能坦诚地告诉我。”

毛盾装到底：“就是如此，无门无派，信不信由你。”

武向王仍是那副笑容，搬来太师椅，要毛盾坐下，还替他松掉方才被陆

不绝缠上的绳索，毛盾得以自己活动双手。“这么好，你想放了我？”

“不错！只要你坦白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这人很善变喔，”毛盾眯眼道：“不久前还想杀我，现在还摆出这种姿态，奇怪得很！”

“我没杀你的意思！”武向王道：“我只是想找你好好谈谈。”“谈什么要你如此大费周章？”

武向王拿出一个小包袱，里面放置毛盾随身揣带物品，包括长鞭及阴阳镜和许多用来书符的朱砂盒，还有几张灵符。毛盾暗暗吃惊，不知武向王有何目的？

武向王拿起长鞭，轻轻耍了几下：“好鞭！轻重适当，刀枪不断，能解能合，能软能硬，打造功夫更是一流。”

“多谢夸奖！堂主要用，我借你几天便是。”

“可惜它只适合你用。”

武向王抚摸鞭身，有股难以言喻之情。

“你知道它是什么打造的？”武向王问。

“一种特殊的红铜吧？”毛盾装迷糊。

“不是，它不是红铜，而是一种叫紫蚕金的金属所打造的。”毛盾两眼顿闪，武向王果然厉害，一眼即看出此鞭不同处。他还是“哦”了一声，迷糊到底。

“我没说错吧？”武向王又问。

“我第一次听到这名堂。”

“真的？”武向王当然不信，不过他没继续追问，长鞭再耍几招，说道：“紫蚕金若变软则如柳条柔软韧滑，可圈可卷，若变硬则如精钢不坏，简直是人间至宝，得一段已是天下少有，你却拥有九段，实在神奇。”

“捡到的，你信不信？”

“天下有此东西可捡，你造化实在不小。”毛盾也觉这谎言说得不高明，只好咧咧嘴，不再言语。武向王将鞭放回桌上，再拿起阴阳镜，瞧了又瞧，想看出什么。可惜此镜对于毫无法术之人根本没有作用。

武向王道：“这镜呈八卦形状，而你又带了不少符咒之类的东西，可以看出你精通此道，我问过老烟枪，你在银灯联的确施展过法术。基于这种种情形判断，我猜你是——”

他顿了顿，才又道：“——茅山派弟子吧？”

此语一出，毛盾脸色骤变，急道：“不是——”

他一急，想起身，又发现自己失态了，赶忙坐回，斥道：“别听老烟枪胡说，他为了陷害我，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武向王似乎很是满意，轻轻笑道：“老烟枪并没说什么；其实他不说话，我也猜到你是茅山弟子。”

“我不是！”

“你的行径、武功，尤其是逃避时喜欢烟雾，这正是茅山忍术的特色，再加上这些符咒、器具……”

毛盾截口：“茅山派已亡，乱猜无用！”

“真的亡了？我看未必。两月前，还有一个自称是茅山弟子的找到武当派，把武当第一大弟子三清伤得不醒人事。那个人该是你，因为传言他也是用鞭。”

毛盾没想到武向王的消息如此灵通，但茅山此刻正被金武堂霸占，若承认了，说不定立刻会招来杀身之祸。

“也许你顾虑到本门有意侵占茅山而不敢承认吧？”武向王道：“那是我的疏忽，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生此事。”他一顿，又道：“其实我指认你是茅山弟子的最大证据是什么，你一定料想不到。”

“我不是茅山弟子。”

毛盾虽还嘴硬，但心里却很想知道原因。“因为它！”

武向王又抓起长鞭，稍现激动道：“为了紫蚕金！你不知道我费尽心思去挖金矿是为了什么？赚钱吗？”

武向王猛摇头：“以金武堂财富，不需要再追求金山银矿，也犯不着侵占你家地盘。这一切全都是为了紫蚕金！”

“知道吗？这紫蚕金只藏于紫金山，但那里的量竟微乎其微，经过勘查，发现茅山含量更丰富，我才接收茅山进行开采！”

他瞄向毛盾：“所以我一发现你手中兵刃是紫蚕金打造而成，就联想到你必是茅山弟子，因为别处再也找不到紫蚕金了！”

毛盾傻了眼，搞了老半天，自己用的兵刃会是自家地头出产的？那老柴房是何处弄来这一大块能打造成鞭？

“老夫经此推测，已知道你为何三番两次前来金武堂闹事。”武向王又道：“全是为了替茅山派报仇吧？”

眼看武向王已猜出全部事情，毛盾无法再装假，登时斥道：“你凭金武堂财大势大就可以欺负人？”

“全是误会！”武向王忙道：“老夫本想自贵山底部挖去，根本动不了茅山派，谁知你们突然不见，又似乎宣布灭门，本派只好顺其自然接收了。”

“你才灭门！”毛盾斥道：“若非你们欺逼太甚，茅山派岂会遭此浩劫？”

武向王叹道：“该是老夫教导手下不严，还请见谅！”

“犯了错，杀了人，道歉有个屁用！”

武向王默然不语，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毛盾还想再骂，但突然想到自己还是犯人，太过分了，将对自己不利。何况还没弄清武向王意图，更要小心应付。

“你抓我来此，拆穿我身份，你现在可安心挖你的金矿了吧？”

“紫蚕金虽珍贵，却非唾手可得，老夫挖了十几年，竟然比不上你的一节鞭尾。”武向王失望道：“该是早已被你取得的原因吧？”

“你想抢我的鞭？”毛盾急了。

武向王凝目看来，注视良久，摇摇头道：“我不惯用鞭，就算现在重新把此鞭再炼，也未必会造出更好的兵刃，你可以安心拿回去用，还有八卦镜等东西。”

“你有没有失常？突然对我这么好，我会怕！”毛盾冷冷道：“你有何目的就直说，大家别浪费时间。”

武向王弄嘲：“老实说，浪费时间的是你，我花许多时间来证明你的身份。”

“好吧！我承认我是茅山弟子，你满意了吧？现在你可以说出你的阴谋诡计了吧？”毛盾仍深具戒心。

武向王瞄眼：“首先，你要证实，盗走秘籍的是不是你？”

“呃……”

毛盾又有了困难，承认盗走《多情宝录》还没关系，至于日月神功秘图一事，要是承认了，武向王再追问，他拿什么搪塞？

武向王不愿逼得太急：“只要承认，我不会再追究。”

“那天是闯了进来，拿走了一些东西。”

“承认就好！”武向王频频点头：“你看到了《多情宝录》？还有一张秘图？”

“秘图根本没用，后来就被劫走了。”毛盾忽有问题：“当时有杀手追杀，是你派去的？”

武向王摇摇头：“不！是二娘派的。”

“她？”

“不瞒你说，《多情宝录》也是她的东西。”

没想到武向王如此坦白，毛盾不禁更想知道内情：“她跟杀手有挂勾？”

武向王不愿肯定：“应该有。”

毛盾直逼正题：“所以你才处处听她摆布？”

武向王瘪弄：“你看出来了？”

毛盾抽笑：“不只是我，全金武堂的人都看得出来。”

武向王闻言，为之叹息不已：“这也是我为何要跟你谈的原因。”

“我跟她可没关系。”毛盾不知他用意何在。

“我想请你把她赶出金武堂。”

“什么？”毛盾惊诧不已：“你要赶走你的——二夫人？”

“没错！”武向王认真而肯定道：“我已经受够了十年苦闷，也该有个了结了。”

毛盾不禁笑道：“你自家的事，你大可自己做主，为何找上我这个外人料理，你有没有搞错？”

“这事需要有人帮忙才行。”武向王感叹不已：“找你，是因为只有你知道我练过《多情宝录》，你该知道那宝录练了之后，整个人会变成色魔，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娶她过门。

“没想到却弄得妻离子散，而她却变本加厉……这全是报应……差不多已到摊牌的时候了……”

“摊就摊啊，干嘛找我？”毛盾摊摊手：“你敢打她巴掌，表示你好像想出制住她的方法，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又能如何帮你？”

“明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看出武子威变得痴痴呆呆，是你搞的鬼。”武向王道：“必要时，请你以同样方法制住她。

“老实说，我打她是不计后果的，我根本没有战胜她的把握，尤其是她娘……”

“你见过？”毛盾但觉搭上清查日月神教之事，立即追问道：“她很厉害？”

“不错！”武向王的脸上出现了难得的惧意：“她可以在百丈开外将人头扭断、炸碎，功夫十分可怕！尤其她的笑声可以摄走任何人的魂魄，让人不战而惧。”

“你在哪里见到她？”

“这里，”武向王道：“结婚当晚她来过，要我听夫人的话，否则会让求生不得求死难，然后就表演那手杀人功夫，我被吓着了。”

毛盾只关心线索断了，甚无奈地问道：“从此你没再见过她？”

“对！自从那次之后，她未再出现过。每次夫人回娘家，也都是独自一人，我无法得知她们的住处。”他将话题拉回。

“就是为了避免她娘前来报复，我才需要你的帮忙。”

“这恐怕不容易……”

毛盾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能逼走二娘。

“只要你把她弄走，老夫立即还你的自由，并将手下撤出茅山，永远不再侵犯茅山的地盘。”

毛盾闻言又是一怔。

自己一直想不出要如何战胜金武堂，逼走他们以重建茅山派，此时武向王却主动提出如此丰厚的条件。

若说逼走二娘十分困难，但总比逼走千万名金武堂的弟子来得容易，他不禁心动不已，跃跃欲试。

“你说的是真的是假？”

“当然是真！”武向王道：“我开采茅山金矿的目的是在寻找紫蚕金，如今得知大部分已被你炼成长鞭，我若想要，抢你长鞭不就得得了？何必再挖山崩石的。”

说着他将长鞭交还毛盾，又出指解去毛穴道，以示诚心。毛盾运劲，但觉功力上身，武向王并未耍诈，这才放心准备好好谈谈这宗交易。

“除了要我逼走二娘之外，不附带任何条件？”

武向王点头：“但必须看不出是我主使的。”

“这不容易啊！二娘又非省油灯……”

武向王为了让毛盾更有信心，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只要不明显也就可以了，必要时我会跟你合作。”

“那干脆宰了她不就成了？”

“总是夫妻一场，”武向王道：“何况她还有个厉害的母亲，如此做并不妥当。”

“倒是要好好想个方法……”

毛盾陷入沉思之中，希望能顺利完成这宗交易。

武向王道：“她恨你入骨，你可以引诱她上勾，再想办法逼她走路。”

毛盾眨眼：“给我一点时间思考如何？”

武向王大方：“请便！还有几间密室，你都可以进去，在这里没人会打扰你。”

毛盾贼笑不已：“那……我的东西……”

“尽管拿去。”

武向王让在一旁，毛盾当然不客气地将阴阳镜及几道灵符等东西抓在手中，方含笑移往另一密室去了。

武向王则坐回椅子上，他也必须好好想想这件麻烦事。毛盾进入左侧第三间密室，原因是这间有个石门可以反锁，免得武向王临时耍花招。里面无任何东西，想是为练功而设。他盘坐下来，开始思考所有问题。

照这件事情看来，武向王是老早就在打自己的主意，而且也计划良久，所以他以逮捕自己为理由，说动老烟枪为他所用。武向王真的急于赶走二娘？

还是另有目的？

“说不定来个借刀杀人，一石两鸟……”

毛盾对武向王仍有诸多顾忌。

若说他是诚心诚意的，可能吗？他明明放了自己，还答应交还茅山，这些都是事实，总能多少证明他的诚意。

毛盾无法揣透武向王心态，故不得不以“阴谋”来处置，如此将让自己少出一点差错，活得更久。

“若武向王真是在施展一石两鸟之计，我要如何应付？”唯一的办法是倒将武向王一军。

在引诱花弄情上勾之际，若无差错即罢，若出差错，自己立刻把他拉进来，或许会使他们自相残杀呢！

这方法不错，他决定如此进行。

接下来该是如何引诱花弄情了？

要从她还是她儿子下手？

这种女人会对儿子付出任何代价吗？

毛盾存疑。

“说不定该向武向王要她的生辰八字，然后照样把她变成呆瓜，如此岂非最最省事了吗？”

毛盾想定之后，立即含笑走出石门。

“我决定接受你的条件。”

“当真？”武向王欣喜不已：“事成之后，老夫必定遵守诺言；你可想出办法了吗？”他急切地问。

“先用我的茅山术看看；不过，这得夫人的生辰八字才行。”“我早有准备。”

武向王似乎早料到毛盾会索取，已将纸条压在书籍下，现在抽出即可。

毛盾虽觉他心机深沉，却也不便点破，接过纸条，复返回密室。

他开始作法，准备摄抓二娘的魂魄，但是试了几次都无效，连二娘的面容也浮不出阴阳镜面。

他气冲中地找武向王道：“你这是什么生辰八字？根本没用，是假的！”

“假的？”武向王讶道：“不可能！这是我们成亲时记下来的时辰。”

“若非你记错，就是她早骗了你。”

“不可能记错……”

武向王赶忙又往书桌最底部翻去，找来一张陈年红纸，摊了开来，似怕毛盾见着什么，只摊开来一半。

毛盾本想连他的生辰年月日一起瞧来，日后好备用，没想到这贼老头如此机灵，只好暗骂出气。

武向王道：“没错！就是那几个字。可恶！我竟被骗这么久不自知。”

“你等在此，我去弄来！”

“行吗？十年前都骗了你，现在就会说实话？”

“总得试试。”

武向王步出密室找花弄情八字去了。

毛盾得另想办法才行，但似乎也没什么方法可想。

在等待中，武向王终于回来，他不是问花弄情，而是自其女婢口中问得，有三四个答案，他想总有一个对的。

但经过毛盾一试，仍都是错的。

这下连武向王也没法子了，他苦笑道：“只能找机会去偷了，得等适当时机。”

毛盾岂能等，他道：“还是我找时间到金凤阁瞧瞧，或许会有结果。”

无计可施之下，武向王只好答应了。

他在三更时分才前来通知毛盾可以出发了。

于是毛盾走出密室，潜向金凤阁。

为了配合毛盾，武向王特别下令支开部分守卫，毛盾果然在毫无阻拦下接近金凤阁，那头已全是二娘手下。

武向王为免打草惊蛇，未将他们支开，一切得靠毛盾本事了。

毛盾还是选择后院荒园，二三下已潜过围墙。

正当他想潜往花弄情住处时，背后突然响起冷笑声：“老娘不找你，你倒先找起我来了？”

毛盾一听惊心动魄，回头但见花弄情常穿的黑纱衣裙飘动，立时暗叫不好，分明是个陷阱。

哪还顾得了再探秘，长鞭一卷墙头，人如炮弹倒飞，几把银针暗器打得墙头叮叮直响。

花弄情暗算不成，急喝追前道：“截住他，杀无赦！”数道黑影追了过去。

毛盾苦笑不已，不知是武向王摆道，亦或是这贼婆娘早就派眼线盯住任何地方，只要自己出现，就抓个正着。

花弄情却也不笨，乍见金武堂大批人马全追了过来，急叫道：“刺客在前面，别让他逃跑了！”

那守卫跟着追掠而去。

毛盾眼看下边火把闪闪，人群聚集，又未见武向王下令喝止，他不得不全认为这是个阴谋，这下得全靠自己本事。

在掠逃接近外围高墙之际，他猛然抽鞭，打得一棵树枝泄射众人，再趁机打出三颗烟雾弹。

炸得白烟四起，藉此他已逃出金武堂范围。

那花弄情果然非庸手，但见烟雾罩来，她猛吸真气翻高十数丈，右脚一点枝头，人如仙女飞掠数十丈，又把逃向街头的毛盾盯着了。

她往下扑。

毛盾及时挥鞭，还利用鞭针胡乱倒射，迫得花弄情近不了身。

两人就在缠缠走走之间追出太原城，复往郊区奔去。

追逐三里，毛盾但见已无追兵，心下安定不少，倒存心会会这凶女人。

他立即转身，长鞭猛抽：“三更半夜独追男人，你害不害羞啊！”

花弄情早欲除毛盾而后快，闻言厉笑不已：“我打算将你先奸后杀！”

“哇！好残忍啊！”毛盾装怕：“是否练了《多情宝录》的女人皆如此？”

花弄情瞪眼：“你怎知道我练过此功？”

毛盾捉笑不已：“我不但知道，我还知道你的底呢！”

花弄情脸色大变：“留你不得！”

说着双手一挥，扫起一阵强劲烈风，在千变万化的掌影之中，竟轻而易举穿过了长鞭防线，像巨山般压了下来。砰然一响，毛盾竟无法闪躲，硬生生被轰退七八步，若非阴阳镜护身，且有五六成日月神功护体，他非当场吐血不可。花弄情见毛盾受击，竟似无事一般，不禁怒火更烧，厉吼道：“再接我一招‘情断命绝’！”

声未落，整个人已旋转起来，似如移幻大法闪换不停。毛盾但觉她每闪

转一次，身形即胀大不少。

尤其花弄情的连身衣裙，经此一旋飞，里头的身躯明白地显露了出来，那私处更是活闪活现，胸乳又抖又跳，简直要令天下男子皆为之销魂。

毛盾又是第一次见到这名堂，想不愣都不行。

他这一愣，她还百般挑逗道：“想看？老娘让你看个够！”

但见她右腿猛旋，有如怒龙扫尾，挟着捣天裂地之势扫得毛盾身子暴喷十余丈，再猛地摔落地上。

他什么也没看见，喉头一甜，已吐血，这下受伤非浅了。

“如何？老娘的玉腿还够味吧？”

花弄情见人已被打得起不来，不禁放声浪笑，大步往毛盾逼去：“看你长得人模人样，老娘实在舍不得杀你，可惜你知道太多秘密，我不得不下杀手。这样好了，老娘让你死得舒服些。”

“你方才不是被我的身体迷住了吗？只要你愿意就尽管来啊！”

花弄情又得意地旋转起来了，裸体再现，那股挑逗意味，不知有多少男人要断送在她的手中。

“迷你的头——”

本沉伏不动的毛盾，此时却突然发难，长鞭顿抽，一招“龙摆尾”又狠又准地卷向得意忘形的花弄情。

再一招“龙捣天地”，登时将花弄情东甩西撞，活像摔死狗般猛撞地面。树枝、石块打得她惊叫不已，想挣脱却不可得。

毛盾更不留情，左掌连连打了十数掌，还吸取地面石块又丢又打，存心想把她弄成个大花脸。

花弄情受此突袭而失手，眼看挣不断长鞭，情急中只好施展千斤坠往地面坠去，双脚插入地面，先稳住身子再说。

随又挥出双掌乱劈，希望能将毛盾击退。

毛盾但觉长鞭抽不了，干脆撤回，滚落地面避开对方掌劲，猝而一招“万龙点睛”挥出去，长鞭顿化成无数晶亮星针。

在暗夜里发出泄光流带，其速何等霸道，四面八方地罩着花弄情而来。

老烟枪就是栽在此招之下的。

这妖女眼看来是什么怪招，自己已够狼狈了，想引掌逼退那东西却无效，她猝而厉吼一声，全身突然发出一层薄青妖气。

在她暴喝之下，青气四射开来，不但震裂身上的黑衣衫，更将万点金针震飞四处，近不了身。

毛盾又是一愣，没想到这招也会失手。

花弄情并未停手，她两掌一翻，妖气凝掌而出，像两团飞云直喷过来，毛盾但觉不妙，拔腿就跑。

但那掌气实在太急，毛盾又挨一掌，暴冲十余丈，倒摔地面，全身骨头都快散掉了。

花弄情再次得逞，顾不得裸体，已吃吃淫笑着立身而起，双手抚着胸部，还故意拨动，使得胸乳一弹一跳地晃动。

她走上前：“好小子，连老娘的奶子你也要摘去？用针太狠了吧，用手还差不多！来啊，趁你还有一口气在，老娘让你爽个够！”

她上次吃亏，这次乃戒备慎行。

毛盾已快失去力道了，但此时不振作，再熬下去可能更糟，更何况花弄



情的四名手下也已赶来了。

他心下一横，准备用日月神功应敌。

当下暗自运劲于掌，身体则不停抖动，像是受重伤模样。

花弄情也发现手下赶来，她可不想再冒险犯难，手指一挥：“把人抓过来！”

四名手下已快步掠了过来，毛盾恨得牙痒痒的，这狐狸精竟然不上当，但见四人已近，这掌不劈是不行了。

他猛吸一口真气，就在四人不及三尺之际，他突然翻掌，两道红白烈光暴冲，似万颗炸弹般炸开。

烈光到处，四人竟都毫无抵抗能力，猝如喷石暴射，有一名还喷向花弄情，凭她的身手竟未躲过，正被压个正着。

她顾不得检视手下伤势，干脆一掌把那人劈死踢开，两眼直盯着那光芒，嘴里叫着：“是是是……”

是什么竟说出来了。

毛盾一掌干掉四名恶徒，哪能放过花弄情。

双手一移，强光复往花弄情扑去。

“——日月神功！”

花弄情就像见到千万个魔鬼扑向她那么恐惧，她不可抑制地发着抖，双腿不听使唤地转身奔逃。

“哪里逃！”

毛盾急起直追，可惜身受重伤，花弄情又是吓出来的劲，他总是差么点距离。猝而花弄清跌摔地上，这正是好时机！

毛盾猛扑，眼看就要得逞，竟另有一道强光从背后赶至，更追向前头。

那人一掌把毛盾压在地上，然后快捷无比地冲劈花弄情，把她打得口吐鲜血，喷飞十余丈，跌摔地面，像死狗般挣扎。口中仍不停惊惧地喃喃念道：“日月神功……”

毛盾很是不平衡谁把他压在地上，正想起身算帐，已瞧清来人，竟是分别已久的老柴房师父。

心下惊喜万分，正叫“师父”之际，却被老柴房一指点中穴道，叫不出来。

老柴房没理他，径自往花弄情走去，冷冷地道：“回去告诉你娘，能收就收，否则休怪我无情！”

“你是……日月教主……”花弄情抖得更是厉害。

老柴房并未回答，负手而立，冷道：“走吧！”

花弄情像见了阎王般，连滚带爬地走了。

老柴房见她走远，才转向毛盾，责怪道：“师父如何教你，没有必要不能用神功。像现在，花弄情要知道你会这神功，从此你还能安宁？”

毛盾哇哇叫着，老柴房立即解去他的穴道，毛盾终于能说话了：“您没看我身处险境吗？”

“那是你自找！”老柴房冷道：“一开始不要耍帅，避开她不就行了！”

毛盾只好认错，“下次改进可以了吧！多谢师父搭救，您怎会在此？该不会一直跟在我后面吧？”

“少臭美！”

老柴房训过之后，终有了笑容，毕竟如此徒弟，谁人不爱？他道：“来

此是得知武向王最近有了动静。在探查之后才知道他练会了另一种武功，那是自《多情实录》演化而来，他称之为无情神功，效果如何，没人见过。

“但他敢正面向花弄情下手，表示那神功必不会太差，师父想他既有意赶走花弄情，必有所行动，所以才赶过来瞧瞧。

“不等你也不等花弄情，而是想看看花多情是否会出现，结果是你出现了。”

毛盾干笑道：“这表示有缘嘛！”

“废话少说！师父不能久留，否则他人很容易联想到你跟我的关系，尤其是花弄情，她见到日月神功重现江湖，必定赶回去告诉她娘。

“你得更小心，否则情况不堪设想，知道吗？师父是被你逼出来的。”

毛盾尴尬地点头：“下次改进！”

“没有下次！”老柴房道：“好自为之，师父走了。不管怎样，先把武功练到十成再说。”说完，一闪身，随即消失在夜空之中。

毛盾想叫，但想起师父吩咐，遂忍了下来，也不能追过去。他喘喘气，好让自己冷静下来，思考下一步该如何做。那花弄情受了伤，看似吓坏了，必定会丧胆没命地跳回老家去告诉她娘日月神功重现江湖了。

如此只要盯着她就能找到多情魔女的下落。

但目前自己受伤颇重，根本没把握盯得牢，倒不如不盯。至于武向王……

毛盾一想及他，心里便火大，今夜之事可能是他使的诡计，自己被坑若没反应，那也太对不起自己了吧？

于是他决定再回金武堂。

一方面得跟武向王索取条件，毕竟花弄情很可能经此事而离开（何时回来那已不重要），毛盾等于实现诺言了。另外，他还得看老烟枪的反应，出卖自己的脸孔到底有何变化？

决定之后，他开始收拾地上的九节鞭，待收拾妥当，远处又追来了数名男女，毛盾张眼瞧去，原来是武氏三兄妹赶来救援了。

老远的，武向天已急急道：“你受伤了？”

看到尸体四散，战事已毕，他当然考虑毛盾的伤势了。“还好啦！”

毛盾勉强装作不在乎，但胸肩部闷痛，却使他额头冒汗。武向天已奔近，光看到毛盾衣衫的多处血迹，再看他苍白的面容，已知道个七八分，急道：

“坐下来！我替你疗伤。”“免了吧！你那几下，治伤风感冒还差不多。”

武向天一愣，然后叹了口气：“人不行，药总可以吧？”毛盾倒是相信他，立即抓过药瓶，仰头即往口中倒去。

“你……全吃了它？”武向天惊讶道：“里头最少有二十颗！”

常人顶多服三颗即能行血活脉，这家伙却一口气吞了一瓶？

“少服少好，多服多好，一次服下一次好。”

他把武氏三兄妹吓住了，尤其是武灵玉，见到毛盾吞下大把药，那等于吃了毒药，有过量致死的可能。

她冲上前，哇哇叫着，伸手就要挖开毛盾嘴巴，想逼出药丸。

毛盾怔忡想闪躲却不易，被整得哭笑不得：“没关系啦！我一向吃药过日子的……”

武灵玉还是哇哇急叫，毛盾只好运功吐出几颗让她瞧瞧，武灵玉稍稍安了心，但仍觉不够，还想逼人。

“二小姐，再吐出来，我就没药可吃了；刚才只吃了十颗，吐了七颗，

剩下三颗你也要？”

武灵玉一愣，转视哥哥想证实毛盾的话。

武向天见毛盾对药物似乎不怕过量，于是也就点头替毛盾解决难题，武灵玉这才比手划脚地道歉，并要毛盾小心疗养。

毛盾轻笑：“死不了，多谢照顾！”

他的目光落在武灵雪身上，逗笑道：“大小姐如今可以安心了，你的婚事已没问题，我的努力也有了代价。”

“多谢帮忙！”武灵雪窘道：“可是我爹可能随时会反悔……”

“行吗？他都当面说出口，若食言，那比断手断脚更痛苦了。”毛盾问：“老烟枪还在你家吧？”

“在！可是你……”武灵雪道：“最好别回去，武家上下已戒严。”

“你认为我是逃出来的？”

武氏兄妹齐点头。

“错啦错啦！你爹岂是省油灯，我被他关起来岂能随便逃脱？”毛盾道：“是他放我出来的。”

“这……”三兄妹愣住了。

武向天道：“既放你出来，二娘怎会追杀？武家上下又怎会不知？”

“你爹要我帮他逼走二娘，所以我才潜入金凤阁，明白了吧？因为事情机密，他没跟任何人说，你们也别乱说。”

“当真？”武向天欣喜道：“看来爹真的想摆脱二娘的阴影了。”

印象中威风凛凛的父亲形象已清晰浮现。

武灵雪道：“我爹不再为难你了？”

“那得看你家二娘是否离家出走了，”毛盾道：“我得准备回去领赏。”他摆明了要回金武堂。

武向天道：“你先别回去，我去探探二娘行踪，免得你又受困。”

“奇怪了！不帮你爹却帮我？你是不是吃错药了？”毛盾道：“我是你家仇人！你忘了吗？”

武向天干窘道：“就是有仇也是金武堂，不关我的事，我想交你这个朋友，如此而已！”

“随你啦！”毛盾也颇为感动：“我尽量化解和你爹的仇恨，若不行，你看着办吧！”

武向天心下一喜，问道：“我爹跟你有何仇恨？”

“毁帮灭派，侵占地盘之仇。”

毛盾故意唬住三兄妹，将事情说得十分严重。

他们不知道毁的是三人帮派，占的是人家山头地底。

毛盾但觉效果不差，便故意装出大仇恨小事情的不在乎态度。

“回去吧！今夜就能明白是死是活了。”他大步迈往太原城。

三兄妹阻止却阻不了，武向天当下决定先回金武堂打点一切，只剩惊愕的两姐妹闷着心情跟在毛盾后头。还好，事情有了转机。尚未进太原城，武向王已亲自赶来。武灵玉姐妹见状，以为父亲又要抓人，不自觉挡在毛盾前头，满脸惊惶地想阻拦。

武向王露出笑容道：“没你们的事，爹是来接毛少侠回去的。”

“二娘走了？”

武向王点点头：“走了！不知少侠用何方法？”毛盾捉笑道：“当然是

拼来的啊！”

“好、很好！一切回去再说。”

武向王要女儿闪在一边，引着毛盾往回走。

毛盾边走边向二女招手，说什么明儿见，准备喝喜酒什么的，逗得武灵雪面红耳热，好生难为情。

父亲既是客套来接人，姐妹乃安心地跟在后头，进入太原城。

已近五更，天将破晓。

武向王却未见疲惫，他将毛盾带入密室，不断询问毛盾是如何逼走花弄情的。

“你想知道？”毛盾神秘地道。

武向王谈笑：“这是你我的交易，我总该知道吧？”毛盾捉笑：“我告诉她，是你要我逼她走人的。”“什么？”武向王差点跳起来：“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毛盾瞪眼：“你还不是不一样，设下陷阱让我跟她火拼！”武向王否认：“我没有！”

“没有？”毛盾斥道：“会那么巧？我一潜入金凤阁，花弄情立即就知道，还全副武装等在那里？这不是你搞的花样是什么？”

“可能她早派人盯梢了。”

“在你的地盘，这答案说不过去吧？”

武向王深吸了口气，转口道：“事情已过，争也无用，就算我的过失好了。我想知道的是花弄情回来时全身光裸，受伤不轻，我想那是她离开的真正原因，是你伤了她？”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毛盾暗忖：“你的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了，只关心武功？”武向王轻笑道：“少侠果真是深藏不露，老夫走眼了！”

“别用话套来套去，我是经过苦战，一身是伤，怎么赢的也不知道。你应该担心花弄情何时回来，那才是让人伤脑筋的事。”

“她若回来，找的还是你。”

“所以我才要问你，咱们昨天的约定算不算？如果不算，你最好杀了我，否则我迟早会把金武堂烧了。”

“当然算！”武向王正气凛然：“老夫岂会食言？金武堂立即退出茅山，甚至还可以帮你重建家园。”

“不必了！让你帮忙多少又要受你控制，只要你把人撤走，我已经谢天谢地了！”毛盾拱手道：“交易已完成，我可以回去重建家园了吧？”

武向王亲切地道：“这么快？不让老夫尽尽地主之谊？”

毛盾瞄眼弄嘲：“相差六七十岁，一条代沟深又深，有什么好谈？”

“呃……说得有理，难怪跟你谈话老是有争执。”武向王和蔼道：“那就让我儿子陪陪你吧！年轻人爱说么就说什么，真令人羡慕。”

毛盾想确有必要和武向天告别，遂也不反对。道：“奇怪！你武功那么好，为何不教自己儿子？”

“唉？那种多情邪功能教吗？”

“现在呢？听说你练会了另一种武功。”

武向王一愣：“你听谁说的？”

“猜也猜得到！”毛盾道：“三年前我在这里看到四处全是武功招式画

图，不必说，是你搞的名堂，三年后应该有所成就吧？”

武向王脸色稍缓，干笑道：“是有一点成果，却未必管用，还不如少侠的神功来得厉害。”

“我若是厉害就不会栽在金武堂了。”毛盾道：“反正你以后总有所成，我不想惹你，你也别对我神秘兮兮，快带我去见你儿子吧！”

“当然！老夫这就送你出去。”武向王起身引路，边走边说：“这密室的事，你不会说出去吧？”

“我嘴巴没那么痒。”

武向王道：“你女儿跟银灯联的婚事，你如何处置？”

毛盾想想又道：“我本是反对，但话已出口，也只好答应了。”

“我是说金武堂跟银灯联之事？”

“这得跟洗银灯当面解决，”武向王冷冷道：“婚事是小孩事，不可跟帮派事混为一谈。我只答应却不出面，这是我最大的极限了。”

“何苦呢？都变亲家了，还针锋相对？”

“我说过，这并非我一人能决定。就算我愿意，洗银灯愿意吗？事情没有你想象的简单。”

“你们好似有某种化不开的仇恨？”

毛盾想探口风，武向王却面色冷森，不再回答，毛盾也就识相地闭口了。

出了金武堂正厅之后，武向王果真未再为难毛盾，还派护卫引路带往东光楼。

毛盾拱手告别之后，武向王默立庭园良久，目光注视天际将逝的星星，好久才发出一声长叹，感伤地返回住处。

毛盾呢？

还未到东光楼，武向天已得知消息前来迎接。

一切已雨过天晴，圆满解决，他立即摆下酒席替毛盾洗尘。

武灵雪和武灵玉也前来捧场。

几回敬酒过后，老烟枪也赶来了。

毛盾看见了，兴致全没了，冷冷道：“出卖我的人，也敢出现在我面前？”

老烟枪干笑道：“大人不记小人过，老夫敬你一杯如何？”

他举杯，毛盾却不理：“要是我死了，想记你过也不能了，倒趁了你的心愿。”

武灵雪急急说道：“烟怕不是这种人。”

“爱情让人晕头转向！”毛盾瞄眼道：“我怎么看都觉得他是这种人，背信忘义，随时会出卖朋友的人！”

老烟枪保持镇定道：“此事也许过分些，但老夫绝不会出卖朋友。”

“当然啦！我又不是你朋友，当然例外。”

“我没有这想法。”

“没有？”毛盾越想越气：“活生生用陷阱我抓来，为的是讲条件，这又是怎么回事？”

“若不是顾虑我师兄还在你手中，我早就宰了你！还容你在这里长舌短舌的？”

老烟枪闻言愣住了，脸色顿时变白，身躯微抖，右肩伤口又惨出血迹。

武灵雪见状急道：“烟伯是为了我们，你原谅他好不好？”

“既然不是朋友，就谈不上什么原不原谅！”毛盾冷冷道：“我还想求

他放了我师兄，那已使我感激不尽了！”

“好一个不是朋友……出卖朋友……”老烟枪悲伤道：“老夫一生坦荡，没想到临老晚节不保。但为了少门主、大小姐，老夫毫无怨言……这一切罪过就让老夫承担！”

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目中含泪，转瞧毛盾，歉声道：“老夫的确昏了头，想出卖你；这都是因为老夫以为金武堂可能不会伤害你，以及你那求生本能，才做的决定。

“但是老夫的确犯了错，任何言语已不足以求你原谅，就还你一条手臂吧！”

话未完，他已抽刀在手，要砍往左手臂。

如此举止将众人吓坏了，尤其是武灵雪大叫：“烟伯不可！”整个人扑上去，想抢老烟枪手口利刃。

但老烟枪心意已决，一晃手已避开拦阻。

此时武向天也扑了过来，但似乎太慢了，老烟枪的刀晃眼已砍下——

此时毛盾霍然将圆桌猛地一掀，整个扑盖了过去，老烟枪左腿本就受伤，闪避不及，已被压个正着，酒菜溅得满身，一把刀还是在手上。

“把刀抢下！”

毛盾隔着桌子抢不到，只好大叫。

武灵雪闻声欺前，终将利刀抢下。武向天则很快掀开圆桌，扶起老烟枪，极力安慰他有话好说。

老烟枪却面无表情，似乎这一切皆与他无关。

毛盾怕他又想不开，急急叫道：“够啦够啦！心意到就好了。我相信你的说法，反正你也挨了我两针，反正我也没事，都扯平了。别再玩命，对大家都不好。”

老烟枪闻言似有所觉，目光瞧向毛盾，本有泪却忍住，表情似感激又似感伤，还带着几分困窘。

不料他竟忽然大笑起来：“你们上当了！我只是吓吓你们的。”

此语一出，众人先是一愣，待会意过来，随即一阵斥笑声不绝。

武灵雪扑向老烟枪；“烟伯最坏！该杀，最好砍了你手臂！”

“不这样怎能唬住这小子？我可是用心良苦呢！”

毛盾也踢他一屁股：“下次再耍花招，连你脑袋一起砍下来！”

“还有下次吗？一次老夫就吓死了！”他仍是畅笑不已。

武向天则欣喜道：“这样最好、最好了！”

他很快传令下去，再摆一桌酒席庆祝。

武灵玉见大家笑了，也跟着笑，并不时含情脉脉地看着毛盾。

笑声中，只有毛盾和老烟枪心头明白，这并非在演戏。

毛盾因为他的负责的英雄本色而原谅他，老烟枪当然更存感激，在不愿让所有人形成负担之下才出此策——这也是目前唯一能报达毛盾的了。

酒席已来，老烟枪也洗净身上酒菜，换上新衣，一切似都未发生过，他和毛盾开怀畅饮，前嫌尽释。

毛盾也放心地将师兄放在银灯联，老烟枪也再次答应尽力传授。

一切似乎都有了美好的结局。

美酒更使得众人畅醉，几乎所有的人都竖起大拇指说——太好了！直到

深夜。

欢笑声已弱，酒杯已残……

寒风吹掠，已然曲终人散……

## 第十四章 艳遇

十天后。

毛盾已回到茅山，准备重整门户。

武向王果然遵守约定，下令禁止紫金山分舵人马再行开采，随即撤回，从此不得再进入茅山地盘半步。

回到被毁的神殿，除了打在地面的木桩仍能见到被烧过的断痕外，所有一切似乎已被风雨吹扫得无影无踪，地面也冒出一丛丛的青草。

实在荒凉！

触景伤情，毛盾感触良多。

流连一阵，他才把带来的祭品置妥，开始焚香祷告，希望天地诸神保佑茅山派从此顺利平安。

膜拜过后，他才思量重建神殿之事。

还好，他从老烟枪手中得的那颗夜明珠，在金武堂开设的银楼里换得了一千两金子，足够他买材料，招人手了。

经过一个月的整修搭建，在三十名工程人员的努力下，已搭建起一栋像样的神殿，上了梁，只差没铺上瓦。

毛盾眼看成果渐渐出来，笑得嘴也合不上，逢人就问要不要投入茅山派。这一日清晨。

毛盾算好了时辰，准备在大梁上再置龙骨，以图个吉利。

他爬上十余丈高的屋顶，亲自指挥龙骨该如何摆置，但就在起兴之时，底下的工头急急叫道：“掌门人，不好啦！另有道士要侵占你的地盘了！”

毛盾一愣，只听过帮派吞帮派，没听过道士占地盘的。

他往下一瞧，顺着工头指的方向看去，整个脸都扭曲了：“我的妈呀！怎么是这冤家死对头！”

来者正是武当派弟子，看样子还来了不少人。

瘦高的千心道长领着七个中年道士，个个步履沉稳，正是武当七大剑手，亦是七星剑阵成员。

自开山立派以来，七星剑阵即是武当派镇山法宝，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栽在其中，如今这法宝都请出来，可见千心必欲置毛盾于死地而后快了。

毛盾未见认过七星剑阵，但千心的丑恶面容，他可终身难忘。

眼看对方已不及三百丈，自己若逃开，必立即暴露身份，若出面应敌，又恐吃力不讨好。

当下决定先混过去再说。

他向下边的工人招手道：“千万别说我是你们的主人啊，是来寻仇的。”

工人都是老百姓，听是寻仇，吓坏了，个个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关你们的事！”毛盾又补充道：“他要找的是我，只要你们装迷糊，那妖道不会伤你们的！”

话未完，远处已传来千心道长的冷笑声。

笑声未绝，千心道长身形已飘落众人眼前，冷冷道：“叫茅山掌门出来，武当派前来算帐！”没人回答。

“你们听不懂贫道的话？”千心稍怒：“我只找茅山弟子，那个是的站出来回话。”



众人皆恐惧地望着这个狂道长，没人应声。

“快回话！？ ”千心喝道。

工头呐呐道：“我们全是工人……”

“总该有个头！”千心道：“我是说引导你们盖这神殿的人，你们盖的就是茅山神殿？”

“是神殿，可是……”

工头也不敢乱说，目光本想转向毛盾，但移到一半，因为距离似乎还很远而作罢。

千心冷目望向这群人，全是一张张平凡面孔。

“你们都不是茅山弟子？”看了几眼，未见有人回答，他又挥挥拂尘：“给我排成两排，快！”

工人们闻言，登时慌乱地撞来撞去，不知该如何排法才不会惹出差错。毛盾位于梁上，虽难勉强可躲上一阵，但若仔细搜索，必暴露无疑。

反正自己为了盖此神殿已月余未梳理发髻，此时又光着上身，可见一块块的肌肉，和以前样样有差别。

只要假装一下，该能骗过去，于是他也爬梯而下，站在左边最后一个位置。

千心道长要七星剑手守在四处，自己逐一寻去，每寻一人，他总会出声询问。

“是谁找你们来此？”

“有个人……是领班找我们来的！”

那领班立即呐呐道：“有个老年人拿了银子要我们帮他盖庙，我们就来了。盖了一个多月，就快完工了，也不知道盖的什么庙……”

“老头？不是一个年轻人？”千心冷冷道：“眼睛贼贼亮大，双下巴的小鬼！”

“我们……不清楚……”

毛盾闻言，极力放软眼皮，至于双下巴，还好他练了缩骨功，只要掩饰一下，或可混过去。

“那个小鬼大约十六七岁，一副小大人模样，喜欢用长鞭，说话声音尖尖的，你们见过这么一个人？”

千心扫视众人一遍，向着一名中年汉子问道：“你是谁？家住哪里？”

汉子呐呐地背出家谱。

光看到他少了两颗大门牙的衰样，千心已不想再问他了：“回去把门牙装好，说话漏风，活像大舌头。”

“是是是……”

“你呢？”千心看往下一个年轻人，但看他没啥格调，又往下寻去：“那小子没你那么大，问也是白问。”

千心的目光忽而落向毛盾，像找到了什么宝物，大步走来，上下不停打量，毛盾满心紧张，装出惧意，深怕露出破绽。

“你几岁？”千心目光盯得紧紧的。

“十……五……”

“这么小就出来工作？”千心起了疑心。

“我……要养家……”

“家中有谁？住在哪里？”

“东家集……有母亲……”

毛盾随便说却有根据，这全是他以前到村镇做法事时记下的地名。

“还是个孝子？”千心凝视得更紧，将他自脸部细细地看下去，直看胸口：“肌肉这么结实，练过武功？”

“没有……做苦工的……”

千心不信，伸手往毛盾肩头扣去，毛盾但觉整条右臂像快扭断般疼痛，还直冒汗，呻吟道：“不要……”左手想托肩又不敢。千心试了一阵，找不出疑处，只好放手：“一付好骨头，可惜是个苦力，实在可惜！”

他不再理会毛盾，往原位走去。

毛盾这才嘘口大气，像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真是谢天谢地。

“一个一个过来！”千心指挥道：“是茅山弟子，现在承认还来得及！”

当然没人承认。

千心只好一一抓肩以试探是否有人会武功，结果令他非常失望，每抓一个，就唉叫一声，完全没那种硬硬肌肉的感觉。从右边开始抓向左边，及至最后一个又是毛盾。

千心瞄他一眼，挥挥手道：“滚吧！再抓也是枉然。”

毛盾暗自庆幸，带惧意地连连点头称谢，溜回原处。“贫道乃是武当长老，此次前来搜捕逃犯，也就是自称茅山掌门的小贼，或许风声走漏让他逃了。

“诸位盖的是座邪庙，将来势必遭到报应，趁现在快回家找其他工作，免得惹祸上身，听见没有？”

千心最后一句话乃是用喝声，工人们吓得魂飞魄散，纷纷应是，他们哪敢再沾此事。

千心非常得意，又喝道：“如果碰上那小贼，前来武当通知，本派重重有赏！现在收拾东西，赶快离开！”

又是一声“是”，工人们已顾不了毛盾，纷纷奔往工寮准备收拾东西开溜。

毛盾也跟着溜入工寮，以免引起千心疑心。

他低声挽留这些人，可是他们的去意甚坚。

外头的千心道长找不到报仇对象之后，怒气也就慢慢消了，毕竟唱独角戏只会气死自己。

他思忖道：“消息出差错？还是来太早了……应该慢个一月半月，待此庙完成，小鬼不现身都不行了……”

他决定将时间延后再来算帐，当下带人前去搜山，眨眼不见。

毛盾但见人已走远，才敢嘘口大气道：“没事了！今天放假，明天继续工作如何？”他留着工人们。

“不行啦！江湖事我们惹不起，若有个闪失，如何向家里交待？你的银子就发到今天，多的我们也不敢要。”

许多工人任由毛盾如何挽留也不肯留下，他们退回不少预支银两，先是走了七八人，随后又走了三四人，剩下几人越想越不安全，终究还是走了。

毛盾摊手苦笑，没想到重建家园这么难？

看样子这批人是不敢再回来了，接下去的工程怎么办？

他也不敢停留过久，免得千心老道去而复返，遂带着问题躲向林间洞穴。这似乎是金武堂开采过的矿脉，里头深黑漫长，也不知挖了多深？只试

得轻轻发声，要经过一阵子才有回音。

他突然想到方法了。

如果那班人不回来工作，何不找金武堂的人马？虽然欠份人情，但总比神殿无法完工要来得好。

何况金武堂的人根本不必买武当派的帐。

他越想越有道理，心情亦轻松起来了。

然后又想到千心这老混蛋，也敢前来寻仇，要是在别处，早跟他拼了，哪还容得他如此张狂？

想着想着就听见千心的声音传了过来：“一个人也没有！下次再来，若他不出现，就把神殿毁掉，看他能盖多少座！”

他的笑声甚是刺耳。

毛盾闻言一愣。

这下他才想到，就算神殿盖妥，若干心前来寻仇，自己根本无法照顾神殿，其结果还不是一样？

他不禁暗骂：“去他妈的千心，哪天把你宰了！”

他想了许多问题，似乎要重新开山立派，根本非他一人之力可及，再加上毛头也是不行。

利用金武堂力量？

总是外人，而且武向王善变，将来若反咬自己一口，岂非引狼入室？

若以日月神教名义？

那更不可能了，日月神教跟茅山派是两码事，何况神教秘密若公开，自己岂不成了天下的公敌，从此没有安宁？

“看来只有多收门徒，找几个够分量的高手，才能自保了！”

但是要请人手，除了名声，还要有钱，否则谁会参加这二流帮派？

他突发奇想：“追个什么豪杰英雄的女儿，不就事半功倍了？”

这想法不错！只要攀上大人物，简直青云直上，啥事也不用愁了。

他越想越来劲：“就算找不到豪杰侠女，多娶几个老婆，多生几个儿子，等到成打成阵了，还怕它什么烂帮派！”

“就这样吧！”他陶醉地笑着：“能娶几个算几个，剩下的算在毛头身上！”

他决定一边吸收入门弟子，一边物色品种良好的女人，追她为妻，以弥补茅山人丁衰微之憾。

想定后，心情为之开朗。探头往四周看看，千心道长想必已走远了。

他潜回神殿，透空往上望，除了梁柱不见瓦片，总让人有股空虚而功败垂成的感觉。

“铺点茅草吧！偶有人来也可避雨。”

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了。

于是他又往山区行去，找了一片茅草区，弯腰割了起来。

花了三天时间，勉强将屋顶盖个八分，预计今天就可完工，不料天公不作美，竟下起雨来，哗啦啦打得满山湿。

这下真的要停工了？

毛盾在神殿底下望着那裂缝，不停有雨滴打进来，过了不多久，地面有了积水，再下去很容易地基变形。

他决定冒雨赶工。

他脱掉上衣，冲向雨阵，杀向草丛。

当他正割得起劲——

神殿那头却奔来一匹红马，直往神殿冲去。

马上伏有一位白衣女子，大概已淋雨甚久，衣衫头发全贴在身上，好生狼狈。

“ 窘死人了！还好在山上！ ”

她见四下无人，倒落落大方地脱下上衣，加以拧干之后再穿上。

之后，她才认真地打量四周。

她第一眼发现屋顶有个裂缝，雨水不断打进来，于是下意识地移往左壁。

“ 这是什么房子？还留个洞装雨？ ”

里面没摆神像，她当然不知是神殿。

在移步中，她找了个干燥清爽的角落，这才往屋外瞧去，雨势蒙蒙，看似不可能停了，她准备在此过夜。

第一个念头即是红马需要进食了，已奔驰了大半天。她刚想到，就发现门边有堆嫩草，登时笑道：“ 这么好？一想就有？再来只鸡腿吧？ ”

可惜不灵了，她泄气道：“ 你可福气了，随到随吃！没我的份。 ”

她很快将嫩草搬往红马前头，那红马轻嘶着吃起毛盾千辛万苦割来的嫩草，还吃得津津有味，且胃口特大，一卷舌就是一大把。

可怜毛盾不知“ 粮草 ”已被吞噬，还拼命地割，一大把一大把地往回送。

他每送一把，那女子即从门口抓走一把。

由于门口早摆有三四把在那里，谁也料不到竟有人会冒雨割草。她拿得心安理得，未想到任何原因。

直到毛盾抱回最后两把长草，满是欣喜道：“ 十把再加上里头剩下的应该够了吧？ ”

他闪入屋内，正要放置茅草，却发现草堆怎么还是这么一点点，足足少了四大把。

“ 不可能！我明明割了七把草回来。 ”

毛盾一脸不解地嗔叫着，突见屋内马尾巴甩动，立时明白怎么回事，丢下手中长草，怒冲入内，大吼：“ 太可恶了！ ”说着一巴掌打向马屁股，红马受惊嘶叫人立而起。那女子刹时尖叫——发现妖魔鬼怪般。

毛盾亦被她吓着，赶忙跳出屋外，突然又觉得自己干嘛被吓着，又自跳回屋内。

“ 你是谁？ ”

两人几乎同时喝叫。

毛盾一眼已认出这个女孩，她不就是上次跟武向天打猎，在路上遇到的那个白衣蒙面女子？

虽然她面中已除，但那笑起来呈弯月型的迷人眼睛，他始终记意深刻，更有那红马作为证明。

“ 原来是你！ ”

“ 你认得我？ ” 女孩现出警戒神色。

“ 我不但认得你，还跟你有段仇。 ” 毛盾狠狠地说道：“ 太原城郊区你驭马欺人，记不记得？ ”

那女子稍回忆，终于也想起来这段往事，登时眯笑起来：“ 原来是你这个笨骑士啊！ ”

“你才笨！”毛盾喝道：“有胆再来比赛！”

那女子更是捉笑道：“说你笨你还不承认，现在正在下大雨，比什么劲！”

毛盾一愣，不肯认输，遂邪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你敢侵入我地盘，你会付出严重代价！”

“笑话！这又不是你的房子。”

“答对了！这就是我的房子，地是我挖，梁是我上，茅草也是我铺的！”毛盾忽而见到红马又在吃草，急急又一巴掌打去。

“可恶！还吃！”

这次打痛了，红马更是尖叫，缩向那女子后边去。

那女子爱马甚深，登时抽出马鞭抽向毛盾：“你敢欺负它，我打你！”一鞭抽来，毛盾赶忙闪开。

他突然捉笑道：“你在赶羊是不是？”他的鞭起码要粗五倍长十倍。

那女子嗔怒，马鞭再抽，毛盾避向左侧，得意闪过，正想开口，那马鞭不知怎么突然倒勾甩了回来，啦的一声，打中毛盾左脸，疼得很。

他一愣，女子呵呵笑道：“不但赶羊，还专抽小坏蛋！”

“可恶！”毛盾长鞭不在身，遂抓起草反攻，两人就这么一来一往打起来了。

那女子武功似乎不弱，毛盾眼看制不了她，只好转移目标，杀向马匹。如此一来，马匹处处受挨，就连保护它的女子也挨了不少鞭。

毛盾这下才有了报复的快感。

“耍够了没？”那女子突然怒道：“再闹下去，我可要翻脸杀人了！给我出去，否则有你好看！”

“我为何要出去？”毛盾道：“你才该出去，霸占我的地盘！”

“谁占你地盘，明明是我先来的！”

“哇！不讲理啊？”毛盾斥道：“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砍我铺我盖的，你竟敢说是你的地盘，简直天理何在？”

“再不出去，休怪我出手无情了。”那女子冷冷道。

“笑话，我还要你赔我一担草，否则我不放你走。”

话未完，那女子再次一鞭抽来，但见鞭影一闪，已抽及毛盾三寸，如此快速手法，倒让毛盾吃惊。

他将身子后仰，脑袋几乎点向地面，而他手中的短草正好卷向鞭尾，他本想用劲将鞭卷拖过来。

谁知短鞭速度甚快，猛然一抽，已抽烂短草，这还不止，那鞭已化灵蛇般卷向毛盾右手腕。

毛盾竟闪避不及，被卷个正着，那女子冷冷一笑，急往回拖。

毛盾惊叫不好，缩骨功一使，拳头缩出皮鞭，而那女子因用力过猛，刹不住身子，差点摔倒。

“你敢！”

女子真的火了，忽而双掌合十，运极真力猛往外翻去，两道掌劲排山倒海般袭击了过来。

毛盾本小看它，想硬接，但待近身时，发现其势锐不可当，想避已不及，硬是被轰着肩胸，暴飞而起，摔落外头湿地上，跌个四肢朝天。

那女子倚在门口，斥道：“敢再进来，打断你狗腿！”

毛盾甩甩头，见到她那得意忘形的模样，遂叫道：“好、好！有胆别走！”

说着大步往矿坑走去，取来他的长鞭。

再回神殿时，那女子已缩入屋角。

毛盾在外头将长鞭抽得啪啪响，叫阵道：“出来！大爷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叫了几声，那女子根本不理，只以冷笑声回答。

“不出来，我就拿你没办法吗？”

毛盾突然耍出“龙摆尾”绝招，只见长鞭化成猛龙啸天掠地，奔狂霸道，猝然飞冲入内，狂卷那女子。

那女子眼看长鞭卷来，惊心不已，手中短鞭挡去，竟被截成两段，那猛龙并不停止，急往身子缠去。

她急急落地打滚，抽出随身似是孔雀羽毛之兵刃封切长鞭，铿然一声，长鞭未断，她登时愣愣，不料这鞭不怕兵刃。

只这一愣，长鞭早扫着她的腰际，只见得毛盾一抖手，女子唉唉惊叫，整个人已被卷向门外跌摔雨中。

毛盾哈哈大笑：“叫你出来不出来，偏要跌个四脚朝天才甘心！”

那女子一招失着，很不甘心。

她素来耍鞭甚久，多少懂得鞭性，来个逆势倒滚，长鞭只扣一圈，很容易已被她滚出包围。

她怒喝：“打！”

只见手中孔雀羽毛展开，闪出五光十色的光彩，在蒙蒙雨势中照得亮丽夺目。光彩在旋飞之际突然散开，支支有如利箭又急又狠地罩向毛盾。

毛盾但觉惊心动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毛盾觉得这些翎羽像吸铁般各自相互牵引，环环相扣，根本难以单一破解，心念未毕，一把旋飞过来，削掉他三寸头发。

他吓得落地打滚，长鞭抽掉两支，复又有五支斜冲腰背，他不得不抖着长鞭旋转，罩护上空。

身躯连滚数丈，方脱离了翎羽势力范围。

那女子冷笑，欺身空中，双手一吸，大堆孔雀翎又自回手，只见她再耍招，有若干手观音般耍得如幻似真。

就在她喊打之际，翎羽更加百鸟齐出，冲向地面的毛盾。

毛盾暗暗叫苦，眼看光亮针网罩来，他长鞭猛抖“万龙点睛”急忙送出，直如千万条精龙封向光网，凌空一触，铿铿乱响，火光四射，似乎平分秋色，难分高下。

那女子见自己的看家本领遭挡，心有不甘，喝声：“冲下！”

双掌并击向光网，猝有三数支冲破拦截，射向毛盾。

毛盾身上已无物可挡，见状只好滚逃再滚逃，再抓起两片石块将一支翎羽夹住，再打落一支。

剩下一支射在左侧，他急忙往右滚去，谁知他竟大叫起来，右手往屁股抓去，抓出一支翎羽。

原来那只掉落地面的翎羽在毛盾疾滚之下，插上了毛盾。

他直叫倒楣！

天空已传来那女子的笑声。

毛盾立即将翎羽外加两块石子当暗器打出，女子惊叫，猛一提气，天马行空想逃，毛盾喝声：“没那么容易！”

随即弹飞而起，罩扑过去。

那女子避开双石子及翎羽已是耗尽冲势，人已往下掉，眼看毛盾扑来，已无法闪躲，提掌欲劈。

谁知毛盾就是难缠，硬生生冲来，将她压个正着。

那女子不停地挣扎，毛盾更不放松。

“敢暗算我？敢霸占我神殿，敢偷吃我的草，我揍死你！”

“放开我啊——”

女子没命挣扎，两人在泥地里乱滚，已是面目全非。

忽然间，毛盾发现自己好似打着什么软绵绵的东西，低头一看，他的手正是按在这女子的胸部上。

正在怔愣之际，那女子趁机轰来两掌，打得毛盾摔出七八丈，唉唉痛叫。

那女子得意起身，笑道：“要跟我斗，还早！”

由于刚才是在扭打的情况下，所以她根本没发觉毛盾方才吃尽了她的豆腐。

毛盾挨这两掌虽不轻，但却心甘情愿赖在地上认输，口里痛叫着，眼睛却盯着眼前美女的美妙曲线不放。

那女子得意过后，忽然发现毛盾的异样眼光。

她低头一瞧，才发现自己正处于“半透明”的情况下，这还得了！她陡地尖叫一声，急急往神殿奔去。

全身火热，她从来没那么羞窘过。

毛盾哧哧笑道：“跟这种女人多打几回，死也甘心！”

他忽然想起自己多娶妻生子的打算，眼前这女子就不错啊！尤其武功不在自己之下，又似乎出身名门。

毛盾当下决定追她当老婆。

他忍痛拾起地上的鞭节和奇怪的孔雀翎羽，行向门口，口气变得温和多了。

“姑娘……”

“不准进来！否则我杀了你。”

那女子已躲在红马后，来不及拧干衣服，正又羞又窘地盯着大门，右手紧紧扣住黑色孔雀翎。

“姑娘，我……”

那女子闻声急急打出黑色孔雀翎，猝而翎毛暴散，支支像夺命利针蜂罩过来，毛盾赶忙掠退数丈。

黑针落地，沾上雨水发出滋滋响声，几缕黑烟随之升起。

“它有剧毒，你敢进门，下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说着她手中又多了一支要命的东西。

毛盾苦笑不已，这女子竟然会用毒，要是娶来当老婆，简直是把毒针插在咽喉上，生命随时有危险。

但人就那么怪，越危险就越感到刺激。

毛盾喘了几口气，还是靠向门口，道：“姑娘别误会，我是来送还你的孔雀毛的……”

“别动！”那女子见毛盾伸手，立即喝止。

毛盾当真不敢动，但手中孔雀翎已晃开：“就是它，还你……”

那女子无法接受毛盾的前后判若两人，认为他可能有诈，又冷喝道：“放

在那里，我自己会拿！”

“听你的就是……”

毛盾乖乖地把孔雀翎放在门口，轻笑道：“姑娘的衣服湿了，可要烤火？我替你找柴去。”

他说到湿衣，那女子又窘起来了，冷斥道：“不必了！给我站在外头，我的事不必你管！”

“可是这雨要下很久……”毛盾道：“这样好了，我先把屋顶小洞补起来，里面自然就会温暖干爽了。”

“不用你管！”

“不论如何，这神庙是我盖的，我该把它盖完整，你只顾看我别进里头就是了。”

不待她答话，毛盾已抓起茅草抛向屋顶，开始工作。

工作中，他常忍不住会往下探瞧，看看这个可能的未来老婆。

那女子紧盯着他，急斥不准看，但已无方才的仇恨。

毛盾闻言是移开了目光，但一下子又会忍不住往下看，换来的仍是那女子的斥叫声。

工作就在如此情况下完成大半。

可惜茅草被马吃去三四把，毛盾还得去割。

他当真被爱冲昏头，含情说道：“还差四把，我这就去割，另外你的爱马也要吃草吧？我很乐意为它服务，等等！我去去就来。”

那语气软得令人恶心，那女子愣在当场。

毛盾含笑离去，冒雨又投向草地，为爱拼斗。

那女子当真迷糊了，搞不懂毛盾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多情”？

瞧瞧自己的湿衣，以及想想方才在泥巴里打架一事，她更红窘不堪。自己怎如此冲动，简直是光着身子和人打架！

趁毛盾不在，她想拧干衣服，但又怕他回来或躲在某处偷看……

很快地，毛盾扛回五六把茅草回来了，他把其中三把丢上屋顶，剩下三把放在门口，满脸关怀道：“这些是我特别挑选的嫩草，你拿去给马儿吃吧！若不够，我还可以代劳。茅山别的没有，就是嫩草多，所以说是马儿的天堂。”

说完朝那女子含情一笑，才爬上屋顶工作。

这小子怎么突然大献殷勤，甚至百依百顺起来？就连红马的马屁都拍得响亮。

“这屋子当真是你盖的？”那女子不忍心，终于开口说话。

毛盾含笑点头：“知道你要来，特地为你盖的。”

那女子瞪他一眼，这家伙八成是得了花痴，在雨中工作竟还有心情眉目传情，若非看他态度转变又淋雨工作，真想给他一巴掌。

她不再理会毛盾，走到门口拾起她的孔雀翎，多了武器在手，胆子也大了些，才有心情看毛盾是在耍什么花招。

毛盾花了半个时辰，终于把洞补好，不再漏雨，方始掠回地面，躲进屋内，开始脱衣拧干，并整理乱发。

“我可以进来吗？”

毛盾将自己整理好了，便探头往屋里瞧。



“你敢！”

那女子还是警觉防备，黑色孔雀翎抓得紧紧的。

毛盾见她如此紧张，立即软口道：“别紧张！你不肯，我就留在外面；倒是你淋湿了，总该生起火堆烤烤吧，我帮你弄点柴火如何？”

“要你管！”那女子冷斥。

但随即想到豪雨连连，哪来干木材。不禁捉笑道：“你耍我，现在哪里弄得干木材！”

“这你就知道了，”毛盾耸肩笑道：“山大王就是不一样，你等等，马上来！”

说着毛盾复往雨阵冲去，那女子一愣，暗忖这小子真怪透了，好似无所不能。他可能真的住这里，否则怎知何处有干柴？

带着看好戏的心情，她倚向门边往外瞧去。

毛盾会如此有把握，是因为他上次躲向矿坑里，发现金武堂弟子在那里留了许多干柴，他赶过去，采来山芋叶包在外头，再将一大把柴绑起来，扛在肩上得意洋洋地往回走。那女子见人影出现，躲回原处，故作镇定地等着看好戏。毛盾一入门已笑道：“来啦！你要多少，我就给多少，像我这种人哪里找？”

刚想跨步入门，里头又传来喝声：“不准进来！”毛盾苦笑：“大小姐，我只是想送来干柴而已！”“把它放在门口！”

“我可以帮你生火。”

“不必！我自己会生。”

毛盾只好无奈地放下干柴，还在犹豫是否收回那踏进屋内的右脚，那女子已喝道：“让开，不准进来。”

“小姐，这是我的房子……”

“都一样，只要我在，谁都不准进来！”

毛盾只好无奈地退出门外，为了追求成功，他还是笑着道：“我替你看门，你大可安心休息。”

“看到你，我就不能安心。”

毛盾闻言干笑道：“下着大雨，你叫我躲到哪里去？这样好了，你将眼睛闭上，当作没我这个人。”

“神经病！”

那女子骂着骂着却忍不住笑了。

她懒得再应付毛盾，偷偷把干柴抓来，取出火折子，将柴火引燃。衣衫经过烘烤，干爽多了，心情也为之放松许多。这一折腾，天色已渐渐暗下来。

那女子忽然觉得少了什么，仔细一想，原来是少了毛盾的鬼叫声，倒觉得怪怪的。

这小子怎么会没声音了？那女子疑惑地到门口探瞧，这才发现他靠在墙角，四肢松软

地睡着了，大概是劳累一天，不知不觉睡着了。

看见毛盾光着上身，那女子于心不忍地想找衣衫替他盖上。但刚跨出一步，立即又缩回来。

他们毕竟不熟，若他起来发现自己替他盖衣服，以他方才那色眯眯的眼神，难保不想歪了。

何况他衣服仍湿淋淋地挂在梁上，怎么盖身子？

她只好作罢，退回火堆旁。

坐不了多久，还是担心毛盾可能着凉，得想个办法才行。

于是她突然尖叫，急叫：“怎么了？怎么了？”

毛盾一着急已撞进门内，着急看着在屋角蹦蹦跳跳的美人。

“有老鼠啊！”

“在哪里？在哪里？”

毛盾急得四下乱转，就是没见到半只老鼠：“太可恶了！竟敢侵犯神殿，抓到了，准烤来吃！”

他不停拨向草堆，认真找寻着。

那女子瞧得暗地里偷笑，却仍装出害怕的模样：“什么庙嘛，简直鼠辈横行！”

毛盾干笑：“姑娘误会啦！横行的是老鼠不是我啊。我看这样好了，不如我留在里头替你赶老鼠，免得它骚扰你。”

那女子已不大在意他是否留在屋内，毕竟自己衣衫已干，手中还握有利器，随时可防止他乱来。

遂冷声道：“坐在门角，不准靠近！”

“行！只要能进门，做什么都行。”

“少贫嘴，不准多说话！”

“行！就不说，用看的……”

他突然闭了嘴，因为他想到万一她也不准他睁开眼睛，不说什么也看不到了吗？遂赶紧住口，在屋角坐下，正巧跟她面对面，足可瞧个够。

“自己不会生火，不穿衣服成何体统！”那女子冷斥。

毛盾干笑着连连称是，也抓来木柴准备生火，这才发现火折子不在身边，而衣服里的东西也全湿了。

他干笑着正想求助，那女子已将一根燃着的本棒挑飞了过来，得以让他生火。

毛盾频频道谢：“你真好，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少肉麻了！”

那女子瞪他一眼便懒得理他，别过头去，免得看了心烦。

毛盾也不灰心，先把柴堆引燃，认真地烤起湿衣服。

但一想到美人，他就忍不住偷偷地瞄着对方，正面无法欣赏，侧面也行。那挺尖鼻子是中原少见。再加上一张闭着也笑，张着也笑意淡生的迷人嘴唇，她实在是个开朗迷人的美人儿，可谓国色天香的尤物。

毛盾想起方才的“第一次接触”，不禁心荡神迷，如痴如醉起来。

那女子似乎也有了感应，偷偷瞄了过来，却接触到毛盾痴迷的眼神，吓得她赶紧别过头去。

幸好火光掩去她不少红晕，否则有她糗的了。

柴火弱了又加，天色渐渐黑暗，毛盾的肚子已咕噜噜叫，他说道：“饿了吗？我替你弄点吃的。”

“不必！我自己有。”

那女子已恢复英豪气息，起身自马鞍皮袋里抓出一包东西，打开乃是干粮，她抓起一块饼咬在口中，瞄了毛盾一眼，丢来一块。

“吃吧！算是我换你的柴火。”毛盾不料会得到佳人的赏赐，连连称谢，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了。

进食中的气氛似乎较为融洽，女子问道：“你是谁？”“毛盾。”

“你才矛盾！”那女子一瞪眼：“不说就算了！”

“我真的叫毛盾，毛笔的毛，盾牌的盾。”

“呃……”那女子忍不住笑道：“哪有人取这么怪的名字？”“没办法，名字又不是我取的。”毛盾轻笑：“不过，说实在的，我蛮喜欢这个名字的。”

“怪人才会喜欢！”那女子斥笑：“矛矛盾盾的，一辈子都在矛盾。”其实她也不太排斥，甚至越念越顺口了。

毛盾反问：“你呢？”

“呃……姓段，叫段君来。”

“何日君再来的君来？”毛盾怪笑：“你的名字也不见得多高明。”

“总比毛毛虫好听！”

段君来瞪了几眼也忍不住笑起来。

“你好像不是中原人？”毛盾问道：“长相怪异，行动怪异，还骑着马到处乱跑乱跑的？”

段君来似是突然惊觉到什么，刹住笑声，冷冷道：“我是哪里人，你管不着！你又是哪里人？”

“这里人。”

“胡说！你根本也刚来此不久。”段君来冷冷道：“我看你是金武堂手下，上次明明跟他们同行去打猎！”

“误会啦！我真的是这里人，上次是巧合罢了。”

“巧合？这里是茅山，你是茅山弟子？”段君来斥道：“听说茅山派早已亡，你会是……”

毛盾忽然意识到他并不知道她的身份，自己该承认吗？

思量过后，他决定保留，道：“我要重整茅山，算不算茅山派？我一直就是住在这里的。”

“凭你？”段君来看了他几眼又看看屋顶，戏笑道：“铺铺茅草已是很了不起，也想开山立派，你真会做梦！”

“你把我看得那么差？”

段君来还是以笑声回答。

短暂的沉默过后，她又冷冷地问道：“你的事我才懒得管，你如此献殷勤，还色眯眯地望着我，目的何在？”

“追你啊！”

“追我？”段君来一愣。

“不错！”毛盾含笑认真点头道：“一看到你，我就深深地被你的花容月貌所吸引，你的气度是如此迷人，你的身躯更是扣人心弦……”

“住口！”段君来听得面红耳赤：“你是做梦还是在演戏？这种话也说得出！你不恶心吗？”

“不恶心，我是真心的！自从我们在雨中扭打相拥之后，我已被你迷住。严格说我们已有了肌肤相亲……”

“住口！”

段君来经他一提，恼羞成怒，一把火炭挑丢过来，吓得毛盾跳起闪避，什么甜言蜜语全忘了，只顾拍打衣上的火星。

段君来这才笑道：“乱说话，迟早烧死你！”

想起那场打斗，自己多少吃了大亏，她不禁心头怦怦乱跳，她极力保持

镇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毛盾清理完火花，不敢再说过于肉麻的话，见段君来猛咬着饼，他也学样猛吃，但二人一对眼，又各自忍不住笑起来。

段君来立即止住笑意：“你最好打消念头，我根本看不上你，别自作多情了。”

“为什么？我武功不差，人品也还不错。”他忽然想到什么：“对了！一定是我这几天没剃胡子，蓬头乱发，有失风度。”

他立即抓起随身小刀：“我现在就剃掉，保证不让你失望！”

他认真剃了起来，要恢复昔日自以为帅气的容貌。

毛盾剃掉胡须之后，虽然显露出实在不差的容貌，但段君来一想到他的轻浮及流气，更感到恶心。

“滚远一点，恶心死了！”

她这次是很认真的。

毛盾当下轻轻一叹：“不喜欢我剃胡子，早说嘛！我剃了你又后悔？不论如何，我追你是追定了，天涯海角，永不变心！”

看毛盾一脸认真的模样，那轻浮气息一扫而空，段君来登时茫然了，也说不出对他是否有好感。

“镇定！不为所动才是！”

她下决心不再受毛盾影响，遂盘坐下来，借调息来屏除杂念。

毛盾唱了一阵独角戏眼看没人搭理，他也渐感无趣了。

看看对方似乎睡着了，他也学样打起坐来了，渐渐的他进入另一种境界，那装模作样的神情不见了，恢复原有的纯真面貌。

可惜段君来未再睁开眼睛。

至于毛盾，他也分不清自己是真喜欢还是为追求而追求，他只觉得段君来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已决心要追到手。

但段君来却极力排斥，这将会有何种结局呢？

炭火已残。

夜更深。雨似乎渐渐小了……

终于……

天已破晓，雨已停。

清爽的清晨空气让段君来的心神为之一振。

她走出大门，深深呼吸着，远山一片翠绿，雨露凝结草尖，小鸟轻鸣，多么令人舒畅的早晨。

“该走了……”

稍作运动后的段君来忽然想起毛盾，等他醒来，未免又是一番纠缠，倒不如现在快快走人。

想定之后，她进入屋内，小心翼翼地牵出红马。

在经过熟睡的毛盾身旁，她不禁轻叹，现在的毛盾看来犹如三岁小孩般纯真，几乎任何有母性天性的女人都会忍不住帮他盖上被子。

幸好此时没有棉被在旁。

她走出大门，想上马，又想距离太近惊醒毛盾，只好慢慢牵着马走。

不知怎么，在漫步之际，昨日情景竟一一浮现，且清晰非常，尤其是毛盾种种的表情与笑容，总觉得像个老朋友似的，心里不禁泛起依依之情。

轻轻一叹，走了二十余丈，她跨身上马，渐渐迈开大步，最后策马狂奔，

像要用掉这一切，很快消失无踪了。

毛盾呢？

他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

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向佳人嘘寒问暖，可是人不见了。“不够意思，对她那么好，说溜就溜！”

他抱怨一阵，最后还是决定追求到底。

反正武当干心扬言还要再来寻仇，自己留着无异是自讨苦吃，倒不如去追段君来，将来生个好儿子。

毛盾找了一百个理由支持自己的决定，于是赶紧收拾妥当，顺着马蹄印追了下去。

还好刚下过雨，泥地松软，马蹄印非常清楚，他追起来并不费力。

段君来似乎往城镇行去。

毛盾追了一阵，已出了山区。

突然间，官道上马蹄印多得不计其数，他叹息了一声，本想放弃，但肚子也饿了，不如到镇上瞧瞧，或许就会碰上了。他选了右边官道，那是往平江小镇的路线。

在走了半里过后，毛盾有了新发现。

原来那红马高壮，蹄印也特别大，总在泥地上留下又深又大的痕迹，毛盾细一看，仍分辨得出来。

发现并未跟丢，他欣喜万分，于是加紧脚步追往平江镇，也不愿耽搁，买了干粮，边走边吃，又追出小镇。

直到黄昏。

毛盾一连追踪了近百里，就快抵达濮阳城，那蹄印却往附近的山区弯去，他也就跟追了过去。

他以为必定可以找到段君来的行踪，但在山区逛了一阵，蹄印已乱，根本不像在赶路。他攀过一座小山坡，赫然发现红马在一片草原吃草，段君来却不见踪影。

她在附近扎营吗？

毛盾决定捉弄她，遂蹑手蹑脚地四处找寻。

可惜绕了大半圈，什么鬼影也没见着，他不得不放弃吓人的念头，改为喊叫：“段姑娘我来啦！出来见个面好吗？”吼了大半天，什么回音也没有。倒是红马发现有人，惊慌想逃，几步后又发现是毛盾，倒未再乱撞，只是轻轻嘶叫，大约是说主人不在。

“真的不在？”

毛盾检视马匹，发现除了马鞍之外，一切东西皆已取走。“你家小姐进城了？”

红马还是嘶叫，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毛盾本想用摄魂术，但想想还是作罢了，反正此山距濮阳城不远，赶去瞧瞧，就算没人，吃顿晚餐再回来也不迟。于是他调头往濮阳城寻去。

此城繁华热闹，车水马龙，人潮如织。

毛盾头大了，如此繁华街头，如何找人？

他也只好碰碰运气，一家家客栈寻找。

就是那么巧，在找过七家各栈之后，第八家的天香客栈里，他终于发现了段君来的芳踪。

她已换上新买的淡青色便装，若非长发仍是扎成马尾，远远瞧来还真不容易认出来。

她正在进食，边吃边瞧一小册子，像在认真找寻什么。毛盾但见机会不错，斜斜潜了过去，及至她身前五尺近，突然欣笑道：“你好！”一张脸笑得甚是可爱。

段君来猝然像遭暗算般跳起来，右手抓起马鞭就抽。“是你？”

人是认出来了，马鞭却抽上了毛盾的肩头，啪然一响，肩头已现红痕，那还是段君来手下留情的结果。

毛盾愣住了，忘了接下去要说什么。

段君来嗔怒道：“你吓我？简直阴魂不散！”

一鞭又抽过来。

这下毛盾知道要躲闪了，急忙跳开，干笑道：“姑娘误会了，我们是不期而遇呀！”

“从百里开外来此不期而遇？”段君来斥道：“你分明跟踪我！”

毛盾心知这理由牵强，只好承认道：“人家是仰慕你，忍不住就跟来了！”他深情款款地道。

“胡说八道！”段君来将马鞭指着毛盾，斥道：“跟踪我有何目的？是谁派你来的？快说！”

段君来本想揍人，想逼供，但见毛盾一脸痴情傻样，当下却下不了手，她突然怒道：“再跟来，休怪我不客气！”她丢下银子，抓起桌上小册子，头也不回地掠了出去。毛盾急叫，追了三四步，段君来已躲入人群中，看不见了，他只好止步，自嘲苦笑道：“看来这小姐难侍候，不知是追对还追错？”

小二呐呐地想来收拾桌子，毛盾喝道，“银子够不够？”“够、够！太多了……”

小二庆幸自己料得不错，毛盾跟那女客人是对小冤家，幸好他没那么快收下银子。

“再来碗牛肉面够不够？”

敢情毛盾趁机白吃。

“够够！还有得找……”

“不必找啦！剩下的赏你。”

“多谢客官！”

毛盾吃得舒服，心头却不断问着一个问题：太极宫是什么玩意？它在哪里？

原来毛盾方才一眼瞥见段君来桌上的红皮小册子，写着“太极宫”三字，她如此认真瞧看，想必是非常重要的了。

毛盾觉得必是间寺庙。

他把小二叫来，问道：“附近可有个太极宫？”

“有啊！客官问对人了。”小二得意道：“它在北山二十里，香火鼎盛；但厉害的是那里的主持太极天师，不但能知过去未来，更能降妖伏魔。”

“只要天师作法，任何妖邪皆可斩除，客官想必是慕名而来，求天师指点迷津的吧？”

毛盾暗忖：“原来是同行，段君来找他做啥？”

那小二又极其详尽他说出地点，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太

极宫的主持是天师的徒弟，才四十来岁，功力比起太极天师仍有差别。

“您若是有大问题，不妨到此宫后山去求他，自然万无一失了。”

毛盾谢过小二，径自吃着面，心里却不停想着段君来，她若真的去找太极天师，为的又是什么？

毛盾非常好奇，吃完面后，他立即向北山摸去。

二更天。：

毛盾已找到太极宫。

这寺庙其实也只不过是比其它庙宇大些，香火倒是鼎盛，二更时刻都还有人前来求神祈福。

毛盾觉得段君来必不是前来找徒弟的那种二流角色，所以他又往后山摸去。

毛盾很快找到一处小平台，台上置有石桌，以及一石鼎，石鼎后面有一山洞，刻有太极洞字样。

想必就是天师修行所在了。

他猜想段君来应仍未来过，遂躲向左侧几株百年古树，认真地躲在里头，等待要看个究竟。

三更已过。

山后果然出现了段君来的身影。

毛盾更小心躲藏，以防被发现。

段君来未到山洞前已拱手拜礼，大概是说了些由谁引荐来此的话语。

里头似乎对引荐之人十分买帐，也就步出洞外。

只见得他身穿紫色太极袍，手拿拂尘，身形瘦削，却一脸仙风道骨，活像个太上老君。

毛盾兴奋地等着看好戏。

太极天师开口道：“你想收去阴风鬼峡的鬼魂？”

段君来点点头：“全看大师。”

“你确定那是鬼魂作怪？”

“应该是。”段君来道：“到那里感到鬼气森森，幻影幢幢，不是一般武功所施展出来的模样，大师若不放心可先去看看。”

太极天师沉思半晌，点头道：“看在无心法师介绍的分上，山人自该前去帮你瞧瞧，不过山人的法事费不低……”

段君来闻言自怀中拿出一对绿得透明的玉马，在月光下显得晶莹剔透，连毛盾这外行人也看得出它价值非凡。

段君来道：“这里有玉马一对，只要大师能帮忙，在下愿意送您！”

毛盾看得直皱眉：“多可惜，要收妖找我不就成了！”毛盾暗自后悔，或许段君来找上茅山就是为了寻找法师，自己因怕事而隐藏了身份，一笔生意就这么泡汤了。

他现在希望这老头收妖失败，就可轮到自己上场。

太极天师一见玉马，眼睛霍地睁大了，频频夸赞：“好宝物……必定价值连城！”看了半天，又道：“山人必尽全力帮忙姑娘，这马……”

“大师先收下吧，反正我也用不着。”“那山人恭敬不如从命了。”他

的嘴都快笑裂了。毛盾恨得牙痒痒的，却无可奈何。

太极天师在段君来的要求下，匆匆收拾妥当跟着段君来往可怕的阴风鬼峡行去了。

毛盾当然不能错过好戏，也就跟在后头，他要看看这法师的法力如何？阴风鬼峡又是在何处？

寒夜凄冷，阴风慑人……



## 第十五章 阴风鬼峡

阴风呼呼，鬼域天成。

七天后，段君来已领着太极天师找到地头。

尚未进入鬼峡，整座山峰已被乌云笼罩，白天也跟黑夜差不多。山风吹来，又沉又重，啸得人心惶惶，直如落入地狱般可怖。

待至地头，一条又长又烂的吊桥隔着阴阳两界般横在深不见底的悬崖上，低头看去，底下黑沉沉的，就像魔鬼张着的大嘴，令人毛骨耸然。

太极天师皱眉道：“果然鬼气森森，姑娘前来此处有何目的？”

段君来犹豫一阵，还是说了：“不瞒师父，在下父亲似乎困在此处，我不得不冒险救人。”

“多久以前的事？”

“三个月前。”

“你确定他受困此处？”

“嗯！”段君来点点头：“我爹曾说要来此，我也曾在里头找到我爹遗物。”

“已经三月……山人可没把握他还活着。”

“在下只要您破去这鬼域。”

“这倒容易。”

太极天师立即算时辰，右手抓起桃木剑一马当先走过吊桥。

段君来紧跟在后，手里捏紧孔雀翎以应变。

毛盾看他们顺利过去了，才探出脑袋，东瞧西瞧。目光已落在对崖那五支尖峰中的一支。

那五支山峰是妖魔头上的尖角，居中那支更呈三角锋面，像冰峰般闪出森森寒光，毛盾一眼就看出那才是魔眼。

只要毁去它，这鬼域自然消失化解。

不过他仍是啧啧称奇：“九牙、三尖、十八洞，盘魔伏鬼缠阴蛇，乃是七煞七阴之地，要是聚个千万幽魂，就连阎王也管不了，是活生生的阴曹地府啊！难得难得！”

如此奇景，自然引起毛盾极度好奇，他也跟过吊桥，潜向里头。

刚走数十丈，眼前景色顿变，见不着一草一木，乱石四散，却见骷髅处处，更有毒蛇嘶嘶吐信。

那股阴气直若自死人嘴里吐出来的似的，穿再多的衣服都觉得暖不了而颤抖着。

毛盾亦是寒意上身，赶忙运功逼出寒气。

“看来当真死了千万人，真是鬼域，还是小心为妙！”

他不敢大意，伸手自怀中拿出红朱砂，沾指在额头画了个镇鬼符，口中喃喃念道：“阴归阴，阳归阳，路归路，桥归桥，山人只来瞧瞧，没事请让开。”

念了几句，阴气似乎消失不少，他才又往前探去。

拐不了几个弯，所谓的阴风鬼峡果然有了模样。

只见眼前两排高耸入天的崖壁，竟然都嵌着骷髅头，个个獠牙陷眼，像要吃人，从外头算到里头岂只千万颗？简直就是座骷髅城！

“千万别进去啊！”

毛盾已看出这是经过别人刻意设计，甚至是用来养鬼的地方，一般人根本应付不了，就是太极天师恐怕也不行。

他感觉到段君来的危险，不禁加快脚步追向前。

太极天师欺近百丈，已见着骷髅崖左侧另搭造了一处三角型的骷髅塔，大约半个人身高，但骷髅却特别粗大。

更有一条手臂粗的紫绿毒蛇盘据其上，他拿出八卦镜往毒蛇照去，毒蛇为之动怒，嘴巴一张，足可吞下一颗人头。

段君来见状，孔雀翎已准备射出。

太极天师制止她：“让我来！”

他冷喝一声，八卦镜连照数次，桃木剑耍出符咒般剑法。

忽然又从腰袋里抓出一瓶黑狗血，相准往毒蛇丢去。

狗血登时散去，毒蛇陡地嘶吼痛滚，嘴再张，拼命反冲过来，太极天师冷喝声：“切！”

桃木剑迅速砍向毒蛇，剑锋过处，蛇头断飞而起，嘶叫两声掉落地面。

“这是毒蛇之王，也是恶魔化身，杀了他，鬼域可破！”

太极天师颇为得意地向段君来解释着。

当他正要迈步向前时，那被砍断的蛇头竟然再度弹起，张着嘴发出鬼笑声，双眼如烈焰喷火。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冲咬过来，太极天师大叫不好，引剑想砍已是不及，吓得尖叫，更甚的是，那蛇身猝如长鞭卷得他倒摔地面，砍断的蛇头蛇身竟复接合无伤。

段君来吓得全身冒汗，孔雀翎狠狠砍去。不料毒蛇竟是刀枪不入。

那太极天师在挣扎中撞倒骷髅塔，骤见整个鬼峡闪电连连，一青一白照得天地似要裂开，无尽无数的骷髅全都活了过来！

他们的嘴巴在动，在发笑，哈哈在跳动，眼球骨碌碌转动，像在寻找猎物。

猝而轰隆隆巨响连连，千万颗骷髅远从天际高崖滚冲下来，像雨点般打得二人尖叫不已，再不走就会被活埋了！

那闪电更像是飘动的鬼魂，张牙咧嘴地扑向段君来，像舌头般舔尽她全身，更爬入咽喉舔向五脏六腑。

她犹如掉入了魔鬼的嘴里！

段君来已然疯狂，她没命地往回奔逃，只感觉到眼前那道唯一的亮白光芒引导她急往前冲。

冲出阴风鬼峡，冲出吊桥，好几次跌倒，当真是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她也不知道自己伤痕处处，只一心想逃开可怕的鬼域。

毛盾也跟着逃！

虽然他用阴阳镜引出段君来，但不明白此处隐伏何妖魔，他也不敢随意抗衡，还是先逃出去再说吧。

唯独太极天师仍在里面挣扎尖叫，声如鬼泣，他注定要毁在自己的大意上。

毛盾很快冲过吊桥，一切妖魔幻影全部消失，四周一片宁静。

他很容易听到段君来的哭声，便快步奔了过去。

段君来还是没命狂奔着，像疯了般跌跌撞撞而毫不自觉。

毛盾见状，只好上前一指点中她穴道，让她暂时昏迷，待醒转时，情况自然就好多了。

他上前将她抱起，找了处岩面放平，并擦净她的涕泪纵横的脸。

他静静注视着她，她的美的确让人心动。

只是她为何会跑到这鬼地方来呢？

难道她爹真的被困鬼域？

看到她的狼狈模样，毛盾不禁心疼了起来，他念起咒语，利用茅山法术替她驱邪避鬼，免得日后恶梦连连。做完法术之后，段君来仍未醒来，毛盾只好靠在旁边，目光正好落在那座奇怪的鬼山峰上。

里面到底有无住人？会是谁？若没有，又是哪个恶魔掌管一切。

段君来她爹若是真的在里面，还有活命吗？

若要破这鬼域，又要如何破法？

在沉思中，忽闻段君来有了呻吟声，毛盾立即立身而起，想扶向她的额头。

他这一伸手，段君来正好睁开眼睛，她突见有只手伸来，还以为又受魔鬼攻击，吓得没命尖叫起来。

毛盾见状不得不以内家真劲吼醒她：“是我，不是鬼！”段君来被吼得愣住了，脑子顿时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儿，才看清楚毛盾的面容。她又是一声尖叫……

这次是惊讶的叫，惊讶这毛盾怎又阴魂不散地出现眼前？毛盾笑容满面：“别怕！我是来救你的。”

“我……”

“你方才掉入鬼域里，差点吓死而已。”

段君来开始回意刚才的事，多亏毛盾已帮她驱邪安魂，抽掉了不少恶魔缠身的幻象，使她未再心神失常。

只记得毒蛇死而复生及骷髅怪笑，甚至崩塌压人，仅仅如此，她还是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我……怎么逃出来的……”

“用爬的啊！看看你的膝盖就知道了。”

段君来看看自己膝时，破裂流血，衣衫也裂了多处。她不禁窘困异常，想想刚才自己必定非常狼狈。“太极天师呢？”她忽然问道。

“大概死在里头了。”段君来更是毛心。

方才完全不是幻影，否则太极天师不会死在里面，自己能逃出来，实是万幸之极，但她着实不了解。

“怎会如此？我来过一次，并没发生这种事啊！”

“你曾进去过？”毛盾好奇道：“进去多远，遇到什么情况？”，“差不多在峡谷口，滚了几个骷髅，我就溜出来了。”毛盾好笑：“这样也算进入里头？”

段君来想想也觉窘困。

“我害死了太极天师。”她感伤道。

“怪不得别人，谁叫他贪财又自大。”

“你……你看到他拿了我的玉马？”段君来嗔叫：“你一直跟踪我？”

毛盾耸肩轻笑：“天涯海角，永不分离。”

“你敢！”

段君来一掌扫来，毛盾已急忙跳开。她想追，忽然停步，两眼凝视着毛盾；“你真的那么喜欢我？”

“都追来了，何必再问？”

“好！只要你进入鬼域能活着出来，我就嫁给你！”段君来像下赌注般。毛盾捉笑道：“那你现在可以嫁了，因为我刚刚才从里头出来。”

“你！我不信！”

“这么说，你是叫我再试一次？”毛盾一脸无惧神色：“好！我证明给你看。”

说着就要往吊桥方向行去。

段君来突然又后悔了：“算了！到时候赔掉你一条小命，我过意不去。”

“你爹不是困在里头？”

毛盾实在想尝尝结婚的滋味。

“呃……”

“他不在里头？”毛盾忽然语气变冷：“你说慌！否则你不会有此反应。”

若有亲人在里头，她会像方才一样奋不顾身冲去，而不会犹豫不决，这不是为人子女会有的态度。

段君来恨恨道：“你这小贼！什么话都偷听，我最恨这种人！”

“我也恨被我拆穿谎言的人！”

“谁说谎？段君来怒道：“我只是未能确定我爹是否在里面，因为他已失踪三年，我查探的结果显示他会来这里，难道我不能做此推测？”

毛盾一愣，倒也点头：“说得有理，误会之处，请多原谅！”

“不必了，给我滚远一点！”段君来下了逐客令。

毛盾哧哧笑道：“你若赶走了我，你会后悔，如果你爹真的在里面的话，因为普天之下只有我能破解这鬼域。”

段君来冷笑：“太极天师都不行了，凭你？”

毛盾挺胸：“只要你答应嫁给我，什么都行！”

段君来冷嘲：“赶着去送死？”

毛盾看她极力挖苦自己，轻轻笑道：“我倒想问问，你找茅山去当真只是为了避雨去的？”

“答对了！我不是去避雨，但忽然下雨，只好先避了再说。我真正的目的是想找茅山法师替我破解这鬼域，可惜茅山派已亡了。”

“哪有亡？我就是纯种的茅山弟子！”毛盾耸肩道：“而且还是第八代掌门，你找对人了。”

段君来又是冷笑：“就算你是，也收不了什么妖魔，小孩一个，道行会有多深？”

“喂喂喂，段君来你真有眼不识泰山，练法术又不是练武功，还有分年龄啊？真是外行充内行！”

毛盾不禁有气：“随你怎么想，要请我就得答应条件，否则就另请高明！”说着甩头已往山下行去，边走边说：“我看你也吓破胆了，早日回去收收惊，免得吓死在这里！”

他大摇大摆地走了。

段君来独自一人，看看空荡的四周，顿觉鬼气又上身。“喂……”

她想叫住毛盾，话到嘴边又说出口。

毛盾越走越远，鬼气越来越重，她开始毛骨耸然，方才的可怖情形又一幕幕袭上心头，她也顾不得颜面，急急追向毛盾。“别走啊！我答应你！”她追得比什么都快。

毛盾闻及此语，已转身哧哧笑起来，待段君来行近，他才开口笑道：“你真愿意嫁给我吗？”

“不然我追来干嘛！”她一点也不害羞。

“终身大事这么随便就答应，可见你没有诚意！”“那你要如何才相信？”段君来稍怒。

“写下切结书。”

毛盾从身上拿出毛笔、朱砂盒及书符用的纸，得意笑道：“口说无凭，白纸红字，大家也好有个依据。”

“你连笔墨都准备好了？”段君来又好气又好笑。“干我们这行，不准备这些，还混什么？”

“哪一行？专门逼人结婚？”

毛盾想笑：“没那么严重，是法师这一行，你写是不写，不写拉倒！”

段君来哭笑不得，还没见过当法师的还不断逼人嫁娶。

她终究拿起笔沾上朱砂，忍住笑意道：“怎么写？”

“如果毛盾先生能够顺利进出鬼域，解开我爹生死之迷的话，我段君来自愿无条件嫁给毛盾先生。空口无凭，立此卖身契以证明。”

“什么卖身契！”段君来斥道：“你当我是谁？”

“这你就不懂了！”毛盾道：“写这‘卖身契’三个字，将来你若后悔了，还可以谈价码；不写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我娶定你了。”

“少恶心！”

段君来想来想去，还是写下“卖身契”三字，然后将纸笔交还毛盾。她实在想笑，像在卖人似的，把自己卖给了眼前这莫名的男人。

毛盾一字字瞧清楚之后才将之放妥，藏在贴身最安全的地方，然后哧哧笑道：“以后可以叫你未婚妻了吧？”

“你再乱说，我要揍人了！”

段君来虽摆出凶相，但仍忍不住笑意。

毛盾看到她那嗔怒表情，笑得更得意了。

“条件都谈了，你到底进不进去？”段君来真的生气了。

毛盾这才正经八百地把朱砂笔抓起，冷冷道：“你是不是处女？”

段君来突觉受大了莫大侮辱，一巴掌飞甩过去，恨不得将毛盾打死。

毛盾先是一愣，忽然会意，急急闪开，叫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下流！”

“我问清楚是为了对付魔鬼，你若是冰清玉洁，只要画符就可以了；若不是，符咒就不一样了。全是你自己想歪的嘛！”段君来突然刹住攻势，若真如他所言，自己岂非多心了？不自觉耳根更热，斥道：“这种事岂能让你说那么明白，活该讨打！”

毛盾苦笑：“不然要怎么说？你教我！”

段君来斥道：“问我结过婚没有不就得了？”

“那不一定，有的人没结婚也不是……”

“住口！”段君来又斥叫：“越描越黑！我是清白的，你看着办！尽说些不堪入耳的脏话！”

“脏话是你自己想的！”毛盾毛笔一抖：“站过来，把衣服脱掉！”

段君来又是眉头一皱，就要揍人，毛盾马上解释：“别闹啦！我是在办正经事，你若不想跟我进去，一切免谈；若想进去，得全身画符咒，否则恶

魔照样吃掉你，为你好别又会错意了！”段君来顿时窘红了脸，会错意让她尴尬，脱光衣衫更让她困窘，然而她似乎又不愿意放弃机会。

“没有别的方法吗？”

“画在衣服上也可以，就怕妖魔脱去你衣服或扯烂它，那就什么符也没用了。”毛盾道：“大方一点，亏你是江湖侠女。”“你不是女的，当然可以随便来，我……”段君来实在说不下去了，道：“你说我画行不行？”

“嘿嘿！要是行，我这法师还干什么名堂？”毛盾斥道：“符无神不灵，我得请神上身再替你开符，要是不要？”

“有的画在衣服上好了。”段君来窘道。

“随你！背面先来。”

毛盾已开始起坛，他从腰际抓出几根线香点燃，又拿阴阳镜置于线香前，然后手捏指诀，喃喃念起：“……五神分术，九阳聚顶，天上玉帝降凡旨，收妖降魔显神通，左来仙翁右来佛，有请诸神现元神……急急如律令……”

他抖起朱砂笔，整个人已一扫原有的轻浮，待阴阳镜现出不少似真似幻的影子，他突然转向段君来，左手扯她的衣衫，大片雪白肌肤出现。

她羞窘想叫，想缩躲，却见毛盾一脸正气，挥笔如神助，早抛开男女之间的界线，她才较为安心而未再抗拒。

但平白在男人面前宽衣解带，仍掩不住羞怯之情。

毛盾画完背后又撩起她的上衣，像是连贯动作直画过来，其笔势是如此顺畅，但段君来尖叫着，双手护住胸部硬是不肯放。

毛盾未作任何反应，符咒画到不能再画，立即转向手臂、头、脸，以至于左右腿。

幸好画符的动作甚快，段君来正想极力抵抗某处时，笔锋已经转走，她得以减少尴尬时刻。

尽管如此，她仍羞窘得想找个地洞钻下去。

还好，毛盾如神附身，并无轻浮举止，她得以安然过关，赶紧把衣衫整理好，好一阵子都热着脸不敢正视毛盾。

“差不多啦！这是玉女神符，也就是观音菩萨跟前那位玉女仙童附你身，包你万魔不侵，不过那得你是冰清玉洁才行。”

“不必一直强调这点！”段君来斥道：“我要是出差错，我还敢让你画！”提及画符之事，她还是窘困。

毛盾哧哧笑道：“我当然明白，否则也不必花这工夫……可惜还有几个部位……你想如何解决？”

段君来想到胸乳和下边还是空空如也，简直羞死人了，怎敢回答？

毛盾瞧够她的窘态，也不忍再整她，吃吃笑道：“省了吧！都已画了九分，任何妖鹰也扛不走你了。倒是你别忘了，要注意双手护胸，便什么事也没了。”

段君来闻言才如释重负，冷冷道：“如果你骗了我，我会杀了你！”

“放心！我怎舍得失去你呢？”

毛盾勾着眼，好生肉麻，段君来仍斥道：“不准贫嘴！”语气已缓和许多了。

她心头竟莫名想着一个问题——都被如此画个九分光裸，将来要嫁给谁？

虽然毛盾画符时正气凛然，但她毕竟也露背露肩了啊。

毛盾未再理她，换他自请神佛上身，也画了一脸一身的符咒，至于背面……他故意现出难色。

“要不要我帮你？”段君来开心道。

“怎么帮？你是巫婆还是法师？”毛盾消遣道。

段君来翻个白眼：“不帮，看你怎么收拾？”

“很简单，画在岩面即可。”

毛盾当真跳上一块平坦岩面，开始画符。

“你想背着它是不是？”段君来也学会了消遣他。

“背他？呆子才这么做！”毛盾很快把符咒画完，然后往上面一躺。

段君来立时明白他是用复印方法，那自己方才……她突然斥叫：“你占我便宜！”就要追打。

毛盾急道：“冤枉啊！我是为你好。复印符咒较浅，支持不了多久，我懂得法术，可以随时应付；而你不懂，全靠它保护，又何必留下后顾之忧呢？”

“哼！算你说得有理！”段君来这才原谅了他。

“转身啦！我的屁股也要印。”毛盾已在脱裤子。

段君来瞪他一眼，赶忙跳开七八尺，恨不得马上消失，离开这令人窘得发麻的境遇。

毛盾印妥之后，穿好裤子，一切似乎都准备妥当，但一落地面，忽然暗呼好险，原来他竟忘了一处最重要的地方没画——脚底。

他随即将鞋子脱去，亲自画上。

段君来见状也要求补齐，毛盾倒未再整人，一边欣赏美人脚，一边把脚底也画满符咒。

毛盾想想，觉得未再遗漏什么，才道：“有几点要注意，其一，你不可太过劳累或紧张，让汗水把符咒冲掉；如果流汗，宁可往石壁或树干靠，让衣服吸汗或把符咒印回衣服，知道吗？”

段君来闻言猛点头。

“第二，里面的魔鬼虽可怕，但他们全是三界开外，所谓魔由心生，你只要不理他们，他们根本拿你没办法，可别乱跑乱叫，让他们有机可乘。”

“可是山崩或是毒蛇……”

“这才是杀人的利器，你只记着别让毒蛇近身即可，若山崩，我会处理。”毛盾道：“如果你一时搞迷糊了，千万别离开我太远。否则有时候万一我无法照顾你，是会出人命的。”说着一瞄：“你看要不要找根绳子把你我绑起来？”

“不必了，我自会小心。”段君来窘道。

“不必也好，到时你准吓得抓着我，那比绑绳子还有用。”毛盾笑戏道。

段君来哼了一声，表示不服气，毛盾立即改口道：“功夫如何？别连普通小蛇都对付不了。”

“足足可杀死一百个你！”

“少臭美了！”毛盾笑道：“要是行，何必跟我在泥巴里打滚。”

“那是我手下留情，要是我用孔雀针，你就死定了！”段君来不服气，右手一翻，多了那已掌大而黑漆漆的小孔雀翎，她一甩毛，羽毛脱落如针，往岩石射去，竟入石三寸。

一大片像黑芝麻铺上去似的，少说也有千百支。

“你逃得了吗？”段君来得得意道：“针上有剧毒，谁也别想躲过！”

毛盾不说话了，这玩意儿打在自己身上，他可没把握闪避得了，再加上毒……他只好干笑：“挺多的，用来对付那些蛇群很管用了，用来对付人就要考虑了，很多人挨不起啊！”

“知道就好！”段君来得得意道：“再惹我，迟早会收拾你。”“何必呢？卖身契都签了，何必如此对我？”

“还未完成任务前，不准你再提此事。”她手中又多了支黑羽翎。

毛盾立即闭嘴，赶忙改口：“不提就不提，走吧！收拾收拾东西，准备跟魔鬼拼命去。”

说着他往前走，但方向跟鬼峡背道而驰。

“你要去哪里？”段君来追问。

“进货啊！你以为闹着玩的？”毛盾不想解释，快步下山去了。他赶往山下，找到民宅，他知道要进入鬼域，不弄点东西是不行的。

那些百姓看他脸上画符，虽觉怪异，但在毛盾出手大方之下，还是通融，卖了些公鸡、祭香、纸张之类的东西。毛盾很快将公鸡杀了取血，又将糯米染红，再把纸张画满灵符，带着一大把线香告别村民。

在路程上又采了柳枝，有长有短，长的留着自己用，短的结成把交给段君来。

“柳枝打鬼，每打一次矮七寸，多打几次，他们就吓坏了，好好赶鬼啊！”毛盾认真交待道。

段君来不敢大意，将柳枝抓得紧紧的。

一切就绪，毛盾这才大胆往鬼域行去。

及至那亡魂吊桥前，阴风吹来，森森寒意又使得段君来开始发毛，一幕幕可怕情景又浮上心头，她犹豫不前了。

“怕什么！鬼也是人变的，我们大他们一级，照样可以收拾他们！”

毛盾的话，顿时又让段君来恢复了些许信心，当下猛吸几口真气，点点头，准备豁出去了。

毛盾很快施展轻功，直掠过桥。

段君来此时除了倚靠毛盾之外，已不知寄托何人，当即紧跟过去。

才踏对面地头，阴风中如哭泣般直灌段君来的耳际，就像魔鬼已爬向耳朵，准备以利爪挖空脑子般，让人不由自主地要发起抖了。

“记住！魔由心生，鬼叫他的，你听你的。伤不了你，何必害怕！”毛盾安慰她，并转移她的注意力：“看到没有？”他指着最高的山峰：“五尖峰中间那座三角型的冰峰就是鬼眼，破去它，什么妖魔都该回阿鼻地狱，努力去吧！”

段君来似懂非懂，边点头边跟毛盾往里行去。

奇怪的是，毛盾并未往内去，而是往左斜方那似尖牙的山峰行去。

“有牙魔鬼很厉害，得先毁去它的利牙，以弱鬼域气势。”

毛盾话方歇，突然抖起长鞭，变成一支又尖又硬的标枪直抽那小尖峰。

啪然一响，直没里头，裂口竟渗出青黑汁液，像魔鬼的血液让人作呕。

毛盾右手沾满朱砂，一声“打”，掌劲霍地劈出，轰然一声，数人高的尖利牙为之炸个粉碎。忽而一声尖锐啸音响起，像受伤幽魂在天空挣扎打滚，但随即又消失了，大概是向老魔王哭诉去了吧？

毛盾毁了利牙，欣笑道：“正式宣战了，里头那些鬼怪当知来的并非等



闲之人，迟早都会请大魔王下山，咱们可省去不少麻烦；有道是大王好说话小鬼难缠，能避则避啊！”

段君来不懂，但为了壮胆，也频频点头，手中柳枝抓得比什么都紧。

此后每行一步，她总觉得鬼气就加三分，尤其是左右的黑红紫绿毒蛇，竟嘶嘶尖叫地全部游窜起来。

毒蛇尚未近身，她已尖骇大叫，柳枝猛挥，把蛇身打个粉碎。毛盾解释道：“这还是小阵仗，这些蛇已被鼓动，全往鬼峡集合去了，等一下你会发现什么叫鬼蛇阵。”

果然，刚行到阴风鬼峡门口，那些蛇群全调过头来，不但铺满整个地面，连同峡壁上的骷髅眼洞里也挂满了毒蛇。段君来光闻到那陈腐尸般的恶臭，双脚就酸软起来。她感觉手中的孔雀翎是没用了，那蛇岂止百万条，她又能杀死多少？“先退回去……我的针不够……”段君来的声音微抖。“一支一支当然不够，你只顾杀那些冒犯你的！”

毛盾话方完，忽而拿起阴阳镜大耍起来，手捏指诀，画出符咒，喝吼一声：“天雷动，妖邪回避！”

那镜猝往蛇群打去，轰然一响，天地为之青白闪动，镜中冲出一道强光直打蛇群，轰得毒蛇大半惨死，不死的亦惊骇闪躲。倏地一阵狂厉鬼啸声震撼山谷，使得地动山摇，阴黑乌云为之旋动并扑罩下来，在不及毛盾十丈之内忽又变成一张满身是血、青面獠牙的恶魔厉吼道：“臭道士敢破我鬼域！”毛盾斥声：“识相点，把里头活人全交出来，否则天理不容！”

恶魔冷然：“没有活人，只有鬼！”

毛盾威风凛凛：“不是你的鬼也交出来！”

“你以为你是谁！”

厉鬼猝而狂笑，只见得血盆大口里舌头乱跳。

忽然随着笑声，那两个利爪挂着青黑尖长指甲左右猛卷过来，像炮弹般轰向两人，段君来吓得没命尖叫起来。

她想逃，却被紧紧包围着，那利爪毫不留情地扣向她全身。

倏地她身上发出红色符光，轰得魔手一阵焦火，恶魔尖叫：“玉女符？”幻手突然不见，恶魔化成气打旋，眨眼不见。

段君来惊魂初定，额头已冒汗，毛盾急急赶来：“别怕嘛！这鬼玩意伤不了人，快把汗吸干。”

毛盾抓出布条帮她吸汗，免得符咒落失。

段君来感激道：“我下次会小心！”

话犹未了，忽而有了变化……

整座山谷陡地震动起来，简直像十级地震，不但晃得二人立足不稳，那些骷髅更是一颗颗往下打，毒蛇也不断蹿噬过来。

毛盾见状，手中长鞭猛挥，守住两大防线，一有骷髅罩来，立即击碎，但毒蛇太多，杀之不易，他不得不提醒段君来快用毒针。段君来如梦惊醒般，当下抖起孔雀针见蛇就打，刹那间地面已堆满蛇尸，腥臭之味叫人作呕。

她真的想吐却吐不出东西，全身抖麻似冷针在刺。

毛盾并未停止，眼看地震不断，当下抓起灵符，以内家真力引火，然后直打峡谷里头，连打七道灵符还不够。

随又抓起线香点燃，像雨点开花般大片罩射过去。

线香有火，在黑暗中拖出细长光影，直如红红的细小流星喷射。流星蹿

射四面八方，射中了无数魔鬼。

猝而天地不再晃动，骷髅不再滚动，像停在空中的水滴，刹时寂然，就连毒蛇张着的嘴巴也僵在那里，一切如化石般僵硬。

时间似乎突然停止了！这状况煞停有三秒之久，猝而在眼睛还来不及眨动之际，脑子也来不及反应，一切已恢复正常，恢复沉静。

两边崖面完好如初，四处乱滚的骷髅已消失，就连毛盾打出去的线香也不见了。

一切静得可怕！

段君来只听到胸口扑通扑通乱跳的心快要撞出来一般，很久之后，她才感受到幻象之不可思议的转变。

可是上次太极天师的际遇呢？他明明被骷髅压着，还有毒蛇

毛盾已指着峡谷左侧一堆白骨：“就是他吧？他的肉已被毒蛇吃光了……”

忽见有碧绿东西闪动，他立即欺前把东西抬起，原来是丝毫未损的两只玉马，他交给段君来：“拿去吧！看来挺贵的……”

段君来想到这东西是从血骷髅里头拿出来的，整个胃就忍不住翻腾起来，她猛摇头，避之唯恐不及。

“你不要了？”

她还是摇头，快呕吐了。

“多可惜！我收下啦，玉是最避邪的；何必如此认真呢？随便一个古董，还不是被许多死人摸过，还越摸越值钱呢！”

在平时，段君来或许会动心，如今她还是心有余悸，终不敢伸手去接。

毛盾就老实不客气地放入怀中，心想此行实在划算，不仅得到个老婆，还加上一对玉马。

“还行不行？要是不行，趁早退出去，否则进入鬼峡，把戏就更多了。”毛盾开心地问道。

段君来勉强恢复镇定：“符咒真的灵光？”

“要不灵，方才你就完蛋了！”

段君来吸吸气，还是准备接受挑战。

“你倒挺勇敢的，佩服佩服！”

毛盾不知是在赞美还是挖苦，他拾起太极天师遗留下的桃木剑，一马当先已逼入峡谷里。

段君来不敢落后，紧紧跟了过去。

在跨入阴风鬼峡的一刹那，就像跨进鬼门关一般，又是阴风惨惨，并挟着无数幽魂哭泣声，更有如梦似真的幻影飘浮于空中。

“我好可怜啊……被人陷害而死……脑袋都接不回去……小姐帮帮我好吗？”

一位双手捧着头的鬼忽然扑向段君来。

她想尖叫，但见这鬼竟然落泪，怪让人同情的。就是这么一犹豫，那断头鬼猝然张开口哈哈大笑：“可怜我，收容我！”

吓得段君来又气又窘，竟然被鬼捉弄了

手中柳枝猛打了过去，那断头鬼逃开，不料两脚逃得快，脑袋却滚得慢，被柳枝一扫掉落地面，缩了七分，小得多了。

那鬼身连忙拾起脑袋，没命尖叫：“小了小了！怎么办？”，急得往头

颈部摆，再也合不来，他更焦急跳叫，却没人救得了他。

段君来泄了恨，大叫：“活该！有胆再过来让柳条抽一下，不就刚好了吗？”

那断头鬼却再也不敢尝试。

忽而又是一阵妖风吹来，扫得两人衣袂飘飞，寒气灌脊。

只见得一个老太婆凌空扑来，定在二人身前七丈远，蛇般鬼气直在她脚下窜动，带得黑袍森森掀动。

她声如尖针，未语先笑，刺耳已极：“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报名受死！”

毛盾见她脚不着地，还踩着蛇般鬼气，准是有了道行，得小心应付才行。当下冷笑道：“地狱也奈何不了本金童玉女，识相点自动消失，否则休怪我手下不留情！”他故意运功，身上金童符咒闪闪发光。

老太婆眉头一皱，不知是真是假，猝而凌空一指点来，妖风过处，飞砂走石。但见指影接近毛盾身躯不及三寸，红光顿时将其逼退。

老太婆急急收手，惊道：“果然有门道，可惜这是鬼域，容不得你张狂！”话犹未完，她突然欺扑了过来，目标不是毛盾而是躲在毛盾身后的段君来。

魔爪先抓她胸部再攻其臀部。

段君来惊叫，双手护胸，但觉双乳硬是被扫着，幸而双手封得快，魔爪始被逼走，但臀部那招她已封锁不及，登时被抓得没命尖叫。

“看到没有！这小鬼重要部位没画符咒。”

老太婆指挥手下妖魔攻击段君来，妖魔闻言发出尖叫怪笑声，齐往段君来攻来，

段君来在尖叫，臀裤已被抓出裂缝，这群妖魔变成了色鬼，专找段君来重要部位攻击。

惊骇中她后悔没让毛盾将全身画满符咒。

毛盾可不肯让未来老婆被色鬼吃豆腐，他左手抓起沾血糯米猛打出去，大堆色鬼被打得脑穿眼瞎。

毛盾再将柳条当长鞭，一卷一缩，一次卷十几名恶鬼，再用劲缩卷，恶鬼也跟着缩，毛盾照出阴阳镜，轰得他们肢离破碎。

老太婆见手下——被收拾，不禁狂吼，身形一晃，登时分现七尊幻影，分向七个角落扑杀两人。

七种妖鬼，七种变化，七种不同方式对敌，早搞得天昏地暗，厉风处处。

毛盾连攻两掌无效，眼看段君来又受无情攻击，登时把她拉来靠向自己，三道灵符及时挑剑燃火飞出，射向三尊幻影。老太婆根本不怕，将灵符扫得四处乱飞，更发掌打得二人落地打滚。

毛盾直叫苦也，硬是发掌打向左侧峡壁的毒蛇，连带骷髅也炸个粉碎，身形滚去，背贴岩壁。

毛盾沉着地对段君来道：“顾着左右毒蛇！”话毕，三道灵符又自放火冲出。

老太婆大笑，方才已失效，用了也是白用，三尊幻影分别举掌劈来，根本没将毛盾当回事。

她不知毛盾这次耍了诡计，他在灵符背后暗藏三支线香，掌劲劈来，灵符裂去，线香穿透掌心，老太婆骇叫，被定住了。毛盾就等的这一刻，长鞭当枪击去，外带左手指沾上鸡血，顺势抹向长鞭往前推甩，鸡血顺着鞭尖喷

射出去，鞭尖更贯穿胸肩，鸡血冲进体内，身躯顿时炸个粉碎。

长鞭又噬另两个被线香定住的幻影，又将之炸碎，现场碎片乱飞，烟尘处处。

老太婆见她的七魄已少了三魄，惊骇尖叫倒退十数丈，幻影顿失，只见她跌跌撞撞地想逃开。

毛盾喝叫，手中柳条疾抽过去，老太婆勉强翻掠躲开，反身一口妖气吹得柳条偏开，眨眼消失无踪。

毛盾一战得胜，正在得意之际，忽闻段君来的尖叫声，回头一看，见她脚下的地面竟然浮动起来，还冒着烟。

毛盾一惊，将她拉回，复见前后地面亦是如此。他不敢大意，抓起口袋里的大堆沾血糯米，铺撒地面，糯米落地，地面不再掀动。

毛盾拉着段君来疾冲，踩得地面像浮在水中的木板一陷陷地晃着。

奔出百丈之后，糟糕，糯米用完了！而沼泽还一大片。

毛盾当机立断，挟起段君来，右手长鞭猛卷崖壁骷髅，荡秋千般飞掠沼泽，一连三次，眼前已出现通往天庭般石梯。

毛盾人如天马，喝吼一声，连翻六筋斗，安全落踩石梯上，回身一望，大片沼泽渐渐消失恢复平地。

经过此劫，段君来早已心惊胆裂，她余悸犹存地回望四处，那阴风鬼峡似已抛得老远，此处宁静祥和，险境全失，她才噓了口气。

此处实非人力所能抗拒，若非毛盾，她早已没命。当下心里升起莫名的甜蜜的感觉。

“我们到了鬼眼？”她问。

“还早，爬过这石梯，可能就到了！”

段君来瞧这石梯，一阶阶像白冰似的晶莹剔透，看不出这是通往鬼眼之梯：“会有危险吧？”

“你放心！已经到了这里，我吃定那些鬼了！”

他说完即步步为营往石梯爬去。

这石又高又陡，少说也有万阶以上，二人爬高近千阶，似乎已登上半天般，下面全是青黑云层，而上面则愈显出骷髅般的尖峰，活像天堂里的地狱门。

再行百余阶，上头忽而传来轰隆隆的声响，毛盾正要看清是何物时，千万颗骷髅已如重石般滚下来。

他急喝快闪，阴阳镜猛罩过去，强光一闪，骷髅竟完好如初，滚得更凶更急，这分明是真骷髅而非幻觉了。

毛盾当下冷喝，甩鞭即抽，长鞭过处，颗颗骷髅为之碎裂，竟还有红白脑浆喷出。这怎么可能？

外肉皆已腐烂，竟还有脑浆？他正犹豫间，段君来喝叫：“有毒，碰不得！”

恶鬼竟也玩起毒药？

眼看骷髅山崩水泄般涌来，迫得二人赶紧倒掠，骷髅相互撞击而裂开，脑浆似雨般泼来，就要罩向二人头顶。

段君来吓得滚身落地，猛往下掉，毛盾亦被拖着，一前一后连滚数百阶，已是头昏脑涨，筋骨欲断。那脑浆喷迫而下，沾到地面就发出哧哧红烟。

眼看又是红雨罩天，毛盾倏地扣起段君来，倒喷空中，打出长鞭并运功

抖直，变成旗竿般插在地面，两人得以躲在上面，避开骷髅攻击。

待骷髅滚滚而下后，二人才喘口气，落身地面。

“好险！”段君来满头大汗，直拍胸口道。

毛盾没回话，已拉着她急往山上奔。

段君来急道：“要是埋伏？”

“赶得越近埋伏越少！”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凭着深厚内力，一口气赶了七八千个石梯。

待要再冲前时，一阵厉笑声传来：“好功夫，佩服佩服！”

话未落，一个青面獠牙的骷髅厉鬼已冲下来，挡住二人去路。

毛盾瞧他架势，大概是鬼王级人物，当下刹住身形严加戒备。

“人鬼互不侵犯，你敢毁我鬼域！”鬼王厉吼，身形飘忽不定。

“只要你把活人通通放出来，我勉强可以跟你和谈！”毛盾冷斥。

“这里只有鬼，没有活人！”

段君来喝道：“你若杀了我爹，我照样饶不了你！”

鬼王闻言哈哈大笑：“从来只有鬼吓人，何时变人吓鬼了？”

说着双掌一扬，阴风扫得二人倒滚二三十余级阶梯才愣头愣脑地爬起，鬼王见状笑得更狂：“现在退回，本王饶你一命！”

毛盾怔愕，不料这鬼王功力竟如此高强，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先下手为强的好。

他猝而打出一道灵符，化成火焰猛冲上去。

那鬼王正在得意忘形之际，待发现时已被烧及胸口，他惊骇躲闪，双手猛拍火符，一掌击落，竟毫发无伤。

毛盾更是吃惊，当下将十数支线香、柳条、鸡血、阴阳镜通通用上了，却通通无效，这下毛盾张大了口：“当真见鬼了……”

他开始感到头皮发麻，惧意袭上心头了。

鬼王又是哈哈狂笑，大步逼来，每跨一步即震得石梯摇晃不已，毛盾与段君来也被步步逼退。

“如此雕虫小技也敢拿来现宝，你们死定了！”

毛盾苦笑不已，现在他得计划如何脱身，而唯一可用的是身上的金童符，再没办法就只好回老家了。

他立即作法念咒，双掌合十，半蹲马步，要求金童上身，猝见全身红光一闪，衣衫无风自动，他倏地喷冲而起，口中喝：“金童伏魔！”双掌迅速劈向鬼王。

那鬼王但觉掌势汹汹，不敢大意，亦是半蹲马步，双掌迎胸，待毛盾逼向门面之际，他也推掌出击。

掌掌撞击，轰然巨响，鬼王退了半步，毛盾却被喷退十余丈，再滚二十余石阶方自坐起。

他惊骇不已，往自己双掌瞧去，方才怎不见符咒光影？法术失灵？不可能！他连忙看向鬼王手掌，朱砂符竟然印在他掌上。“你不是鬼，是人！”毛盾惊叫。

说着长鞭化成猛龙疾抽过去，鬼王忽见此鞭来势汹汹，不敢大意，登时幻出十尊鬼形，掠跳于鞭阵之中，一有机可乘，探掌即劈，扫向毛盾胸脸。

毛盾落地疾滚，避开掌劲，长鞭抖抽回来，喝道：“万龙点睛！”长鞭化成九道劲光，凌空聚成一处，猝又撞击而四散喷冲，射往鬼王的每一尊幻

影。

鬼王惊诧中，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这怪招，只好击掌自保。不料那光针竟然不怕罡气，猛蹿入防线内，钉中他掌心，前穿后透，血丝已渗出。他暗叫不妙，抽身即逃。

毛盾快步追赶，长鞭再抽，那鞭节准确扣上鬼王手中的短鞭，他猛反扭，鬼王闷哼一声，身形顿停，不顾疼痛地将手掌拉回，并继续往上冲。

突然他尖叫起来，并软跪在地上，一个立身不稳脸部撞向石梯，锵然一声，一张铁面具掉了下来。

他惊骇地回身给毛盾一掌，将他逼退，再往上冲。

毛盾避开掌劲，仍想追前，段君来道：“不必追了！他中了我的孔雀毒针，没有我的解药，死定了！”

原来鬼王突然跪下是因为中了段君来的袭击。

毛盾道：“鬼还怕你的毒针？要救你爹就要快！”说着追冲而上。

段君来一愣，她竟忘了还有任务在身，顿时窘红了脸，也追了上去。

就在毛盾尚差三百阶即可登上骷髅剑山之际，上面突然传来一阵爆炸声，烟灰碎石疾喷而出，天地为之颤动。

碎石射来，毛盾及段君来被迫伏躲梯角藏身，碎石滚向他们背脊，却也疼痛不堪。

好不容易喷石落尽，毛盾急忙往上冲，直抵骷髅洞。已是面目全非，除了碎石及些许瓷瓦片之外，已找不出任何痕迹与线索。那鬼王也是逃得不见踪影。

段君来随后入洞，一看愣在当场，怎么半个人也没有，更没有她父亲的影子。

“鬼王呢？”

毛盾顺口：“被你杀死了！”

段君来斥言：“胡说！他明明逃走了！”

毛盾弄笑：“知道还问我！”

段君来不再理毛盾，四下找寻她父亲去了。

毛盾则蹲下来，拾起那瓷碎片，发觉那似乎是用来养鬼的，难道那人在此养鬼？

他又为何要将这里炸掉？

还来不及多想，段君来已叫道：“在这里，他从这里逃走的！”毛盾闻言靠过去，只见段君来蹲在悬崖边，右手抓着一根粗绳。

“他爬到下面逃走了。”

“绳索够长？”毛盾一看，发现只有几尺长，根本没有用！“你有长鞭可以追下去瞧瞧！”段君来满脸希冀。

毛盾低头一看，深幽中但见青黑乌云不停旋着，他瞪眼道：“叫我去送死啊？这是鬼眼，谁下去谁倒楣！”

“你不是不怕鬼，快救我爹！”

“神经病！”毛盾斥道：“道具都用完了，下去有个屁用！何况我的鞭也不够长。”

“可是我爹……”

“我看不在此，鬼眼不可能有活人。”

“谁说的！那恶贼不就逃下去了？”段君来哭丧着脸，不知如何是好。

毛盾沉思一会儿，突而道：“将你爹生辰八字告诉我，我测测看！”

“谁还记得这些！”

“名字总该有吧？”

“段铜雀。”

“哦！就是你那孔雀翎的发明家？”

“快测啦！人命关天，你想害人是不是？”

毛盾马上拿出阴阳镜，道：“这得要他亲生儿女的血才行，只知道名字，我没办法引出他灵魂，只能勉强感应他是生是死。”

段君来闻言立即伸出手指：“要多少？测不出我就要你好看！”

“一滴就够了！”毛盾笑道：“火气别那么大，否则你唤不回你爹。坐好，心头念一千遍你爹的名字。”

段君来不知他弄何玄虚，但连闯鬼门关后，她已相信毛盾的能耐，遂盘坐地上，闭上眼，认真念起她爹的名字。

毛盾很快从她指头刺出一滴鲜血，滴落阴阳镜上，再将镜子置于段君来头顶。他开始默念咒语，手指不停画符于镜面上。

不久，只见得那血迹慢慢抖动起来，足足半刻钟后，毛盾才道：“你爹没事！他若死了，这血会凝成硬块，现在却没有。”

他拿给段君来看。

段君来心下稍安，但又随即紧张道：“他还活着，而且在下面，我们更要去救他出来，否则……”

“你爹不在这里！”毛盾安慰道：“否则你方才打坐就会心神不宁了，懂吗？他越靠近，你会越激动。”

段君来半信半疑：“不在这里，那会在哪里？”

“总会有地方。”毛盾反问：“你怎肯定他一定来过这里？”

“我……我从他的记事本找到的资料……”

“什么？就凭那些资料，你就把我骗了进来？”

段君来尴尬道：“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所以……”

“所以你就找到这鬼地方来？”毛盾忽而笑道：“反正我没关系，你已签了卖身契，等出了鬼域，我就得到一个老婆了。”

段君来想及此事，又窘困起来，她认命地摆摆手：“你有把握出得去？”

“笑话！打都打进来，哪会出不去？”毛盾得意道：“你看着，等我毁了鬼眼之后，那些妖魔再也作不了怪了。”

毛盾当下将阴阳镜放置一旁，拿出朱砂笔，想找一张纸或布来画符，却发现自身衣衫尽湿，根本画不出名堂。

想来想去，找来一块半个桌面大的岩石，在上面画起符来了，并呵呵笑道：“越重越好，将他们打得永世不得超生！”

画完之后，他又道：“将它抱起来，我说丢就丢！”

段君来闻言蹲下身去，一用力，登时平肩举起。

毛盾赶忙挑起桃木剑，画出十二道灵符引燃，并大喝：“丢！”段君来一放手，毛盾的灵符亦分别自十二个不同角度往深渊抛去。

毛盾并未停止，他将身上所有的线香引燃，如针带火地全往深渊射去，直追巨石。他抓紧阴阳镜，盯着下面的变化。

只见得巨石直冲鬼眼，顿时引起爆炸，碎石四散，那青黑旋云为之乱窜，却又被随之而来的线香打得撞滚掠翻。

鬼叫声大作，乌云往上冲，又被十二道灵符压住往下坠，突又破灵符再往上冲，毛盾见状，阴阳镜照去，引动天雷，顿时轰隆隆地动山摇，打得乌云四散炸开。

天雷仍不止，连续不断地轰来，击中五峰中的一峰，山峰崩陷，恶魔化成的乌云东奔西窜，各自逃命去了。

蓦地又是一阵阵骤雨快急地扑下来，打得地面蒙蒙密密，哪还躲得了鬼魂？

毛盾看情势不对，雷电又劈断了另一座山峰，他赶忙拉着段君来，管不了豪雨，没命地往万阶石梯冲下。

两人刚动身，山洞即遭雷劈，轰得山崩地裂，好几处石梯断在前头，累得毛盾利用长鞭当吊绳才掠过。

二人连滚带爬落滚阴风鬼峡，眼前毒蛇惊慌四处逃窜，雨壁抖动，骷髅落如雨点，情况十分危险，但不走更危险。

“拼了！”毛盾叫。

他将段君来甩向背后，没命地往前冲，足印过处，蛇身断裂，一团团的血肉模糊，至于头顶的骷髅，则全靠段君来照顾。

二人就这么拼命地冲往吊桥。

还差五六丈，吊桥支柱竟被地震震得半塌，毛盾顾不了了，还是往前冲，一面提心吊胆，万一断掉怎么办？

心念未了，支柱竟真的断裂，吊桥整个往下陷。

二人同时惊叫，毛盾情急甩出长鞭，勾住吊绳，得以支撑身子往那头的崖壁撞去，砰然一响，撞得他鼻青脸肿，全身发疼，他仍不敢松手，吓得不敢乱动。

段君来躲在毛盾身后，则一点损伤也没有。

她一听一切似已静止，抬头一看，发现吊绳在眼前，立即攀住往上爬，脱离了毛盾的掌握。

毛盾被她攀爬的甩动惊醒，这才想到要赶快脱离险境，登时借着长鞭，也跟着段君来爬向顶崖。

二人几乎同时达到崖面，已是酸软无力地倒在地上。

奇怪的是，悬崖那头雷雨交加，山崩地裂，这头却平静如常，这让二人感到他们已脱离危险。

喘息过后，毛盾这才坐起，欣赏着对面自己的杰作。

段君来起身，本想走近毛盾，忽觉不妥，她想到自己签了卖身契，本就是骗毛盾，怎当得真？

此事一过，毛盾必定逼婚，到时自己的处境将会十分困难，倒不如利用现在的好时机开溜呢？也避免了后患无穷。

“哼！这样就想娶到我？门都没有！”她暗忖。

当下决定开溜，还白了毛盾一眼，才带着鼻子比额头还高的姿态扬长而去。

毛盾并未发觉老婆已跑了，仍兀自认真欣赏着，直到五指山峰皆塌个精光，天空乌云散去，雨势已停，青天露脸，妖邪鬼气散失，他才猛然想起段君来这么一个人。

“人呢？”

他四处眺望，不见了！



“会不会去方便了？或是……”

毛盾想及换衣服或是拧衣服之类的事，立即蹑手蹑脚地往想象中的隐秘处探去。

他几乎探遍整个山区，人影全无。

这下他感觉不妙了。

“会困在鬼域？不可能！我明明背着她逃过来。难道被某妖魔捉去？也不可能，她能动能叫，我怎么没听见声响？那……”

他突然想到最不喜欢发生的事情。

“逃了？她敢！”

毛盾扯开喉咙喊得整座山区回音不绝，还是没回音，不禁咳叫道：“把我当冤大头耍？好大的胆子！”

他狠狠骂了几句，随即想了一百种报复方法，但这也得先找到人才可以实现。

他首先想到濮阳城外的那匹红马。

只要比她先到，照样抓个正着。

二话不说，他疾奔下山，为追逃妻而拼命去了。

六天六夜之后。

毛盾已赶至濮阳效区。

马匹已不见了！

他翻遍整座山区，真的不见了！

他不禁苦笑起来，他自认为日夜不停赶路，必可赶在段君来之前，但如今证明他的判断错了。

毕竟红马已通灵，它既可在等段君来，当然亦可到某处和她相见。

毛盾开始后悔未曾在阴风山附近展开搜索而径自追到这里，实在是大错特错，悔之已晚矣！

怎么办？

老婆跑了，能怎么办？

他茫然走进濮阳城，茫然住进段君来以前用过餐的那家客栈。小二并未认出落魄的他，他迷糊地睡了一觉，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起床。

精神好多了，他才有心情思考要如何捉拿逃妻。

他把长鞭把手打开，取出那张完好如初的卖身契，朱红字迹清清楚楚，就是佳人不见了。

“可惜没留下生辰八字，否则看你往哪里逃！”

毛盾忽然想到段君来曾经留有血迹在阴阳镜上，充满希望地拿出来一看，可惜早被那场大雨淋个精光，一点血迹也没了。

“可恶！段君来、段君来、段君来！我要念得你耳朵痒，全身不自在！”

他当真对着阴阳镜念了千万遍，希望段君来真会受不了。

老婆不见了，肚子仍会饿。

毛盾整理一番面容，像个样子之后才步往食堂。

这下小二一眼即认出来了，登时连连哈腰，怪自己有眼无珠，贵客来了也不知道。毛盾打了哈哈，叫了简单酒菜，吃饱了才问小二：“上次那位笑起来甜甜的姑娘，你可曾再见过？”

小二猛哈腰：“没有！若见着了，小的会立即通知官爷您。不知她是官

爷的……”

“老婆。”

“喔，官爷有福气，娶了这么一位漂亮的夫人。”

“漂亮有何用，跟人跑了！”

“这……”小二立即煞住笑声，照他经验，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要是搞不好，会被揍的，故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接口。

毛盾又问道：“你可知有人老婆跑了，他们都如何处理？”

“呃……呃……”小二但觉毛盾似不怎么在乎，才敢于笑着道：“通常遇到这种情形，男方会把她休了，算是一种惩罚，因为被休的女人是被人瞧不起的。”

“这岂非便宜她了？我连洞房都没睡过就休掉她？”

“呃……官爷您这是……”小二又不懂了。

“她说好要嫁给我，后来又失言，是逃婚，懂不懂？”小二但觉想笑，但强忍着笑意：“这就相当麻烦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将她找回来……”

“这还用你说？找得到她，牵着鼻子也要把她押回来拜堂。”毛盾道：“现在是不知到哪里找人，这才叫人头痛！”“若是这样……官爷不如贴出告示，看看她有何特征，让天下人帮忙找寻，可能会有效。”

“也就是通缉她就是了！”毛盾笑道：“或是警告逃妻？”小二也陪笑道：“如此一来必定轰动，可能很有效，可是这对贵夫人……”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她都敢耍我逃走，我还顾她名节吗？”他决定这么这么做：“哪里有绘图像的？”

小二介绍他到西街文宝轩，毛盾给了小二小费，随即前去。

几个时辰之后。

毛盾已抓着两张图画回来。

全是段君来骑着红马的模样，人像马马虎虎，仅画出段君来笑起来甜甜的样子。最像的还是那匹红马，毛色发红，少有品种，很容易辨认。

但最醒目的还是毛盾加上去的字。

最上面的四个鲜红大字“通缉逃妻”让人触目惊心，接下来是“段君来”三个字，然后又注明：“此女乃段铜雀之女，天生狡诈，欺骗善良夫君，在目的达成后，竟然抛弃夫君逃婚，严重打击其夫君心灵。若有仁人君子发现，请通知本人，必有重赏。”

其中“段铜雀”三个字还用红线在旁边标上。

毛盾并未贴在城门，而是雇了一辆马车，将两张图画贴在车子的两侧，如此一来则更引人注目了。

“我不相信转遍大江南北，你还能躲着不出来？”

毛盾亲自当起车夫，策马车云游去了。

每当人们见到这通告都难免闷嘴大笑而指指点点。

他们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如此奇特有趣的通缉事件，但内行人更是发现了毛盾的可笑之处。

妻子逃跑，当老公的应该很没面子才对，而毛盾却坐在车前得意洋洋地向过往行人点头问笑。并接受大多数人指指点点，似乎越多人注意，他就越得意。大家不禁摇头叹息，果真这样的老公才会有那样的老婆。

毛盾就是不在乎，存心让段君来没脸见人。一天过去了。

毛盾已注意到除了老百姓之外尚有另一群人看通缉告示。他们似乎是武林人物，在见到“段铜雀”三个字时，脸色顿为一僵，然后看向那女子，那匹马，最后看毛盾，随即匆匆走了。毛盾想段铜雀或许是武林名人，这更好，就怕不出名，越出名越好。

他立即又在车顶拉开两面布条，分别写着斗大字迹：“通缉段铜雀之女段君来”、“迅速回来履行妻子义务”。这招更有效了，不出三天已传遍整个武林。

群众已为此事而疯狂，风闻毛盾将往某城，马车尚未到达，大堆人已挤在官道上欢迎要看看这个被抛弃的可怜丈夫。毛盾总是带劲地接受欢呼。

“妻子找到没有？”

“还在努力当中。”

“找到后，你要如何处置她？”

“这……抓来游行怎么样？”

毛盾这句话又引起来掌声连连。

群众兴致更高，有人说休了好，要把女儿嫁给毛盾；有人说找到她，千万要绑住她；有人说到庙里找找看；又有人说漂亮女孩怎会出家？……什么古怪的话都出笼了。

就是没有提及段君来的消息，大家都在看好戏。

毛盾渐渐忽略了，为自己的杰作而得意非常。

他已无法住进城里的客栈，因为随时有大批人前来骚扰。他只能停驻于城外幽静处，才能睡得安稳。

今夜，他照样选了淮阳城外西郊小山神庙附近树下休息，不但干扰少，马儿亦可就近吃草，一举两得。

他并未住进庙宇，而是四平八稳地躺在车厢里头，每想起白天得意事，他就睡得更甜蜜而安稳。

三更已近，露重雾浓，幽夜带着静美。

忽而一道黑影潜掠近马车，动作灵巧而小心，慢慢地接近，在确定毛盾熟睡之后，他就开始行动。

只见他手中多了条套绳，猝而飞窜扑向马车，就在他通过前门之际，一道细碎铃声忽然响起。

原来毛盾并非全无防备，他在门口绑上了挂着铃铛的细线，黑影一时不察，触动铃铛发出了声响。

“不好！”是个女的，她惊心一叫，手中绳索已往毛盾套去。

毛盾早已弹身而起，猝见刺客前来，已倒冲后门闪出，并反手扣住黑衣人的绳索，凝目一瞧，发现来人正是被通缉的段君来。

她故意换上了黑色夜行衣，但终逃不出毛盾的眼睛，他捉笑道：“大胆逃妻！还不束手就缚，还要谋杀亲夫吗？”“我还要剥你的皮！”段君来眼看绳索无效，立刻弃之不用，右掌一翻，孔雀翎已在手中，刷出七道光芒，狠厉无比地打出。

那孔雀翎就在接近毛盾两尺之际，翎羽突然暴长一倍，弹出一片翎羽，顿使大意的毛盾毛忙脚乱，胸口硬是被刷出三寸长的裂缝，差点血溅当场。

“你玩真的？”毛盾讶道。

段君来一招得逞，得意道：“不但玩真的，我还想杀你呢！”

翎羽又自攻来，逼得毛盾四处躲窜。

一个落地打滚，毛盾已抽出长鞭，猛挥迫开段君来强劲攻势，他得以喘息：“妈的！你简直要灭我的口嘛！”

段君来冷笑，倏地将孔雀翎抛出，刹时天空又如千万晶亮羽毛乱飞，穿梭撞击之间已裹得毛盾难以脱身。

毛盾挥鞭封去左侧三片翎羽，右侧又来数片，其势更急，他想挥鞭却已不及，逼得只好落地打滚。

眼看翎羽一次比一次急，而段君来的笑声更是刺耳。

毛盾斥叫一声，陡地将长鞭抖散，一招“龙绞天”打出，但见鞭身如捣天猛龙，腾掠翻捣于铜亮翎羽之间，几乎一大片翎羽全被击落。

那长鞭仍不止，大张龙爪吞向段君来，龙身卷处，扫得树叶乱飞。

段君来不料毛盾能破解她的绝招，眼看着长鞭捣来，其势太猛，她不得已不先行闪躲，登时向树上飞掠而去。

长鞭却以迅雷之速卷住她的右脚踝，毛盾立即捉笑着想扯她下来，段君来急得手中一翻，喝叫：“看毒针！”一排劲风迎面打向毛盾。

毛盾早想到她身上可怕的孔雀毒针，那可千万惹不起。

但见毒针四面八方罩来，他放弃扯人，左掌猛劈，再撤去卷人长鞭，倒翻数个筋斗想逃开。

不料毒针范围实在太太，连翻七个筋斗都躲不掉，突然手脸一热，他惊叫，吓得落地打滚，逃出十余丈远方弹跳而起，急忙摸往中针处。

手一摸，找不到毒针，他以为射入骨头里了。

段君来捉笑不已：“不用找啦，这次是警告，用的是草茎，下次就没那么便宜了！”

“可恶！”毛盾气冲冲地逼上前，一鞭就要抽杀这可恶的女人。

“你敢！”段君来亦不甘示弱地抖出孔雀毒针，全神戒备：“若再上前一步，就叫你血溅当场，立即没命！”

毛盾受此威胁，衡量的结果实在没把握可避开这要命的东西，急急刹住冲势，气得七窍生烟。他叫道：“什么意思嘛！谋杀亲夫还用毒，你还有没有人性？早知道也不救你，让你死在鬼峡！有胆的凭本事大干一场！”

段君来亦是怒气难消：“杀你就是本事；我是女孩子，你竟如此侮辱我——弄得天下人皆知——我恨你！”

毛盾经她提醒，忽然想起得意事，心情稍好过了些，甚至有了报复的快感，谑笑不已：“谁叫你背叛亲夫，活该！”

“谁是你妻子，不要脸！”

“哼！我不要脸，你也未必有多要脸！卖身契都签了，还耍赖！哼哼，我最喜欢对付变心的女人！”

“谁变心，我根本不爱你，从来没爱过你，不要脸！”

“管你爱不爱，签了卖身契就得嫁给我，否则大家走着瞧！”

“可恶！混蛋……”段君来愤恨难消，当真把毒针打出，毛盾惊慌尖叫，“啊”的一声摔倒地上，昏了！嘴巴仍张得大大的。

段君来亦是一愣，怀疑自己真的射出了毒针。

但是人都栽倒了，当然是真的，她稍稍放松自己的神经，再看看毛盾那夸张的死样子，不禁笑了起来。

“我就不信治不了你！有多神气，现在不是倒了。”

再看毛盾夸张的表情，段君来笑意更浓：“长得怪，连装死都怪！”

走了过去，连点毛盾数指。

接着她走向车房那面墙，发现图画上的自己竟也不难看，就是那几个通缉逃妻的红字特别刺眼。

“臭小子，竟敢如此整我！”

段君来又骂又笑，一口气将所有的图画与布条撕个精光，然后把毛盾扛在肩上，掠往黑处，眨眼不见。

待毛盾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木板床上。他张目瞧去，只见得空空旷旷，似乎在茅屋里头，除了左侧一张画柜子及烛台之外，已无布置。

他想动，但方用力已是全身酸软，并疼痛异常，使得他闷闷呻吟了起来，还是躺回床上。

口中却喃喃说道：“死丫头，当真敢暗算我？也不知用了何毒药，把我弄得要死不活的……”

“活该！”段君来兴灾乐祸地走了进来，她听到毛盾的呻吟，两眼一挑，道：“这就是你惹我的下场，还好受吧？”“臭丫头，你敢谋杀亲夫？”

“哪有？你不是好好活着吗？”

“我宁可死，也不愿任你摆布！”毛盾一脸大义凛然。“真的？好吧，我成全你！”段君来当真又拿出那要命的孔雀毒针，笑得阴阴邪邪地逼近毛盾。

“你想干什么？”毛盾霍地睁大了眼睛。

“如你所愿啊！把你宰了。”段君来叹息：“我本是要将你身上的毒针抽出，没想到你对死这么有偏好，我只有成全你，再把毒针插回去喽！”

话方说完，一支毒针已刺向毛盾的左大腿，痛得他尖声大叫，全身颤抖。

“住手！快住手！有话好说，”毛盾终于认输，摆出一脸求饶的表情：“有话好说，把针收起来，你我夫妻一场……”

“谁跟你是夫妻！”段君来斥道：“再说！刺死你！”

毛盾随即闭嘴，马上又苦着脸道：“讲点道理嘛！”

段君来冷声：“跟你还有道理可讲？害得我身败名裂还不够，你到底存什么心？”

毛盾可怜兮兮：“我只想请你回来履行妻子义务……”

段君来气疯了：“胡说！谁是你妻子，可恶！”

毛盾眨眼：“我有你的卖身契……”

段君来嗤笑：“一张纸算什么？我早写过千百张，难道要我嫁千百人？”

“你真的写了千百张？”毛盾讶道。

“我高兴写就写，要写一万张也行！”

毛盾愣住了，不知所措。

“拿来！”段君来伸手道：“我写的东西在哪里？口说无凭，我要看证据。”她盯着毛盾。

“它在……”

毛盾忽然觉得段君来的目光有异，心念一转，想到此时处境，要是说出来，被她找到，将它撕掉，可真是死无对证了。

遂转口道：“它在很隐秘的地方。”

“管你藏得多隐秘，我现在要看！”

“等我伤好了再看如何？”

“叫你拿出来听到没有！”段君来嗔叫：“再不说！我毒死你！”毒针

又动，想威胁他。

毛盾突然也不管了：“谁不知你的想法，就算卖身契被你撕了，我照样游行四处通缉你！”

“可恶！”段君来倏地扬起毒针，狠狠地往毛盾的右大腿插去。

毛盾的右大腿突遭段君来的狠命插击，忍不住哇哇痛叫起来，两人似在比斗叫声，全吼得汗水满额，差别只在泄恨与疼痛而已。

段君来似泄了恨，动作稍缓：“再不拿出来，下一针就要你命！”

“杀吧！杀了我，明天会更轰动。”毛盾冷笑道：“天下排名第三的铜雀台门主段铜雀的女儿谋杀亲夫，简直是天下笑话！”

“你……你知道我爹？”

“混了三天，连你爹也打探不出来，我还混什么？”

毛盾早从群众口中得知这么一位鼎鼎大名的泰山大人了。

段君来闻言愣愣，突又疯狂地揍向毛盾：“都是你！我爹干你什么事，你要这样陷害他！”

毛盾又被打得唉唉痛叫：“住手啊——都是你自己惹的，我哪有陷害他——住手啊——”

段君来狠狠揍了他一顿，竟然双眼含泪：“我爹已经够惨了，你还陷害他，你到底是不是人？”

毛盾被揍晕了头，搞不清楚为什么明明自己是受害人，现在反倒成了加害人了。

“你不肯嫁就算了，何必骗我？还开溜，所以我才……”

“你就可以伤害我跟我爹是不是？”

“不这样，你怎么会出现……”毛盾低声道：“算了！你去吧，我不要求你履约嫁给我了……”

“说算就算了？”段君来斥骂着，泪水滚落：“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我是逃妻，你叫我以后怎么见人？可恶！你太可恶……”双拳又落了下来，毛盾紧咬牙关，不敢吭声。

他实在倒楣透了，老婆没弄着，还惹来皮肉之灾。

“恶毒的人！我恨不得杀了你，碎尸万段——”

“别难过！我……我再贴布告向天下宣布这是误会……”

“他们会信吗？婚姻是儿戏吗？”

段君来越想越气，竟然张大嘴往毛盾的手臂狠狠咬去，她用尽全力，几乎想咬下那块肉来。

毛盾痛叫如杀猪般，身子不停抖颤，一手推不开，整个人掉落至床下，才阻止了段君来的利牙继续撕咬。

这已不是倒楣而已，而是倒大楣了。

毛盾发誓，从今以后，他决定选个没有牙齿的老婆。至少，不是眼前这种母老虎。

段君来咬了他之后，怒气消失了大半，又见毛盾如此狼狈苦样，竟突然神经兮兮地窃笑起来，这一笑，心情稍微好转。

毛盾则苦笑道：“你放我走吧！肉都被你咬了，还有什么仇好算的？我自认倒楣，从此各走各的，各不相干！”

他想爬出茅屋，但却非常费力，但他得拼命，否则再被咬一口就没命了。

段君来斥叫：“回来！想走就走，你当我是什么？”

“大姑娘，我已经认错、认苦、认挨、认咬了，你还想要怎么样？”

段君来伸手将毛盾提回床上，冷冷道：“把我搞得身败名裂，这样就能随随便便了事吗？”

“那要我如何补偿？”

段君来忽然邪邪笑起：“你真的那么喜欢我？”

“呃……”自从那一咬，毛盾便什么幻想也没有了。

“说！”她恐吓。

“喜欢是双方面的事情，光我一个人喜欢也没用，不是吗？”

“好！我答应嫁给你！”段君来冷冷道：“被你搞得身败名裂，我还能嫁给谁？”

毛盾登时紧张了，要是半刻钟前，他会高兴死了。

## 第十六章 极乐天堂

毛盾简直穷于应付，明明是她无理，却总觉得错在自己。现在她是想嫁，并不违约，反而自己却想尽办法欲拒绝。生平第一次感到脑袋混沌不清，满心毫无主意。

“你到底娶不娶？不娶我现在就杀了你！”

段君来一脸逼人模样，手中毒针又想刺出去。毛盾见状，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当下急急喊道：“我娶我娶，娘子手下留情，先放了我，一切事情慢慢好谈。”

段君来此时才又露出战胜敌人之暧昧笑容，毒针晃了几下收了回来：“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听着，还没嫁你之前，不准你叫任何夫人或娘子，听到没有？”

“那要叫什么？”

“除了这两样，其它随便你叫！”

“相好的，如何？”

“谁跟你相好？这也不能叫。”

“姘头呢？”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段君来急于想教训，毒针往他身上捅去，毛盾又是一阵尖叫：“你明明说只两样不能说……”“现在什么也不能说！谁叫你专想些不堪入耳的话！”段君来斥道：“只准叫我段姑娘，听到没有？”

“听到啦，段姑娘！”毛盾百般委屈：“也不知作了什么孽，招谁惹谁了我？”

段君来这才又笑出得意：“是你上辈子作的孽，这辈子准备好好还吧。”

“我认啦，看在夫妻一场，对我好一点行不行？譬如说别在我面前晃着那些毒针，这对我的威胁太大，影响了我思绪，将来救不了泰山大人，你只好改嫁啦！”

“救不出我爹，你也别想活命！”段君来威胁说道：“我会跟你拚命！”

“何苦呢，你我无怨无仇。”

“救不出来就有仇。”段君来斥道：“到时我不想活也要拖你来垫底！”

毛盾哭笑不得：“这么严重的问题，你怎会找上我？找其他武功更高的人去办事，岂不更保险？”

“你还好意思说？”段君来斥道：“被你搞得全天下皆知，我不找你找谁？你给我乖乖认命，否则绝对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毛盾不吃眼前亏，一些话也就不愿再说，遂问道：“对方是谁，怎有办法把你爹困住？”

“我也不大清楚……”

说及正事，段君来已现一片凄怅，似在回忆种种往事，总想找出某些头绪似的。

“你该不会又想找个鬼域吧？”毛盾带着消遣地说。

“有一个人，他可能知道我爹的下落。”段君来道：“他叫酒月书生，几年前他曾经跟我爹喝过酒，后来我爹就不见了。”

“就算他跟你爹失踪有关，找不到他也是没用。”毛盾问道：“你见过他，知道他下落？”

“没有……不过……”段君来道：“我已探出消息，他可能藏在酒泉山。”



“ 要去那里找人？ ”

段君来认真点头：“ 除了那里，我已经没地方可去。 ”

“ 好吧，我就再帮你一次忙，将来可别对我恩将仇报才好。 ” 毛盾自嘲苦笑着。

段君来此时亦露出怪异暧昧笑容，说了些 “ 只要你听话，自然不会吃苦头 ” 之类教训警语。毛盾哪敢再吭声，频频应是猛点头，先应付这难关再说。

段君来满意之下才解了毛盾身上之毒，也丢出药包让他自行料理伤口。

几乎折腾一个早上，毛盾才显得神情愉快，那股受制痛苦一扫而空，他本想立即找段君来算帐，但见她坐在远远松树下似为父亲之事而愁容满脸，心头也就软了下来。毕竟段君来瞧来仍是如此动人，若能娶到她，何尝不是好事一件。然而又想及她种种怪异行径，毛盾也惘然了。

是对是错，看来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吃了简单午餐，两人已经往那所谓的酒泉山行去。

十天后。

两人几乎行至渤海附近方自找到酒泉山。

此山高处丛林密布，云雾袅袅，直如仙境，尤以山泉水涧名闻天下，每泉、每涧水质皆清澈清凉，甘美无比，甚而有不少痴人前来取水以沏壶冲茶，有的茶商更干脆在此开垦荒地以种茶园，如此一来，酒泉名茶早是名闻遐迩，慕名而来更不计其数，故而找到此地并不难。

然而要找那口所谓的酒泉就得下工夫了。

听说它藏在森林最深最险处，老百姓并不大愿意去找寻，因为传说中此泉有妖怪猛兽把守，几乎前去找寻者都没回来，久而久之更凭添无数神秘恐怖气息。

毛盾和段君来连鬼域都去过了，他们哪怕这小地方，方找来此，喝了几杯凉茶，问个大略位置，两人已动身上山。

攀行中，毛盾仍有问题：“ 酒月书生到底是怎么一个人？是正是邪？是好是坏？ ”

“ 不清楚，不过好像亦正亦邪。 ” 段君来道：“ 我记得当时他找我爹是为了拚酒，他一向以酒杀人。 ”

“ 有这回事？ ” 毛盾感兴趣了：“ 酒，怎么杀人？醉死你不成？ ”

“ 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 段君来道：“ 我只明白他喜欢在月缺时候杀人，也就是初七或二十一的夜晚杀人。 ”

“ 听来好像蛮诗情画意的！还好今天是初三，还轮不到他杀人的时候。 ”

毛盾道：“ 咱们要不要先扛几坛酒去孝敬他？也好问出你爹下落。 ”

不必，因为他从来不喝别人酿的酒，而且还得他选中的泉水酿出来的酒，他才会喝，这也是他藏身此处的原因之一。 ”

毛盾干笑道：“ 通常毛病多的人都不好对付，希望他能客气些才好，否则又有的累了。 ”

攀行中已至山峰高处，这里有若桂林石灰岩，怪石嶙峋不说，更是一片洗白，瞧来更像仙居住境。

“ 听说酒泉就在奇石林中某处，但如此一大片，想找到可不容易啊！ ” 毛盾有感而发：“ 又不能喊叫，要是他有仇有债，这一喊，不就躲的更离谱？ ”

段君来白眼：“ 要是找得到，我自己不会找？何需赔了婚姻，硬把你拖

来！”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可不一定要娶你！”回答间，毛盾显出得意。

段君来嗔笑：“你爽吧，姑奶奶天生就是用来克你，一辈子都不想嫁别人，就是要把你克死，你好好享受你的后半辈子吧！”

毛盾倒也想通了，自己法术高强，哪天偷得段君来生辰八字，像武子威一样摄个一魂两魄，到时还不是乖的跟小猫一样，想及此，他已心胸坦然，偷偷瞄了段君来一眼，诡计似乎并未被识破，两人各怀鬼胎地捉笑着。

“用你的追鬼术把人找出来啊！”段君来道：“你不是有这个本事？”

“本来是有，但有了女人在身边，阴气太重，可能就不灵了。”

“可恶！”段君来扬手就要杀过来，毛盾急忙跳开，段君来警告成功方自哧哧笑起，“我就不相信我的手掌唤不回你的灵性。”

毛盾干笑道：“老是如此也不是办法，你只要避开几丈不就得了？”

“要是找不出什么，小心我收拾你！”

为了寻找酒月书生，段君来还是宁可不干扰地避开，双目却盯的甚紧，有意逼迫毛盾立即找人。

毛盾也不想耽搁，立即拿出阴阳镜，施展法术。在无法得知酒月书生生辰八字之下，他只有尽力测出哪个方向较有灵活东西，至于是人是虎或是乱葬岗死人堆，也只有进一步观察了。他倒觉是如此美景不可能有乱葬岗出现，在测知东南方较有灵活东西之后，已领着段君来往那头做试探般的找寻。再寻半里路，已近黄昏。

夕阳西沉，霞光过处，四处橙黄一片，更有云雾游移，别有另一番美景。

忽而山巅传来吟唱声：“不识人间酒滋味，只缘未在酒泉中……举杯邀明月，把酒问青天，我生且无憾，来生愿再当酒鬼

声音听来甚是狂放，自有江湖中人之豪气。

毛盾似乎听出酒味，嘴巴干抽起来。

“在那里！”段君来显得兴奋而等不及，先行一步追了过去。

毛盾当然不肯落后，紧紧跟去。

转行百丈，果然在一高处发现一位白衣书生，他正位于一尊高大石笋而顶端被切平的平座上，那平座大约五张桌子并排宽广，足可让他来回踱步，平座上另有石桌，上边摆置不少酒坛跟酒杯。

他手中正拿着一闪闪生亮的夜光杯，面对东方吟唱，似在等月亮探头跟他和鸣似的。

方念完王翰诗，他已仰首一口气将杯中红如血之美酒一饮而尽，然后哈出酒气。

“好酒，血酒就是要这样喝，否则怎赴得了战场！”

说着他又从桌中酒坛倒出葡萄红酒，重演方才动作。

毛盾瞧他虽已近五十，却仍算是仙风道骨，尤其喝酒神情，倒很能让人想及他即是酒仙李白化身，狂中带潇洒，让人看来并不讨厌。

段君来可等不及了，乍见酒月书生，心下大喜，已急急追了过去。

那酒月书生在她逼近二十余丈时，已发现有人，目光冷瞬射来，忽见美女，他亦为怔诧：“姑娘是……”

“找你的！”段君来已被发现，也不急于逼人，遂立在当场，等待毛盾前来。

酒月书生倒是潇洒：“良辰美景又有美人相邀，可谓人生一大乐事，姑

娘何妨上来一饮美酒？”

“不必了，我找你有事！”在未摸清对方之前，段君来可不愿任意冒险。

然而毛盾确实对酒有所偏好，尤其他师父老柴房也是酒鬼一个，若能寻得什么好酒酿法，将来可就威风逍遥一番了。他道：“我找你没事，先喝两杯再说！”

毛盾已准备掠向平座。

段君来登时焦切：“你不怕他耍诈？”

“有你在下面，我怕什么？”

毛盾还是翻身向上，独留段君来一脸怔讫在下头。

酒月书生没想到欲邀女人却来个男孩，但瞧及毛盾并不难看，甚而也有江湖豪迈气息也就将就了，他拱手为礼：“少侠是

“大侠龙卷风，江湖最近蛮有名的。”

“呃，在下已甚久未出江湖故而不知……”

“不知者无罪。”毛盾道：“你不是喜欢喝酒吗？我也是，趁现在有酒，我陪你喝一杯如何？”

不等回答，毛盾已抓向酒桌上数坛酒的其中一坛，猛往喉头灌去，咕噜咕噜灌的起兴。

酒月书生瞧他如此喝法，目光跟喉头不禁跟着咕噜咕噜抽缩起来：“你喝酒从不用酒杯吗？”

毛盾一连灌完那坛美酒才心满意足哈出酒气：“酒杯？你出门随身携带酒杯？沙场上哪有人喝酒用酒杯？我看你的夜光杯还是留着自己慢慢用吧。”

“葡萄酒光了？”酒月书生甚是疼心似地想伸手接过酒坛。

毛盾已将酒坛倒过来，张着嘴巴在那里等酒滴落：“只剩两三滴吧，你要，我分你一滴！”

酒月书生只好把手缩回来，苦笑道：“我用尽所有办法，从找寻最佳葡萄以及用此最佳泉水酿造而成，十几年来，也只不过七坛，你不到一分钟就喝掉我一坛酒？”

“这么说你还有六坛？再拿三坛出来如何？”毛盾已翻向桌面酒坛找美酒。

酒月书生可不敢了，立即抓向酒坛，急道：“这里已无葡萄美酒了。”

“没关系，想必摆在这里的都是好酒，我不怎么挑胃口！”

毛盾趁他抓收不及又抢来一坛，仰头即喝，敢情是花酿酒，比葡萄酒更够味三分。

酒月书生见状，再也不肯再浪费美酒，抱着数坛即掠身逃开。

下头段君来见状，以为他要开溜，立即喝声追拦过去。

酒月书生功夫果然不错，竟能逃出段君来掌握，斜掠东北角，及至一处山泉，猛将酒坛丢入泉中。这才心情过头，应付这两位不速之客。

段君来追至此泉已闻及一阵阵似酒香亦似山泉自然的清凉气息，她感觉出这口泉必是所谓的酒泉了，但此时她却只想追问父亲下落。

酒月书生此时也觉得两人突然来此必有目的，当下冷静问道：“你们来此，不只是为了喝我的酒吧。”

“他是，我不是！”段君来冷道：“我是来找一个人。”

“谁？”

“段铜雀！”

“他？！”酒月书生脸色稍变：“你找他有何用意？你是他的什么人？”

“我是他的什么人，你管不着，我只想知道他的下落。”

“我不知道！”酒月书生一口回绝。

段君来冷道：“三年前你曾经找他拚酒，后来他就失踪，你敢说你不知道？”

“事隔三年，任何人都无法预料！”

“你却脱不了干系！”

段君来瞧他不肯回答，已准备出手擒人，先拿下逼问再说。谁知酒月书生经验老道，乍见段君来有意出手，自己已先行出招，冷喝一声，人如天马掠飞而起，待要冲至段君来上空，嘴中突然射出一道酒箭，罩着一个桌面大小直冲下来。

段君来素知酒月书生能以酒杀人之事，突见对方出此绝活，心头哪敢大意，孔雀翎已耍打出来，先封去上空，身躯则趁机斜蹿左侧石笋以能监视对方，免得让他趁此脱逃。

她本以为一道酒箭算不了什么，自己孔雀翎一挥足可挡掉其威力，然而在酒箭蹿来之际，却隐含无数小光点，那孔雀翎打去之际还发出叮叮细碎声音，段君来登时惊诧万分，酒箭中分明含有利针，莫非这就是对方用以杀人的方式？这一惊愕，酒箭已不及三尺，眼看就要噬向自己左半身。

段君来暴喝一声，猛展千斤坠让自己倒摔地面，右手孔雀翎突然打出，只见得翎羽旋如飞花，更旋出七彩光影，顿时酒箭裹得死死，在旋转中一片叮叮脆响绞成一处，那酒箭为之喷飞，利针却一支也不漏地被收拾。

“孔雀献花？！”酒月书生瞧得两眼怔怔：“你是段铜雀的女儿？！”

像见鬼般，再也不肯恋战，甩头即走，眨眼就快遁入石林中。

“哪里逃！”

段君来岂肯让他走脱，立即追身过去，拚小命也要将人截住。

两人一前一后追如电光石火，眨眼不见，反倒是毛盾在喝完两坛美酒后有点醺醺然之美感，两眼稍红，虽然神智仍清醒，但走起路已打晃了。

他听到叫喊声，回头一望已无法见着人影，喃喃轻笑道：“哪里逃，我可不想逃，这些酒就像放了鸦片膏，让人喝了还想再喝，可怜酒月书生现在可有得受了。”

想及酒月书生也可能尝及和自己一样被追的模样，他已笑声不断。

然后，他发现手中酒坛已空，只好另寻美酒，还好，酒泉已在附近，总会飘来淡淡酒香，毛盾极为容易即可找到地头，他每以为酒泉即是美酒之泉，但蹲身喝了一口，是有酒味，可惜方才喝的全是美酒，现在一比，任何味道都差多了。

“附近一定有美酒，酒月不可能一次把所有酒坛扛走。”

毛盾喃喃自语，岂知竟然有回语：“不错，那些酒就藏在酒泉之下。”

“果然是好地方！”毛盾说完此话方意识到回答者是谁，抬头往发声处瞧去，赫然发现酒月书生立在十丈远的石笋高处，毛盾怔愕：“你不是被她追的很惨？”

酒月书生淡笑：“这是我的地头，随便一转就把她给甩掉。”

“女人啊，说她笨她还不承认！”毛盾促狭笑道：“这一转恐怕要三天三夜才有结果。”

“所以我才回来找你拚酒。”酒月书生似潇洒状回答。

“要是她再回来呢？”毛盾问。

“我只好再躲啦。”酒月书生道：“别浪费时间，咱们先喝几杯再说！”

“不是喝几杯，而是喝几坛！”

毛盾说着就往酒泉跳，潜入泉底，三两下已抓起七八坛美酒，也不等酒月书生反应，自个儿已戳破一坛径自灌喝起来。

酒月书生也未再抢酒坛，一旁欣赏毛盾喝酒狂态，淡笑道：“在下酿的酒你还满意吧？”

“满意，非常满意！从没喝过那么好的酒，哪天教我酿法如何？”

“没问题。”酒月书生道：“你尝尝那坛玫瑰露，那可是雪山特地栽种的冰玫瑰花瓣酿造而成，酒性香而不浓，醇而带冰心，让人喝来格外舒服，玉液琼浆也不过如此。”

“在哪里，在哪里？”毛盾迫不及待想找到它。

“白酒坛就是了。”

经过酒月书生指点，毛盾很快找到那坛玫瑰露，在除去封腊一饮之际，果然有股说不出之醇美味道，让人喝了更想再喝。

毛盾果然灌不停口，一边叫好，一边把它灌个精光，现在果然有点迷迷糊糊六分醉了。

“这酒性好像后劲很强？”

话未说完，毛盾已禁不了，整个人已趴在泉边岩面，醉倒了。

酒月书生见状而露出一丝得意冷笑：“早已等你上勾，没想到进行如此顺利！”

四下张望，并未发现异状，酒月书生这才小心翼翼掠向泉边，准备逮捕毛盾。

很明显，他是专为毛盾而来，方才引开段君来似乎只是他耍的一个小手段罢了。

他已接近毛盾不及七尺，为防意外，他仍临空点出几指截住毛盾穴道，然后才将他抄在腰际，避着什么的往暗处掠去。

谁知掠不了半里，那段君来突又盯上，她见着那道白影，目标失而复得让她欣喜不已，本想追近些再出手，然而她又发现白衣人腰际挟着一名淡青布衣人，他分明就是毛盾，自己虽然跟他冤冤吵吵，但突见他受制，却莫名地不能自制，已怒喝“把人放下”，凌空化成飞箭，直扑过去。

酒月书生见状甚惊：“怎又是你？”他仍想逃，但三个起落又被段君来截住，大概是多了毛盾一人，影响了他轻功之灵活度。

“把人放下！”段君来怒喝，管不了那么多，孔雀翎一张手即是煞招攻出，她必须在最短时间之内救下毛盾，否则……

那酒月书生果然狡猾，但见段君来杀招尽出，他竟也抓起毛盾往她挡去，冷笑道：“别忘了人质还在我手上，你敢乱动，我先宰了他！”

这着硬是把段君来逼得投鼠忌器定在当场，她不禁急慌而斥骂：“臭小鬼，找你来有何用，三杯下肚就不醒人事，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你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岂知那昏迷不醒的毛盾却突然发嗔起来，两眼怒瞪段君来，哪有半点醉意？他一发话，吓着两人，他却仍骂的起兴：“我是将计就计，装醉装晕，让他抓到秘密地方，说不定那里就能救出你爹，

你搅什么局？这一来救个鸟蛋都不行！”

段君来又喜又怒，喜的是毛盾没事，怒的是自己冒险救人却吃了一场大排头。她骂道：“我是来救你，你敢骂我？”

“我活的好好的，何必你救！”毛盾嗔斥。

段君来火气不小，突然喝叫：“把他作了，看我救不救你！”

她这翻话是对酒月书生喊的，酒月书生这才想到自己立身处境，尤其毛盾还在他腰肋。自己随时可以再制住他，说时迟，那时快，他登时想抓指扣人。

岂知毛盾灵得很，骂了段君来一句三八婆，动作更快地点向酒月书生腰际重穴，酒月书生但觉不妙，反手一抄，十数支利针全往毛盾脸面打去，毛盾仍不躲，更想点中那穴道。

段君来见状却急叫：“碰不得，可能有毒！”

一个扑身，她已冲向毛盾，孔雀翎急忙打去，想截阻那撮细

如牛毛的利针。然而情势过快，距离又如此之近，毛盾根本避无可避，而那段君来的孔雀翎仍在数丈开外，根本发挥不了作用，眼看酒月书生已发出胜利奸笑，毛盾不得不使出日月神功。

只见得他全身像闪电般发光，这一闪，发出无穷劲道，不但迫散那把利针，更将酒月书生闪推暴开，跌落丈余远之石笋，更将石笋撞断，弄得灰头土脸。

毛盾则跌落地面，得意地享受这份成果，那段君来却满脸诧异：“你用的是什么功夫？像会发电？”

“我也不清楚，好像神明附身，突然就有电了。”毛盾当然有意掩饰，突见酒月书生准备开溜，这正好给了他借口，何况怎能让如此重要人物走脱？当下急喝“别逃！”电也似地扑冲过去。

段君来也不敢落后，弹身而起，疾追过去。

那酒月书生果然如地头蛇，对此山环境知之甚详，在转闪腾掠之间几乎将毛盾和段君来两人甩脱，然而两人那份死劲，终究扣着对手不放。

一个更次过后，酒月书生已被逼至断崖，他似乎已无退路，只好转身以迎敌，瞧他一脸汗水，显然已尽力逃命而不可得。

毛盾和段君来亦是大气直喘，不过仍把人追着，两人自有一股得意之情。

“只要你说出我爹下落，我可以网开一面饶你不死！”段君来气喘中仍冷森说道。

酒月书生却答非所问：“我倒想知道你这小子如何解去我的玫瑰迷酒？”

他目光对着毛盾，问题自是对他，毛盾也不让他失望，捉笑道：“我是谁，你想骗我？只要你屁股一翘，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哪有人先前爱酒如命，后来又大献殷勤地希望我喝你的命根酒？分明是有问题，我岂会上当，给你来这么一下子，你倒是爽死了！”

酒月书生一愣，随又自嘲一笑，自己是太小看毛盾了。

毛盾冷笑道：“你分明是为我而来，倒是为了什么？你该不会又是那什么蓝幽灵的杀手组织的一员吧？”

酒月书生冷笑而不答：“你说呢？”

“我看有些像，至少有所牵连。”毛盾道：“实话实说，对你有好处。”

“什么好处？”

“就是活命一条。”

酒月书生促狭直笑，根本未将两人放在眼里。

段君来突又斥道：“管你是谁，我只要知道我爹下落，快说，否则要你毙命当场！”

“凭什么？”

“凭它！”段君来拿出一支巴掌大红色孔雀翎，晃在手中，酒月书生见状脸色大变：“孔雀翎？！”

“不错，段家不传之秘，里头有八八六百四十支火翎毒针，不但可伤人，还可炸人，十丈方圆无一幸免。”段君来冷笑：“我有把握在你第二次移动之内炸死你！”

酒月书生真的不敢动了，他吓出冷汗：“其实你爹一直活的很好……”

“好不好不是你说的，我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在极乐世界中……”

“说清楚点，人在何处？”段君来逼近一步，酒月书生想退却无路可退，他挣扎一阵，终于说了：“我若说出地方你们会放过我？”

“只要你说，我们不会为难你。”段君来道。

“他在……在……”

酒月书生仍考虑该不该说，如何说之际，突见一道寒光快逾流光实在太快，根本匪夷所思射向酒月书生咽喉，毛盾鞭尾勉强扫中些许，已无法挽回地让那把利刀插在酒月书生咽喉上。

毛盾急叫不好，回身想找那名刺客算帐，段君来则在发现酒月被杀之后已疯狂般吼叫地追了下去，毛盾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突见倒地的酒月仍挣扎不休，想说些什么。

“酒……酒……”

毛盾赶忙扶向他，只见得他口角渗浓血，两眼睁大，一直想往某方向指爬，又喊出“酒”字，情况又急又狼狈。

毛盾知道，若非自己长鞭扫中利刀让刀锋偏了些许，他根本就无挣扎机会。但闻他直叫“酒”字，毛盾心想此人平日好酒，没想到要死之前还想喝酒，但瞧及他如此拚命挣扎，左手指甲又将嵌入毛盾肩肉。

毛盾登时感觉出他不只要喝酒，而是要告诉自己什么，他急忙问道：

“你要喝酒？！”

“玫瑰迷酒？”

“酒坛？酒月？酒泉？……”

直到“酒泉”两字，酒月急促目光方自收回，直指的右手也软了下来，口中再吐一口浓血，终也咽了这口气。

“酒泉？……他真的想说酒泉两字？”毛盾喃喃念着，心头颇有不解：“他还是另有用意？话未说完就咽了气，这两字根本不算数？”

然而他又想回来，如果那酒泉真有什么秘密，自己更该查清楚了。

在毫无线索之下，他决定再探酒泉，心下想定，他才抽出酒月咽喉这把指宽利刀，只觉得此刀锋利非常，并无任何标记，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暂时将利刀收下，找来几块石头将酒月给埋了。

然后他才想到段君来。四处望去，一片清静，也不知她把人追向何方，看来只有等她回来再说了。于是毛盾已移步往酒泉行去。

虽然追逐酒月甚远，但却都是迂回追逐，现在把它拉直，不到一个更次已找到酒泉。

先前几坛美酒仍在，更有酒香扑鼻，一切如故，很难让人想象经此两个更次已丢了一条人命。

毛盾默然坐在泉边想瞧瞧这泉到底有何特异之处，但几个桌面大的山泉除了居中偶有泉水涌出，发出淡淡咕噜水晃声之外，实在瞧不出什么名堂。

“难道酒月会将那些秘密藏在酒坛里头？”

除此之外，毛盾已想不出任何线索，当下他又往泉中潜去，在水底找出十余坛美酒，一一加以解封，并将美酒倒出，弄得酒香四溢，结果仍找不出任何线索。

他正感不解而失望之际，那酒泉却传出更大之咕噜声，水泡亦加速喷冒，这景象已深深吸引毛盾。

“莫非泉底另有通路？否则怎会冒出如此气泡？”

毛盾宁可信其有，遂又往水中潜去，在底层摸索一阵，果然发现一活动石块，他使力搬动，一股冰冷水源涌出，分明是其处暗渠之水劲，他犹豫是否要钻进去，因为要是陷阱，他很可能被困而溺死，但想及酒月临死之言，想必害人成份不高。

他终于还是选择一探究竟，在试过石块并无卡死之虞之后他才小心翼翼潜了进去。

这水渠有若恐龙肠，弯弯曲曲却并无打结之处。毛盾顺着渠势往前潜滑，似乎经过两个更次那么久，幸好毛盾练了日月神功，能在水晶球里闭气数日之久，故而潜此水域并不碍事，否则潜至一半，气息弱了，欲前进或调头皆不可得，迟早会溺死。

尽管如此，也让他难过非常，憋在水中不言不语实在不好受，好不容易听及尽头处传来哗啦啦之水晃声，他知道快出关了。果然再转个弯，前头已传来青白光影，显然渠道已通。

他很快潜过去，哗地一响已冲浮水面，深深喘口大气，已注意到此处环境，有若海边之岩层暗礁缝隙中，两边全是礁岩，呈三角形直拱而上，延伸至数十丈远方见着白光泄亮，那哗啦波浪声即传自该处，同时亦带着小小涟漪荡过来。

一切只有静，静得可怕，静的让人不自在。

这是何世界？

毛盾但觉来到不一样世界，像进入蛮荒充斥的怪兽岛般，让人觉得自身之渺小。

然而他还是艺高胆大地往洞口那头潜去，来都来了，好歹也要探个究竟。

及潜至洞口，眼前一片碧蓝无际，分明是海洋没错，更有阵阵浪花叭哒打来，凭添几许浩瀚海洋之浩大。

毛盾不禁觉得神奇，那酒泉竟然连着海洋，自己莫名地就摸到这个地头，看来还是个荒山野岛。

正犹豫是否有人之际，左侧似乎是沙滩海湾已传出美女追逐之嬉笑声。

有人？还是女的？

毛盾的两眼为之睁大，一半好奇，一半求证，他已摸出秘洞，往那海滩摸去。

方转向海滩，一股夏日风情画呈现眼前，白如玉粉沙滩到处植满碧绿椰树，阳光投在沙面、海水，更从椰树渗泄而下，条条似粉金似的，让人瞧得舒服异常，大叹阳光真好。



毛盾从未觉得阳光竟然如此有媚力，照得让自己恨不得全身脱光让它洗淋。

“不知中午情况会如何？”

毛盾幻想着是否艳阳高照让人受不了？他也揣测出自己潜在暗渠少说也有几个时辰，否则阳光根本不可能出现。

他正赏心悦目地想享受目前美景，那嬉笑声又自传来，毛盾先是缩头缩脑想找地方躲起来，由于找不到岩块，只好躲向一株大椰树根后，然后才极目往发声处瞧去。

哇呀呀，前边百丈处，三四名长发美女正绕着椰林追逐嬉戏，笑声正传自她们口中。

毛盾方瞧一眼，只觉得好像进入人间天堂，但再瞧一眼，他却愣住了，真真确确地愣在那里。

这群女孩竟然一丝不挂，光裸着身子在那里奔来溜去？

她们似乎自然得以天地为衣装，自然得忘了衣服存在，光着身子仍能自由自在地奔驰嬉戏。

毛盾以为走眼，以为幻象，但甩甩头再瞧，天啊，一晃晃的乳房可假不了，每个都晃得结结实实，这岂是幻象？

他自嘲笑起了：“难道来到美人国？这些美女怎会习惯不穿衣服？竟连树叶也没有一片，全裸的耶……”

从未幻想过的情景已出现眼前，毛盾已觉得心慌了，不知该如何应付如此奇妙而该算是艳遇之情境。

算算，自己也该“成年”了，对此刺激，惹得他一股热气直涌丹田，实在难忍，他终究还是忍不了准备开溜。

谁知方要走动，不知是人大招风还是老天注定，只见得一颗头大椰子从顶空落了下来，没打着人却叭然敲向地面发出轻脆响声。

如此响声已惊动那群女子，一名轻叫：“椰子落下来了，快去瞧瞧。”

四人一窝蜂涌来，那笑声逼得毛盾更不敢动，猛躲却又不知如何躲，总觉得好像光溜着臀部无以掩藏。

还来不及让他想到方法，一名女子已发现状况，“有人？躲在椰子下？”

她们虽讶异，却未感到害怕，反而更觉得兴奋，快步追来，另一女子轻笑道：“是男的，还穿了衣服？”

“长的帅不帅？不知几岁了？”

女子们一窝蜂涌来，光裸裸地围向毛盾，她们绝不会超过二十岁，每个长的甜美可爱，更不做作在品头论足这位不速之客。

“好帅啊，又年轻，一定很好玩。”一名女子惊艳般说：“我侍候他好了。”

“不行。”另一名女子说道：“见者有份，我们一起侍候他。”

先前那女子倒也宽宏大量，点头：“好吧，姊妹一场，我也不想占便宜……”

毛盾见及四位光溜溜女子，早是面红耳赤，他却强做镇定：“各位好，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

“极乐天堂啊！”一名女子笑道：“我们是极乐仙女，我叫美人鱼，她叫美金鱼，左边那位叫美仙鱼，她旁边的是美娇鱼，欢迎光临。”

四位美女一同躬身为礼，长发一甩一抛掠更是风情万种。

毛盾实在困于面对裸身美女，四人长相又差不多，实也不必去分辨谁是谁，他窘困道：“不好意思，误闯天堂，惊动诸位仙女，在下罪该万死，这就告罪离去。”

稍拜个礼，毛盾已想开溜。

然而四位美人竟也不让他走脱，急急又围上，美人鱼急道：“别走啊，我们也只是名称上的仙女，其实我们也是人。”

美金鱼道：“自有人来到这里就已逃脱世俗悲苦，你应该享受人间极乐才对。”

“在这里衣衫是多余的，我帮你褪去。”

美仙鱼很快想褪去毛盾衣衫，美娇鱼也凑上来帮忙，美人鱼也不甘落后，四人八手很快就要撕了毛盾。

这还得了，光着上身？

毛盾急得两腮发红，紧紧揪住衣衫：“不要，不能脱，我……我不习惯……”

美金鱼笑道：“在这里，穿衣服才叫人不习惯呢！”

“是啊，所有的人都是以天为衣，唯独你，出去是会让人笑话的。”美仙鱼笑着说。

“我不想出去啊，我只想回去啊……”

未等毛盾解说，四位美娇娘很快把毛盾按在地面，任由毛盾挣扎，仍将他衣衫撕个精光，吓得毛盾哇哇大叫，只剩一条破碎内裤，说什么他再也不肯让人夺去，这也是他唯一能保护的范围。

身背都光了，毛盾只能抓着阴阳镜掩住下体，虽是困窘，不禁也有了怒意：“你们再无理取闹，休怪我不客气了！”

他一手扭住美金鱼，用力将她甩出三四尺，使得她摔跌地面疼痛叫起，如此表示毛盾确实有两下子。

几名美人被此举止稍稍吓住，但随即又露出笑容。美人鱼道：“原来是童子鸡，难怪会这么害臊；没关系，就让你多穿一天，保证明天过后，你会处之泰然。”

为了让毛盾很快能“处之泰然”，美人鱼已有了主意：“带他四处瞧瞧，或许他马上会觉得自已与众不同。”

“你们才与众不同！”毛盾仍自保护得紧，不肯让四人得手一寸。

四美人见状也不强迫，只露出奇怪暧昧笑容，美娇鱼终也忍不住：“你是不是小溜溜，那话儿怕人看？”

“谁说的，我很正常！”毛盾怒道：“谁像你们说脱就脱，一点礼教也没有。”

美娇鱼哧哧笑着：“你出生时可有穿衣带裤？我们只是回归自然罢了，大惊小怪。”

毛盾还是不肯理解，兀自蹲伏不起。

美人鱼忽有所觉：“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没经过洗礼？”

三名美女闻言亦是惊诧眼神往毛盾瞧来。美金鱼道：“对啊，洗礼过后，再也没有世俗礼教之束缚，我们应该带他到教主那里洗礼才对。”

毛盾心下一惊，若被带往教主，自己身份很可能穿帮，他急忙说道：“我洗过礼了，你们别胡说！”

美仙鱼斥笑：“洗过礼还如此，你骗谁？”

“真的，我早洗过礼……”

“那你应该坦然面对整个极乐世界才对啊，否则你一定没洗干净。”美仙鱼笑道：“再洗一次，你我就没什么差别了。”

“不必，不必啦，我已处之泰然。”毛盾硬是装笑脸：“只是教主说……我可以利用一天时间慢慢习惯，真的，只要一天就够了。”

以毛盾想法，先应付四人，然后再摸清此处到底是何名堂之后，能找得到段铜雀则救人，找不到则准备开溜，免得在此丢人现眼。

美仙鱼倒未起疑，只是有几分不解：“奇怪，教主洗礼一次就够了，何时弄得需要时间适应。”

“我比较特殊，所以……”毛盾以干笑回答。

美人鱼则有些怪异眼神：“难道你是仙种，要留来传宗接代的？”她露出淫荡神情，靠向毛盾，将他抱紧，极尽暧昧说道：“交合时要找我啊，我也是仙种，有资格传宗接代啊！”

毛盾但觉她尖尖乳房弄得自己背脊好痒，他赶忙将人甩开，谁知另三名美女又粘上来，敢情立即就要把他强奸了。

毛盾急叫，想阻止，却又不知如何阻止这些色眯眯的美人，心下一急，只好往海边冲去，一股劲儿跳入水中，借水遁去。

几名美女仍不死心，一路追冲下水，照样盯追不放。

幸好毛盾水性不差，潜在水中闪闪逃逃，花了两刻钟方自把紧追不舍的四美女给甩回岸边。

毛盾噓口大气，生平有了被人强奸追杀的感觉。

“什么世界？女人强奸男人？”

毛盾实在哭笑不得。此种事在世上根本不可能发生，此时却发生了，而且还落在自己身上。

更可恨的是逃的竟然是男的，此事若传出去，自己将如何见人？一张脸欲往哪儿摆？

他不敢太露出水面，只以平躺目光随着浪涛一浮一沉往岸边瞧，免得目标太过明显又被攻击。

方才一闹已引来不少围观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他们照样光裸裸。

在瞧及四女追杀毛盾时，不少人鼓掌叫好，但高潮过后，他们又觉得没兴趣了，几名男人找向四美女，搭搭勾勾之下，四美女也未再坚守毛盾，带着淫荡笑声跟那些男人嬉乐去了。

毛盾暗自噓口气，如此世界实在不是常人所能应付，他还是决定待在水中，等那些打情骂俏狗男女散至远处时，他才不动声色上岸，肚子也饿了，干脆找向椰树，爬向上头，一边藏身，一边采食椰子以果腹。

他忽而奇想，要是再有任何女子来缠就赏他手中几颗大椰子，包准打得她们颠三倒四，不醒人事，问题自能顺利解决。

喝了椰子水，刨了嫩白椰肉吞食，肚皮爽了许多，吃的起兴，又摘下数颗，双手已抓不了，正在幻想树下有某位美女缠身而准备把椰壳砸出而真的砸出之际。

椰子叭然敲散地面，毛盾以为或有某人倒地，想享受成果，树下突有喝声传来：“还不给我下来！”

是老人而权威声音。

毛盾怔愕，以为没人，竟然有声，以为是美女，竟然是老头声。

他往下瞧，只见得一位怪老头正往上瞧，他长相突出，一张四方老脸布满皱纹，尤其额头深痕三横一竖活像王字，更像过年过节舞龙舞狮的狮子脸。

可惜头发并无狮子般乱蓬而只是在光亮头顶双角尖处扎了两条白辫子，长及胸口，还扎了红蝴蝶结，像个老顽童。

除此之外，还披件红如火的大披风，他双手插腰，大有凌空飞翔之态，威风自是不减，可惜居高临下，瞧不清是否裸着身子。

毛盾皱眉：“你叫我？”他认为这个人是疯子。

“不叫你叫谁！”老者斥道：“还不给我下来！”

“你想吃椰子？”毛盾道：“很甜哦。”

“甜你的头？再不下来，小心本教主施法术，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毛盾闻言暗自惊愕，莫非这位就是四美女所说的教主？瞧他一脸威严，似乎不假。然而他又如何找到自己？而且这么快速？看样子是有人告密了。

“你是教主？什么教主？”

“连我极乐教主都不知，你真的找死了！还不下来！”

极乐教主已扬手似想逮人。毛盾见状急忙叫道：“别急别急别生气，我下来就是……”

说话间已慢慢往下爬，他已考虑是否找机会逃走，刚好手中还有几颗椰子，他想试试这教主武功，当下故作惊险滑了手，惊叫一声，三颗椰子全往地面砸落。那教主见状惊斥，双手猛劈，硬将椰子劈得稀烂。火气似乎不小：“你敢暗算本教主，下来有你好受。”双手插腰插得更威猛。

毛盾连连歉声道：“失礼失礼，我一时紧张所以才失手，请见谅。”

也不知教主是否见谅，他还是坦然往下退，因为方才砸下椰子一试，这教主身手顶多在中上阶段而已，否则以一流高手来说，根本不必那么惊惶而大打出手。

他要对付此人自是绰绰有余，再则听及教主会法术，更勾引了毛盾一探究竟之心性。

他很快爬下来，还是一脸惊歉：“教主请见谅，小的一不小心才失手。”

“什么话，要是你认真，我岂非要让你砸死？”教主但见是小鬼而且长的并不难看，方才震怒之心也浇退许多，冷道：“你是哪里来的？本教主怎会没见过你？”

“新来的……从海那边漂过来的……”毛盾呐呐说道：“我也不知这是哪里。”

教主认真盯着毛盾，终于相信他的话，事实上，他似乎不在乎毛盾说话是真是假，他爽朗一笑：“算你闯对门，这里是极乐天堂，也就是人间天堂之意，你来到这里，从此将无忧无虑快乐似神仙。”

“真的？”毛盾装得又兴奋又希冀：“我真的上了天堂？”

教主对他反应似乎很满意，遂也笑口一开，满嘴黄牙：“别急，等经过洗礼之后，你就变成真的神仙了！跟我来！”

他大摇大摆走在前头，披风随风晃动，好不威风，大约他是教主，不随便搞男女关系，故而穿了一条窄内裤，似乎更加威严几分。

毛盾想及洗礼准是喝什么孟婆汤之类迷神术。他倒想知道这教主如何使

得这么大群人快乐似神仙，也就毫无禁忌地跟了

过去。

教主在行进中一语不发，自持威严地往前行，许多男男女女见着皆投以点头含笑之礼，教主则只挥挥庄严右手算是安慰打发他们。

及至沙滩尽头，一座金字塔般珊瑚礁岩似的天然山区呈在眼前，许多男男女女即利用礁岩缝隙居住，洞穴则有大有小，活像杂乱蜂巢四处堆置。

教主引领毛盾走至半山腰，那儿有条小缝道，进入里头则若进入远古石洞，钟乳乱挂，长长短短似如千万毒蛇张满利牙，若断折下来随时会把人砸死砸穿。

洞穴不算小，再深入二十丈，已见着火光，更有一股檀香味传出，毛盾仔细瞧去，简直是来到一处烟火茂盛的神秘庙宇，除了正前方一尊美女青玉神像外，四处全是乱七八糟符图，大者如桌，小则似掌，似乎每一张符都含有某种超强法力。

若非毛盾也是此中高手，否则进入此殿，早被此情景给慑得眼直心惧，直觉的认为神仙是何等伟大而不可抗拒。

为了装的更像，毛盾也就开始惧冷起来，走起路子，双脚都显得不肯听话。

“怎么，没见过仙女，怕了？”教主显得得意，很似乎这洞穴的一切正是他主宰人类的最佳证明。

他朝那尊不像观音而像含情带媚的仙女膜拜，还从神桌上弄点香料加入铜鼎中，让其白烟袅起，香味更浓。

毛盾实在想不出那青玉雕的是何神：“她……是谁？”

“极乐女神，你拜过她，然后到左边那口泉洗个澡，你就知道她法力的厉害。”

“这么灵？”

毛盾半信半疑。教主立即要他照着做。毛盾自恃法术过人，不信如此即能被摄，遂听指示拜见美女，随又依言移步小池：“要脱光衣服？”

“随便你。”教主一脸平常却暗带得意：“不过等你洗完之后，你就再也不肯穿衣服。

“当真？那……”毛盾犹豫一下：“我还是别洗的好，光着身子多难看。”

“穿着衣服也未必好看。”教主逼了过来：“快洗，否则你永远出不了此洞。”

毛盾支吾一阵，瞧及教主想来硬的，他只好姑且一试，先伸右脚下水，但觉冰凉并无其它异样，这才慢慢将身躯移了进去。

浸入水中，只觉得池水开始发生哧哧汽泡，不断往上冒白烟，活像开水煮熟人。

毛盾先是一愣以为有机关，但犹豫中发现池水只是冒汽泡，并无其它重要变化，也就甘心接受洗礼，甚而有越洗越舒服之势。

待毛盾似乎洗得上瘾之际，教主也就开口说话：“如何，是否感到身在天庭般舒服？”

毛盾确实觉得舒服，这口池水实在有些名堂，不禁大大赞叹：“这是什么水？怎会越洗越舒服？”

“天水，天上来的水。”教主笑的甚是神秘：“只要洗过它，全身舒畅欲仙；你想更陶醉，把生辰八字送过来，我替你引渡上天堂，如此你将永远

没有烦恼。”

“搞了老半天，原来是摄魂术！”毛盾暗自说道，虽然他觉得这些烟雾和池水可能都加了某种迷心药物，但唯一能长时间控制人们，该是这门功夫。

他当然不动声色，随便给了教主一个生辰八字，然后一脸惊喜：“给了八字就能变神仙？”

“不错。”教主笑的有些奸：“十分钟之后，你马上感觉得出来。”

说着他把毛盾八字写在一张符纸上，径自走往女神，开始引香膜拜，咒起法术，除了未耍桃木剑，其它动作和道士并无多大差别。

毛盾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他是这行老祖宗，怎怕人摄魂盗魄。他想瞧个究竟，几分钟未到，但觉身躯似已轻浮起来，那正是灵魂出窍之兆，他不敢大意，立即运用法术抵抗，倒是整个人装出一副痴痴陶醉模样以骗过教主。

那教主一边作法一边瞧着毛盾反应，口中念念有词：“……甘魂归天庭，体若神仙，无忧无虑，尽情欢乐……”

耍了好一阵子，随即把那张八字符化焚，丢落一血碗中，然后又将血红水液泼向女神像后边那堆本是发出碧紫色之沙堆，水液一落地，一道红烟冒起，教主已传出得意笑声：“成了。”

随即转向毛盾，见他如乱童般抖跳，这本是被摄之征兆，教主仍自狐疑：“怎没倒下？”

毛盾一愣，原来法术过后是要倒下？当下很快呃呃呆叫两声倒落池中，完成教主心目中的手续。

教主这才满意点头：“敢情是童子之身，难怪能抵挡七情六欲之术。不过，人就是人，再怎样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他走向毛盾，探探鼻息，但觉一切如意，遂又拿出一红色玉瓶想灌入某种药物，毛盾心下一急，硬是咬着牙关不肯开口，教主撬了几次不得要领，不禁嗔惑：“丢了魂都还那么硬，不喝这还阳酒，你哪应付得了外面那么多浪女淫娃！”他还在撬。毛盾心下已明白，那该是春药、壮阳之类药物，吃或不吃，大概没什么干系，自己该能处理，他正考虑是否要张口，那教主突又有了他想。

“处男？”教主眉尖一抽，露出邪笑：“对啊，把他献给女神，不就是大功一件？放他到外头，准被糟蹋了。”

越想越对，他收起药瓶，随即翻动毛盾，似乎检查身体是否强壮。只翻两下已露出笑容：“挺壮的，好像还练过武，该合乎女神要求。”

为了邀功，他很快将毛盾扛上肩，往外头掠去。

毛盾被倒扛，又不敢大意偷窥四处，只觉得一路上穿林穿洞，尤其是石钟乳般的秘道又长又多，终于来到一处若宫似庭，四周充满软红罗纱的闺房，毛盾已被丢在一张豹皮床上。这房间香气闻来有些熟悉，他已开始猜想这“女神”会是何人。教主丢下毛盾之后，很快又往另一暗道行去。

毛盾这才稍敢翻目偷瞧，但觉无人，他已起身，四下游探，想发现什么橱柜之类东西找出一些秘密，但此处除了那张床之外就只有四墙上那几颗红纱罩住的夜明珠，其它空无一物。“倒是简单的可以，光一张床办事就行了！”

毛盾强嘲一笑，此处已摸不出名堂，他正考虑是否要跟教主前去探消息，秘道已传来女人声。

“走那么快，有事？”

“呃，想找主人……”是教主声音。

“我也是主人，找我还不是一样。”

“这……”

“什么大不了之事？”那女子媚着声道：“是不是找到好货？”

“呃……”

“一定是吧！”那女子发情了：“把他带过来。”

教主似乎在犹豫，那女子却悟通什么：“在道魂窟？”她似已认定，立即追来，急促脚步声逼得毛盾惊心肉跳，赶忙躺回床上。

“一定是童子鸡对不对？”女子声音好熟。

教主似已认了，点头回答：“正是。”

“多大年岁？长的还可以吧？他吃过药没有？”女子声音不断，教主唯唯相应。

毛盾已觉得浑身不自在，还是开溜为妙，可惜心意方动，秘道人影一闪，一位身罩白纱而内部全裸之半老徐娘已闪了进来，毛盾斜目余光一照，登时惊愕万分：“是你，三八老太婆？”

他做梦都没想到来者会是在金武堂被自己逼走的花弄情，花弄情照样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着恨不得挫骨扬灰之大仇人？她更为惊诧：“你怎会在这里？”

“对不起，走错路，认错人了。”

毛盾岂敢再待下去，他当机立断，猛翻身落床，右脚一勾，将那偌大豹皮床铺勾起整片往花弄情砸去，趁此机会夺门即逃。

花弄情怒火中烧，硬是不肯避去豹床砸脸，当下猛劲击掌，打得床铺四分五裂，待要再找寻毛盾算帐已不见人影，她这才发现上当，已然怒火攻心，厉吼道：“有胆别逃！拿命来——”

她急忙追冲出去，碰上一脸茫然惊愕的教主还在问发生何事，她已怒吼：“还不快发出紧急命令，逮住入侵敌人！”狠冷扫了教主一掌，径自追人。

教主被扫得撞向墙头，他怔愕不解：“敌人？会是谁？那小子？”赶忙追向那内洞，别说是人，连床铺都不见，他这才感到事态严重，随即拿出胸前一支长如手指似是海螺般的笛子猛吹，吱吱笛声已响彻四面八方。

他还是想不透被摄了魂的毛盾为何还能反抗？当然他根本不愿想及毛盾法术比他高明。

毛盾则趁着方才偷瞧所记下路子直冲外头，然而方冲出洞口，海滩已是人潮乱窜，像疯子般涌了过来。

虽然他们平时只顾欢乐，但被召唤时竟然有几人功夫甚高，几个腾掠即追过来。

毛盾心下叫苦，想逃出他们包围似乎不容易，他当机立断，说不定那女神殿找到一些破解摄魂方法，准可把这些失魂落魄者召唤醒来，甚至可据为自己助力，心念刚起，他很快找路子钻去。

谁知逃不了百丈，突见一道人影闪来。那人一头灰发，看似六旬老头，出手却奇重无比，一掌打得毛盾连撞三支钟乳，跌得唉唉痛叫，两眼一瞪，斥骂一声死老头，腰际长鞭已抽出，想一鞭卷得他东倒西歪。

然而那老人功力果然了得，长鞭抽出，勉强逼他退出几步，他竟然毫无惧色猛扣长鞭，这一反扯，毛盾差点往他撞去，不得已，赶忙把长鞭抖断，一招“金环套雨”打出。

但见鞭节或射如利箭或套如金环，先先后后，四面八方罩向灰发老人，这招威力果然了得，迫得老人手忙脚乱，又要击掌打落利箭，又要掠身避开金环。

就在他三手劈掉两箭一环之际，左侧金环已寻得空隙一环打得他闷哼滚掉三数丈。

他似已发怒，狮子般猛吼，手中突然多出一样黄闪闪东西，像扇子刷地展开又像羽毛般能飘浮起来。

毛盾一眼瞧去，太眼熟了，再瞧，他愣住了，那不是段君来常用的孔雀翎？这人会是……

“你是段铜雀？”毛盾但见此人脸容和段君来果然有几分相像。他似乎已认定。

段铜雀似早已失神，不理毛盾，趁他怔讫之际，孔雀翎猛然打出，数支翎羽似如数把长翅利箭，会飞会掠更会转弯，穿透金环，迅捷无比吞噬过来。

毛盾素知这玩意厉害，哪敢再恋战？当下立即腾掠而起，抄回那些利箭、飞环，还点落两支翎箭，转身就要掠逃，岂知翎羽却在此时炸开，化成千万支细毒蜂般往毛盾扑射过来。

毛盾慌了，幸好他有经验，当下又狠又猛往地面撞去，硬将地面砸出凹洞以藏身，尽管如此，肩背仍自挨了数针，痛得他闷唉直叫，不敢再作停留，便连吃奶力气都用出来，直往山下大堆人群冲去，此时哪顾得身上衣衫，猛扯猛撕，三两下也光了身子，找向大堆人，撞冲进去，搞得众人一团乱，便再也认不清谁是谁了。

那些失魂人一时为之失去目标，像无神鬼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教主赶来，找不到人影也想不出办法，倒是花弄情仍自一把横心，眼看那头乱象，整个人怒气冲冲往那堆人扑去，顾不得自家人，全来个猛杀猛劈，眨眼间已十数人伤在她掌下，奇怪的是这些人纵使受伤却未见痛叫，好似受伤挨掌是别人，现场倒也还算安静。

花弄情几掌劈人不着，她想如此再砸下去也不是办法，遂厉吼教主过来，要他控制人群往海滩聚去，不准走脱，自己好一个个过滤。

“非得逮住你，剁烂你不可！”

花弄情两眼发红，硬是锁着人群不放。

毛盾躲在人群虽暂时没事，但他明白这方法躲不了多久，非得想办法逃开不可，然而这些人根本受制于教主，自己想蛊惑都不易，这可恨的摄心术！

猝然间，他想到摄心术，自己不就可以利用阴阳镜暂时干扰他们魂魄，使队伍大乱，那自己即可趁机逃走了。

他立即拿出阴阳镜，还沾了伤口鲜血，很快念咒语，然后往人群照去：“醒来吧，可怜的失心人……”

这一照，强光闪处，有几名男女先是一愣，随即有了反应：“这是哪里？”突又见着对方光裸裸，尤其是女子惊惶尖叫，双手往酥胸私处掩去，甩头即慌张尖叫逃开。毛盾眼看此招奏效，又照镜打向周围众人，人群一醒，全是尖叫而做鸟兽散，任由教主如何喊叫已无效果，眨眼之间群众乱了泰半。

他们唯一想做的是浸入水中以掩去光裸身子，毛盾自是利用此机会跟他们一起落水，然后潜入水中，暗中向秘道逃命去

花弄情虽在岸上直跳脚却眼巴巴瞧着人群大乱而毫无方法，她气得直骂毛盾祖宗八代，可惜毛盾再也听不着。



毛盾一走，阴阳镜功效似乎已失，那些落水者又自恢复茫然，搞不清自己为何落水，个个你瞧我我瞧你地讷然往岸边靠去。

等到人群再聚起，花弄情一一过滤，她当然找不着毛盾踪影，气得满面通红，又自打伤数人以泄恨。

“总有一天老娘会把你碎尸万段！”

狠话再说，她已下令派出人手，非得找到毛盾而后始甘心。

可惜毛盾已潜入水道中，直往那酒泉方向潜逃，来时费几个更次时间，此时为了逃命，竟然加快一倍地逃往回路。

方钻出酒泉，他才敢嘘喘大气，想及方才情景，简直惊险而又让他哭笑不得。

“说不定他们会追到这里来……”

毛盾知仍身处险地，很快又准备逃走，然而全身溜溜实在不方便，但不走又不行，他只好硬着头皮先逃再说。

## 第十七章 多情婆婆

然而逃了数十丈，突见一道青影闪动，人未到声先到：“可恶，你敢躲起来！”

来者正是寻找毛盾找得快发疯的段君来，她本在山区搜寻，忽而听及酒泉有动静，更听出是毛盾叫声，当下一把喜悦一把嗔怒想教训毛盾就直接冲过来。

毛盾光听及女子叫声，整个人已慌了，急叫“别过来”，返身就往酒泉落去。

段君来撞的也不慢，一照眼已瞧及毛盾光裸裸屁股，羞得她呆愣当场，赶忙甩头避去，大骂不已：“无耻，下流，你敢如此对我！”

毛盾跳入水中，好生尴尬：“我是万不得已啊。”

“胡说，你明明乱来！”段君来认为他不脱衣服，谁会去脱他，但此话她已说不出口。

“我是……”毛盾很不想提起那头事，免得段君来急着要救人而身陷重围，“我的衣服被偷了。”

段君来闻言果然未起疑，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你敢在这节骨眼里洗澡，还洗到衣服被人偷去？”

毛盾苦笑：“有什么办法，有些事不是我说避免就可以避免的，你原谅我一次如何？”“不行！”段君来斥道：“太可恶了，要你帮忙找我爹，你竟然悠哉得在此洗澡！”

“那，帮我找件衣服总可以了吧？”

“不行，困死你在这里。”

毛盾忽而哧哧笑起：“奇怪了，我倒未见过男人躲女人的？反正都老夫老妻，有何好害臊，你既不帮忙又不躲，好吧，要看让你去看，我不在乎。”

毛盾硬着头皮又爬出水面。

此时换段君来慌了，她急斥：“你敢？”

“都上来了，有何不敢！”一步通，步步通，毛盾已能坦然自处，甚至还有耍弄段君来之意。

任段君来胆子再大也挡不了少女羞情，嗔骂一声“无赖”整个人已逃避远去。

“我就是不帮你，看你能威风到几时。”

段君来也等着看好戏，看毛盾如何解决这难题。

毛盾逼走人，虽有些得意，但想起段君来的话，他不禁烦恼又起，软化地求助，段君来还是不理。看样子他只有自行想办法了。

此处光秃一片，连扎草遮体都不可得，唯一方法似乎只有石块，可是石块太硬根本挡不了什么。

正百思无解之际，他目光忽而落在旁边的酒坛上，想喝它两口再说，但这一瞧，他已瞧出眉目。

“酒缸？打个洞不就成了？”毛盾心下大喜，岸边小酒坛装不了人，泉中仍有大酒缸。他很快捞起一坛，把底部打掉，酒香四溢，他顾不得品尝，把缸子往身上一套，果然显出效果，只要行动不太粗鲁，自可支持到找到衣服为止。

纵使如此，他仍自不断自嘲直笑：“以水缸当裤子，像话吗？”

；除了笑，还是笑。

然后，他直目面对段君来：“哼！不用你帮忙，我照样出得了酒泉山！”

跨出大步，直往山下行去，还故意弄出声音故作威风状。

段君来一直避在远处，她不相信毛盾会如此大胆，敢光着身子走出山区，心想他必定有了什么遮体东西，可是此处无草木，在偷瞧之下，竟然是水缸，她登时抽笑，差点笑出眼泪：“你要不要脸，用水缸当裤子穿！”

毛盾心安理得：“总比光着身子好吧，总比一个狠毒而不肯帮忙的女人好吧！”

“你敢骂我！”

“事实是如此。”

“可恶！我叫你吃不完兜着走！”段君来立即拾起石块猛往毛盾水缸砸去，登时又吃吃滤笑：“叫你缸破人亡！”

毛盾霎时哇哇大叫：“你干什么？这是我唯一的……”话未说完，石块已及，他不得不跳逃躲闪，活像个蹦僵尸。

砸了几下，段君来也有收获，敲下水缸一大角，急得毛盾快上吊，心下一横：“你砸吧，水缸要是破了，我真追着你不放，我不相信你能比我光荣多少！”

这话倒把段君来喝住，她可了解毛盾啥事都做得出来，若真发展到那种地步，自己也未必好过，手中石块再也砸不下去，耍性格地抛下，讪笑着：“看你敢再捉弄鬼把戏，准叫你光着三天屁股！”

毛盾看她不砸了，方自噓口大气：“我认输，行了吧，你还是快去找条裤子，我有话要跟你说。”

“什么话？有关我爹的事？”段君来显得焦急。

毛盾本不想说，但为了换条裤子，他只好点头：“好像有他的消息了。”

“你为何不早就，徒浪费那么多时间！”

段君来斥言一声，为了不耽搁，她立即转身去寻衣服去了。

毛盾心下一急：“这里不能久留，我跟你去！”

他怕追兵赶至，故而拚命追在段君来后头，可惜此处全是石灰林，他得小心翼翼，否则水缸随时会被撞破。

那段君来可一句话也没听进去，眨眼已脱出他视线，不到盏茶工夫已回头寻来，丢给毛盾一套庄稼布衣，毛盾穿上身，虽大了些但总比套水缸光裸身子好。

衣服穿妥，他这才有了自在笑容：“你还是对我不错，将来婚事，我可以考虑考虑。”

“废话少说，快告诉我我爹之事。”段君来一脸焦切。

毛盾头一皱：“你不是追那杀手，没追着？”

“我的事不用你管。”

“没追着可能就没线索了。”

“你敢耍我？”段君来气冲冲就要出掌。

毛盾赶忙跳开，已哧哧笑起：“别急，我说就是；但不管情况如何，你别莽撞，否则会坏事。”

“先说再说。”

毛盾邪眼一挑：“你可想过，我怎会光着身子？”段君来斥道：“谁管

你喜欢跳什么脱衣舞，我只管我爹。”

毛盾瞧她如此反应，也就泄了气，双手一摊：“那就没什么好谈了，既然你对光身子不感兴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胡说什么！”段君来斥叫：

“我爹关你光身子啥事！再耍我，小心我烧了你身上衣服！”一脸怒相。

毛盾冷道：“我是被人剥光衣服总行了吧，我看你还是少问为妙，否则将来不知不觉地跳脱衣舞，还以为自己舞艺高强呢！”

“你敢！”段来认定毛盾耍弄自己，一掌打得他跳逃数步。“老老实实给我说明白，否则跟你没完没了。”

“有个组织喜欢脱光衣服当仙女，你爹失踪很可能跟他们有关，这个答案你该满意吧！”

“我不信，天下会有这种组织！”

“不信也得信。”毛盾冷道：“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信不信由你，至于是否找得到你爹，过些日子再说吧，我累了，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

说完，毛盾甩头就走，他还是觉得先离开这鬼地方乃为上策。

段君来先是一愣，毛盾说的太认真，很似乎有那么回事。但见毛盾走了，她很快跟追上去，急问：“你说有那组织，他们在哪里？你在何处碰上他们？”

“不清楚啦！我一头栽进去，还没搞懂状况就被抓到地头脱光衣服，还没搞懂事情就被丢在酒泉，一切就是如此了。”

“胡说，既然是如此，你为何说他们跟我爹有关！”

“这地方是你找的，在此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算跟你爹有关吧！”毛盾觉得甚为疲倦，实在需要休息。

“你一定有事情瞒我。”段君来宜觉地说：“否则你不会急于想离开此地。”

“我怕他们找回来，这答案你满意吧，你想瞧个究竟就留在这儿吧，我挡不了啦！”

毛盾还是快步行去，奇怪，竟然倦怠得四肢无力，掠向一处高岩竟然立足不稳而往下摔，他猛提劲，幸免于摔。

“你怎么了？”段君来第一个觉得毛盾似乎不正常，赶前数步，登时发现毛盾面容一片青白，她惊心不已：“你中了毒？”

“我？有吗？”毛盾心下一惊，往脸上摸去，想摸出什么东西，但脸色并非摸摸即可得知，他暗自惊慌，难道女神殿那檀香和池水真的有毒？

段君来再瞄一眼，似已能肯定：“你的确中了毒，而且还不轻。”

“我……怎么办？”

毛盾惊慌地想找出原因，也想盘坐地面想运功逼退毒物，然而这一想盘坐，竟然是跌摔地面，四肢已然无力，他吓坏了。

“别动，别用真气！”

段君来见状已不计前嫌，很快欺身过来，连点他数处穴道，扛在肩头，急忙往山下奔去想找隐秘地头替他治毒。

毛盾渐渐觉得脑门沉重，终于失去知觉，一切只得任由段君来处置了。

段君来将他扛往山下小镇，找家客栈立即住下，先将毛盾安置妥当，随又往外头抓来几样药物捣成汁液，勉强灌入毛盾腹中，一刻钟过后，毛盾方自悠悠醒来。

“别动。”段君来仍自紧张：“毒性仍在，你想想到底如何中毒？可能中何毒药？”

毛盾嘴唇青得可以：“我也弄不清楚，只记得曾经吃下一颗椰子水跟肉，然后吸些檀香味以及洗个清泉澡，其它就不得而知了……”

段君来从他口中猜不出正确毒性，只好自行诊断了，白眼一瞟：“叫你别乱来，就是会惹麻烦，我也没什么药好用，除了一些家传秘药，能不能奏效，全看你造化了！”

说着，她将口袋内玉瓶中的解毒丹喂向毛盾，并运劲催化它。

这似乎对症下药，解药方入口不久，毛盾但觉腹胃一股清凉漫延开来，先前那股酸疼已渐渐被逼退。

他心神一振：“有解了，你这是什么药，这么灵？”

段君来见他脸上青影渐退，也知道搞对了，当下干声道：“我也不清楚，倒是你中的毒好像是我家常用的蚀功散……”

不想还好，越想段君来越觉得这症状越合乎自家毒性，她不禁有了疑惑：“你是不是中了我爹的孔雀翎？”

“没那回事！”毛盾急忙否定：“我连你爹长的何模样都搞不清，哪会中他的暗器？”

段君来但觉毛盾表情不自然又极力否认，她无法释怀，随即往毛盾肩手抓去，想探出什么。

毛盾更急而不自觉反抽回来，这动作更增加段君来务必检查心态，更抓得紧。毛盾余毒未解，根本挣脱不开，他只好故作镇定状：“哪有什么伤，你多心啦！”

话未说完，段君来已抓出孔雀翎，这一抖，孔雀翎似有磁性，猛将毛背那几根翎针给吸出，乌血还渗得背衫一片湿，毛盾怔住了，纸已包不住火。

段君来更是惊诧，猛将翎针抓在手上搓捏，这不是自家武器是什么？她激动万分：“是孔雀翎？是我爹的东西，他还活着！”瞪向毛盾：“你跟他交过手，你知道他在哪里！”

“呃……”

“你一定知道，快说，我爹在哪里？不说，我杀了你！”

段君来已是一脸凶相，先前治伤的温柔早一扫而空。

毛盾看是瞒不了了，苦笑道：“别激动，我是见过使用孔雀翎的老人，却不知能否确定是你爹。”

“一定是，除了我爹，天下再无任何人会使用孔雀翎。”

“说不定他收了徒弟或什么的。”

“不可能，绝不可能！”段君来一口咬定：“段家绝学从不传外人，那人一定是我爹，他在哪里？”

“在极乐天堂。”毛盾自嘲道：“看样子，他过的还挺不错。”

“怎么去，快带我去！”段君来急于拉着毛盾上路，突又发现他伤势在身，遂又改口：“你毒解了，咱们马上动身，大约再一个时辰即可以了。或者边走边帮你解毒。”

毛盾苦笑直摇头：“我知道你急于想救出你爹，但那地方真的不适合你去，等我想到方法再去救人如何？”

“胡说，连鬼域我都不怕，天下还有地方我不能去？”

“多啦，像妓院，像男人澡堂，你能去？”

“少把话题扯开！那地方根本不可能是这种地方。”“不错，正是这种地方。”毛盾想笑：“正是妓院跟澡堂的合并，你去不得。”

“我不信！”段君来认为毛盾有意为难：“纵使是这些地方，为了救我爹，我毫不顾忌。”

毛盾瞄她几眼，轻轻一叹：“好吧，你既然这么有胆量，我也不好意思再阻止你，否则就不够意思了；不过，既然要救人，我们还得详细计划，免得到时救人不着反而困在那里。”

接着，他把极乐天堂所见所闻大略说了一遍。

“那会是什么组织？”段君来疑惑不解：“为何要把我爹抓到那里？”

“不清楚，不过，你该担心的是他们不喜欢穿衣服的毛病。”毛盾弄笑：“希望你能处之泰然。”

“你唬我，我不怕！”段君来一口咬定不信。

“不怕最好，省得到时哇哇叫。”毛盾是有意看她将如何处置，已不愿再在此问题打耍，说道：“要救人也得有方法才行，我必需弄点行头。”

段君来闻及能救出父亲，当然高兴异常：“要准备什么？如何找到那地方？”

“酒泉下面就是啦。”

“他们住在地底？”

“去了就知道。”毛盾道：“时下还得准备朱砂，把它溶入灵符中，得破去那女神殿，否则没办法唤回你爹的魂魄。”

“我去买！”段君来急于成行，说完甩头就想走，毛盾看是唤她不得，只好交代她再买些法术用品如红丝线、符纸、线香等物，段君来一一记下，随即快步离去。

毛盾借此练气养功以逼毒，由于解药灵效，他很快可以下床走动，相信不久即可恢复正常。

此时他考虑的已不是破解女神殿的方法，而是极乐天堂中的高手，以花弄情藏身那里猜测，此处主人该是她娘多情婆婆，此人武功之高自不在话下，要是惹得她亲自出面，自己如何是好？可别赔了夫人又折兵。

想及“夫人”，毛盾心想段君来不就是自己未过门的夫人，若赔进去，总是有点舍不得，但此时此刻想劝回她乃根本不可能之事。

“看来还真的需要立即唤醒段铜雀那些高手不可，否则十分不利。”

毛盾已做最后决定，详细加以计划行动方法。

不自觉中，段君来已抱着大堆东西进门，毛盾很快将朱砂倒于桌上，然后烧了几道符咒于其中并搅拌均匀。

“到时那些失魂人缠着你不放，只要把朱砂往他脸上打去，暂时可让他们失去知觉，必要时泡水用泼的更管用。”

毛盾把朱砂分成两瓶包装，一瓶交给段君来，一瓶留为己用，段君来索知毛盾法力高强也就欣然接受，还是那句话：“可以出发了吧？”

“好啊，只要你罩得住的话！”毛盾一边检查自己伤势，一边想及段君来到时候碰上那堆光溜溜男女会有何种反应，他当然是捉笑不已。

段君来还是不认输，冷眼直瞪，好像是说“想看扁我，没那么容易”，一句话催得毛盾赶路去了。

两人随又返往酒泉山。

毛盾小心翼翼探查四周，但觉无异处，方始带领段君来回酒泉。他一边将怕弄湿的东西装入瓶中，一边指着泉中：“底部有条水道直通极乐天堂，咱们得泅水过去，你有什么不方便，还请自理。”

“我还会有什么不方便！”段君来白眼。

毛盾哧哧邪笑：“多啦，譬如说身上衣服沾湿，粘得曲线毕现，你习惯吗？”

段君来闻言不禁窘困，想及茅山那幕雨天情景，她更难挨，登时冷斥：“我的事你管不着！”斥得毛盾别过头。她还是很在乎地想出种种方法应付窘境。

幸好现在是夜晚，她不必如此费心掩饰。毛盾也是有意利用夜色掩护，调侃几句之后，他已经先行落水，段君来也不愿落后，随即跟进，两人遂潜入水道中，一路往极乐天堂潜去。

一回生两回熟，毛盾只花一个更次时间已潜至海峡秘洞中，他先探至海滩，夜色陵美却不见裸男裸女，空荡一片。

毛盾疑惑不解，难道这些人晚上都在办床事？还是自己上次骚扰，使得他们改变生活方式？

段君来也潜至，一眼瞧去，什么也没有，不禁两眼瞅向毛盾，战胜般讪笑：“想骗我，我才不上当。”

“她们真的都不穿衣裤。”

“在哪，叫出来我瞧瞧。”

“你当真不认输？”

“我为何要认输，根本没那回事。”

毛盾张口想叫，但声音方至咽喉，他还是放弃了，毕竟此时是来救人，早泄行踪实在不利。

他反瞄段君来一眼，亦是邪言邪语：“好话已说尽，警告也说了，到时别怪我没通知；我没什么要求，只是希望你到时别乱吼乱叫，有失风度。”

“才不呢！”段君来反瞪一眼算是回话。

毛盾不再理她，转而瞧向那座珊瑚大山，多多少少传出火光，却显得沉静。他很快盘算女神殿位置：“大约在半山腰，你要留下接应，还是一起去。”

“你以为我来干什么？”段君来救父心切，她才不肯等在这里。

毛盾没办法，只好引她向山区。他唯一希望是那些裸男裸女别突然冒出，这准吓着段君来。

潜至山脚，一切并无状况，段君来胆子不由大了，她老是不相信毛盾所言，很想找个发光地区瞧瞧，果然在登高三十丈左右之际，左侧四五步之间已有烛光洞穴，她忍不住潜去，然后偷偷往里头瞧。

不瞧还好，这一瞧，里头十余名男女，或睡或坐或打情骂俏以及做些不堪入目之事，他们果然全是裸体，一丝不挂，前胸后背上上下下简直一目了然，段君来登时吓呆，惊惶啊地一声想尖叫，毛盾闻声更是没命扑向她，一边掩去她嘴巴，急急拖藏暗处。

段君来仍是两眼凸大，满心惊惶不能自己，里头已走出两名女子，疑惑地四处张望，一名女子说道：“奇怪，怎会有叫声？”

“大概是隔壁的恶作剧吧！”另一名女子回答。

“有可能，咱们去看看。”

说着两女子光着身躯即大大方方行向另一洞穴，两对尖耸乳房在行进间作规则上下晃动，段君来瞧得早已面红耳赤，全身抽搐。

“她们……她们真的不穿衣服？”很艰苦的一句话。

毛盾倒是习惯了：“如果是男的，你可能会更感动！”

段君来不甘认输地想斥喝，毛盾怕她再度发声，硬是将她扣得紧紧，急忙说道：“大局为重，你若受不了可以退在一旁，别惹出麻烦。”

这话才将段君来唤回现实，她不敢再张口尖叫，用手肘狠狠撞了毛盾胸口方始泄恨，毛盾呃呃痛叫倒也忍了下来，段君来神智较醒，仍是窘羞难挨！

“他们当真……全部都光光的？”

“不错，包括你爹。”毛盾捉笑：“你听过在天堂有穿衣服的吗？”

段君来又是一肘想撞人，毛盾赶忙跳开，她狠狠瞪了一眼，抓向腰际包袱，还好自己已替父亲准一套衣服，否则实在不知如何面对才好。

毛盾又催话下来：“走是不走，我是说如果你不适应的话。”

“有什么好怕！”

为了父亲，段君来卯起心神决定再闯龙潭虎穴。

毛盾虽不甚相信她能自处，但此时赶也赶不走，只好走一步算一步，随即又领着她潜往那所谓的女神洞穴。

还好一路再无冒失鬼闯出，段君来自也不敢再往发光处瞧，甚至避得远远，终于安心抵达那洞穴。

毛盾本不甚确定，但闻及阵阵淡香檀香味，已知找对地头了。

“你守在洞口，一有状况立即通知，我去毁神坛！”

时间宝贵，毛盾很快潜入内洞，段君来亦是如临大敌，手中已抓出孔雀翎准备随时宰杀闯来敌人。

此时的她倒是一副盛气凌人，对于方才被裸女吓着一事早忘个精光，她相信若再碰上此遭遇必能断然处置，因为此时乃生死攸关，容不得她退缩。

却不知真正碰上了，她能否视而不见，一意狠拚？

毛盾当然没心情揣想此事，他很快潜至神殿，里头空空旷旷，连那极乐教主都不见踪影。这倒省了他不少工夫。

毛盾立即将朱砂倒出，找来盘子调成血般红汁，然后朝那女神像走去，哧哧笑道：“对不起，快乐之神，为了解救那些快乐过头之人，我只好先把你收拾，一切恩怨咱们回天庭再算。”

故意膜拜三下，已将朱砂淋向女神像，淋的像个血人，却无毛盾想要的灵魄出窍之事发生。

“难道被摄魂魄不是锁在这里？”

毛盾这才注意神像后那堆红得发碧的沙堆，那正是教主泼了不少血水的结果，他已认定这才是关键所在，于是半盘朱砂又泼了过去。

朱砂落地，果然发出哧哧红烟，更有一道道青烟闪动，毛盾但觉找对地方，那沙堆竟然暴凸而起，随又炸开，从中钻出一人，正是留有两长辮的极乐教主。

他一腾空已大喝：“谁敢毁我神地？”乍见是毛盾，登时惊诧：“是你？”诧异怒之下已大吼：“饶你一次还敢前来送死！”抓起胸前怪笛就想吹。

毛盾见状岂能让他得逞，登时发出掌劲，一掌打得教主倒摔墙头，扯下一幅画滚得乱七八糟。

那教主没想到毛盾武功如此高强，自己万万不是敌手，趁着滚落之际，右手复抓向左侧一尊小香炉，这一搬动，顶壁突然落下一张铁栅门硬把内洞封住，毛盾大叫不好，滚身落地，避开铁栅门，那教主却已躲向另一头，靠着铁栅门阻挡，他似乎无后顾之忧，遂又拿起笛子猛吹。



毛盾岂能让他得手，虽隔着栅门，长鞭照样派上用场，一招“螭龙绞天”抽得教主东倒西歪，笛子早脱手飞出吹不成了。

尽管如此，那外头却传出段君来尖叫声，分明是有人围向那洞口，毛盾暗自叫苦，纵使笛声无法传送，但铁栅落地暴响以及打斗声迟早都是引入关键，他还来不及作反应，段君来已若惊弓之鸟般退回来。

她两眼恐慌，一脸苍白，说话尽是结巴：“外面……外面……全是……光……光……没穿衣服……”

敢情她还是被那堆光溜溜的仙男仙女吓着。

毛盾又能如何，只能苦笑：“先顶着，我收拾这教主，一切即可摆平。”

那教主闻声冷笑：“省省吧，老夫摆下九阳魂坑，任谁也破不了！”抢回笛子又吹。

毛盾冷笑：“雕虫小技也敢现宝，我就没听过阴阳镜破不了的鬼玩意！”拿出黑亮亮阴阳镜一晃，那教主吓着了：“阴阳镜？是你破去鬼域？”

“不错，说出穴眼在哪里，饶你不死！”

那教主挣扎一阵，仍自下肯认输，他冷笑：“纵使你破去穴眼，你照样逃不出女神手掌心，还是束手就缚，以你法术，我保证你能当我跟班。”

“放屁！”毛盾气极，阴阳镜一抖，强光乍现，顿将青玉女神像轰个稀烂。

那教主见状不妙已心生逃去，立即往那沙堆钻去，毛盾岂能让他走脱，长鞭一抽挡去他退路。

那段君来更是嗅怒，孔雀针猛打过来，教主武功本就不高，根本躲不掉，一个照面已挨了七八针，痛得他滚地乱叫。

“说，我爹在哪里，不说你死定了！”段君来急喝：“我爹叫段铜雀，他在哪里？”

“救我，给我解药，我不知道……”教主已痛苦挣扎，神智似乎不清。

段君来想再问，外头一群人已逼至，前头数名手中长剑已砍杀过来，迫得段君来又窘又羞又不得不出招迎敌。

已是险象环生，毛盾顾不得再问教主：“你不说，我就全毁，全烧，连你一同烧死！”

他将朱砂全部撒向里头，阴阳镜四处乱照，尤其是那堆碧沙坑，这还不止，他拿出大把符咒引燃猛丢往里边所有挂图贴符，再拨倒油灯、烛台，霎时间火势已起，教主身困其中已没命尖叫，可惜铁栅门挡封，他根本无可去路，终于，他尖叫了：“救我出去，镇魂箱在水池下面……救我出去……”

毛盾哪有时间救他，心下暗道这家伙果然阴险，会把东西藏在水池下，如此任何火攻全无效果。

他是有备而来，先发几掌打得水花四溅，连同池边青石也打得碎散四地，池水一泄而下，果真发现一口贴满符条箱子，他猛抽长鞭，将箱子抽起。

并甩向那火堆之中，箱子符条虽沾湿，但在烈火煎烤之下随即照样起火，那符条一化，只见得箱中一道道白烟像冲天炮四处乱窜。

毛盾这才安心，眼看段君来早是险象环生，穷于应付，他立即急叫：“笨啊！快用朱砂！”

那段君来本就被这群裸身男女追得不敢正面对人，又何来谈及用朱砂印人脸面，她仍一味缩头缩脑，狼狈得不能再狼狈。

毛盾见状，立即抢身过去，将她腰际朱砂瓶抢下，伸手一舀，大把朱砂

在手，就这么一扬撒，沾上朱砂男女者立即定在那里，一脸茫然不知所措。

毛盾赶忙拉着段君来：“快溜！”挤着人群即钻。

段君来又羞又窘又不能不退，吓得闭起眼睛任由毛盾拖带，但触身搓去，不是肌肤就是那软绵绵之胸乳之类东西，早让她幻想身在裸体阵营中打滚——事实亦是如此。

她已窘得好像自己也光着身子在打滚，生平从未如此窘羞过。

毛盾倒是应付启如，朱砂一撒生了效用，他胆子笃定，干脆玩起印符手法，硬将朱砂掌印印男男女女额头，当然他还是偏好美女，尤其酥胸尖耸动人者，情不自禁地就印它一把，摸起来还似乎真有那种动人感觉呢。

幸好段君来早把头埋在衣堆中，否则见此状况不破口大骂而和毛盾划地绝交才怪。

很快的，毛盾已突破内洞，直冲外头，人群还是一大层，他有意引来段铜雀之类高手，遂猛提身躯往高处掠去，果然追来的全是些动作迅速之高手。

段君来却不肯再迎敌，她急叫：“我要走了，羞死人了！”转头就要逃开。

毛盾急道：“你不等你爹？”

段君来连话都不肯回答，溜的比什么都快。

这一停顿，几名高手已相继围上来，男女皆有，就是不见段铜雀。他们虽心魂被摄，但极乐教主似有意用他们防守此地，故而对他们武功似无影响，每个照样出招厉害，迫得毛盾手忙脚乱。他不得不用阴阳镜以唤醒这些人。

眼看一名使剑高手冲刺过来，毛盾长鞭一拨，竟然拨不动，长剑照样穿刺，迫得毛盾落地打滚。

那老头提剑就追，算准了位掠身而起，七刺十三砍一一落下，逼得毛盾滚靠石壁而无处逃，他哈哈大笑，一剑就往毛盾胸口刺去，万分惊险中，毛盾已将朱砂打向他门面，阴阳镜猛打：“看看你是谁！”

这一照，那老剑手怔住了，瞧着镜中自己，喃喃念着：“我是谁？”长剑也忘了攻击。

毛盾可没空闲，左右又攻来数名高手，他不得不躲避，并用尽所有方法唤醒那些人，几回合下来果然有收获，被照中而唤醒者皆如那老人愣在当场，喃喃念着：“我是谁？”似已潜入回忆之中，想尽办法回想起往事。

毛盾制住数名高手，本想喘口气，谁知背后劲风一扫，掌劲强得匪疑所思，他一时大意，硬是被打得暴喷七八丈，撞断两根石笋，喉头一甜，鲜血已涌了出来，此时他才听到那女子奸笑声，正是偷袭的花弄情。

“你的胆子倒不小，昨天刚闹过，今夜不还敢再来？”

花弄情笑的甚浪，衣衫内胸乳总会扣人心弦抖动：“不过，说实在的，有你这种绝世童男陪我一夜，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你呢？只要你答应，我一定让你天天乐如神仙。”

毛盾勉强忍住伤势，邪笑道：“我是有意侍候你，可是你娘也看中我，如此一来，我就变成你干爹，这如何是好？”

“所以说，为了防止此事发生，我只有先占有你，把你留在身边，到时我娘就算想要你也不好意思开口了。”

“好啊！请你把我带走吧！”

“这么快就答应？”花弄情不禁犹豫了，自己吃过他不少苦头，此时未免顾忌不少，还是小心为妙。

毛盾叹道：“我都受伤还能如何？只有选择侍候你一途。”

“真的？”花弄情吃吃一笑：“好吧，你既然有心，我也就照单全收，不过……在这里，衣服是多余的，你就把它脱下吧。”

“这只老狐狸！”毛盾暗骂几句，但为了拖延时间以找寻机会，他还是脱了：“我可是真心的，你看，这不是脱了吗？”上衣渐渐褪下。

花弄情满意直笑：“别忘了，不只是上衣，连裤子也得脱光，那样才方便。”

“我还能选择吗？”毛盾当真要脱。

突有喝声传来：“不准脱！”

那段君来本是窘羞退去，但藏了一阵，实在不甘心救不着父亲即已罢手，是以又追至战圈，突见毛盾受伤，心生不忍，当下立即将孔雀翎猛展开来，千万支毒针齐射过去，直如万点星雨，任由花弄情武功厉害，此时不禁脸色一变。

想躲已无处可躲，赶忙拉起身上黑纱袍施张如网，硬是挡落不少毒针，借机掠退，情急中小腿仍中了一针，痛得她尖怒斥喝：“孔雀毒针？段铜雀是你什么人。”

“我爹，我就是为救他而来。”

毛盾趁机套话：“幸不辱命，我早把他救出来。”

“胡说！我早把他换地方囚禁，你根本救不了他！”花弄情还是不放心地瞄向高处某个洞穴。

这正是毛盾所期待的，他突然发难，猛冲那洞穴，其速之快，连花弄情都措手不及而猛追过来。

毛盾连蹿数十丈，可惜伤势在身，无法逃过花弄情追掠，一不做二不休，他突然来个反冲，如饿虎扑羊直杀回来，口中还叫：“快去救你爹。”

说时迟那时快，他和花弄情已不及三尺，花弄情更有意将他震成重伤，免得后患无穷，毛盾亦有备而来，他早凝聚日月神功于掌中，只是先抓扣成拳，让花弄情无法见着掌中日月光影，待要印掌之际，毛盾始将手掌翻张。

两道青红光影一闪，花弄情但觉刺眼，毛盾双掌已灌来无穷掌劲，打得她双掌生疼，一个招架不了，倒喷十数丈，跌得屁股疼痛难挨。

她本将披在身上丝袍拉起，此时可说全身光裸而此地又是珊瑚岩。这一拖撞，光溜嫩肉哪禁得刮，早已裂出十数道血痕。

花弄情自恃肌肤美丽过人，怎能忍受得了此种伤害，登时张牙怒厉，又自反攻过来。

毛盾仍自小心应付，最紧要关头又是一掌日月神功打得花弄情连翻带滚，她这次学乖了，知道将丝袍张开保护肌肤。尽管如此，她仍疼痛难挨。

“你练什么邪功？”花弄情不敢再贸然攻击。

毛盾也好不到哪里，两次对掌，伤势又沉重许多，他照样被掌功反弹拖撞地面，还好他穿了裤子，否则照样臀部开花，只是避开下部，避不了上身，肩背部位亦是血痕连连，瞧得段君来好生不忍，急忙扶了过来。

毛盾硬是挺着：“快去救你爹，早救早逃！”

那句“早救早逃”唤醒段君来，她当下冷牙一咬：“你挺着！”立即冲向上边三十丈之洞穴。

花弄情见状想追，毛盾哪肯放他过关，长鞭一抖，霎时封住他去路。

“老娘跟你拼了！”

花弄情已是火冒数十丈，不肯再对掌，却从地面拾起石块当暗器射来，她武功高强，随便打暗器威力自不在话下，毛盾光听及急速破空声，已知硬接不得而四处躲藏，那石块果然了得！一闪及，珊瑚笋已砸个稀烂，毛盾暗呼好险，若被砸中，那还了得。

花弄情几颗石子逼退毛盾，找机会转身就要追向段君来。

毛盾岂能松手，长鞭一抖，化成“万龙点睛”，只见得万点寒光般利箭齐往花弄情背面噬去。

花弄情硬是不敢不理这又疾又辣的鬼玩意，不得不转身挥掌，甚而带动丝袍想卷落软鞭节，然而那鞭针竟然霸道异常，被拔打偏却随即又撞击岩块而反弹射来，顿时化成千万灵蛇光点四面八方罩扑过来。

花弄情一时怔住了，这是什么功夫，什么暗器手法，她见都没见过，眼看暗器将近身，她唯一能用方式即是落地打滚，可是地面全是如针礁岩，自己肌肤又嫩，实在不甘心。

正犹豫中，一把鞭针飞头而过，噗然剃掉一撮头发，吓得她花容失色，顾不得什么，自然反应滚落地面。

然而毛盾算好方位，见她滚地，只一轻喝，那些鞭针似听了令，齐往地面利射过来。

嘟嘟嘟连射几针，花弄情没命连滚几圈，突又见两针同时打下，分别取向左右肩头，那鞭针又快又急，任由她滚动多快，总无法双双避开，眼看就要伤在针下。

她暗自叫糟，只好硬出掌劲希望能一击奏效，但打得了左侧鞭针，逃不了右侧那针，她叫糟了，那针已逼近不及三寸，连肌肤都感受得出那股冷劲，她恨不能躲开，更恨毛盾施此毒手，恨得尖声大叫。

猝而就在她尖叫中，又闪出一道白影，那人身手更快于花弄情数倍，远远仍在二十丈开外，她轻发指劲已点偏那要命的鞭针，使得花弄情幸免于难。

毛盾顿觉不妙，正想瞧清来者是谁，那人似在玩魔术，一晃眼已定在花弄情身前，也定在毛盾眼前丈二处，他瞧得清，竟然是位长发美姑娘。

而那花弄情却如得救般急叫：“娘，就是他搞乱极乐天堂的，也是他逼我离开金武堂。”

这人会是花弄情她娘？亦是所谓百岁的多情婆婆花多情？毛盾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如此多岁之人会跟青春美少女一样，甚至比花弄情更为清纯。

花多情终于发作了，双目一翻，两道猫也似的冷青目光射来，毛盾心生寒意，方才清纯少女模样早被破坏。她冷声道：“你敢毁我天堂？”

“没那么严重吧……”

话未说完，那多情婆婆猝然出手，也未见着她如何出手，只见得她身影一闪，变魔术般闪冲毛盾，一股劲气奔涌而来，毛盾连大气都来不及喘，叭然一响已被打出十丈开外跌得眼花头涨，又吐了口鲜血，他知道熬不了多久，勉强把长鞭吸回手中想抵挡。

岂知那花多情硬是无情，接二连三疾攻过来，迫得毛盾不得不施展日月神功以自救，眼看白影闪动不及三尺，他才敢狠命吐出掌劲，青红光影一闪，登时轰得花多情倒弹飞出，若非她功夫了得，连滚数个斤头之后仍能安然落地，但她却已一脸惊愕：“你那是什么武功？”

“专克你的武功，有胆再来！”

毛盾勉强挥动长鞭撑着，能拖一时算一时。

花多情冷目一闪：“你是日月神教教徒？”

毛盾心下一惊，莫非她认出自己神功？他当然不能承认，冷讪道：“我是极乐教徒，你还满意吧！”

“不怕你不认！”花多情立即啸出声音，对象则是那些裸男裸女，看似要他们围着毛盾以能生擒活捉。

毛盾见及那些人潮又自靠围过来，当真叫苦连天，尤其那些高手，动作更是迅速，他暗自苦叫：“完了，死丫头怎么还不出来！”连逃的机会都不成。

“把他拿下！”花多情亲自喝令，她有意一边掠阵，并且想瞧清毛盾武功招数。

毛盾苦中作乐，一边运功戒备，一边却装笑脸：“诸位老头可别把好人当坏人，把你们整的如此模样就是眼前这位故作年轻的老太婆，你们可千万要找对人。”

“真的？”竟然有位老头如此回答。

这简直给毛盾无限希望，仔细一瞧，他们眼神似乎没了那种痴呆症。毛盾心下一喜，莫非解魂术奏效了，若真如此岂不情势大逆转？

为抢先机，他顾不得花多情，当下先把死人当活人用，阴阳镜猛往他们照去，强光一闪，那群人更蹦活得可以，毛盾更是欣喜，大吼：“快制住那恶婆娘！”那群人当真听使唤地往前冲，而且不是两三位而是一窝蜂，一大群。

花多情突遭惊变，甚是惊愕，急急喝叫：“敌人是他不是我！”可惜人群不再听使唤，齐齐猛攻过来，她这才知道事态严重，赶忙出手抗敌，可惜人群过多，一波被逼退，一波又涌来，迫得她穷于应付。

毛盾更是起劲，阴阳镜逢人就照还喝着“往前冲”，人群果真听话疾冲猛涌，如此下去，就算花多情武功再厉害，迟早也会被累死。

“小贼你别逃——老娘先收拾你——”

花多情已打出心火，她明白此时唯有先制住毛盾，情况方有可能逆转，于是掠高而起，凌空就找毛盾扑下。

毛盾岂能让她得逞，但见老鹰掠高，他这小鸡很快钻入人堆，顾不了什么胯下之辱，来个四处爬躲。

人群太多，又是夜晚，花多情根本逮不着人，盛怒之下极力劈掌，被击者又不甘受欺，一时拼命反击，早困得花多情捉襟见肘，穷于应付而落个身陷重围处处敌人局面。

毛盾得以喘息，如此结果，他做梦都料想不及，但终究人在险地，没时间欣赏花多情狼狈模样，他很快攀向高洞，想瞧瞧段君来把人救得如何？

就在他攀抵洞口之际，段君来已扛着一昏迷老人出来，她见着毛盾，自是欣喜：“是我爹，他还活着，咱们快走！”欣喜中抢出几步，复见外头一团大乱，惊心不已：“这是……”

“窝里反，那些人全复活了。”毛盾颇为得意：“诡计成功，不过危险仍在，快溜！”

当下他带头，专找人少处和隐秘处溜向沙滩，段君来虽跟得紧，但对于裸男裸女跳跳晃晃总难以自处，耳根自是又红透了。

好不容易抢下沙滩，一群怪异现象倒让毛盾笑不绝口。

许多貌美年轻女子不是跳入水中以藏身即是爬向椰树采叶片遮身，眨眼

光景，千百株椰树就快被剥成秃，还供不应求呢。

毛盾也见着那几位美人鱼、美仙鱼和美娇鱼在抢树叶，但见毛盾瞪眼猛瞧，她们竟也脸红起来，掩手掩身，掩不了身，掩不了羞，窘得无地自容全往水中跳去。对于前次硬拉着毛盾想亲热之事早忘个精光。

“忘了也好，记住这种事徒留悲伤。”

毛盾满心哲理地说，那段君来却一巴掌火辣打向他脑袋，斥骂不已：“小色鬼你还敢看！”自己也红着脸。

毛盾遭痛，猛抓后脑勺，干笑不已：“我只是回味一下。”

“一下也不行！还不走，再看我揍你！”

段君来耍出母老虎手段，迫得毛盾不敢多言，硬是被她赶回秘密峡洞，准备潜水道脱逃。

方入水道，毛盾终也清醒过来，终也死了心，他担心要是秘道被封，自己真的走不掉，于是不敢再耽搁，带领段君来及她爹，齐往水道潜去，毛盾负责开路，小心翼翼地又潜回酒泉。

历经一个更次，三人终于潜出水面，并无遭到袭击，毛盾总算嘘口大气，玩弄心情又起：“不知那恶婆娘招架得了嘛？”

段君来白他一眼：“你回去瞧瞧吧！”甩头即带着父亲离去。

毛盾呃呃叫了两声唤之不回，只好自我解嘲，有机会当真可以回去瞧瞧。

不自觉地往水面瞧去，竟然冒出许多气泡，这分明有人追来。他心下一惊，又跳落水中准备封死通道。

就在他想动手之际，里头已探出一颗脑袋，并非多情婆婆而是一般受困女子。

“原来她们也跟着逃出来了……”毛盾心想如此也好，能离开那鬼地方足可再世为人，他祝福这群人。

随后，他也追向段君来。

及至小镇，他做了件善事，即是花光银子买了大堆衣服要老百姓送往酒泉山，免得裸男裸女满山跑。

却不知他送的衣衫够是不够？

他幻想着要是老百姓见着满山美女裸奔，那将会有何感想？说不定酒泉山从此改名美人山或裸奔山了呢。

那段君来果然可恶，救走父亲之后已不知去向，任由毛盾找寻都不可得。

“死三八，又黄牛了！”

毛盾虽恨，但骂了几句，尽量找理由说服自己，离开那惹事精也好，免得无原无故被她陷害，还蒙在鼓里把她当成如意夫人。

自己伤势也不轻，看样子是需要找地方静养，于是店家也不敢住，找了一间民宅，那里只有老夫妇两人，住的却是四合院，他随便找一间房子藏身，两人始终未发现，只觉得厨房饭菜时有减少，却未料到这小贼还敢住在自家里头。

三天过后，毛盾已觉得顺气多了，伤势也在复原中，他想该是离开时候了，可怜身上连赏给两夫妇银两都没有，不过看这两夫妇能住四合院也非苦命人，赏银就这么借口省了下来。恩情就留在日后再算。

他还偷了一套像样衣服换下脏血衣物，稍加整理过后，才敢走出街道，一切似乎平静如常。然而他感觉中总有一股肃杀之气。

果然，在行不及半条街时，已有一名青衣汉子盯上他。毛盾心下觉得这

人该是为自己而来，当下故作不知，漫步往郊外行去。

及至荒效处，那人已大胆拦在前头：“阁下何人，欲往何处？”还是个年轻人。

毛盾故作惊惧：“你想干什么？我身上没什么钱。”

“我只要你名字！”

“你在找人？”

“不错，我在找一位跟你一样的年轻人。”

“可有名字？”

“叫毛盾。”

“盾”字方出口，毛盾早突然发难，轻易不露的日月神功猛打出去，这功夫连花多情都消受不起，那人岂是敌手，但见红白光影一闪，他想闪避都来不及，硬被毛盾打得暴吐鲜血倒摔七八丈。

“你果然是毛盾……”

那人拼出最后一口气将身上一口蓝筒弹开，只见一道蓝光猛射天际，毛盾心下叫糟想扑冲阻止已是不及。

那蓝光分明是敌方联络信号，他想逃又不甘心，折过头想逼问那人“是谁派你来的！”

毛盾甩了两巴掌，那人已是两眼直瞪，口角挂血早断气多时。

“妈的，死的倒挺轻松！”

毛盾问不出结果，只好搜下他身上银子，找了崎岖山路躲藏起来，盏茶光景未到，另有四名杀手急追过来，毛盾暗中瞧知，这似乎就是那蓝幽灵集团，也似乎是花多情的手下。

他知道自己已身在险境，照此追杀下去，他不死就要脱层皮。

“看来我得找个藏身处……找个靠山好利用……”

他第一个想到即是银灯联，但毛头在那里练功，老烟枪又和自己有过芥蒂，实在不妥。剩下就只有金武堂了。

虽然武向王阴阴险险，但自己也来来去去跟他交往了几次该能了解他心机，何况他似乎对自己武功有所觊觎，只要自己耍个手段，该能将他摆平。

一阵思考后，他还是决定躲往金武堂，于是小心翼翼地取道往太原方向潜去。

一路上，他都责怪段君来不够意思，竟然半路放他鸽子，将来碰面非得要她好看。

只可惜回答的总是风声阵阵，不知段君来是否听及，就算听及，恐怕也是一声捉笑吧。

十天后。

毛盾终于抵达金武堂。

武向王对他直如好友，还亲自接风洗尘，倒让毛盾受宠若

当然，武向天和武灵雪也来拜见，毛盾最是关心武灵雪喜事，频频追问之下，武灵雪终也窘困回答快了快了，到底有多快就只有她心里明白。

毛盾倒觉得还需加把劲才行。他倒是把话题扯向武向天，妹妹都嫁了，他可得加把劲，别连个女友都没有。

武向天照样以快了快了回话，但爽朗笑声终能释怀一切。

和众人闲话过后，武向王还是把毛盾带往自居秘室，奉上茶点之后，他已坦然问道：“少侠这次前来不光只是纯探望吧。”

毛盾斜眼一瞄：“你说呢？”

“最近江湖出现不少欲找寻少侠的人，他们为何而来？又属于何门何派？”

毛盾心知瞒不过他了，暗骂一声老狐狸，只好说个明白：“不瞒你说，我受了伤，他们是来抓我的；说你也不信，抓我的人是你老婆花弄情的母亲花多情。”

“你找到她们住处了？”

“找到了，而且还拆了大半，她现在恨不得砍死我。”

武向王轻轻一笑：“拆了人家的窝，她当然要恨死你，觉得如何？对于多情婆婆的功夫？”

“没真正拼上，不了解，不过一定比你老婆高出三倍，看样子她早把《多情宝录》学的透彻，还懂得采补之术，看起来竟然比你女儿还年轻。”

武向王咋咋舌头：“如此说来，我可能也没办法保护你了，我不是她对手。”

毛盾摆摆手：“我只藏身，没人要你跟她拼；你不说，没人会知道我藏在这里。”

“这倒是个好方法。”武向王频频点头：“你就藏吧，藏到不能藏为止，老夫奉陪到底。”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啦。”毛盾遂转开话题：“你创的武功如何？是否更进一步？其实我是认为你能打倒多情婆婆才想到要投靠你的。”

武向王轻叹：“总是差这么一点，气不顺，看来还需要时间研究或得到高人指点。”

“还有高人吗？你已是最高的高人了。”

“可说不定，一山还有一山高，我觉得那天下第一日月神功说不定就能突破任何困难而成为武林第一高手。”

武向王试探眼神闪来，毛盾照样装迷糊：“希望有这么个神功，以能早日完成你的心愿。”

“难啊……”武向王只能以苦笑声回答。

随后两人又谈些家常事，武向王才放出毛盾，任他游走四处，毛盾最关心的还是武灵玉，一有空儿，他已扑向玉竹轩。

那白色玉竹仍在，屋顶鸟笼已缠满青绿爬藤，瞧来更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往日情景一幕幕浮现，让人回味无穷，尤其是和武灵玉蹲趴地上大画炭笔一事，更让毛盾发笑不已。这似乎也是他唯一和女孩美丽回忆。

他走向那扇木门，带着丰厚感情触摸着，似乎很希望往日字迹能一一浮现，还有那武灵玉的纯真笑容。

他痴醉地幻想着，在这小天堂里总让他流连忘返而衷心挂念。

木门已轻轻推开，里头竟然一尘不染，而且任何东西都没动过，若有，只是木床上多了条软柔丝被，他忍不住想抚摸它，不容易啊，都快一年了，一切都没变。

一定是武灵玉特地整理的，想及她，毛盾心灵又是一甜，恨不得躺下来享受那般温存。

他果然躺下，还舒服得很，太好了，他简直爱死这地方。他突然觉得江湖是这么烦人，要是一辈子能安稳住在这里那该多好？

他猛伸懒腰，尽情享受这甜蜜意境，突然他意识到门口有人，猛地张眼



瞧去，光看那迷人眼睛及双下巴，他已认出是武灵玉，惊得他坐身而起，嘴巴张的杯口大：“哇哇哇，二小姐何时变得这么漂亮？眼如明月脸如霜，唇如含玉眉带灵，美人啊，二小姐是大美人啊！我恨不得想亲你一口呢！”

毛盾夸的一点也不过火，武灵玉已长的亭亭玉立，她姊姊已美丽动人，她更比姊姊够味七分，尤其那英中带怜的神韵简直叫人见之犹怜而深深被吸引。

或许这跟她是个哑吧，常年不言不语有关吧。毛盾敢如此坦白表露心声，倒是跟武灵玉耳聋有关，纵使说的再露骨，武灵玉恐怕也听不得许多，不过她似乎感觉出毛盾是在夸赞自己，嫩脸为之泛红，更形动人许多。

毛盾瞧得我见犹怜，随即将她抓来按在床头，并把她手掌摊开猛写几个字：“这房间是你整理的？”

武灵玉已有少女娇羞，一张脸窘红得可以，柔荑抽了一下仍自甘心让毛盾握着，甚而在上面写字，笔迹传来直如触电般让她心头怦怦乱跳。她还是默默点头回答了。

毛盾得此答案满是点头：“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打从上次你从大门收留我开始，我就认定你这个好人啦！怎么样？近来可好？”

武灵玉勉强又点头，窘羞中仍自伸指指向毛盾，大有反问之意。

毛盾欣笑：“我啊，时好时坏，不过总会记起你就对了，有一次还替你问过一位医生，他说要是先天聋哑，可能不易治疗，如果是后天所形成，只要知道原因说不定可以对症下药呢，你的病是先天还是后天的？”

武灵玉稍一犹豫，写道：“你不喜欢我现在这模样？”

毛盾急忙摇头：“没那回事，你变得何模样，我都会喜欢，我只是怕你不能说不能听，活的不快乐，所以想找方法医你。”

武灵玉会意而感激点头，眼眶似乎也红了起来。

毛盾见状暗责自己不该提及聋哑两字而引发她之感伤事，当下立即想冲淡此气氛，随又牵着她左手拉出柴房：“咱们去看看鸟笼，现在养了什么鸟？”

武灵玉被他一带，心情亦转移注意力，呃呃叫着似想说出得意事。

毛盾听不懂，他却看得懂，两人很快掠向屋顶，鸟笼在望，一眼瞧去，里头养了两只白色小鸟，看来像画眉又像黄鹂鸟，叫起声音十分悦耳。

“这是什么鸟？”毛盾猜不透。

那鸟儿见着武灵玉，立即蹦蹦跳跳，喜悦直叫，很快跳上她手掌，肩头亲昵个没完。

毛盾很是羡慕：“养了多久？这么听话？”

武灵玉手指伸出三根，当然不是三年，也不可能是三天，自是三个月了。毛盾频频点头：“不容易，不容易。”还是夸赞不停。

武灵玉急急想说出心中事，立即写道：“我叫它们比翼鸟，像不像？”

“比翼鸟？好啊！很像，出双入对，很是难得。”武灵玉说什么，毛盾都说好，但瞧及两鸟如此如胶似漆，毛盾也想不出更佳形容词，自是更加支持这名称了。忍不住也伸手逗向白鸟，鸟儿似也认同了，跳向毛盾手掌还轻啼着悦耳鸟鸣。

武灵玉见状更加高兴，频频递出会心一笑，终也露玉贝般牙齿笑个不停。

“太可爱了，取个名字如何？”毛盾很快想出名堂，“男的叫小毛代表我，女的叫小玉代表你，心心相印永不分离。”

武灵玉顿时又红了脸，怪不好意思的。毛盾却越叫越顺口，“来来来，

小玉过来让我亲亲！”他得意忘形地抓向武灵玉手中那雌鸟，准凑嘴亲去，岂知鸟儿不知是受惊受怕还是有意教训毛盾吃豆腐，突然一嘴啄向毛盾鼻尖，虽不痛却吓着毛盾，他惊叫唉呀，赶忙松手，雌鸟高飞，得意般啾啾高叫，雄鸟也跟着飞高唱歌去了。

毛盾摸摸鼻子，自嘲一笑：“鸟终归是鸟，连亲吻都跟人类不同，竟然用啄的，实在太杀风景。”

武灵玉笑得哈腰，她还是头一遭见过鸟类亲人，而方法竟是如此不同，当然，她也为鸟儿开此小小玩笑而感到可爱。

鸟儿飞了，毛盾也没辄可耍，只好笑嘲几句，和武灵玉掠回地面，两人并肩而坐于池边，想及往事，两人迫不及待又想交谈。

毛盾很快奔回柴房，抓出大把木炭：“看现在有谁敢赶走你我！”

武灵玉亦是笑眯了眼，两人终又蹲在地面写写谈谈，回复了童年时光。

从两人相互关怀谈至所见所闻，本身遭遇以及种种趣事，已是水乳交融浓化不开。

若非武向天赶来叫吃饭，两人好似还不知醒。

回头望去，偌大庭园石板已被写得满满文字，活像老太婆的麻花脸，两人不禁又露出会心一笑。很似乎将来仍要写个够，写出更多东西。

## 第十八章 淫邪母女

此后三天，毛盾除了应付武向王及武向天邀宴之外，他就住在玉竹轩和武灵玉抬杠，庭园字迹写了又洗，洗了又写，写到后来两人干脆改用水写，前头写满后头已干，如此更多出不少时间。

尤其毛盾从小画符画咒，毛笔字是有两下子，耍得武灵玉赞佩不已，当然话题一扯开，连毛盾的符咒画法，武灵玉都兴趣盎然，耍到后来，两人可说已在鬼画符，地面画不够还画到衣衫甚至脸上，阵阵鬼叫那是常有之事。

很快地又过了两天，毛盾简直陶醉安乐窝中而忘了身处险境。

次日中午。

忽闻大门吵杂声传来。

“毛盾先闻及是凶女人叫声，心头已怦怦乱跳，莫非花弄情母女找到地头了？其实他也不奢望躲得了永远，只希望武向王能制住两母女，他可过的平安无事。

为了证明来者是谁，他立即找借口离开玉竹轩，潜往大门，只要见及情势不对，先溜为妙。

方到达前厅回廊处，已瞧及那美丽而妖艳女子，果真是多情婆婆，她仍是一袭白纱，长发披肩，活像纯情少女，只可惜此时的她两眼斜眺像只怒孔雀，让人看来好生不协调，跟在她左侧的则是花弄情本人。

旧地重游，花弄情倒是以主人自居，卖弄风情地直往前逼。

挡在两人前头的是副堂主陆不绝以及左护法黑不亮，两人似吃了花多情苦头，显得神色紧张。

“怎么，我女儿是金武堂夫人，我是武向王丈母娘，你们有资格阻挡？”

多情婆婆怒斥，一掌劲风打出，又自把陆不绝和黑不亮逼退数丈，她已大步跨逼过去。

很明显，两人根本不是对手，但两人仍勉强阻挡，黑不亮更形嗔怒：“堂主早把她赶走，金武堂不再欢迎你们，快滚，否则刀斧相见！”

花弄情立即斥叫：“谁说我被赶走？是毛盾那个小子作怪，老娘照样管定金武堂。”

花弄情已冷斥：“小小金武堂算得了什么，老娘根本不放在眼里，叫武向王出来，放明白地把毛盾交出来，否则拆你个片瓦不留！”

陆不绝还是拱手示礼，道：“本堂并无毛盾此人，夫人误会了。”

“笑话，老娘的情报岂会出错！”花多情怒笑：“谁敢瞒骗老娘，只有死路一条！”

但见她双掌凝力，旋风乍起，突地往陆不绝、黑不亮打去，旋风直涌过去，直如江河溃堤猛不可挡，任由陆不绝、黑不亮功夫了得竟然抵挡不了，硬是被轰得跳飞七八丈，撞向大厅前柱，口角为之挂血。

“我跟你拼了！”黑不亮抽出板斧就想砍人。

突而一声“住手”，武向王已掠身而出，见着花弄情，脸色稍变，又见花多情，他大概猜出是谁，立即拱手为礼：“不知夫人前来，有失远迎请恕罪。”

花多情见着正主，反而敛起凶相，淡淡一笑：“亏你还认得我这丈母娘；明眼不说瞎话，我今天来的目的，你应该知道了吧。”

“在下不知……”武向王忽有所悟：“若是弄情想回来，金武堂大门永

远为她开。”

“我爱回来就回来你管不着！”花弄情斥道：“我娘是要你交出毛盾那恶小子，你藏着他对你只有坏处没好处！”

毛盾当然是惊心动魄，照武向王为人，他应该很容易把自己交出去才对，然而武向王却极力掩护毛盾。

他道：“毛盾非本门之人，你们恐怕找错地方了。”

“胡说！”花弄情斥道：“我派的眼线明明瞧他走进金武堂即未离去，他分明还在这里。”

“他是来过，但立即离去。”武向王道：“毛盾一向机灵，说不定他易容或改变身份，你们眼线监丢了。”

花多情突而冷笑：“看样子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把老娘当什么？随便两三句就能打发？”

她觉得说话简直浪费时间，猝然掠身欺向武向王，那速度简直匪疑所思，武向王连躲的机会都没有，硬是被她在胸口印了一掌，打得他闷吐鲜血撞退七八步。

“再不说，金武堂人此消失武林！”花多情已发狠话。武向王似也卯了心，抽出三截金枪，冷道：“夫人也是我的丈母娘，你既然不顾亲情，在下也只有舍命护家园了。”“好啊，敢跟我动手？好大的胆子！”

花多情突然尖笑，笑声如魔音穿脑，震得在场众人血脉贲张头昏目眩。

就在笑声将落未落之际，花多情化成光影般直扑过去，那身形已化如鬼魔般飘忽难测，却在周遭七丈方圆带起烈风阵阵，啸得群众脸面生寒。

武向王心知这是煞招，他退身不得，金枪立即舞出光轮，忽见人影闪来，七枪十八戳疾攻过去，岂知人影虚虚幻幻，七枪十八戳全部落空。

但觉腰身一凉，他大喝不好，斜冲右侧，右手金枪倒打而出，直取三尊幻影。

那花多情竟然不闪不闪，还故意幻成一尊，让金枪钉在胸口，却如钉在硬铁块上，当地一声弹跳老远。

花多情哈哈厉笑，趁那武向王失魂之际，右手一探，硬将他吸前三尺复又一掌轰出，只见得武向王呃然痛叫，腰背受尽万钧掌劲，支持不了，如断线风筝连撞一排石栏，已是伤势沉重。

陆不绝和黑不亮见状又自拦冲过来，照样被打得人仰马翻。

花多情大步逼向武向王，冷笑不已：“说是不说，不说，老娘送你上西天！”

她举掌就要劈下，武向王不知哪来骨气，硬是不吭声，所剩一支金枪亦横胸想迎敌，但谁都知道他耍不了什么大功夫，已是强弩之末。

猝而几声叱喝住手，内厅已赶来武氏三兄妹，他们全是金枪在手，奋命为救父亲而战。

花多情但见武家兄妹，心神为之一震，尤其是对武灵玉容貌更瞧的入迷：“我说嘛！天下漂亮女子不多，武家就藏了两个，过来，当老娘徒弟如何？”

武灵玉怒极，金枪穿月早射得花多情花容失色，因为不只武灵玉那两把金枪，而是三兄妹六枪齐出，那枪法似乎又溶入了阵势之中，威力强大无比。

花多情不敢大意，先是定身迎敌，想一一击落金枪，然而就在她击落第六把金枪之际，武向王竟然来一记回马枪，又快又急地射向她背面，花多情察觉之际，金枪已不及三寸，她根本避无可避，恨怒大叫，再运护体神功护

体，硬让金枪砸中背脊，虽然仍发出锵地铁撞石声。

但由于她运劲过慢，该处已传来疼痛，这简直让她怒不可遏。

尤其武氏三兄妹趁此机会已举枪反攻，虽让她避闪开去，却弄得她衣穿发乱，这对自恃高贵的她简直是侮辱。

她怒极反笑，厉吼一声找死，双掌回旋一扫，活像炸药炸开，只见得光影大作，三兄妹不但金枪尽失，整个人亦如蛤蟆摔出，跌向地面已是伤痛连连。

花多情仍不止，吸起把金枪就要砸射武向天：“敢惹老娘，拿命来！”

金枪射出如箭，眼看武向天就要丧命。

躲在暗虚的毛盾岂能见死不救，赶忙抽出长鞭打出，硬把金枪打偏，救得武向天一命。

他一现形，在旁掠阵之花弄情已然欣谑不已，急叫：“娘，他在那里！”

毛盾似乎魅力无穷，只被这么一叫，花多情整个人已暴掠而起直扑毛盾，似想来个措手不及。

不过毛盾早有防范，但见花多情杀来，茅山忍术一耍，打出烟雾弹炸得白烟四处，他趁机已开溜，临走还抽了一鞭，烟雾中传来花多情唉呢闷叫，不知被抽中何部位，但毛盾倒觉得抽中臀部才过瘾。

他趁机掠向屋侧树梢，本是不愿现形，但他有意引开这女魔头，故而仍自停留，像猴儿般戏耍吊在枝头上：“来呀，要抓我，就在这里！”

白烟中突又蹿出人影直冲树枝，毛盾话说一半，但见情势不对，赶忙抽鞭勾向另一枝头上，没命逃去。

花多情一击不中，她猝又冷笑，不追了，返掠回来，直扣武向王，随又连旁边的武灵玉也一并扣住天灵盖，她冷笑：“不要他俩性命尽管走！”

毛盾但闻此言已是苦不堪言，任他诡计多端，此时也施展不出，急急苦叫：“别过来，冤有头债有主，不关他们的事！”

“知道就好，只要你乖乖就范，我会放开他们。”

“先放人。”

“你没选择余地！”

毛盾终于垂头丧气走向广场，苦笑道：“我都回来了，可以放人了吧？”

武灵玉见状已哇哇鸣叫，武向天更是紧张：“你赶快走，落入她手中准没命！”

花多情冷笑：“先顾顾自己吧，倒是这美人竟然是个哑巴，实在可惜！”

她松掉两人，猝然掠扑毛盾，凌空数指已点中毛盾穴道，怕他再耍诈，仍自手凝暗劲，直扣毛盾，但觉他不再反抗，才松了一颗心。

毛盾倒能处之泰然：“不必耍那些花招，我能溜早就溜了。”

“算你识相！”花多情已露出淫荡笑声：“只要你好好听话，不打歪主意，我会让你舒服过日子。”

“多谢栽培，我受宠若惊。”毛盾道：“可以走了吧，我等不及

花多情频频点头：“你果是个人才，走吧，老娘这就带你去消魂。”

说着她已押着毛盾大步离去。

“少侠……”武向王实在愧疚，他想拦却无能为力。

花弄情突而两眼瞪大：“你也别逍遥，咱们的帐还有得算，竟敢暗练武功背叛老娘！一起押走！”

她老实不客气扣向武向王拖往大门行去。

武向王竟然认命般转身告戒手下：“我不会有事，你们先养好伤，一切以后再说。”

全堂上下一阵哀戚却无计可施，硬让两位魔女把人带走。

陆不绝叹息不已：“天亡吾帮，如何是好？”

武灵雪不甘心：“我到银灯联找救兵，你们派人监视魔女行踪。

事不宜迟，她招来快马，一路飞奔南下，希望能赶得及救人。

却不知银灯联高手能抵挡得了这魔女吗？

这正是金武堂上下所忧心忡忡者。

武向天很是后悔没练好武功，临阵时却是如此无用，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竟然虚渡了二十余载光阴，不但可悲而且可怜。

武灵玉则是两眼含泪，她欲诉无言，欲喊无语，唯一感受的仍是那比翼鸟啼声，它竟然通灵般，啼声竟是哀愁。

不知何时，哀怨声方能截止？

不知何时毛盾方能平安归来？

隐秘山洞中，毛盾和武向王被关在一处，两人各自铐了一副脚镣，少说也百斤重，想逃都不容易。

武向王伤势似乎较重，只得盘坐静养，至于毛盾则闲来无聊，倒是找事情做，他拖着百斤重铁链像帝王般游走，转得满洞咔嚓作响，他则是两眼东溜西勾，像在找寻什么，其实则在数洞中一支支凸起的石钟乳，照他经验，这地方应该是极乐天堂的延续，否则即是另一个海岛，不然不可能有如许之多的石钟乳。

只可惜这里连通道都没有，活像个巨蛋封住两人，想逃都不知从何逃起。

逛久了，实在找不到出路，毛盾只好找向武向王，轻轻一笑：“堂主以前是不是在此被逼完婚的？他们似乎很喜欢搞这玩意。”

武向王轻轻睁开眼睛，轻叹道：“这节骨眼里，你还有心情说笑？多情婆婆手段一向毒辣，为了目的可说六亲不认，咱们还是想办法恢复功力逃开此地方为上策。”

“逃得了吗？”毛盾存疑。

“至少也要把禁制冲破，让功力恢复，这对我们较有利。”武向王淡声道：“我知道少侠有这能耐……”

“你怎知我能？”毛盾稍疑。

“或许该是经验吧。”武向王道：“你我也曾经交手，我总觉得你对冲穴功夫有一套。”

毛盾冷眼瞧他本是想看出他是否知道自己练会了日月神功，但武向王说的真诚，找不出一丝异样，毛盾戒心也就去了不少。

他轻轻叹笑：“纵使我冲穴功夫有一套，此时此地恐怕也派不上用场，不过等我冲完穴道，一定帮你恢复功力；咱们现在可说同踩一条船，自该相互照顾不是吗？”

对于武向王冒死抵挡多情婆婆一事，毛盾总念着一份恩情，故而也不愿让他太难堪。

武向王则是轻轻点头谢了一声，随后他又问：“你到底跟多情婆婆结了什么仇？她为何要活捉你？”

“多啦，捣她巢，毁她窝，活捉我，是为了想把我当品种替她传宗接代。”

话未说完，左侧突然传来媚笑声：“不错，你的确是优良品种，老娘早

看上你了。”

来者竟然是花弄情，她似乎想抢在母亲前头占有毛盾，已先行找上门来。她瞄着毛盾满是欲火般柔情，若是一般人早被她挑得难挨难忍。

毛盾此时亦有这种感觉，但他极力往这婆娘恶毒那方面想去，果然自在多了。

至于武向王则干脆闭上眼睛来个眼不见为净，花弄情也懒得理会这位是丈夫也是冤家的老头。

她仍百般媚样：“小冤家，现在只有我能救得了你，还是听话吧！”

毛盾苦在心头，却仍装笑脸：“我是很听话，可是要侍候你娘，我实在应付不了；老实说，我还是较怕你娘找我麻烦。”

“我就是来替你解决麻烦的。”花弄情笑得双胸抖动，很是扣人心弦：“只要你跟了我，一切不就解决了？”

“好是好，可是你是堂主之妻……”

“他啊？”花弄情冷眼一挑：“谁眼他是夫妻，我已数年没跟他同床，早已恩断情绝；别理他，我们走！”

拉着毛盾就要步出囚洞。

毛盾苦笑道：“既然你跟他恩断情绝，还抓他来此做啥？”

“让他受苦啊，才知道老娘不是好惹的。”

花弄情狠狠将石门砰地关上，立即隔绝一切，算是对武向王一种示威，武向王除了叹息，又能如何？

毛盾则被带到那几乎跟前次消魂洞一模一样的豹皮床，黯红灯光及阵阵香气的确让人想入非非。

“这地方……我们还在极乐天堂里头？”毛盾想搞清楚位置。

“想啊！那地方早被你搞得乱七八糟，还能住吗？”花弄情边说边挑逗地宽衣解带，媚笑声不断：“放心，这地方除了我跟我娘，全天下没人找得到，你可以安心在此逍遥一辈子哩。”说是宽衣，也只是解下外罩透明黑纱袍，她已是全裸，尖耸玉乳轻轻颤动，她毫无顾忌地压向毛盾身上，一股软柔带热香气灌来，逼得毛盾面红耳赤，他急叫：“不急嘛……既然要消魂，我带着脚镣实在不方便，能否解下它？”

“不碍事，我功夫好得很，待会儿准叫你欲死欲仙，哪还会在乎手铐脚镣。”花弄情还是一味腻着人，然后已毛手毛脚想替毛盾宽衣解带。

毛盾急了：“不行，不行，我……我不行……”

“怎会不行？你满好的啊……”

“不行，不可以……”

花弄情淫荡一笑：“我看你还是记仇记恨，这样玩起来多没意思，没关系，老娘自有办法！”翻身靠床，往床下一摸，抓出一玉瓶，倒出一颗火红丹丸，她更是淫荡：“有了九天消魂丸，你再也没法拒绝我的诱惑，到时跪下来求我，我未必肯让你消魂呢！”

呵呵冷笑又扑向毛盾，任由毛盾如何躲闪，毕竟武功未复，一颗药丸已被逼入腹中，他直叫完了，但觉丹田热气上冲，分明已忍耐不了。

他极力强忍，发出闷吟，情况十分狼狈。可恨那花弄情又自百般挑逗，还晃着乳头往毛盾脸胸抹去。

“来啊，客气什么？全天下哪有男人不好色？我还是自动送上门的呢！”

花弄情硬将毛盾抱得紧紧，就似两条淫蛇纠缠得碎成一团。毛盾实在忍

不了，突然呃呃闷叫，管不得功力能施展多少，硬想使出日月神功以抗敌。

但就在他想逼出掌劲之际，石门忽然大开，一道白光射入，那花弄情已被撞落软床，她惊心动魄，直觉是敌人闯入，怒喝一声谁，双掌猛劲劈打过去。

来人武功竟然高她不少，身形不闪不避，一抬右手轻轻拍出早化去花弄情掌劲，甚而将她逼得跌靠墙角。

花弄情这才瞧清来者竟然是自己母亲，她不禁嗔怒：“我从不坏你好事，你敢打我！”

花多情冷道：“除了他，任何男人你都可以要。”

看样子为了男人，她们母女照样毫无交情可言，照样你争我夺。

花弄情怎咽得了这口气，怒道：“是我先发现他，你管不着。”

“我再说一遍，除了他，任何人你都可以要。”

“凭什么！”

“因为他身份不同！”花多情冷目瞪人：“等我查清他身份，以后随便你爱如何就如何。”

说着已提抓欲火难挨的毛盾，扬长而去。

花弄情怎甘心到口肥肉又被抢走，可是对方又是自己母亲，这笔帐看是要不回了，气得她抓起床单狠狠撕个粉碎。

“我不信你只想查他身份而不沾人！”

花弄情已是玉石俱焚心态，登时冲出香闺，找向母亲住处。

那多情婆婆果然把毛盾带往另一秘窟，她优雅多了，知道如何调理自己，这里除了软床，靠左石壁则另有一池清凉小泉，花多情将毛盾浸入泉中。

凉泉渗体，毛盾已然好过些，他干笑不已：“其实我早破功，不是处男啦，你不能找错对象。”

“是吗？”花多情和女儿差不多，照样忍不了一脸淫荡，不过她要得优雅得多：“没关系，是不是处男，很多人并不在乎，不是吗？我只想洗个澡……”她也脱下那层粉白丝袍，露出光溜溜嫩白肌肤。

那身段，尤其那酥胸又尖又挺，她自负地挺耸胸脯，带着毛盾惊艳贪婪眼神潜入池中，还落个含羞带怯轻笑：“我美吗？”

“美……”毛盾已在理智和欲火之间挣扎。

花多情淡淡甜笑，不自禁地靠过来倚向毛盾胸前，双峰一触，早挑逗得毛盾全身发颤。

“你想要我吗？”那嗲声简直勾魂。

毛盾赶忙闭上眼睛直念阿弥陀佛。

花多情轻轻淡笑：“何必呢？怨女当前你不采花怎对得起自己？你说是何人门下，我全都依你……”

拥向毛盾，又纠又缠，凭她数十年玩弄男人经验早耍得毛盾无法忍受，不自禁地就想亲向她那迷人酥胸。

花多情嚤哼一声又故意闪开，还是想勾引问出毛盾来历，毛盾似已走火入魔，紧紧抱住花多情不放，准是想吞了她。

花多情被抓拥得骚心大发，看样子也忍不了了，当下也咬向毛盾耳朵轻声淫词说：“冤家，全依你，以后事再说了……”双手一抱，在水中就想翻云覆雨，。

眼看就要失身，那等在后头的花弄情逮到机会已撞进来，冷笑道：“查



什么身份，明明是骚心难挨！”

这声音迫得花多情欲火尽失，登时人立而起，满脸嗔怒：“你敢坏我好事！”

“你都敢抢我的男人，我为何不能坏你好事？”

“胡说，我是在查他身份！”

“搞在一起乱查？”花弄情斥笑：“我也会，说不定我比你更厉害。”

花多情怒不可遏，一个掠身，凌空巴掌甩了过去，叭然一响，还是全力，痛得花弄情直掉泪。

“你敢打我？”花弄情满脸恨怒。

花多情冷斥：“没杀了你算是给你警告，他有可能是日月神教之人，娘如此做全是为了你，你却专坏好事。”

听及“日月神教”，花弄情愣住了，直往毛盾瞧去，但那耳光实在用的痛，她仍不甘心，斥叫着：“就算如此，你何必先抢他，还想占有他，分明是想一饱私欲，我恨你——”

大骂一声，手掩脸颊，花弄情已飞奔离去。

花多情想追人再解释，但追了两步，还是停顿，口中喃喃骂了几句，转向毛盾，经此折腾她已欲念全消，冷斥道：“你上次用的可是日月神功，老实说，免得受罪。”

毛盾缺少挑逗，又浸在冷水中，身躯稍为好过些，他暗自惊心，上次只不过轻轻一耍，这老狐狸精却起疑心，难道她当时早躲在暗处偷瞧，这可是玩命事，他死也不能承认。

“什么是日月神功？你想教我？”毛盾装迷糊到底。

花多情甚无耐心，一掌打得毛盾唉唉痛叫，她冷谑道：“不怕你不说，老娘也是日月神教教徒，你该知道我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如果日月神教教徒专干这种事，我铁定不是，因为我还是处男啊！”

“少油嘴滑舌，我要的是日月神功！”花多情又自逼近：“说，不说打断你双腿！”

毛盾苦叹不已：“这种事岂能乱说，我要是有那武功岂非早收拾你了。”

“你是差点把我收拾掉。”花多情冷道：“幸好你还没练成，否则我还有命在？不让你尝尝厉害你是不知我的手段！”

一掌又打得毛盾撞入水中，她抓起铁链，硬将毛盾头身压于水底，那毛盾不得呼吸仍是拚命挣扎。

眼看快要咽气，花多情方自将人提起，还是那句狠话：“说是不说？”

毛盾连打数个咳嗽，硬是撑下：“我不是……”

“还嘴硬，淹死你！”

花多情当真想淹死毛盾，硬将他压得鼻嘴冒血才拉人出水。毛盾咳了又咳，还是没说，接连两三次，毛盾已禁不了折磨而晕死过去。

花多情狠狠将人摔于地面，怒骂不已：“骨头就是那么硬，老娘就不相信你能熬到什么时候！”

她似乎又想把人弄醒，再施酷刑。

那花弄情此时却去而复返，也用不着道歉，冷道：“我了解这小鬼，硬逼未必有效，必须施点手段。”

花多情瞄她一眼：“你行？”

“至少该试试我的方法。”

花多情冷哼一声，终于走出密室，把毛盾完全交予她处理。花弄情再无淫念，也未说半句话，将毛盾挟起，找路行向囚洞。

打开秘门，一把丢入囚洞，或许摔得疼痛，毛盾方自悠悠醒来。武向王见状立即扶向他，急问道：“少侠还好吧？”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处理。

“没事……”毛盾想挤笑脸，可是一张口，呃地一声，方才灌入腹中泉水全吐出，连同那消魂丸化去之浓汁也一并呕出，汁液已呈淡红，倒似在吐血。

武向王见状更惊，连点数指想制住毛盾呕血，却被毛盾拂开。吐出之后，他舒服多了，笑意又露：“没事，只是被抓去洗澡而已。”

“那还好……”武向王稍安。

花弄情此时却发出谑笑声：“他已没事，你还有事！”

一掌打中武向王麻穴，硬把他往外拖去，武向王感叹不已，却不再吭声。毛盾已无力救人，似自嘲也似鼓励说道：“没事，忍忍就过去了。”

话未说完，石门砰然大响，人已不见，囚室为之冷冷清清。毛盾愣了好一阵子才想到危急情况，当下很快打起精神：“不赶快溜准没命！”

他已盘坐地面，趁无人之际运起日月神功之际，石门猝而打开，武向王湿淋淋被抛进来。那花弄情谑笑地传出一句话：“死硬脾气的下场就是如此。”砰然又把门带上，徒留两个可怜鬼。

毛盾移步过来：“不好受吧，那种滋味？”

武向王勉强打起精神：“是不好受，可是又奈何，我以为花弄情是在报仇，谁知道她却在逼我交出日月神功，我哪知道，就算想说也无从说起。”

“她怎会逼你交出这功夫？”毛盾不解。

“不清楚。”武向王道：“不过我想了想，大概是上次留在身边的藏宝图仍没瞒过她耳目，最近我又创了一些武功，她才如此认为。”

“这倒是有理……”

“他们又逼你什么？”

“一样。”毛盾捉笑：“还说我是什么日月教教徒，我打从懂事也没听过，真是笑死人了。”

“一点都不好笑。”武向王一脸认真：“下一波恐怕就不是这么容易过关了……”

毛盾没了笑容，“看来只有先冲开穴道再说了。”他立即盘坐，抢时间地又自冲穴。

武向王则仍自轻叹不已：“纵使恢复武功，又岂是多情婆婆对手？可恨我未习得日月神功，落个如此局面，实在有辱门风

“拚拚看吧，总比在这里等死好。”

武向王也坐了下来，虽想运功冲穴却提不起劲，烦得他大气直叹，双手无所事事地缩缩甩甩，偶而也求助菩萨般比出莲花指，佛手印。

毛盾本是闭目养神以冲穴，对他怨怨叹叹不加理会，但偶然间换个姿势，眼睛也就张开，不自觉地落在武向王手势之中，他突然惊愕不已：“你的手势？”双目盯得更紧。

武向王见状，登时收回掌指，急忙干笑：“有问题吗？”

“你的手势……你是日月教徒？”毛盾瞧得很清楚，武向王比的正是日月神教徒用来联络的暗号手势。

他做梦都没想到武向王会是日月教徒。急忙地，毛盾也比出怪异手势。

武向王瞧得两眼发直：“你是……”也比出那比莲花指还复杂的手势。

毛盾终于肯定无误，欣喜不已：“你可是护法身份？我是第七代教主啊！”

“正是正是！”武向王喜不自胜，身形已为之抽搐：“没想到会在此碰上教主，请受属下一拜……”

说着他已双膝落地。

毛盾急急扶向他：“别多礼，此处不宜，快起来。”

“属下遵命……”武向王识大体，很快坐起，同时也很快恢复正常，只以眼神传送喜悦。

“没想到真的在这里和您见面，实在皇天不负苦心人，老夫死而无憾了，对于往事种种还请您见谅。”

毛盾欣笑着：“这叫不打不相识，既然你我都是同门又何必客气呢。”

“说的是，说的是，本教有幸能传于后世，实在老天有眼。”武向王道：“老教主还好吧？他现在在何处？”

“还好还好，他活的很好。”毛盾有点吃味：“他把担子丢给我之后就兀自逍遥去了。”

“这当然，本教一向以此为宗旨，只可惜未能亲自见他一面。”

“你们没见过？”毛盾稍讶异。

武向王摇头：“若非教主您打手势，就算见面属下也未必知道。”

毛盾点头：“是了，老教主不见你，想必有他的原因，就像这多情婆婆也是本教一员，却是为非作歹，老教主即派我有收拾她的任务。”

武向王忽而感叹：“恐怕咱们此时此刻要栽在她手中了。”

“那倒未必，只要我功力恢复……再加上……”毛盾目光送了过来，一脸小人得志：“你忘了，本教教主必定要练得日月神功，这是唯一能克住女魔头的功夫。”

武向王露出羡慕神情：“如此属下就放心了。”

“咱们还是快点冲穴吧！”毛盾又自认真起来，但耍了一下功夫又觉得失望：“可惜我内力修为不够。可能还是无法制住那老魔女……”

武向王拱手道：“属下愿尽一切力量助您突围以保存本教命脉……”

毛盾忽而眼睛一亮：“有了，你既然是本教教徒，当然有资格学日月神功了，我把重要的传授予你，只要在短时间之内练成，准可克死那老太婆。”

武向王犹豫了：“这……可行吗？”

“有什么不可行，我是教主，说了算数，快凑耳过来，我传你口诀。”

武向王当真受宠若惊，简直因祸得福，在不敢“抗命”之下，他已凑耳过去。毛盾也毫不保留地将口诀传予他。

两人就此切磋武功。毛盾更呆不避讳地以日月神功冲破禁制而恢复功力，然后替武向王解去穴道。

那武向王早是一派宗师，内力不在话下，而又得此奥妙口诀，在日夜不停研究揣摩之下，竟然进步神速，连毛盾都夸赞不已。

一连七天，花弄情母女都未再逼刑。那花弄情更提供了好酒好菜让两人进食，很似乎又改变策略。

毛盾和武向王正求之不得，照样吃个舒舒服服，只要时间足够，等大功告成时，倒媚的恐怕就是她俩母子。

七天一过，武向王已是精力充沛，稍一用力，连毛盾都无法扯断的精钢

脚镣已被他扯成两截，这还不止，他还一寸寸捏个粉碎。

当然又赢得毛盾一阵掌声。

武向王感激之余也替毛盾扭开脚镣，如此一来两人总算自由了。

“咱们该去找女魔算帐了吧？”毛盾说。

武向王立即拱手：“一切教主吩咐。”

如此尊重倒让毛盾受宠若惊，感觉上似乎教对人。

一声“走”，毛盾正想推开石门，那石门竟然自动打开，花弄情和花多情两母女已立在门口淫笑不已。

花弄情笑的可以：“我说嘛，要教主现形还真不容易。”

毛盾闻言脸色大变：“你们？你们？”

“我们串通好了。”花弄情笑的弄人：“我收买了武向王骗你现出原形，任你狡猾，现在也得栽个大斤斗啦！”

花多情笑的更邪：“还是女儿聪明，只要点诡计就让这小子愣头愣脑；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喽，像你这愣小子怎能接替教主职位呢？我来做还差不多。”

“你们胡说什么？”毛盾就快失心，转向武向王：“快告诉我这不是骗局，我已教你神功，快制住她们！”

武向王轻轻摇头：“太慢了，我岂有背叛妻子及丈母娘的道理？”已移步往两魔女靠去。

毛盾简直被捅了千百刀：“原来你们在金武堂早算好联合算我了？”

“可以这么说。”武向王轻笑：“日月神功实在太让人着迷了。”

“恶魔，你简直没人性！”毛盾怒骂不已，一掌攻劈过来，武向王竟然轻轻扬手即已打得毛盾人仰马翻。

花多情瞧得更是淫笑：“小教主你认命吧，只要你说出日月神洞，老娘会让你过的舒舒服服。”

“你做梦！”毛盾怒骂不已。

“这可由不得你！真不识好歹！”花多情向武向王使个眼色：“把他抓到行刑室，看他说的不说。”

“是。”

武向王拱手为礼，但就在他欲收手之际，竟然匪夷所思发掌，目标竟是得意忘形的花多情，那掌劲乃是他全力一击，又加上日月神功之功效，简直就如万吨炸药炸开般猛烈，而又近在咫尺，任那花多情武功高强，此时又怎能躲得了。

猝遭变故想引掌迎敌已是不能，心念闪着想抽退，那掌劲印向胸口，轰然暴响，打得她闷吐狂血，哇然尖叫，倒摔石壁再弹退地面又撞击十数丈，像弹珠般乱弹乱撞，鲜血撒了一地。

武向王一招得手，更是得意哈哈大笑，打铁趁热，又自追杀过去。

那花多情果然了得，遭此重击过后仍能爬挺当前，抹去嘴角血丝，人若疯虎又自反扑上来：“有种，敢暗算老娘，让你尝尝七绝魔手滋味！”

一冲上来，十指突然泛红，幻化无数掌影，任那武向王功力深厚，在交掌之际，竟然无法突破那层掌影，双方连轰九掌十三式，武向王竟然力有不继，空门一露，花多情一掌穿透防线，打在他肩头，痛得他倒退数步，冷汗直冒，他这才明白花多情能独霸江湖数十年岂是浪得虚名。

花多情一招得逞，又如采蜜蜂群滚冲过来，掌影幻如莲花乱窜，逼得武

向王穷于应付。岂知就在险招之际，那花弄情竟然冷不防从侧面给她母亲一枪。

还喝声尖叫：“攻她腰际齐门穴，那是她罩门死角。”另一把金枪已抛给武向王。

花多情做梦都没想到女儿会背叛她，人又在近处，她虽及时抵挡，可惜仍嫌过慢，勉强闪过齐门穴死角。

却被刺出几寸深血洞，痛得她花容失色。

“贱女人，连你老娘也敢杀！”

花多情一掌打偏女儿，伤势似乎十分严重，她已没命逃去。

那花弄情避开一掌，但见母亲逃开，那还得了，急忙尖吼武向王快追人。

她也边追边骂：“杀你又如何，我不杀你，迟早会被你砍了，你何时当我是你的女儿？我只不过是你玩弄的一颗棋子，我不甘心，我要夺回你的一切……”吼得失心，硬杀过去。

那花多情伤势果然沉重，逃不了多远又被武向王追及，武向王已明白她罩门死角，故而攻招之际全往齐门穴逼迫，打得花多情险象环生。

她已心存拚命，但见金枪刺来，她不但闪，还快捷无比以右手扣去，左手指甲弹震飞出，成为五把暗器直取武向王脸面，尤其双眼。

任武向王阴险也不敢冒那失明之虑，他赶忙松去金枪，一个倒掠躲闪暗器，然而那暗器实在快速，躲了双眼躲不了门面，唰然一响，左腮已见血痕。

花多情见状大喜，立即将抢来之金枪倒射出去，正巧取向于弯身如弓躯体之脐眼，武向王或弹起或翻身都难免遭此突袭。

谁知他却施展铁板桥绷直身子整个垮下来，打得地面尘土乱飞，还来个时针般旋转，一时头肩已旋向花多情下体，猝然间他手中又多出一把笔杆般金枪，猛刺出去。

那正是他苦练多年救命绝技，就连花弄情也不知有此一招，何况自视甚高的多情婆婆。突遭变故，多情婆婆竟然避之不及，齐门穴硬被戳个窟窿，她尖声厉叫。

花弄情正巧赶来，见此佳机，手中金枪猛戳母亲胸口，直没七寸，痛得花多情再次尖叫，双手如疯虎乱抓，掌劲乱打，一时轰得石块乱飞。已如疯子般逃逸。

“别让她逃了。”

花弄情厉吼，顾不得危险，硬喝起武向王，双双齐追向前，再逼数十丈，前面已是尽头。

花多情已回头作困兽之斗，两人岂能给她机会，一路追杀过来。

花多情临死也要拖人垫底，不再躲闪，硬挨掌劲，猝然蹿飞过来猛扣恶毒女儿，那花弄情避之不及，肩头已被抓着。她尖叫，金枪再刺，直没母亲腰腹，花多情就是不放手，一掌又灌向她脑门，已露出邪恶大笑。

花弄情疯了，顾不得再用金枪，双手猛运真劲轰去，她乃情急没命一掌，花多情又受伤太重，一时招架无力被打得喷飞倒撞内壁，已是喷血如注，不过她手上也抓了女儿肩头几片肉而疯狂厉笑。

花弄情痛彻心肺，猛吼着杀了她杀了她，和武向王又是猛劲轰去，打得花多情再撞石壁，这还不止，石壁竟然招架不住而崩塌。

花多情往外摔去，竟而不着地的尖叫，拖得老长，敢情那是一处万丈深渊，石壁一破，她也只好摔了下去。

但闻叫声凄厉似索命鬼魂，却奈不了深渊掩埋而渐渐逝去，直到消逝无踪。

可怜一代魔女竟然死的如此悲惨，竟然死在自己女儿手中，可谓报应不爽。

那花弄情一点悔意也没有，甚而为除去恶毒母亲而感到兴奋，从此自己将能主宰一切。她跪在石壁洞口，喘息着直呼要命。

武向王也是气喘如牛，没想到花多情功力如此深厚，几经重创仍能伤人。尤其她的指甲似乎有毒。

此时已让他整个半边脸麻疼难耐。他焦急了，很快找向花弄情：“可有解药，我中了你娘指甲之毒。”

花弄情这才想到还有人在身旁，她轻轻媚笑：“怕什么，有我在，什么毒解不了？只要你永远听话，我什么都愿意给你。”

她仍禁不住那习惯淫媚浪笑。自己肩头也是火辣辣，她很快从地面找寻那个因打斗掉落四处的东西。

不久拾起一细长布条，随手一挤，几颗白色药丸已溜出去，丢了一颗给武向王，“服下它就没事。”自己也服下丹药，还捏碎一颗敷于肩头，想及白嫩肌肤遭损，她不禁又骂了花多情几句。“现在剩下毛盾那小子，解决了他，我再也高枕无忧！”花弄情仍未忘怀这时常坏她大事的小子。

武向王点头道：“他是该除去。”其实他现在只担心药丸是否能解去身上毒性。

两人随即又快步返回囚洞方向行去。

毛盾并没逃，甚而还等着看好戏般半路即迎面走来。

武向王但见毛盾，心头甚是不解：“你还没逃！”

“逃？好戏未收场，我逃什么？”毛盾回答甚是自然。

武向王轻轻点头：“的确，好戏的确未收场。”拍拍脸已有痛觉，毒性该已解去，轻轻笑了起来。

花弄情乍见毛盾，一来兴奋猎物未失，二来又能泄恨，已欣喜直笑：“快把他杀了，天下将是我们的！”她受伤在身，深怕不是毛盾对手，否则早已出手。

武向王则是淡声轻笑：“不错，天下很快就是我们的，不过那人是他却不是你！”

“你在说什么？”花弄情听不懂，有点责备：“叫你下手还说个什么劲！”

武向王轻笑：“你为何杀了你娘？是不是因为她把你当棋子耍？”

“不错！我最恨人家耍我。”

“我也最恨人家把我当棋子耍，你却耍了我十数年。”

“你？”

“我要杀的才是你！”

武向王猝然刺出手中那支小型金枪，相隔不到三尺，那花弄情简直避无可避，硬是被刺中心窝，一枪直透背脊，她全身抖抽，两眼瞪凸，做梦都未想到自己常年暗算人家，到头来却会死在自己计谋之中，而且是败在受自己控制十数年的匹夫手中。

她很不甘心，想挣扎，却见着鲜血不停从伤口处流出，她想尖叫又叫不出声，两眼逼得通红，勉强挤出几个字：“你……好狠……”说完头一偏，身躯一软，死的跟她的母亲一样悲惨。武向王连金枪也不要了，轻轻松手，

花弄情滑向地面，不动了。他则感伤叹道：“怪不得我，你不死，不知要伤害多少生灵。”一股悲天悯人的气息使人感动。

毛盾则鼓掌叫好：“不容易，大义灭亲，实在让人钦佩！”武向王拱手为礼：“这都是教主功劳，若非您传授秘功，属下根本不可能是她的敌手。”

“我看未必吧，你那金枪穿扬绝技，天下似乎很少人躲得了。”

“教主说笑了，这功夫怎能跟日月神功相比呢？”

毛盾轻轻笑道：“你还是一脸忠贞，害我实在感动，不过我可不是花弄情那些笨蛋，那么容易就中了你的反间计，武向王别装了，你的技俩根本耍不了我。”

武向王脸色稍变：“教主您这是……”

“我不是什么教主，你也不是什么日月教徒，对不对？”毛盾讪笑：“你的手势本就是花弄情从她娘身上弄来的，因为花多情的确是日月教徒，你早跟她们串通好，想从我这里骗得日月神功对不对？凭你也想当日月教徒？那老教主早就把你宰了！”

武向王急道：“那只是权宜之计，我仍是衷心希望跟少侠交朋友……”

“免了吧！你跟我套交情，所为的就是为了想套出日月神功。”毛盾讪笑：“等你套得了全部之后，我照样会跟花弄情一样被你一枪宰得莫名其妙，我可不是呆子，我最有先见之明！”“不错！你的确有先见之明。”武向王忽而口气一变，变得狡黠冷森：“可惜你忘了现在身处何处，你不该这么早掀我的底，因为那很容易让我杀你灭口。”

“你不想要日月神功了？”毛盾仍有恃无恐。

武向王冷笑：“我很想要，但必要时我可以不要，不过最大原因是你忘了曾经传我口诀，据我的经验，那的确是上乘武学，我已觉够用，所以留下你也没什么用处，不对吗？”

毛盾脸色稍变，自己似乎太大意了，眼看武向王一步步逼来，他头皮发麻，立即干笑：“其实我还有许多口诀没说……”

“我想你也不会甘心说个痛快，我能逮着你就逼着你说，逮不着你只好不用了。”武向王仍逼得紧。

毛盾见无法挽回，猝而一掌打向上空，轰得落石纷飞，他拔腿即逃。

武向王冷喝，举掌迫退落石，人如弹丸直追过去。

他不时哈哈大笑：“认命吧，此时此刻任谁也逃不出我手掌心！”

毛盾硬撑着不回话，每窜至一秘道，就打得落石纷坠挡住去路。

而那武向王却也不客气猛击碎石，一路追杀不停，体力功力更源源不断涌出。像服下大力丸，马上变得龙马精神，大有万夫莫敌气概。

又一转折处，毛盾闯入一密室，忙将石门带上。

岂知石门根本禁不住一掌，被轰得烟消雾散，武向王一举冲入，直如瓮中捉鳖般挡住毛盾通路。

毛盾苦笑不已忙道：“堂主手下留情，我什么都依你，你我本是无冤无仇，何必自相残杀！”

武向王捉笑道：“无冤无仇就不能杀人？你年纪轻轻就学得如此武功，将来还得了，有你活着的一天，你想我会睡得安心吗？”

“我，我当你女婿，我愿娶武灵玉。”

“省省吧，连花弄情都敢杀亲娘，我这泰山大人还保得了命？”

武向王一掌轰得毛盾东躲西藏，毛盾只好心下一横：“好吧，你要我死，

我也要你亡，至少得捞个什么本回来！”

可怜长鞭不在手中，他也只好冷喝出口，双掌凝力直劈过去，武向王根本不在乎，立身不动，只以右掌撩拨。

尽管如此，他却打得毛盾连撞数丈跌得唉唉大叫。

“你的武功？”毛盾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武向王愈战愈来劲，当真猛撞胸脯以显示自己强壮，他冷笑不已：“拜你之赐，来！老夫就接你三掌试试！”当下胸部一挺，活像一尊天神。

毛盾姑且一试，运足掌劲于手，猝而劈轰出去，结结实实打在武向王胸口，岂知有打如打在铁板上，叭然一声响被其反弹得双掌生疼，还被弹退数步。

他惊惶不已，武向王却狂声大笑，猛叫着再来再来。

毛盾又劈一掌，仍是同样结果，他苦笑不已，这人莫非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当下再迎掌准备冲打过去。

就在双掌贴其胸部之际，毛盾猛来个倒打金钟弹翻武向王背后，正面对石门，他哪敢恋战，找了个路子没命即逃。

武向王本想舒舒服服再接一掌，没想到毛盾耍诈，气得他七窍生烟，一股怒气无法发泄，又如金钢般猛砸自己胸口，有点发疯地猛追毛盾。

可惜此秘道就只这么几条，加上被毁塌者，能逃的路更少了，毛盾转了几圈又被逼回，四下一瞧竟然是住过几日的囚洞。

此时武向王说什么也不肯让毛盾逃走，已采取主攻，掌劲直如奔雷轰得地动山摇。毛盾招架乏力只好四下乱窜。

那武向王连发数掌，仍未尽兴，干脆猛吼猛吸气，逼得老脸通红，身形似乎涨大了一倍，劲道似乎猛然增加数倍，他有些失常，人如疯虎般又扑来，打人未着，轰得石壁百孔千疮，每掌至少将整个手臂埋入石臂方始能满足他源源不绝之劲道。

此时他不但脸红、掌红，连双眼都红得吓人。

毛盾见状一反常态冷喝：“想看真的日月神功吗？我这就叫你尝尝！”

只见他马步一蹲，双掌合十猛运动，头顶冒起紫气源源上升，双掌更是红白光影大作，但见一股劲道隐含其中。

那武向王发觉有异，但他已被源源不绝神力所迷，当下哈哈大笑，有意较量较量，哪顾得什么神功，照样把神力逼得极限狠猛打出。那毛盾亦不退缩，双掌一翻，日月光华大作，照得满室亮光。就在硬碰硬之下轰然一响，双方四掌卯上，像同性磁铁般各自弹开三尺又自变成异性磁铁般吸了回来。

四掌紧贴在一起，双方各以内力相拚。只见毛盾牙根紧咬，冷汗直冒，双手不停顿抖。那武向王则满脸通红冷笑不已。

但渐渐地，他那红如火光脸容渐渐转为浓红，就快变成猪肝红，笑声也渐渐变调，双掌亦开始抖动。他焦急了，突然猛吸真气，狂狮般大吼。

那啊声像把钢刀砍得天崩地裂，从他身上亦弹出一股无法想象的霸劲，把毛盾撞飞顶壁再摔落地面，痛得爬不起来，那武向王也被自己的掌劲喷退数丈，更撞得石门碎裂四散弹至秘道岩壁，他方自软趴地不动了。

囚洞一时尘烟四起，随那喷石落尽已宁静得怕人。

许久许久毛盾方自爬坐起来，新伤加旧伤终让他嘴角再度挂血，他静静抹去，喃喃念着：“这老狐狸不知如何了？”

目光寻寻觅觅，终于见到武向王一动不动地伏在那里。



他轻轻拍掉灰尘，小心翼翼走过去，但觉无异才敢把武向王翻正，然后探探鼻息。“还活着……也好，省得杀了他，将来不知该如何面对武家的人。”

照毛盾意思，能逼得武向王走火入魔也就差不多了，否则他又何须大费周章消耗这老狐狸内劲？

他轻轻将武向王拍醒，顺便也点了他的穴道，但指劲点去，发现武向王有好多处穴道已毁，看来当真功力尽失，他倒省了不少麻烦。

当武向王睁开眼睛时，目光已显得痴呆。

毛盾见他活的还不错，捉弄之心又起：“老狐狸啊，你就认命吧，并非我心狠手辣，只怪你心机太阴，诡计多端，废了你的功夫也算是替天行道，你千万要想得开才好。”

“这是哪里？”武向王根本听不进任何一句话，他一脸不安地瞧着四周，想找地方藏身，忽见毛盾便更是惊惶地往后缩：“你是谁？不要过来！”

毛盾一愣，怎会变得如此？

“我是谁，你搞不清楚？”

“你是谁？”武向王一脸迷惑。

“你不会连自己也搞不清楚吧？”

“我？我是谁？”武向王更是迷惘，瞧着自己双手、双脚、身、胸，似乎要看透自己似的。

“你当真不认得你自己？”毛盾觉得想笑：“难道我耍过头了，把你脑袋给耍坏？”他猛解释：“你记起来没有？你本和花弄情用计想骗我武功，假冒日月教教徒，你虽然打了暗号，但那暗号根本就是无欲仙子的暗号，我一猜就猜中是得自多情婆婆，才故意传你日月神功；说是神功，其实也只是倒过来练，它是能带给你暂时高强武功，但毕竟不是正途，也非在水晶球里练功，迟早你会走火入魔。

“所以我才大费周章引你四处乱跳乱砸，目的就是要引出你体内真劲乱窜，然后控制不住而自毁穴道。”

“如此你就算走火入魔，此后将无法行动，不过倒能借此保住性命，能落个善终也不错啦，我可没叫你变成呆子！”

原来毛盾早耍出反间计，难怪他不急于逃脱而想留下来看成果。

可惜武向王是鸭子听雷，还像看猴戏般盯着毛盾不放，害得毛盾好生没劲，只好相信他的确是伤了脑袋，不禁惹笑起来：“如此也好，忘了一切，也忘了一切罪恶，从头做人，你将是最快乐的老人，就是不知是永久性还是暂时性罢了……不管啦，反正能交差就行了，请记住，你叫武向王，你有一男两女，你是金武堂堂主。”

毛盾只好费尽力气把他的家谱背给他听。武向王倒是认真地听，听到后来似乎听懂了，也开始跟着毛盾念个不停。费了好大劲才教他记住了自己名字，然而却浪费毛盾两刻钟时间，他不得不另作打算。于是他先找回自己惯用兵器及阴阳镜。

然后带着武向王想找出路逃逸，结果竟找不到出路，害得他只好找向花多情摔深渊那裂洞，借着长鞭效用，背着武向王攀崖而上。

足足攀高六百丈方到顶头，摸了路子往山下行去。

又走了将近三十里路才走出山区，也见着村落，打听之下，竟然是长白山尾脉快抵高丽国的荒山，任谁也找之不着，花弄情母女竟然神通广大。

既然已脱险，毛盾此时唯一的目的是把武向王安全送到金武堂。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雇了一辆马车南放，希望早日抵达目的地。

十天后。

毛盾已将武向王护送回金武堂。

走时活跳跳，回时却痴呆呆，毛盾倒有些不好意思。他正考虑自己是否要面对金武堂大群人。

但在打听之后，武灵雪向银灯联讨救兵，大批人马未折回金武堂即展开救人行动，堂中只剩武向天和武灵玉把守，至于陆不绝和黑不亮还在养伤之中，该不会问东问西吧？

如此情况下，毛盾倒是提起勇气面对现实，把马车赶往金武堂正门。

马车方撞至，十几名卫兵已紧张兮兮拦截过来，金武堂突遭变故，他们已如惊弓之鸟，头头已冷喝：“谁？谁敢闯本门？”

毛盾仍自驱车向前，吃吃笑道：“大胆，堂主回家，也不列队迎接？”

“堂主？”卫兵摸不着头脑。

毛盾甩甩眉毛：“没看过堂主也该见过我吧！”他摆了姿势。

卫兵大眼瞧小眼，终于有人认出：“你是毛盾毛少侠？”

“不然我是谁！”

“你不是被女魔头抓去了？”

“不能自己逃出来？”毛盾摆摆手：“快去请少堂主出来接人，老堂主在里头坐的不耐烦了！”

凭着毛盾数度进出金武堂而且甚吃得开局面，卫兵头头当然不敢耽搁，立刻通风报信去了。

不到三分钟，赶来的不只是武向天，连同武灵玉、陆不绝、黑不亮全赶过来，说是迎接，倒不如说是想瞧瞧状况。

乍见毛盾，武向天已惊喜万分：“你没事？我就知道你一定没事。”

毛盾轻叹：“我是没事，你爹可就有点事……”

“我爹？”武向天甚紧张。

陆不绝急道：“堂主没跟你回来？”

“别急，他没回来我还唱得出把戏？”毛盾稍窘道：“只是他受了刺激，暂时失去记忆，就在后车厢。”

武向天登时叫声爹，急步走向车厢，帘布一掀，父亲冷静坐在那里，以疑惑眼光瞧着儿子，瞧着大堆人。

陆不绝和黑不亮以及那些守卫全拱手叫堂主。那武向天一脸不解，问向毛盾：“他们……这是哪里？”

“这是你家，你是这里主人，他是你儿子。”毛盾笑道：“你回到家了，以后可以太平过日子啦！”

“家？儿子？堂主？……”武向天喃喃念着，似想唤醒更多记忆。

陆不绝立即朝武向天说道：“快把你爹接回住处，他需要治疗。”

武向天闻言立即扶着父亲，仍未忘记要毛盾一同进门，他有好多谢言好多话要说要问。

毛盾不好意思回避，带点窘地走入里头，倒是武灵玉靠过来，深情写着感谢字样，让毛盾轻松不少。

武向天很快把父亲安顿妥当，陆不绝还亲自请了大夫为其诊伤。

接下来该是问明情况。

就在金武堂客厅，以茶代酒招待毛盾。

陆不绝请求毛盾把经过说一遍。

毛盾照实说了，从如何受困于多情婆婆母女以及突破武功而打败魔女，结果武向王却因为受伤而变得如此模样之事说个明白。

他当然把自己诡计耍武向王毁去武功，及一不小心出差错而使武向王失去记忆之事瞒住。另外那些风流事也一概不谈。

倒是把打斗过程加油添醋，说得惊心动魄。

陆不绝轻轻叹息：“死了也好，否则金武堂将永无宁日。”

黑不亮急道：“堂主伤势会好吗？”

陆不绝道：“只要细心照顾，可能会好转，只是他的武功

武向天轻叹：“我爹已上了年纪也该退休，以后帮中一切全得依靠两位大叔了。”

陆不绝点头而感伤道：“多少年来，我们还不是一直守在堂主身边，我们不会让金武堂毁灭，否则更对不起堂主。”

黑不亮亦是信誓旦旦：“我这条命已是堂主的，少堂主放心，除非老黑不行，否则必跟金武堂共存亡。”

“多谢两位大叔。”武向天感激万分。

随即他又转向毛盾：“还有你，以后多多担待。”

毛盾轻笑：“我行吗？”

“至少你是我的好帮手。”武向天英雄惜英雄地说。

毛盾含带弄笑说道：“我看你还是早日结婚的好，早日生个儿子，那才是你的大帮手啊！”

武向天稍窘，不过，父亲变得如此模样，他的确该考虑传宗接代之事了。

陆不绝闻言亦点头：“毛少侠说的没错，为了本门，少堂主似该娶妻为宜。”

毛盾又道：“你妹妹都熬不住要嫁人，你这当哥哥不努力行吗？”

武向天更窘，频频说道：“我会考虑，一切等父亲状况稳定再说。”

倒是武灵玉闻及毛盾那话似乎也涉及自己，她也红了耳根，还好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哥哥身上，免得她更为难堪。

事情已交代清楚，毛盾已想走人。

毕竟金武堂不是他家，而且要是等武向王醒来说出那番话，他岂不是自寻倒霉。于是他找借口有事在身已告退。

武向天急道：“这么急，我还想与你把酒言欢呢……”他有些失望。

毛盾干笑：“的确有事，咱们以后再聊，反正机会多得是！”

他已起身，还拜退陆不绝、黑不亮二人。

武向天已知道留不住人，遂起身道：“我送你一程。”

“好吧，只要走得掉……”毛盾但觉失言，不说了，眼神一瞄想探查武向天是否发现语病，然而还是没瞒过。

武向天道：“你把金武堂当地狱了？”

“没那回事，别胡思乱想。”毛盾急道：“我只是怕被你们缠上而误了事，所以……所以走得快！”他果然加快脚步离去。

武向天除了装笑又能如何？

倒是武灵玉百感千伤，赶向毛盾，抓着他的手即写着：“要早

日回来看我喔！”毛盾对她总有一份情怀，频频点头边写边道：“一定回来，而且是偷偷回来，别让你哥哥知道。”

就算武向王清醒，他也未必能将秘密传入聋哑的武灵玉知道，这才是毛盾对她毫无禁忌的原因。

武灵玉闻此消息，登时愁容尽去，更带有甜蜜娇羞轻笑，毕竟自己在毛盾心目中永远如此重要而存有童真般无法言喻之交情，她满足了。

一直送到大门，她只问了一句毛盾去处，毛盾亦坦然告知可能回茅山，这些都只是存在两人心中的小秘密，多甜蜜啊！

武向天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他想若妹妹能嫁给毛盾，那该是一个多好的结局！

只不知毛盾是否会嫌妹妹是个哑女？

也许不会吧……毛盾似乎不是这种人。

人已走远，两兄妹各有情怀，伫立门前久久不散。

毛盾呢？

他当真决定回茅山。

毕竟闯荡江湖数年，他也觉得累了。

算算，除了武当派恩怨之外，他似乎已无家。

但跟武当嫌隙可非一时可解。他也想过重整茅山派会引来武当之报复，不过自己偷偷整派，该不会如此招摇到立即引来报复吧？

必要时采游击战术，有人来就躲，没人则开张大古。

最重要的是他累了，得找个地方休息，将来之事将来再说

几天后，他终于回到茅山了。

虽然甚久没回来，茅草似乎长得更为凌乱，但总有那份亲切感。

尤其是茅草随凤掀浪的情景，有如腾云驾雾般快感，毛盾顿时豪气大发，啸出声音，轻功一展已掠向茅丛，踏浪般一直杀往茅山神殿。

载驰三数里，神殿已在望。然而，他猝而发现神殿那头有白烟冒起。

“有人？”毛盾机灵躲闪，随又探头窥瞧，白烟来自神殿左侧，见不着半个人影。

“会是谁？过客？还是霸占神殿的人？”他更小心摸向前去，总得探个清楚，在小心翼翼中已摸近神殿不及三十丈。猝而屋顶有狂笑声传来，一条身穿古铜衣衫老人突如闪电般直冲毛盾藏身处。

毛盾但见他身手即知不好惹，心生不妙甩头即逃。“什么玩意儿，竟然把我神殿守得死死的！”

他一溜，那老人追得更急，大喝一声：“别逃！”人如天马行空翻掠十余斤斗挡在毛盾前头，他如天神鼎立：“别走，先看看老夫是谁！”

除了那头灰发之外，那两颗贼亮眼睛实在叫人难以忘怀，尤其那对粗眉又直又长，世上此种品种实在不多。

毛盾刚瞧上眼已惊诧不已：“是你？段铜雀？”

此人正是困于极乐天堂而被段君来救走，不见踪影的段铜雀，不知何因，他却出现在这里。

段铜雀猛然哈哈大笑：“不错！正是老夫，我等你很久啦！”“等我？”毛盾一时疑惑，随即好笑而谑笑起来：“我也等你很久了，你女儿呢？我还要找她算帐！”

“不错，我就是带她来让你算帐。”

毛盾又愣住了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让你算帐啊！”段铜雀笑道：“她不是答应在救出我之后要嫁给你？”

这是一笔大帐啊！ ”

毛盾抽眉了：“你？你同意？”

“当然，”段铜雀道：“人无信不立，段家岂能做个背信忘义之人？”

毛盾终于哧哧邪笑起来：“看样子，这笔帐有得算了，你女儿呢？快叫她出来！”

“叫什么？”

不知何时，段君来也带着窘羞嫩红，美绝天下又娇嗔作样的脸孔出现在毛盾眼前，她还是副火辣辣味道，冷斥：“都是你，逼我发什么誓，害得我爹非得逼我嫁给你不可！”

这会是什么世界？毛盾一时无法接受，但对于段君来盛气凌人，他倒是不服，反斥道：“喂喂喂段小姐，那些誓言可是你亲口求我的，怎么，全赖到我头上？我还没找你算帐，你倒先咬起我来了！”

“不错，我就是想咬死你，使你的阴谋不能得逞！”毛盾突然摆摆手：“走吧，我懒得再娶你，再见到你，像你这种三天两天变一次心意的人，跟你睡在一起，一点安全感也没有。”

“你不娶我了？”段君来又是一愣：“你想毁约？”

“毁就毁，反正毁约也不是我第一个开始，早在鬼域写下卖身契，你都能毁，我还有什么不敢毁。”

毛盾一时瘪了起来，似乎休掉这恰查某有某种成就快感。

谁知那段铜雀却老脸一拉，怒斥：“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准毁约，你以为我女儿是什么，说不要就不要？”

一把扑过来，像抓小鸡般把毛盾抓扣起来，毛盾被抓得很疼痛，便再怎么也瘪不起来，急急叫着：“快放下我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没什么好说，你非娶我女儿不可！”

“好好好，我娶我娶，无条件娶她过门好不好！”

“这还差不多！”

段铜雀方自将毛盾甩于神殿广场。

毛盾滚身后爬起，摸摸被抓疼脖子，实在有苦说不出，何事招谁惹谁，竟然惹上这对天煞父女。

段君来冷斥：“都是你，早先不逼我，今天也下会落得如此下场。”

毛盾瞪眼：“你要是不喜欢何必又说给你爹知道？既然都逃了，何必又找到这里来？”

“我怎么知道我爹会如此当真，我只是想得意地说出耍你之事，然后……我爹就逼我了！”

段铜雀闻声已哈哈大笑：“不错！是我逼她的，因为我找遍天下就只有看上你，也就是说只有你才有资格当我女婿；其实我女儿也是天下美女，追求者不计其数，她来配你足足有余，何况我看得出她很喜欢你，否则她不会一见面不问我为何受困，伤的如何，就一股子说你如何好玩，如何被耍，那也是一种喜欢的表现，知道吗小伙子，你真是艳福不浅啊！”

段君来又自脸红：“爹，你胡说什么，都是你，逼得人家无处躲，此事要传出去，我的脸往哪儿摆！”

“不是早传出去了？”段铜雀笑道：“上次这小子贴公告弄得天下皆知，如果你现在嫁不了他，那才是无脸见人！”

段君来又自转瞪毛盾：“都是你，搞什么公告游行，这事根本无法收拾！”

毛盾苦笑不已，好像每件事都是他搞砸的，眼看两父女凶巴巴演出逼婚记，自己铁定是逃不了，当下苦叹点头：“好吧，我娶她就是了！”

“说娶就娶，你以为我是谁？”段君来斥道：“那还得看我嫁不嫁。”

毛盾对她反复无常已然习惯。

“不然你想该如何解决才是上策？”

“你得表现诚心。”段君来道：“让我感觉你是可靠之人，我才考虑嫁给你。”

毛盾甩甩手道：“随便，呵呵，我还没听过道士向人求婚还要表现诚心，说出来实在笑死人！”他突而捉笑不已：“对了，我是个茅山道士，你还愿意嫁给我？老丈人你可愿意攀这门亲？”

段铜雀胸有成竹：“小事一件，道士还俗不就成了！”

“可是我是茅山掌门，恐怕不易还俗。”

“事在为人，等你找个传人交出职位不就成了！”

“那可能要很久很久的了。”

段铜雀道：“有老夫在还要很久？简直笑话！”

毛盾突有想法，自己当初想娶段君来不就是为了招兵买马以抗衡武当派，如今钓来段铜雀，足可打败武当任何高手，茅山立派似乎有望了。

这真是天赐的良机，得好好利用。

想通此点以后，毛盾态度有了转变。

他说道：“老丈人多谢抬举，其实我对你女儿也是有情有意，我真的喜欢他，否则也不会甘心和她冒大险去救您出来，现在您既然有意要把女儿许配给我，我当然高兴万分。虽然君来有些不甘心，不过我会懂慢化解她对我的看法，相信不久将来，她会接受我的。其次是我这道士掌门身份，人说一日入门终生恩情，我对茅山派自是有恩有情，总不能说还欲就还俗，待我重整门派，找到继承人之后，自会甘心退出修道人行列和你女儿完婚，当然，有些事还要您多担待帮忙，这才是小婿的福气。”

此番话说来顺耳好听多了，段铜雀当下频频点头道：“有你的，老夫没看错人，事情来时，自然是得要拟出解决办法，放心，一切有我在，茅山派必定发想光大，而且我还看准我女儿必定会爱死你，像她娘爱我一样。”

段君来在毛盾语气软化之下，早已脱下伪装凶样，闻此言已羞困，斥道：“爹的事千万别推到我身上。”

毛盾倒对丈母娘大感兴趣：“夫人……她是如何对待您？”

段铜雀一时脸上发光：“追，追得死去活来，她是大漠莫长的公主，为了我抛头露面，就像你刚开始追我女儿一样，一段姻缘就这么劈荆斩棘得到最后胜利，所以我在听及你如此疯狂追求我女儿时，实在感动，故而说什么也要逼着女儿嫁给你，呵呵，当然这得察觉我女儿喜欢你，只是不敢表态而已。”

毛盾暗道一声惭愧，自己哪有那种伟大的爱情，这老头却当真了，看来只好将错就错，看看以后是否会发生。

“丈母娘呢？还好吗？”

“大概不太好，”段铜雀道：“听君来说，我被花多情弄走后，她就茶饭不思，说不定已瘦成排骨。”

段君来道：“我娘真的瘦了，所以我在救出父亲之后就急于赶回塞外，可是爹又把我给逼回来，说什么真情不可夺，实在太抬举你了。”

毛盾挑着眼：“老实说，你还是有意耍我对不对？否则岂会一言不说就走人！”

“是又如何？我就是看你不顺眼！”段君来冷斥。

毛盾已哧哧笑起，道：“不急，慢慢来，多看几次就顺眼了，谁叫我一眼看了你，早被你迷得头昏眼花呢！”

这是应段铜雀“伟大爱情”而发。

谁知竟然受用无穷。段铜雀登时大声叫好，往日恋情似乎已一一浮现。

段君来娇叱一声死相，猛撞毛盾一拳，终也禁不住心中喜悦而娇笑起来。

一段怪异感情就这么莫名其妙结合起来。

晚餐毛盾特别认真打猎来招待未来的丈人和妻子，希望她们吃的舒服而流连忘返。但女儿婚事已定，段铜雀他惦记着塞外爱妻，又迫不及待要走人。毛盾怎能耽搁他们妻女相见，遂也同意送人。

段君来招来红马，和父亲跨骑而去。

临行时，段君来竟也两眼依依含泪，倒把毛盾弄得多愁善感。

“我们很快会回来……”

段君来坚决声听来特别扣人心弦。

直到人马逝去，蹄声已竭，毛盾仍兀立当场，缅怀着这段不一样的感情。

冷月清光，照得白芒银闪，寒风吹过，银浪荡开，似载着人世无尽悲欢离合，不知将飘向何方，停泊何处？

## 第十九章 李代挑僵

时日匆匆，数日已过。

毛盾一直在茅山打理事物，毕竟建庙容易请神难，他大部份时间即忙着迎神接鬼，以为神殿增加气势，以能恢复往日雄风。

对于段君来父女何时往返，他倒不大在意。因为两人个性如游魂，又怎么能以常人来推断？

倒是金武堂之事，他偶而打听些。

武向王病情似乎没有好转，身为长子的武向天也认真考虑到婚娶问题，他也开始寻找对象似乎也找到对象。

毛盾只知她叫阮月仙，长得清纯可人，其他则一无所知。他倒想找机会见见这位未来金武堂的如意夫人。

武向天仍是喜欢狩猎，为了向阮月仙示好，他当然一有机会即带她一同出猎。

然而就在武向天带着阮月仙前往天狐山出猎之际，竟然发生了一连串惊人听闻之阴谋……

天狐山乃原始森林，除了野兽多之外，它闻名遐尔的乃是满山温泉水池。

最有名的即是天狐泉，面宽约半里方圆，池水常年清澈见底，光是搭在四周客栈即有百家之多。

李平也是其中一家。

然而他乃混混一个，以前混过江湖，在混不出名堂之下才混到此地，平日作威作福，倒是能唬得这些老百姓一愣愣，做起生意，简直只有喝西北风的命运。

说是客栈，其实也只是几片木板隔起来的板床，尾部再深入温泉池一角，算是免费浴池了。

除非本地游客爆满之外，很少人会想到还有这么一间可以住人的旅馆。

今夜照样人潮不多。

李平也不想奢望有人上门，早把门窗关了。

他位处温泉最末一角，也许名声不佳，平常人并不喜欢找他闲聊，每一收摊，他只好摆上一瓶老酒，几颗花生米自饮自酌起来，或唱唱歌以解闷。

当然，太过荒闷之际，他会溜到附近客栈，能唬人则唬，找不了人可唬，即沦为偷窥狂，专窥女旅客裸身洗澡，那本经念起来三天三夜说不完。

若非前几天窥得过火，被人发现，一惊之下慌逃，把左脚给撞伤，否则此时他准又偷窥美女出浴去了。

这就是他的生活，十足地痞一个。

已是午夜时分。

李平已喝得三分醉意。

但他总觉门外似乎隐隐传来碰撞声。

似乎有人在敲门。

“难道有客人？不可能吧！”

说是不可能，李平还是晃向木门想打开，突又难耐窥癖而改为倾门静听。

一片静悄悄，哪有什么声音。

“难道是错觉？”李平自嘲一笑：“现在敲门的一定是疯子，或许……美姑娘也不差啊！”



甩甩头，一副苦涩自嘲笑容倒能安慰自己，他想走回桌子，突又传来撞击声。

这次他听得清清楚楚：“真的有人！”

他打起精神走向门口，极力想把门拉开，却感到十分沉重，似乎有某种东西顶着木门。

“谁？三晚半夜还来撞门，算哪门孤魂野鬼？”

李平以为有人要恶作剧，但骂了几句，仍未听及对方反应，反而传来一声低吟声，他心头一颤。

此处四下林木森森，早和大通旅馆隔开，若真的闹鬼……他不敢想，极力镇定。

“喂！老兄，三更半夜装鬼会吓死人的！”

李平立即喝叫，想喝去一些鬼气，并且希望喝出那人。

就在他用力推开门缝之际，一个人已倒靠过来，他似乎生病或受伤。

李平惊急叫道：“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他急忙把门推开，扶着那人，不扶还好，这一抱，他登时大叫，甩退三四步，那人登时摔向地面，浑身血红得像刚被宰杀的死猪。

那人还想挣扎说什么，可惜抽抽抖抖老是吐不出字，鲜血淋得他满脸满腮，李平瞧不清他面貌，却有点眼熟。

他实在不忍，遂又扶向受伤者。他急道：“老兄你可别死在这里，是谁杀了你，发生了什么事？”

那人两眼发直，口中直吐，却呕呕地吐着鲜血，右手猛抓，又似乎想伸出两根手指头的样子。

“你想告诉我什么秘密？杀你的人？”那人勉强挣扎，呃了几声，终于支持不了而偏了头软在地上。

“老兄别死啊！”李平焦切猛打他巴掌：“把话说清楚再死也不迟！”

他极力摇晃他身躯，对方已无任何反应。

李平很快摸向他心脏，似乎已完全停止跳动。

“死了？”李平一脸焦急，他显然已被卷入恩怨之中，甚至可能为此而遭到毒手。

他极力镇定，猜想对方会是谁？为何会受到杀害？可是实在想不出结果。

看样子，他根本不是本地人而是游客，若杀他的人发现他躲在这里，那自己岂不是完了？

摸摸自己脖子，李平很快探向外头，乌黑一片，四周静谧无声，似乎一切都未发生似的。还是……或许有人正在黑暗处偷窥自己？

不管如何，不能任由尸体搁在这里，李平只好把他拖于床底下，并立即把大门关上，然后把地面血迹擦去。

一切似乎无事，仍是如此安静。

擦完血迹而满身冒汗的李平，已故作无事而喝着酒，但在热汗变成冷汗之际，他心头已较平静，瞧瞧床角：“到底会是谁？”

忍不住他又偷偷伸手往那人身上搜去。

别的不说，光是银票就已上万两，他吓坏了：“这人分明是富翁，呃，看来是富家子弟。”李平不禁起了贫婪之心想没收那些银票：“有了它，我就可以过舒服的下半辈子了！”

可是死人摆在这里总不是办法，李平想到将人埋了，来个毁尸灭迹。说做就做，他立即将草席抓下，把尸体拖出来想捆起来。

外头又传来飕飕冷风声，似乎有千百只眼睛注视着他，李平又胆怯了。

“我要是扛他出去，被人逮个正着，岂不百口莫辩，这人根本不是我杀的！”

李平还是觉得不妥，他心念一转：“对啊，他本就被人杀死，我只要通知地保或某人前来验尸，他们以抓凶手为重要，这些钱就算被我吞了也没有人知道，若被发现，大不了找个借口说是死者不小心掉在床下不就得了。”

越想越有道理，他已决定如此进行。于是他又翻动死者腰际，搜出一张帐单，里头写了几个字。

“温馨天筑？不就是本区最大客栈？”

李平已认定他来自此客栈，那本来就是公子哥儿住的地方。再看看画押上画了个“天”字，那该是此人名字。

照此帐单一切都是两份计算，他该和另一个人同行才对。

那人是谁？会是凶手？还是……

李平猜不透，但他却决定前往温馨天筑探探消息。

若对方并不是什么难缠之人，则叫他前来收尸，若他就是杀人之凶手，自己也好有个应付。

想定后，他再次把尸体藏入床下。整理一下自己衣衫，尤其是别露出血迹，免得到时百口莫辩。

然后深深吸个三口气平定心神，这才掩门而去。四处瞧瞧，一切如旧，他才大胆快步行去。

摸摸口袋万两银票，他更加来劲想办妥此事。

大约行至客栈较光亮区，那里挂了不少灯笼，一切似乎光明多了，他整理一下脸容，还是迈步行去，目标仍是温馨天筑。

行过一排桂花林，突有一貌美女子匆忙奔出来，她年约二十，长发披肩，长得甜美可人，尤其是樱唇红嘴半努，更是迷人。

她见及李平，充满柔情而勾人的眼神已扣来，声音娇切带责：“向天，你到哪里去了？害人到处找你，担心死了！”那女子娇柔就想扑向李平，好像两人本就是浓情恋人。

李平见状惊愕闪开：“你是谁？怎可，怎可……”忽而得这女子简直是他所见过最美者，似已后悔方才没被她扑着。

那女子也为李平举止吓着：“你怎么啦？”突见他脸容，已然传笑声：“我知道啦，你一定是故意剃掉胡子，换上布衣想骗我对不对？哼！我照样认得你。向天，别再玩了，咱们回去好不好，外面好黑，我一个人好怕啊！”又自挽向李平左臂倚过来。

李平但闻香气袭来，就快晕了，尤其她又抱得紧，肌肤之亲让他想入非非。

他极力镇定，在想及床下另有尸体后，他的欲念全失。

“对不起，我不是你的向天，我是……”

“胡说，你明明是向天，我是月仙啊，难道你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月仙？”李平再瞧这位白裙女子，还是不敢存非分之想。

然而，他很快闪过那尸体面貌，虽然血淋淋掩去大半脸孔，但仍极为眼熟，若自己蓄起胡子……难道自己真的长得很像他？连他的情人也看不出。

“姑娘是否把我当成你先生？”李平想从她口中再一次证实。

“你本来就是向天，不要再耍我好不好？”阮月仙似有责备之意。

李平从她眼神看出自己真的很像他。

不过死者的阴影仍让他挥之不去。心念一闪，他还是说实话：“我真的不是你先生，你先生可能被杀了！”

“胡说，你怎能开这种玩笑？”

“是真的，尸体就在我床下！”

“是真的？”阮月仙惊讶不已。

“我没骗你……”李平道：“跟我来，看过之后，你就明白一切！”

他也不想解释一切，立即带领阮月仙回房。

那阮月仙已经失魂落魄，怎会发生这种事情？若真的如此人所言，自己又该如何是好呢？

李平走得极小心，他除了要引她回房外，还得避开任何人耳目，免得节外生枝。

走过那不像样的木桥，住处已在望，李平说道：“就在里头，夫人请稳住情绪。”

虽然阮月仙有些失魂落魄，但她似乎是经过大风大浪之人，不会来个大哭大闹，但李平仍怕她激动之下会暴出无法收拾的声音，在这夜深人静里岂容她这么一叫？

阮月仙仍是一脸木讷，急于想推门进入，李平为了减少发声，仍自行先开门，并把床底下尸体拖出来。

“他是你丈夫吗？”

阮月仙同时也将桌上烛火点燃，屋内已亮，地上尸体脸容瞧个一清二楚。正是金武堂少堂主武向天。

她吓呆了，脸色苍白得怕人。

又有谁料想得到金武堂少堂主会在这里遭人暗算？

“他撞到这里时已奄奄一息，我来不及问他是谁，遭谁暗算就断了气。”李平将他身上帐单抓出：“我是从这里找出线索，想过去通知，你就已先行找上门。”

阮月仙仍愣僵在当场，既无表情，亦无声音，似心头一片空白。

“他真的是你丈夫？”李平低声问。

然后他仔细瞧瞧武向天长相，竟然跟自己七分神似，他不得不啧啧称奇。

除了双胞胎，世上几乎难以找到如此相像的人了：“他会不是我兄弟，或是……同父异母等等状况……”

其实李平也只不过是一个人幻想罢了。

他自懂事就是孤儿一个，哪来的亲兄弟，不过瞧瞧看看，有此相像之人还挺有意思，只是死了一个。

此时阮月仙也凝目过来，盯着李平脸不放，看得李平怪难受的。

“夫人……”

“你把当时说清楚！”阮月仙已开口说话，不见悲伤，而是一份冷静和沉着。

李平反而感到心虚：“当时我在喝酒，忽听到门外有撞击声，我推开门，你丈夫已是血淋淋倒在那里。”

“他说了什么？”

“他当时已快断气，呃了半天也没说半个字，挣扎一会儿就断气了。”

阮月仙双目如尖刀刺来：“凶手该不会是你吧！”“我？笑话！”李平斥道：“我跟你丈夫无冤无仇，我为何要杀他？何况我若是凶手，我会去找你吗？”

“这么说，我是误会你了……”阮月仙双目闪烁着：“除此之外，你还发现什么？例如凶手的背影等等……”

“没了，就只这些！”

李平觉得这婆娘准学过武功，眼光利得会割人，自己似乎随时会被宰杀，不禁惧怕起来，若她硬把自己当凶手，那将如何是好？

阮月仙此时已露出怪异而含带一种妖媚笑意，这并非刚死了丈夫应有态度，她绕着李平转一圈，看得李平很是不安。

“我有一个秘密，你想知道吗？”阮月仙语气带着挑逗。李平感到浑身不自在，似乎随时会有被杀的感觉，不自禁已回答：“什么秘密？”

“在还没说以前，我想知道你是否易过容？”

“没有啊！我本来就长得这样！”

李平拉拉自己的面皮以证实，阮月仙不放心，仍是往他脸皮扯去。

那动作带轻浮，扯了几下，她点头含媚说道：“果然是真材实料，实在太像他了，你知道他是谁？”

“谁？”这正是李平最想知道的。

“武向天，听过没有？”

“没有。”

“金武堂呢？”

“当然听过！”李平毛病又犯了，夸张地说：“北武林第一把交椅，有谁人不知！”

“他就是金武堂少堂主。”

“他？”李平实在不敢相信地上的人会是这么一号大人物，直觉的，他觉得他完了，怎么惹上这种麻烦。

阮月仙淡媚笑着：“我想你从来都设想过自己会跟金武堂少堂主长得如此相像，甚至连我都分不清呢！”

“这……天下万万人总有一两个长得较相像的吧！”“然而如此相似的并不多见。”

李平不说话了，他不知这婆娘心中在打什么算盘，但无论如何，必定跟自己和躺在地上的武向天有关。

“我要你冒充他！”阮月仙斩钉截铁说，目光如利刀逼人。“我冒充他？”李平七魂掉了六魄，这简直要他的命。阮月仙却胸有成竹：“不错，这就是我要说的秘密，也是唯一你我所知的秘密。”

“可是，我不行，我不敢啊！”

阮月仙突然腻向李平，带威胁口吻又带嗲声道：“如果你知道这秘密而不从，我只有杀你灭口，你该知道，我千方百计想讨好武向天，就是想夺取金武堂所有一切，包括权势与财富。所以你绝对不能死，否则我的计划岂非全部泡汤。”

“可是我不是武向天啊……”

“你现在就是！”

阮月仙冷硬语气使得李平大气不敢喘，深怕稍有不慎，当场会被干掉。

阮月仙对他的反应感到满意，随即又媚笑起来：“其实你一点也不用担心，以你长相连我都认不出来，他们更难辨认，只要你好好演好你的角色，你不是要银子？我可以把金武堂十分之一财产送给你，它可以让你豪华享受后半辈子，保证比王公贵族还有钱。”

李平虽然爱财，但想及金武堂气势，他还是手脚发软：“姑娘你别当真吧，我虽跟他长得很像，但仔细看还是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这绝瞒不过他的亲人及兄弟姐妹，你还是别把我算进去吧！”

“放心，你以为我随便就带你回去？”阮月仙轻笑：“我会把你训练得成模成样才把你带回去，你这个心是白操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阮月仙软硬兼施：“你不答应就只有死路一条，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李平但觉脖子插了一把冰刀凉了一半，他已是上了贼船，想躲也躲不掉。

“何况，你冒充武向天，还可以得到我这位美娇娘呢，天下岂有这么便宜的事可捡？”

阮月仙又那么会含情带浪地在他嘴唇一亲。

李平做梦都梦不着有朝一日会有这么一位尤物和他卿卿我我，他整个人已瓦解。

“我都依你，只要……只要你！”

“都依你对不对？”

阮月仙更形浪笑，双手往李平脑袋抓去，往自己双峰一塞。

李平简直疯狂了，忍不住气喘起来，阮月仙却及时推开他，伸手往地上一指：“急什么，我们多的是时间，不过这真的武向天尸体，你可就要好好收埋才行。”

李平这才想到还有个死人在，欲火立即降退，急急干笑道：“夫人说得对，我这就去处理。”

说着连同草席一起捆起，扛着尸体就要出门。

阮月仙但觉不妥：“我先去探探状况，免得被人发现。”

未等李平回话，她已探身出去，看那轻身功夫，似乎有两手。

她很快探过四周，随即通知李平埋人。

两人合力把武向天埋在一处山洼，那里杂草丛生，根本毫无落足之处，实在是理想地点。

一切弄妥，再回住处已是四更天。

阮月仙媚笑着：“回温馨天筑吧，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是武向天了。”

李平已没意见，也不必收拾东西，立即跟着这位陌生女人返其住处。

温馨天筑说是客栈，其实是一连串独立房间所组成，阮月仙住处更是豪华，连温泉都引入屋内，而琥珀水池比一般王侯府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叹李平在此混了大半辈子，竟然不知此处如此豪华，否则他早会溜来洗澡，洗过还可以敲块琥珀出去卖呢。真是白混了。

他想洗个澡过过瘾，却不敢有所举动。阮月仙却轻笑说道：“武向天是大公子，行事大方，出手阔绰，洗这些琥珀池算什么，别显得扭捏。”

“说的也是……”

李平本是小混混，只要心情一放开，也没什么好顾忌，当真脱下衣服跳

入温泉洗个痛快。

“到底谁是凶手？”

阮月仙仍对此事一直找不出答案。

凶手仍会在附近虎视眈眈，若真如此，他们埋尸计划不就被拆穿？

或者凶手在刺杀武向天之后以为他已死亡，早就离去？还是来不及杀死武向天即迫不得已离去？

武向天又如何摸到李平家？

也许是巧合吧？

她摸过李平底子，的确是混混一个，控制他足足有余。倒是那摸不透的凶手着实让人不安。

李平已洗完澡，他用一种常在烟花楼挑逗妓女的轻浮动作吹了个口哨。

阮月仙白了他一眼：“下流，武向天从来不如如此。”“呢，我错了，下次改进。”李平倒真怕她变样。阮月仙见他一脸自责相，方自放脸一笑，拿起一件浴巾往他行去。

“我刚用过，你披上吧！”

李平受宠若惊，光闻及那残留肌肤香气，他已意乱情迷：“你当真要让我披？”

“不侍候你，要侍候谁，你可是我未来的丈夫。”阮月仙轻笑着：“以后便宜全由你占了，因为啊，说不定随时都有人在监视我们。”李平忽然明白阮月仙百依百顺原因，当下色胆包天：“既然是夫妻，总该办事吧！”

“少色了！”阮月仙已露出那种令人难以排拒的妩媚笑容，简直在勾人魂。

李平哪堪禁得起挑逗，心头一股澎湃浪潮起伏冲撞。是男人似乎永远禁不起这种迎面而来之诱惑。

于是他扑向她，她并没躲开，于柴烈火般搅在一起。李平恨不得立刻想剥开衣服。

阮月仙哼了一声：“别急……把灯熄掉！”

“现在还管这么多！”

“猴急什么，我是不想让他看到这好事。”

屋内烛光乍失，一切变得漆黑。

微弱灯光从窗缝渗透进来，仍见着阮月仙动人胴体，李平毫不客气而介乎野兽般蹂躏，阮月仙总是欲拒还迎地迎合着。没有感情，完全是寻求刺激的感官发泄，那纠缠竟也都为了贪图比对方更多欢乐而在争夺肉体的主权。

许久，喘息声方止，两人瘫在地上，各自拥着方才猛兽般猛烈的回忆。这似乎是最容易满足两人心灵的工作。李平心头有个感觉，就算死在这妖女手中，也无怨悔。“向天……你累了吧？”

没反应。

阮月仙突然翻身，一巴掌打向他脸颊：“我在叫你，听到没有？”

“呃，是我么？”

“以后请你随时记住，你叫武向天，我叫阮月仙，连这么重要之事都忘了，怎能冒充人家！”

“是是是，夫人说的是，我一定认真学习！”李平仍自沉迷在温柔乡里，又想张臂环抱佳人。

阮月仙已推开他，摆明了是不需要了，不过她仍媚笑着：“你如果有意，

我倒是愿意成为你真正的妻子。不过，你要记住，只有我知道你是假冒的武向天，没有我，你可能永远困在这里穷困潦倒，我既然可以拉你到天堂，也可以把你推入地狱。”

她早已摸清李平在想什么。当然，李平经过此蚀骨消魂，早深陷不能自拔而任由阮月仙摆布。

此半月时间，阮月仙不断教导有关武家事，尤其是应对兄弟姐妹等亲人。李平虽是混混却不笨，学起来有模有样，半月下来，不但养得较胖，胡渣于也已长出来。此时连阮月仙也情不自禁以为又是旧情人复活起来。

那阮月仙果然有备而来。

她连武家绝技三截金枪都颇有研究，她也不辞辛劳的一一部传给李平，以使他耍得几分像样。

似乎该教的都教了。

此时李平只要不被批判式地询问，他该能瞒住任何人。

今日一早，阮月仙已把李平唤过来，满是温情地说道：“我们该回去了，出来打猎这么久恐怕会遭人起疑。”

“现在？”李平又感到不安起来：“我还没适应，恐怕会出错。”

“凡事都得跨出第一步，以你现在能耐，应付那些人该是足够。”阮月仙含情道：“何况我会寸步不离，你更不必担心。”

“要是武向王突然醒过来呢？”

“放心，他们父子很少说话，你根本不必太理他。”

阮月仙又道：“唯一要担心的是有个叫毛盾的家伙，他懂得法术，你千万别把生辰八字告诉任何人，免得沦入他手中，麻烦就大了。不过他非金堂之人，你暂时碰不上，这颗心以后再来烦恼好了。”李平看她如此坚决，也无话可说，遂点头：“好吧，我尽力而为便是，不过，说真的，我越来越怕。”

“挺着点，若出差错，你我都讨不了好处。”

“到底谁杀了武向天？”

“我要知道就好办了！”

李平舔舔嘴唇：“要是凶手发现我，必定会非常吃惊，他会再暗算我吗？”

“有可能。”阮月仙轻笑：“不过我在你身边，他恐怕难以得逞。”

“要是他认定自己杀死武向天，岂不猜出我是假冒的。”“这事不可能，他要说出你是假冒的，不就承认自己是凶手，天下有这么笨的人？”

“他可能想尽办法拆穿我。”

阮月仙冷笑：“他不敢轻举妄动，要是敢，我会狠狠地摆他一道，别想那么多，认真扮你的大少爷，一切事情我会摆平。”李平虽然点头，但想及随时有把利刀准备捅向自己背脊，他再怎么也潇洒不起来。

收拾收拾，他们还是打道回府了。

五天后。

他们终于回到金武堂。

任由阮月仙如何交代他要沉着冷静，但瞧及这偌大如皇宫，戒备更是森严的殿堂，他还是直冒冷汗。若非骑马赶路也会冒汗，他老早就引人注意了。

阮月仙暗骂几声无用，瘪三就是瘪三。

尽管心头嘀咕，还是替他打点，将买来充当猎品的猎物赏给属下，然后很快带他往东光楼藏去，免得露出马脚。方进东光楼，阮月仙支开所有人，

她已斥向李平：“你抖个什么劲，武家的脸全让你丢光了！”

李平笑道：“我哪知道金武堂如此之大，而且四处充满卫兵”那又如何？你别忘了你身份，现在除了副堂主和老护法就算你最大，你可以不甩任何人，有何好怕？”

“我再试试……”

“不能试，立即要认定自己身份！”

“我……我知道了。”李平勉强打起精神，为今之计也只有孤注一掷。

稍作休息后，阮月仙已有指示：“现在先得去拜见你爹，因为他受伤在身，你不去反而让人家起疑。”

“又要出门！”李平想到就怕。

“有什么好怕，一切有我在！”

阮月仙催着他，李平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

两人当下并肩而行，前往金武堂。

一路上难免有卫兵拱手为礼，却都如阮月所言，辈分低根本不敢吭声，哪还容得产生怀疑心念。

就快近金武堂，除了守卫，竟然多了一条大狼狗。

这狗本是武向天找来看守父亲以弥补守卫可能疏忽之处，谁知它见着武向天——当然是假的李平，竟然狂吠不已。吓得李平惊心动魄，不知如何是好。

“你怎么没跟我说有狗？”李平急惊叫。

阮月仙亦是稍变脸色：“我也是第一次碰上……”敢情她前几次都没见过大狼狗。

情急中，她立即做出反应：“别紧张，咱们走在一起，人家一定以为狼狗是对我叫，你快跟它打招呼！”

李平当下装笑脸：“狗儿怎么了，别叫，待会儿给你好吃东西！”

守卫已拜礼，有意把狼狗拉开。

里头已走出一青衣女子，正是武灵雪。

为了父亲安全，武家兄妹一有空儿自会前来照顾，她似乎不喜欢来路不明的阮月仙，白瞄一眼，冷道：“要见我爹也不必搂得那么亲密，简直不是我以前的哥哥！”

李平做贼心虚，额头在冒冷汗了，瞧及灵雪锐利的眼神，又讲出这一番话，难道认出自己了？

阮月仙则是一如常态，只是轻轻松掉抱得过紧的双手，她仍谦恭有礼：

“大小姐，我们是来向堂主请安的。”

“有我哥哥在，轮不到你开口。”

武灵雪再瞄一眼，懒得再开口，转头即往里边走去。

纵使武灵雪是在讽刺两人，但她的离去正使两人松去插在身上的沉重利剑。两人暗嘘口气，还是避开狼犬，步入里头。

李平暗暗决定，驯服这只狼犬是当务之急。

华丽装璜已使李平感到眩目，不禁幻想着有朝一日当这里主人这该多好，简直不虚此生。

武向王就坐在八仙桌旁，他手中抓着毛笔似在写字更像在画图，宣纸上出现一些似字似山似水图样，和三岁小孩信笔涂鸦杰作差不多。但他那份专注倒使在旁守候的武灵雪感慨不已。好端端生龙活虎的父亲怎会突然落得如



此情景。

“爹，孩儿来看您了……”李平低声叫着，他总觉得自己声音僵硬而走路。

武向王还是没反应。

阮月仙手肘一撞，李平声音又起，从低声叫到高声，几乎是用吼的：“爹，孩儿来看您了。”

武向王一愣，四下张望：“爹，谁是爹？找不到。”

李平急道：“您是爹，我是您儿子向天，来给您请安的。”

“向天？你是向天？”武向王盯住李平，猛摇头：“你是向天？怎么看起来不像？”

傻人也有精明时候，如此专注眼神，瞧得李平一颗心快炸开，甚至觉得身份已暴露，不知如何装下去，阮月仙亦是暗暗叫惊，但是再观察武向王只是愣愣地叫着而已，心知又过了一关，娇然一笑道：“老爹，他是您儿子向天啊，您累了吧，我帮您捏捏肩头。”

说着她已想靠往武向王献殷勤。只要博得老头子好感和信任，她将更有利。

可惜武灵雪对她有仇似的，一手将人挡掉：“不必了，武家的事，武家会处理。”

“大小姐如此见外，我跟向天迟早都是夫妻……”

“嫁了再说。”武灵雪冷冷道：“未嫁过门之前，我没有必要承认任何人。”

对于突如其来又背景不清的人，武灵雪对她是戒心重重，尤其是这女子外表乖巧，私下却精明已极，更非什么好对付之角色。

阮月仙见她如此也不敢翻脸，轻轻一叹：“以后大小姐就会了解我的为人了！”

无奈中已暗示李平寒暄之后匆匆离去。

“哥哥怎会变得如此没骨气？”

武灵雪更不能谅解自己哥哥，可惜她仍未感觉出这已不是她真正哥哥。

李平和阮月仙回到东光楼，两人总算嘘喘大气，又逃过要命一关。当然，阮月仙仍有牢骚：“这贱女人一开始就看我不顺眼，哪天非整整她不可，还有你！”她转瞪李平：“搞什么，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再这样下去，不必我说穿，你准会叫人看穿！”李平抖抖肩胸似也想振作：“给我点时间，刚回来是有点怕，我会更努力！”

“最好是马上适应，免得错误百出。”

“当然，有你的慰劳是最好的了！”

李平一副色相又扑往阮月仙，连日紧张，他实在需要疏解。而阮月仙那娇媚表情自是最好刺激。

阮月仙似来者不拒，硬被他缠上，嘴巴老叫着不要不要，却亲得比什么都猛。

眼看干柴烈火就要燃起，突然有颗石头抛丢进来，吓得两人欲念全失，惊急反应即是有刺客。

李平情急中想及要有豪迈风范，登时叫谁，破窗而出。眼见一位抱有小东西之女子立于庭院，他冷喝：“大胆刺客敢闯本堂禁地！”舞着双手却攻不下去，毕竟他只是会比划的三脚猫。

来人正是武灵玉，她手捧上次被毛盾猎来的小银狐兴冲冲想见这位还算可亲的哥哥，没想到李平却一时未认出而将她当刺客。

她被哥哥举止给吓住，愣在那里，唯独平常安静乖巧的银狐，却弓起身来嘶嘶怪叫，像要攻击什么。

阮月仙也赶出门，但见来人已松了口气。

轻笑中带责传道：“什么话，自己妹妹都不认得，她是武灵玉啊！”

由于知道武灵玉是聋子，她说话并不禁忌。

李平闻言但觉自己失态，赶忙收起招式，干笑道：“是妹妹啊！怎不早说，害我以为来了刺客呢！”

武灵玉还是冷眼瞪着哥哥，双手抓紧快跳扑某人的银狐。

阮月仙又自指责着：“你怎么忘了她又聋又哑，根本就听不到也说不出，你叫她喊什么？”

“呃……真是！哥简直迷糊透了！”李平困窘拍拍自己脑袋：“你找我有事？丢石头倒是个好办法……”忽而想及聋子听不懂，他倒不知要如何跟妹妹来沟通。心念一闪，用比划的。

武灵玉却仍盯着哥哥不放，她嘴唇已扣紧，似乎显得不安，突然猛转身快步逃去。

李平喂喂喂想叫却唤不回，不禁泄气，然而想起武灵玉眼神，他感到不安：“这丫头会认出我？”

阮月仙道：“连武灵雪都认不出，她怎能？别疑神疑鬼！”可是，人家说瞎眼精，哑巴灵，她又聋又哑，想必眼睛特别厉害！”

“那又如何？隔了七八丈，她看得清楚？就算看清，她如何跟人说，说了会有人相信？”阮月仙又冷道：“别老是把你自己当作假的，假的即使当久了也会变真的，老是一副老鼠胆！”

“变假成真……”李平喃喃念着，想及此，也想鼓励自己。

“我们唯一对手应该是杀死武向天的真正凶手。”

阮月仙已点出问题症结所在。

李平也受教般地点头，他得更加小心才是。

随后两人又自回厅，也没兴趣再翻云覆雨了。

阮月仙发现仍有许多漏洞要补救，尤其方才如何跟武灵玉沟通即是一个大问题。她得仔细教导李平才是，免得出差错。

武灵玉呢？

她似乎当真发觉哥哥不对劲，在奔回玉竹轩之后，坐不了半刻钟已忍不住翻上墙头，瞒着众人不知溜向何方。

她找毛盾去了。

“什么？你哥哥是假的？”

正在茅山施布神殿的毛盾，被突如其来的武灵玉早是吓了一跳，又见她风尘仆仆，还来不及休息就急于在地上写了那么几个大字，早吓得毛盾大眼瞪小眼：“你哥哥是假的？”武灵玉猛点头表示的确是假的。

“你怎知你哥变成假的？”毛盾打趣问道。

武灵玉写：“有人冒充。”

“有人冒充？”毛盾怔讫：“那真的哥哥呢？”

“失踪了。”

“怎会发生这种事？……在何处失踪？”

“哥哥是到天狐山狩猎，回来就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他答应要找银狐回来给我配对，结果没有，”武灵玉一脸认真：“他还忘了我是谁，而且不知道如何跟我说话。”“也许他受了某种刺激呢……”毛盾想及武向王，自是对此状况特别敏感。

“不！他绝对是假的！”武灵玉硬是咬定，急得快哭出来了。毛盾一时不忍：“好好好，我相信你，你找我，我能帮什么忙？”

“把他的假面具拆穿。”武灵玉焦切道：“他一定有阴谋。”“若真如此倒真的有阴谋了……”毛盾稍一沉默：“若真如此，你哥哥倒是凶多吉少了，我是该去探个究竟。”瞧瞧神像，似乎又要封庙觉得可惜，再瞧往外边，那段君来父女不知何时才会光临？这似乎都比不上救人急，当下他乃决定跟武灵玉走一趟金武堂，至于神殿就到山下找个人前来看守照顾吧。

他收拾一些随身东西，不敢稍作停留，已跟着武灵玉返往金武堂。

“午安，少堂主。”

毛盾回到金武堂，找个时间已摸向东光楼，忽见李平在庭院练功，他已笑嘻嘻迎了过去。

李平有了武灵玉那次的失误，再也不敢胡乱看错人，闻言之下亦作惊讶和熟悉状：“怎会是你？请坐请坐。”李平很快收敛招式，免得出差错，而且熟悉地迎过来。

毛盾斜眼直瞄：“少堂主还认得我？”

“当然认得，都相识那么久，怎会不认得？”

“那……我是谁？”毛盾存心考考他。

李平一时紧张，他责怪阮月仙还漏了人没说清楚，此时多么希望她突然出现，可是瞧穿门帘却不可得。猛打哈哈道：“别开玩笑，我怎么不知你是谁？”

“那可说不定，分开那么久了……说不定连名字都忘了，你说啊，只要说出我的名字就算通过。”

“真的要我猜？”

“我的名字还要用猜的？”

李平顿觉失态，窘困在心，却得装出冷静：“猜你一猜有何不可，你叫张三！”

“少耍我了，难道你叫李四！”

“毛少侠何必开此玩笑！要猜的才是我啊。”不知何时，阮月仙已出现门口，笑盈盈地走过来，她蛾眉淡扫，倒是有几分清纯，莲步中满是笑意：“我猜对了吗，毛少侠？”

毛盾瞧了她一眼，果真是披了兔皮的狐狸精，眼看诡计已被拆穿，他也不动声色，轻笑道：“美人啊，你大概就是金武堂未来的嫂子喽。”

“那还得看向天娶不娶我啊，”阮月仙笑道：“你大老远赶来是不是准备喝我们喜酒？还是另有要事？”

李平终于找到搭话机会：“对啊，毛少侠突然赶来，总有事情吧，有什么我可以帮的事尽管说。”

“路过不能过来瞧瞧？”

“可以，当然可以！”李平故作潇洒状：“凭我们交情，有何不可以，我还想请你呢！”

“不必啦，来此的确有事。”毛盾道：“记得我们上次去狩猎吗？我带的是小弓，你带的是霸王弓，事隔多年，我想力气也差不多够了，能否借那张长弓让我拉拉看？”

“弓？”李平一愣，他好像没见着。

阮月仙亦是稍变脸容，她是见过那弓，但上次在天狐山时，武向天把弓弦拉得过火而使弦尾蹦出裂痕，他乃找人换弦去，自己竟然忘了这么重要的东西，该死！

她淡笑着：“实在可惜，那弓前几天刚绷断弦，拿去装修了，少侠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借到它。”

“有这种事？”毛盾稍疑。

李平登时接口：“过几天给你送去如何？真的坏了，现在实在没办法拿出来。”

“好吧！我就再等几天，让你为难，实在不好意思，先告退了，免得坏了你小两口的好事。”

毛盾拱手，神秘地转身即走。

“这么重要的东西都忘了，真要命！”阮月仙甚是自责：“那把弓必须找回来。”

“现在？”

“当然是越快越好。”

“不行，毛盾一定会识破我的。”李平怔忡不安：“我若出门一定会被跟踪。”

“可恶！”阮月仙狠狠骂了一句：“看样子……得派人去取

“派谁？他靠得住？”

“可恶的毛盾！”阮月仙并未回答他的话，只顾着骂人：“老娘非收拾你不可！”

李平哭丧着脸道：“还是赶快把他解决了，否则对咱们十分不利。”

“别胡思乱想，只要咱们沉得住气，他奈何不了你！”阮月仙忽有奇想：“咱们早日结婚吧，到时他们更动不了你！”

“结婚？”

李平岂是呆子，若突然跟她结婚，将来她找个机会把自己杀了再灭尸，如此来个死无对证，她即可名正言顺归于武家门下，他简直死的不明不白。

“这种情况下哪有心情，等摆平毛盾再说如何？”

阮月仙露出迷人笑意：“就依你啦，到时你可别把我甩啦

“怎会呢！”

李平总是禁不了阮月仙的挑逗，光天化日之下仍把她抱得紧紧猛亲个过瘾。

“战争才开始，从现在开始，一切将是火辣辣！”阮月仙又为挑起这战火而高兴。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要回头已是不可能。李平倒有个想法，若真有一天当上真正少堂主，他会想办法除掉这位狐狸精。当毛盾回到玉竹轩时，武灵玉已紧张兮兮围过来问消息。“他的确有问题。”毛盾道：“你说的不错，他可能是假的。”武灵玉急写道：“咱们快拆穿他。”

“不成，无凭无据，他岂会伏首承认！”

“那怎么办？”武灵玉焦切万分：“我真正的哥哥在哪里？”“这才是

我所担心的……”毛盾道：“我们得先找出你哥哥行踪，说不定被他们囚住，或者……”

“如果我哥哥遭毒手，那该如何是好？”武灵玉眼眶已红。毛盾立即安慰道：“吉人自有天相，你别往坏处想，咱们先探清情况再作定夺，贸然行事并不妥。”

武灵玉强忍悲伤：“接下来要怎么办？”

毛盾想想：“你可知道你哥哥的生辰八字？”他想用法术找人。

武灵玉却摇头：“只有我爹知道。”

“他？不是失去了记忆了吗？”毛盾无奈摊摊手，看来这招行不通了，他问：“阮月仙呢？她是如何认识你哥哥，何方来路？”武灵玉猛摇头，根本一无所知。

“这女子倒是神通广大，她到底有何阴谋？”

毛盾百思不解，看样子，非得暗中摸摸他们底子不可。两人再聊有关问题，已近傍晚，毛盾始又离去。

东光楼里头。

李平和阮月仙仍自表现恩爱地共同用餐。

一张八仙桌摆满了山珍海味。

在酒色薰心之下，李平不禁胃口大开，吃得津津有味，早已经把白天惊心事忘了个一干二净。

阮月仙一旁敬酒陪笑，使得李平心花怒放，真以为自己是神仙下凡，享尽人间艳福呢。

李平喝得七分醉意，目光色眯眯地又往阮月仙身上瞄，野兽般喘息已从鼻孔中传出。

“你想干什么？”阮月仙的声音总是让人难以抗拒。

“我要……你明明知道嘛……”

“不行，还太早。”

“办这种事也要看时辰？”

“你怎么这么色啊！”

阮月仙眼看李平又要扑过来将自己按倒在地面，即已上下其手想捏碎自己，抓得她哈哈扭笑，忍不住也就反身抱住李平，似乎又要开始打得火热。

“好一对狗男女！”

突然有人喝出这么一句话，吓得两人不敢动，想证明这声音到底是真是假。

猝有一道冷光射来，一把飞刀疾钉在两人居中之椅脚，还绑了布条。

李平登时喝吼“谁？”就想起身抓人。阮月仙立即将他按住：“别乱动，先看看字条再说。”

她伸手扯下飞刀，跟一般飞刀并无两样，随后才解开字条，里边写了几行字：“狗男女，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诡计，假冒的武向天拿命来！”

李平瞧得两眼发直：“他知道我身份了？”

“冷静冷静！”

“我！我能冷静就好，那刀随时可以夺我的命！”

“可惜他没有，”阮月仙冷坐而起：“那表示他也未敢确定你是假冒的。”

“会是谁？毛盾！”“有可能！”阮月仙冷笑：“也有可能是那位真正杀死武向天的凶手，哼！终于熬不住了。”

“你是说凶手也住在金武堂？”

“不错。”

“这简直要命，我随时会被杀的啊！”

“我们搬家！”

“搬家？”李平怔忡：“离开这鬼地方？”

阮月仙含笑点头：“这不正好解决了你的问题？我想过了，还是跟他们保持距离的好，否则你迟早会出差错。”

“可是，我是少堂主啊，这么一搬，岂非不打自招？”“这个我自有盘算，”阮月仙解释道：“我在武家似乎不怎么受欢迎，你可以以安顿我为理由，在太原附近买个房子给我，其实你则跟我住进去，如此一来，别人只会说你被我迷住，却不会怀疑到你的身份。”

“不行啊！帮中多多少少都有事情要找我，像早上不就是为了江西分舵是否保盐货之事要我批，毕竟我还是个少堂主。”“你白天可以办事啊！”阮月仙道：“在白天，他们必定不敢动手，只要他们敢，你照样可以喝令陆不绝和黑不亮帮你抗敌，晚上则回到我那里去，我会派人手严加戒备，哪像你以前在东光楼耍的浪荡规矩，有谁爱来就来，搞到现在连守卫都不能多派几个。”

李平想想也只有如此了，遂点头：“好吧，搬走也好，免得夜夜睡不着。”

两人开始商定要如何搬家，以及如何找借口说服该说服的人。

而在暗处另一角落——

毛盾本是躲在桂花丛中想探查阮月仙行踪，谁知半路杀出那名杀手，他瞧见了，那人颇高，该是男人，功夫亦是一流，猛即闪失，想追都无从追起。

“会是谁呢？他到底投出了什么镖，逼得这婆娘想搬家？两人口中所说的凶手又是怎么回事？”

由于花丛隔着厅房有十余丈远，两人说话声时大时小，毛盾并未听完整，只好凭着自己判断去揣测。

事情似乎是越来越复杂。

如果那投镖者是杀害武向天的凶手。那他目的即在揭穿假的武向天。然而他又为何要杀真的武向天？为何又对假的武向天不敢大意？

越是复杂，毛盾查起来越是来劲，他得好好耍这场戏，看看谁的智商高，看看谁在耍谁？

第二天，李平果然找借口在东街买了一栋独宅院。

此处有若钟楼，四面全是林树庭园，唯有居中塔高三楼，更有水池四绕，除了前后门搭建两座拱桥可通行外，想进此钟楼，还得掠过七丈宽水池不可。

虽然七丈宽对于一般高手并不难，但它好处在于空旷易见，只要派出哨兵，任何人物靠近皆可看得一清二楚，实在是最佳防守住处。

其实此处早在三百年前已甚为有名，乃是王公贵族为皇上出巡所特意设置的塔楼，有心人士还取名为天龙阁，意义乃是指皇上为天龙下凡，足可衬托此楼之不俗。

不过历经三百年已是稍嫌老旧，方自沦为民间所有。尽管如此想拥有它，照样得像金武堂那样财大势大的组织才有办法。

李平和阮月仙一住进来，似乎一下子变得如脱弓之鸟，再无任何威胁而自由自在。两人对此处甚是满意，一住就是三天不回家。

至于守卫，阮月仙也是亲自挑选，她不希望这些人得知天龙阁里头的任

何一切，故而全派在四周及围墙处，如此一来，两人更高枕无忧了。

今天一大早，已有人前来通知要开会，少堂主务必参加。

“开会？”李平第一个反应：“好端端的开什么会？一定有阴谋！”

阮月仙道：“别管他们，你只要扮演自己角色即可。我想是有关处理武家业务琐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不去？”

“我能去吗？我现在还是外人。”阮月仙冷道：“我至多只能陪你回金武堂而已，叫你早早安排婚期你就是没胆。”

李平干咳几声：“等事情平静再说吧，事不宜迟，我得走了！”

“你不要我陪？”

李平想及她老是想逼自己结婚，无非想早日定名分杀了自己，如此事情再拖下去，迟早更形危险，自己该试着独立，若真的罩不住，干脆把事情全盘托出，顶多只落个假扮替身罪名该不足死吧，总比镇日被她捏着脖子随时有被杀的状况来得好。

他干笑道：“我总得尝试适应情况，否则永远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

“你倒是想通啦！”阮月仙眯眼一笑：“好吧，你就自个儿去应付，千万记住，任何状况别泄露身份，别忘了千万财产，还有我这美娇娘啦！”

她又缠上了李平，施出了浑身媚力亲亲抚抚，弄得李平心神荡漾，他实在有点抛不开这骚婆娘！

时间不多，容不得他再缠绵，打扮打扮，他也就赶回金武堂开会去了。方进入金武堂，一位身穿青色劲装美女已迎了过来。她年约二十上下，绝不会比武灵雪大，却和武灵雪一样露出一副英挺气息，鹅蛋脸笑得甜美，一点也不做作。她见着李平，已是拱手为礼：“属下苏州副分舵主拜见少堂主！”

李平一愣，怎会有如此美女拜礼，一时间也忘了应对。“你是……”

“属下于玲，本在苏州任职，最近被大小姐调回总堂辅佐少堂主处理业务。”于玲笑得甚是亲切，她似乎对武向天的长相甚是顺眼——只可惜她不知是假冒者。

李平心下稍惊，这分明是武灵雪有意将她介绍给自己，看看自己是否会喜欢她而放弃那阮月仙。得小心应付为是。他打哈哈：“既然是大小姐派你来的，就跟在我身边吧，不过你可要记住，晚上我还得陪我的妻子。”

一句话已把意思点得明白。

于玲却没啥反应，仍是笑脸迎人：“属下明白！”“那就好，在哪里开会？”

“迎松楼。”

“有谁？”

“几乎天下三十六处分舵主都到齐。”

“这么多人？”李平倒是心惊动魄，自己又该如何应付？于玲道：“会议甚重要，还请少堂主快点到堂。”李平现在是赶鸭子上架，不去都不行，只好硬着头皮撑到底：“走吧！”

于玲立即行前引路。

迎松楼坐落在松林间，它本是八角古亭，但容不下三十六位分舵主，故而议堂设在迎松楼左侧清幽广场，两排各置十八张桌椅让分舵主坐下，居中则设主位，除了陆不绝、黑不亮，武灵雪也在场，本来武灵玉也有份，但她又聋又哑，实在不适合开会。

武灵玉灵机一动，倒找来了毛盾代替。

以毛盾救过武向王的恩情，他作为上宾已是绰绰有余，何况又沾了二小姐授权同意之光，任何人也无话可说。

若有，该是李平，他只要见着毛盾，心头就是一把乱，可是现在他敢开口赶人么？不敢，因为一开口，说不定马脚立刻露出来，他还是保持少开口为妙。

座位倒是跟陆不绝平起平坐，不过他为了尊敬，还是把位置移靠右边一些，好让陆不绝看起来较为居中。

人员已到齐，全场雅雀无声。

倒是毛盾这局外人先按耐不住：“虽然是金武堂秘会，但我既然代表二小姐，总该发挥功效。不过，我不会多嘴多舌，把功效放在开场总可以吧，会议不出声是开不了会的。”

有他一开口，全场心情稍轻松。

武灵雪随即开口：“其实本门已数年未开此联派大会，只是最近因家父生病，神智偶而不清，为了让本门能照往常顺利发展业务，实在需要再选出新的领导人，这是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

各分舵主了解之后已议论纷纷，有的是刚得知老堂主出事，有的则讨论该如何面对新局面，但讨论很快就结束。

一名分舵主道：“堂主退休，少堂主已足担重任，由他接位，天经地义。”

“对，属下们一致支持少堂主接掌本门。”

分舵主们一致同心倒让这位假冒的武向天惊慌失措：“不可以，不行，不能！”

他甚至激动得想起身阻止这群逼他上架的刽子手。

毛盾看在眼里笑在心里，说道：“少堂主众望所归，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您有不能胜任的困难吗？”

李平这才发觉自己失态，额头冒着汗，简直不知所措，连话都不知如何开口。还好那于玲果真是辅佐料子，已轻声说道：“少堂主您是顾及老堂主还是有其他原因，可否说出来让大家了解？”

“对对对，老堂主还在，我不能！”

“老堂主是你爹，少堂主好像叫得很不顺？”毛盾暗自控人：“你总不能等你爹不在了再接位吧，这种事在江湖并不多见啊。”

陆不绝也开口：“毛少侠说的不错，堂主已不能掌管本门事务，本门极需一位新领导者，少堂主您就勉为其难吧。”

“不行，还是不行，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李平经过这空档喘息，被他想出好借口了：“多谢各位抬爱，但在下自知年纪尚轻，经历磨练皆浅，还不足以担此重任，我觉得副堂主陆叔更适合这职位，各位也看见他当年辅佐我爹的成绩，新任堂主非他老人家莫属，你们说是吗？”

如此客气而真实的话，哄得众人频频点头，就连陆不绝和黑不亮都觉得他实在是个敬老尊贤的人而投以感激眼神。

各分舵主之所以会支持武向天，一方面是他本身条件不差，另一方面却是根深蒂固的父袭子承之观念，现在武向天既然让贤，又勾起气度和才能都相当的副堂主，他们也不大坚持甚而支持了。

一名分舵主道：“少堂主既然是倚重副堂主，属下们更是以副堂主为荣，



照样誓死效忠。”

李平立即猛点头：“对，此时除了陆叔，谁还能比他更有资格领导我们？”  
各分舵主一致赞成由陆不绝接掌金武堂，还不断鼓掌。

此时陆不绝起身感谢众人支持了。

待掌声停止，他才语重心长道：“多谢各位支持，但本堂乃堂主一手所创，老夫何德何能敢接此重任，本意属少堂主，他却谦虚退让，落得老夫不知如何是好，如今老堂主因病未愈，老夫不敢贸然接下职务，将来老堂主若复原，岂不形成冲突？何况老夫一生追随堂主，早是水乳相溶，在他受病之下犹如己病，更无时无刻盼他早日康复。基于此点，老夫仍是万万不能接此职位。还请诸位见谅。”

他说完话眼眶已红。

他已表现出英雄肝胆相照，为了结拜兄弟抛头颅洒热血，却不为名为利，如此情操说得名各舵主黯然低头，不知如何是好。

现场一片沉默。

任谁都感受出陆不绝那股知己已失，人老景悲之气息。

毛盾倒也感触把武向王弄得如此似犯什么罪恶，可是老狐狸不变成这模样，遭殃的人可就更多了。

他道：“副堂主既然如此说，我看大家再逼你也没意思，倒不如折个衷，你暂时先代理堂主职务，等少堂主有自信或堂主复原时再交还他们掌理，如此你也顾及堂主交情，金武堂也有了头，岂不两全其美。”

“对，这方法甚好，我也赞成。”从不发言的黑不亮此时也说出这番话，立即引来各分舵主附和。

李平道：“陆叔您就答应吧，这事拖不得。”

武灵雪道：“我爹最欣赏您，陆叔您更应帮他的忙才对！”

陆不绝终于拗不过众人，遂轻声叹道：“好吧，我暂时撑着，只要堂主一有起色，你们还是唯堂主马首是瞻，至于名称万万更改不得。”

武灵雪道：“这并不重要，以后本门一切由您决定即可。”

毛盾立即鼓掌叫好，会议总算有个圆满结局。

那李平也松口气，为自己独立摆平此事而叫好，看起来自己能力并不差嘛！是不是和真的武向天有共同血缘关系而得到同样遗传？十八岁以前自己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只是后来混错行投错门而误了一生。

现在简直是最佳证明，生命的转折点。

他满心高兴地坐下，看来这椅子早该可以坐得安稳，可是一坐上去，他发现有条纸条，伸手抓去，还有字迹：“冒牌货，我要揭穿你！”

李平笑容顿失，这可恶的阴谋者简直如附骨之蛆随时黏着不放，就连此时也要恐吓。是谁？一定在场！

会是毛盾？不可能，他一直坐在左侧最末处，一直都没离开坐位。会是陆叔？更不可能，他连堂主职位都不愿接，又何必杀了武向天？

毛盾已经注意到他反常的表情。李平深怕被识破，赶忙将纸条塞入口袋，然后再展开笑颜直拍手。

会议即在和谐中散去。

陆不绝当然也顺利当上新领导者。但他并无多大喜悦，仍为堂主惋惜。

三十余人不久全都走光，唯有于玲留下，她仍坚守职务。

李平已发现她的存在，她看起来好像忠心耿耿，并非那种心机深沉之人，

瞧她那份恭敬，霎时间他已觉得这才是生命的感觉。

从一个地痞流氓变成吆喝千万手下的大人物，光是这点就值得去冒任何风险，他不禁信心又加强了许多。

“你可曾见过开会时，有谁走到我的附近？”李平已懂得如何使唤手下。

于玲甚是认真：“没有啊，大家都在开会，谁还会有空儿走向少堂主，怎么，出事了？”

“没事没事，只是错觉罢了！”李平道：“我老觉得有人跟踪！”

于玲轻笑：“如此的话，属下日后自该更留意您的背后了。”

“说着玩的，别当真！”

李平笑了，于玲也在笑，她的模样充满着青春和自然，这正是阮月仙所缺少的。李平不禁对她更注入一层深刻关怀。

“没事，你先下去吧，我还想在这里静一静。”

李平想支开于玲。他实在需要时间来判断那张字条。

于玲道：“那，少堂主小心喽，别让人再盯上了，属下这就告退，我随传随到。”

待于玲走后，李平才将那张字条重新拿出来研究，瞧它字迹，前几字苍劲有力像男的，后几字却娟秀清柔，本就是女人手笔。

“这家伙简直可恶，连字迹都不留线索！”

“那又如何？你比我更奸诈，竟敢冒充武向天！”

“谁？”李平惊心落魄，猛寻四处，却发现一条黑影挂在左侧一株古松枝干上。

他胃在抽搐，凶手终于出现了。

“你……你是谁？”怎能说他是凶手，那岂不是承认自己是假冒者：“你是毛盾？下来，搞什么装神弄鬼！”

那灰影仍自冷笑，听起来似在中年，和毛盾年轻声音大有差别，但绝对是经过伪装的：“早点承认吧，免得死无葬身之地。”

“胡说，我明明就是武向天！”李平怒道：“你三番两次整我，到底有何目的？”

“你不是真的武向天吧！”

李平忽然觉得自己表现太过恐慌，分胆是有做贼心虚之态，于是深深吸气抚平心绪，冷道：“你是谁，到底为何要说出这番话，你到底有何目的？如果只想拆穿我，你可能会失望。”“有种，越装越像，看样子你也是有备而来，不过，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我会慢慢揭开你的假面具！”

说完一闪身，连纵数棵古松，像幽灵般化成虚无。

李平呆愣愣站在那里，好一段时间脑筋抽白。

“他那么肯定我是冒充的，他该是凶手，可是他为何不出手，以我目前武功根本挡不了一招，准是立即露出马脚啊。”或许他只是存疑吧，只要武向天尸体不被发现，他照样可以冒充得很好。

远处于玲已再次奔来。

“少堂主，发生何事？你干嘛大呼小叫？”

“没事没事，我发现有人……有人恶作剧，所以喝了几声。”“谁？你脸色不大好……”

“是小鬼，开玩笑的，”李平干笑：“早上有点感冒，血气不顺，脸色自然不好。”

“要不要我熬点热汤？”

“不了，我……我还得回去……”

“哦？”于玲拉长声音，带着嘲讽：“一定是想念少堂主夫人了……你快去吧，别耽搁了。”

“你真懂事……”

李平确实夸赞于玲，更投以满意笑容，方自离去。

于玲则等到他背影消失才把目光收回，喃喃轻笑着，似乎很欣赏少堂主如此疼爱妻子的行为。

## 第二十章 破绽

李平回到天龙阁，第一件事即向阮月仙报告：“凶手出现了！”

老实说，李平虽然最近较有信心，但碰上此棘手事，他还是得找这位经验老道的合伙人商量。

“你见着他了？”阮月仙也颇吃惊：“光天化日之下？”“嗯，在迎松楼。”

“那里较隐秘，难怪他敢在那儿出现，他长得何模样？”“看不清，一身灰袍，该是男的。”

“我说嘛，有多大胆子敢现出原形？”阮月仙冷笑几声：“既然现形而又不敢亲自动手，那表示他仍有顾忌，当然也不会找你拼命，你很安全。”

“老是在背后，我都快疯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查出他是谁？”“别急，咱们跟他比耐性，谁熬不住谁就败阵，你千万要撑下去。”

“还要撑多久，凶手加上毛盾，我已穷于应付！”

“为了你的钱财，为了我，你当然要撑下去，不是吗？”阮月仙又腻向李平，她知道自己的身子一向是最好的诱惑及安慰品，只要是男人又何尝躲得了这关？

她甚至认为李平把事情说得如此的糟，多多少少都有要求安慰之意，她当然不会吝于施舍。

李平更是不懂得客气，每当触及这如火如荼的躯体时，即便什么抗争意识也都瓦解得荡然无存。

一阵翻云覆雨之后，李平自然又对这尤物言听计从，而阮月仙也似乎从欲望中寻到了灵感。

“也许我们应该跟毛盾合作，利用他来对付那神秘凶手。”

“跟他？”李平一想到毛盾那人，心头便毛的不舒服：“行不通吧，他对我威胁太大，我怕会露出马脚。”

“放心，不是叫你面对面跟他合作，”阮月仙笑的促狭：“只要你将神秘凶手恐吓字条故意传给他，如此一来，他必定会把目标转到凶手身上。”

“为什么？”

“因为……打个比喻，”阮月仙道：“他不是有怀疑你的倾向？”

“这倒没错，他一向多疑。”

“这就对了，他既然多疑，当然认为你是假的，咱们就此下定论，如果你是假的，那真的武向天呢？”阮月仙冷笑：“这才是毛盾一直不愿当面拆穿你的最大原因，他必须知道真的武向天在哪里，或而找到他的尸体，只要有了‘凶手’这个消息，他必定会查个一清二楚，不对吗？”

李平点点头：“话是不错，但他若查出凶手，我不就完了。”

“怎会，你可以不承认，或者反过来咬凶手一口，说当时你被暗算而死里逃生。”阮月仙笑得神秘：“说不定你还可以利用老堂主模式说当时脑袋受伤而变得……有些事记不清楚，这简直是天衣无缝啦！”

李平忽而赞赏不已，希望似乎无限：“对啊，脑袋受伤之后，很多事都可以蒙混过去，好计！”

他迫不及待要完成使命，于是匆匆穿衣，又赶往金武堂。

“喂，别表现得太假了，毛盾可精得很！”

“知道啦！”

带着勾魂婆娘的关心，李平更该把事情弄得天衣无缝。

相隔几条街，他很快回到金武堂，打探之下，发现毛盾已盘据东光楼，那岂不正好，他匆匆又赶过去。

毛盾在东光楼乃是想找出蛛丝马迹，他翻遍武向天所有书房、寝室以至于兵器、古玩等东西。这人也是粗枝大叶，从来不留什么笔墨记录，看似白费工夫了。

好不容易他发现李平去而复返——当然这是李平故意弄出之痕迹，毛盾立即倚靠一扇雕有龙纹窗子偷偷瞧去。

“会是这家伙，他回来干啥？开完会，他不该再回来的啊！”

龙纹窗隐隐映出影子，李平心知毛盾在窥看，当下加速奔掠往大门，在登上石梯之际，故意来个不稳，身形晃了一下，口袋中一个类似钱包小袋已掉在地上，他未察觉般奔入内厅。

毛盾眼尖，立即发现那东西。乍见他已进入，毛盾立即穿窗而出，小心翼翼掠去，人如燕子抄水剪向小包，已掠藏花丛中。

“该有秘密吧？”

毛盾打开布包，除了碎银，果真出现那恐吓字条。

“冒牌货，我要揭穿你！”

会是谁写的？另有其他人知道他是假冒的？还是纯恐吓？果真如此，真的武向天在何处？

毛盾闪过无数问号，他却未作停留，立即又潜追厅内，心想李平如此匆忙赶回，说不定是想找些什么重要东西，自己岂能错过机会。

然而李平却也只是放出恐吓字条，随即躲在门缝偷瞧，但见毛盾拾起后撞进门，他赶忙也往外走，两人霎时撞见，全是吃惊。

“是你？”李平先开口：“你来这里干什么？”

毛盾倒能自处，黠笑中贼眼直瞄：“来看少堂主啊，你忘了，上次那把弓还没借给我呢。”

“弓？呃，还在修，恐怕要再过几天……”

“其实我也不急，”毛盾道：“我是看少堂主慌慌张张赶回来，想必有急事，所以就跟过来，您真的有事吗？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受人恐吓什么的？”

“呃，没有，我只是回来拿东西。”

“什么东西？爱情宣言书？”

“不，少侠爱说笑。”李平干笑道：“找一份公文，没找到，可能在我爹那儿。”

“该不会是怕我追问才说在你爹那儿吧？”

毛盾哧哧笑着，左右回来踱步，眼睛老是勾东勾西：“说也真是，凭你堂堂一个少堂主干嘛这么怕我？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李平暗暗自责，实在不管用，现在岂能说变就变，心念一闪，说道：“少侠对本门有功，在下自该敬之以礼。”

“少来说屁话，以前的武向天根本不懂得客气，有时候我还真怀疑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武向天。”

“我当然是真的。”

“真的？”

“当然！”

“那好！”毛盾频频点头，满意笑道：“如此一来，我也不必跟你客气，最近我研究了一些武功招式，准备跟你切磋。”

李平最怕就是涉及武功事，他想找理由拒绝，毛盾把他当成来者不拒之人，突然喝叫，一掌威风八面打抓过去。

李平竟然吓呆不知所措，毛盾更形意外，他竟不还手？掌势已发，哪还顾得了，五指准狠地赏在他脸颊，留下五条红痕。

“少堂主你真的不还手？”

毛盾是感到意外，但意外并非对方不还手，而是他这掌本就有试探之意，一掌打下去存心打掉心中盘算这人可能罩着脸部的假面具，结果是皮包肉，活生生真的是硬脸皮。

李平虽疼痛，却硬是忍下来：“少侠武功如此之高，我哪是你对手？”

“少胡说，上次你明明打赢我，再不动手，吃苦头的可是你！”毛盾还是摆出架势。

李平忧心万分却无法可想，眼看毛盾又一拳打来，他真的避无可避，只得伸手封去，可惜他这两下子哪是毛盾对手。

只见得拳头飞猛冲过他两掌间印在其左眼眶，砰然一响，李平抬头尖叫，人如骨牌叭叭叭连撞三张椅子跌靠内墙，眼已肿红如肉包。

毛盾怔诧中又自好笑：“少堂主你让人太过分了吧，为了尊敬，情愿把自己当成独眼熊猫？”

李平有苦说不出：“少侠别再闹了好不好，我实在招架乏力，再打下去，恐怕要抬着出去。”

毛盾感到没趣：“好吧，看你武功退步的不像样，我也不忍再摧残你，否则闹出人命，我可就万劫不复了。”

忽又邪笑道：“你是不是被你老婆搞得手软脚软，武功才退步？”

“呃……没那回事……”

“少来啦！”毛盾促狭笑道：“色字头上一把刀，小心啊！小心她的床上功夫破去你的真功夫，到头来准比你爹还惨！不过，说真的，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我又能说什么呢？你好自为之，我走啦，不打扰你们好事，否则你失了功夫又失美人，我的罪过更大了！”

说完甜蜜招招手，毛盾已扬长而去。

李平实在有苦说不出：“我招谁惹谁？竟然被人当小狗耍？”

然而又能如何呢？谁叫自己武功不济又混上天下第一大帮，吃苦受罪自是难免。

毛盾这一拳打醒他，要当金武堂主人，除了冒充是不够的，他已决心必定找机会把功夫练好才是上策。

强忍疼痛，他掩着左眼，已走出东光楼。

那服务亲切的于玲又自迎面赶来，远远即说道：“少堂主怎么又回来了？也不通知属下一声！”奔前几步，已看清楚了他的伤势，登时惊愕：“少堂主，你怎么了？是谁把您打成这模样？”

李平哪敢说白白被揍，窘困道：“是跟毛少侠比武，结果输了半招，他就赏了这么一个给我。”

“毛少侠？”于玲稍惊：“他太过分了，出手这么重。”

“不碍事，切磋武功哪有放水之理，我输得心服口服。”李平干笑：“这下子恐怕要一个月不能见人或动武了。”

他想如此也好，找此借口可躲掉许多应酬或某人寻求切磋武功。

“伤的严重吗？我扶您回去！”

“不必了，只是皮肉伤，不碍事，我走得动，你还是去办你的事吧！”

“至少，让我送您出门！”

再拗下去就没意思了，李平只好答应。

于是于玲领在前头，引导他走向大门。

起初还好，但行进中守卫虽是一一行礼，可是他们眼中必定疑惑而转为窃笑，实在搞不清少堂主为何眼眶发黑。想他比武受伤者少数，全想到他被狐狸精打成这样，亦或是眼前这位漂亮的分舵主……弄得于玲好生尴尬，有点后悔自找殷勤。匆匆送走李平之后她才嘘了口气，甚而把一切责任怪在毛盾头上，却也为毛盾别的地方不打而临眼一拳把他打成这副德行的恶作剧心态而感到莫名笑意。

李平走出街道，他当然仍怕被人笑话，于是专找小巷子钻，免得再出糗。

太原城小巷古老而且弯长，里头除了贫民窟，当属赌场为最，转个弯即有个门挂黑蓝布龙蛇杂处，一声吆喝总是带着拚命和厮杀。

李平对这种声音犹能耳熟，想当年沦为地痞流氓时，还不是一样时常混迹其中而杀个人仰马翻。

现在闻及吆喝声还真有点手痒呢。

“哪天赌它个够！”

李平搓着手，想象从金武堂搬来一大箱元宝摆在桌边大杀四方的风光局面，不禁也就把掩盖在左眼的手儿结绀起来，还威风八面晃着走。

碰上垂头丧气的赌徒还眺那么几下高眼。

忽而一名三十上下的倒霉赌徒刚刚被人丢出赌场，他斥骂着没良心、耍诈、作弊等话，可是口袋的确已空，想翻本机会都没有。

他第一个念头即是偷点或抢点……正打主意已发现衣衫还算可以的李平。他装笑起身或许该扮可怜虫向他行乞，赚个可怜钱，再不行才动手抢他个精光。

他正想哭求，但瞧及李平眼脸，好眼熟，那李平已威面八风撞过去，口中还喝斥：“让开，大爷衣角是你沾的？”

“你是李平？”那人突然认出什么，欣喜不已，反身已追过来：“喂，老兄，你忘了我啊？我是江海啊，五年前咱们在开封还赌过三天三夜你忘了吗？瞧你穿得人模人样，怎么，捞到好油水或是手气顺了啊？”

“江海？”李平心头亦是一怔，不错，在流浪时，他的确跟这个人一起混过，可是怎么会在这里碰上？

江海已追向他面前。光瞧他左嘴唇长了那颗发毛痣，李平已确定是江海。可是自己现在已是武向天身份，又怎能跟他相认。

当下立即冷斥：“你是谁，敢挡住本大爷去处？”

一脸冷叱地发掌把江海推开，大步踏去。他虽然武功不济，但在阮月仙有心调教和几月苦练下也有了底子，对付毫无武功的江海自是绰绰有余，那江海也被他这么一推，摔得人仰马翻，等坐正之后，还真怀疑自己认错人了。

不可能啊，他本就时常被人打肿眼眶，有一阵子还获得独眼瘪三封号，尤其他方才喊出“大爷衣角是你沾的！”正是他赌赢时的口头禅，他根本就是李平！

江海想了又想，还是一口咬定：“世上没有长得那么像的人，这小子一

定是发了之后想把我甩掉，可恶！”

江海登时追向李平，不管是真是假，他相信自己直觉，缠下去一定有油水。

“李小弟别走啊！你发了也该体谅我这小老哥啊，至少多年不见，坐下来聊聊总可以吧！”

纵使李平有武功，在这小巷也走不快，江海很快又追上来，嬉皮笑脸道：“少爷你难道忘了我这老友？想当年我们还是睡同张床，用同双筷子的好兄弟。”

李平实在悔恨自己不走大街偏走小巷，他决定装糊涂到底。

“你是谁，我不认识，我也不是你所认识的人，退开，否则休怪我教训你！”

“老弟别装蒜了，连老朋友也能忘，真不够意思！”江海猛盯他，想更确定自己没认错人。

李平也不愿躲闪，免得像做贼心虚。

“再说一遍，让开！”

李平再次推开江海，大步跨去，他得想办法摆脱这混球，或许给他一些银子，但摸向腰际，可恶，身上碎银早放在布包中一起交给毛盾，现在连给赏都不能。

“老弟啊，就算发达了也不必冷落好友啊！”

江海从他摸腰际动作看来，更肯定这油水捞定了。“你真的不想活命？”

“老弟何必呢！我现在落难，你有的话……”

“让开！否则我叫官差！”

“何必呢？大家兄弟一场嘛，我要的不多！”

“这巴掌如何？”

李平猝然狠狠赏他一巴掌，打得他东倒西歪。他似乎很满意这效果，就像他把毛盾那巴掌还掉一样，心头觉得泄恨不少。“去打打听打听大爷是谁，容得你在此勒索！”

吐了一口口水，李平已扬长而去。

江海被打得莫名其妙，愣跌地上：“难道我真的认错人了？”失望而不甘心地爬起：“不可能啊，太像了……”瞧着李平背影，他实在不肯认输：“会是谁？叫我去打听，他会是哪号人物？”

反正也没钱可赌，只要有榨出油水可能，他岂会放过，虽然希望不大，他还是跟在李平后面，远远的，却跟得牢。李平自从遇上倒霉事之后，他不敢再转小巷，改行大街，被人笑总比再遇上倒霉事好。行走中他还不时回过头，还好江海已不见，他终也能安心回去。

江海呢，他仍不死心，追到大街，一有机会即找人打听，群众见他衣衫脏烂，又似好几天没洗澡，一股酸臭味道冲鼻，避之唯恐不及哪还有心情回他话。

不过，他却问对人了。

原来毛盾也在暗中跟着李平，在发现江海之事后，他绕个道，找机会已拦向江海。

“你认识那人？”毛盾当面即问。

江海反而瞄眼：“你又是谁？”

“我不是谁，路过的，看你四处打听那人才好奇过来问问，你可要小心



了，弄个不好你准掉头。”

“这么严重？”江海摸摸脖子，似考虑要不要探下去。

“他就是金武堂少堂主。”

“什么？”江海似被抽了一鞭，硬是不信：“不可能，他叫李平，几年前还跟我一起混过，怎会变成金武堂少堂主？”

“你真能确定他叫李平？”

“嗯！动作，说话都像，我不会认错。”

“那，这个李平后来如何跟你分手？”

“他勾上青楼妓女之后就退隐山林，好像是在天狐山开客栈吧，”江海讪笑：“哼哼，凭他个性，准把那妓女当摇钱树，她挨不了几年的！”

“那女子呢？可有名字？”

“这么多问题！”江海瞪眼：“青楼女子不叫小红就叫小青，还有什么真名！”他忽而目露贪婪：“不过你能给我一点好处，我什么都说。”

“你这个人真是见钱眼开啊！”毛盾哧哧笑着：“会不会见利忘义呢？”

江海干笑道：“我管不了这么多了，钱才是我的一切，要不要，不要我要走了。”

虽说想走，手却伸得那么长，倒是个死要钱。

毛盾还是把方才从李平身上得来的碎银抓出手，轻笑着：“世上没有你们这种人，天下就找不到好人。”

“怎么会？我该属于坏人嘛！”江海抢走银子，说话更实在更兴奋多了。

毛盾轻笑着：“没有坏人，哪来好人？就是你们坏才能衬托出别人的好，不对吗？”

“对极了，有道理！”江海哧哧笑着：“其实我也不全坏，有钱也能变好人，你不是要问那个妓女的名字，呵呵，其实我早告诉你了，她就叫小红，开封怡红院的，你满意了吧？”

“满意，李平呢？他又是什么出身？”

“难啦，像我，一懂事就被丢在街上，哪知哪个是爹，哪个是娘？我看也是妓女生出的，能活到现在不容易啊！”不知江海说的是苍凉还是得意，他只喜欢掂着手中银子有多重。

“李平真的像那个人？”

“当然，否则我岂会认错，”此时换江海紧张兮兮了：“他真的是金武堂少堂主？”

“不错，所以你最好少打他的歪主意。”毛盾拍拍他的肩头：“好好赌啊，看你印堂发黑，可别把命赌掉了！”

“呸呸呸，少触我霉头！”

江海还是嬉皮笑脸送走毛盾，毕竟财神爷总是伟大的：“以后有关李平的事，我随时想多点线索提供给你，有空常来啊！”

向毛盾招招手，他又兴高采烈地挤入巷中，去翻他的赌本。

毛盾则跟踪下去，事情似乎越来越有眉目，看样子不久即可查个水落石出。

李平刚回到天龙阁，阮月仙早准备替他接风，但茶水都未倒进杯中，她已发现那黑眼眶。

“怎么回事？”温柔而关心的话听来十分受用。

“别说啦，被揍的。”李平自行坐上八仙桌，提着茶壶即猛灌嘴巴。

“谁敢揍你！”

“还有谁，那要命的毛盾。”

“他发现你的秘密？”

“发现还好，我也不用挨揍！”李平灌满一大壶，将茶壶放下：“他是找我比武，知道吗，比武，然后就把我打成这模样。”

“可恶！”阮月仙替他打抱不平。

“又能如何？谁叫我技不如人！”李平心生倦意：“我看现在能骗多少银子算多少，我实在挨不了这些人死整活整！”

阮月仙闻言又自嗟声了起来：“怎么了，这样就泄气啦？武功可以慢慢练啊，人可千万不能跑，否则准出大娄子。”

“我又不是真的武向天，还会出何大事？”

“你不是，人家可认定你是；你一走，金武堂准乱得七荤八素，再加上武灵雪和银灯联关系，等于全天下武林都在追杀你，你自信能逃得掉吗？”

李平一愣，这可是严重得很，他只好又泄气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怎会烦成这模样？”

阮月仙腻了过来，荡笑道：“想想金武堂的一切，还有我，你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了。”

李平总是躲不掉她这一关，当她腻上来之际，他必定又亲又抓，将她抓得淫吟吟，直到这口气接换另一口气时才可能停止这要命的纠缠。

“毛盾得到了你的纸条？”

“嗯。”“他有何反应？”

“还没有反应，我就被揍了。”李平抿抿嘴唇：“还有一件事更严重。”

“哦？”

“我在街上碰到以前的老友。”

“他认出你了？”阮月仙颇为紧张。

“我极力否认，还赏他一巴掌。”

李平将遇上江海的事情一一说清楚。

“这地痞倒是活得不耐烦了！”阮月仙怒骂两句，随后已考虑对策，不久道：“别理他，你只要别再走巷子，就算碰上，装迷糊就行了。”

“不行啊，这家伙眼里只有钱，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的意思是……”

“他很有可能前来敲诈。”

“他敢？”阮月仙瞄眼：“你對自己这么没信心？别忘了你是金武堂少堂主。”

“他知道我身上伤痕。”

“好啦，看你吓成这副德行，怕他泄密就找机会干掉他！”阮月仙冷笑：“凡是妨碍我们计划者，都不能让他活着。”“说的倒容易，在太原城杀人，不惊动官差才怪！”“你不是说他会前来勒索吗？那就等他来好了！”

阮月仙看来一副胸有成竹样子，李平也就没了主意，毕竟一切计划都是她一手包办，自己只不过是配合她罢了。由于李平受伤，他倒有借口留在天龙阁养伤。

四天以来，一切似乎都那么平静。

李平终于尝到贵族生活，拥着娇妻，喝饮美酒，更有数不尽即将到手的钱财。他幻想着若真能永远下去，那该多好。

但，这还得经过一番努力才行。

江海果然如李平所说，为了钱，他几乎不择手段。

毛盾先前给的银子早在两天前就已输光。两手空空之下，他脑筋仍然转到了这位看来似老友的金武堂大少爷，说勒索倒也不敢，他只想要点银子。

于是乎两天前输光那个晚上，他已开始守在天龙阁附近，希望能奇迹般地碰上李平，完成银子收入。

然而等了两天，连个人影也没见着。他决定亲自拜访，或许从女人身上下手会容易些。

他找向大门，看到警卫，只递出一张字条：“有人传话，请交给贵少奶奶。”说完转身即溜。

守卫倒是疑惑谁是少奶奶，但想及里头只有一个女子，反正传不对没事，若是重要事而耽误传送，责任恐怕得由自己承担。

于是他仍把字条传给阮月仙。

“我有你丈夫的秘密，想知道结果，请送百两银子过来！”阮月仙念着那张字条，冷笑不已：“这家伙果然来了！”

李平为之紧张：“他胆子果然大得可以，连金武堂都敢动！”

“也许没你说的大，否则他不会向我下手！”

“我准备怎么办？”

“我准备探探他消息，看他知道多少再做定夺。”

“你以为他只勒索一次，这家伙会像吸血鬼跟着我们不放。”

阮月仙道：“别急，一切有我处理，他既然指明要我出面，我就去会会他，你等我的消息。”

说着她已动身，李平已无主见，只说声一切小心，停留在屋中怔忡不安。

江海虽然留了会面地点，但他还是躲在暗处亲自监视阮月仙出门，乍见其美艳姿色不禁被其所迷，大叹李平艳福不浅。

眼看阮月仙快转入街道口，他才赶忙追上前去跟踪，直到认定无任何危险，他才敢出面叫人。

“是夫人吗？”

只是黄昏，街道过往人潮不少，不过江海仍选了一处本是摆面摊而未开张的堆积角落向阮月仙招手。

“你就是？”阮月仙也认出李平所说他左嘴旁那颗黑痣。

江海轻笑，“正是在下，夫人好美啊。”猥琐的脸容已露地痞最惯有的轻浮。

阮月仙并无特殊反应，淡笑迎过来：“字条是你写的？你说我丈夫有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

“当然是大秘密，”江海已伸手表示要银子才说话。

阮月仙媚眼一扫：“也许你想说他是假的吧，你的事，他早告诉我了！”

“他敢告诉你？”

“我们之间无话不说。”

“那……他一定连你也骗了。”

“你怎么一口咬定？难道你真的有证据？”

“我知道他身上伤疤。”江海逼急了还是说出关键：“他屁股有道×型伤疤，那是他有一次偷东西被人割的记号，你是他妻子，一定见过吧！”

“有吗？”阮月仙疑惑道：“我好像没见着！”

“一定有！”江海倒真怕没有，那自己唯一勒索的借口将消失。

阮月仙深深瞧了江海一眼：“你三番两次威胁我丈夫，无非是为了那百两银子，老实说，银子我是可以给你，但我希望你别胡乱指责我丈夫是假的，这对我们实在伤害太大。”

江海光闻及那银子可能拿成，一颗心已怦怦乱跳，一百两啊，几乎是前半生所有的收入：“其实也是为夫人好嘛，不过我现在是手头紧了些，所以才想跟夫人借点盘缠。”

阮月仙摆出一副同情脸孔：“好吧，银子我借给你，但为了让你明白我丈夫并非你说的人，你可愿意跟我回去验明正身？”

“要到你家？”

“顺便取银子，我没带在身边。”

江海是有些怕，但百两银子实在诱惑太大，他终也点头：“好吧，谁叫你先生如此像我朋友，我实在有必要证明一下。”

“那请吧。”

阮月仙表现出妇道人家不宜抛头露面之态，很快地转身离去，并未瞧及江海是否跟上，但她明白这家伙只要有钱可拿，任何龙潭虎穴也敢闯。

江海果然跟得紧，发财梦与不祥齐上心头，但发财梦仍是重些，他情不自禁。

阮月仙很快引领他进入天龙阁，经过守卫也没敢问，因为主人办任何事，他们都无权过问。倒是江海连连拜礼打哈哈，惹得守卫睨眼相视。

守在阁楼里的李平乍见她把人引来，吓得浑身不自在：“这婆娘在搞什么花招？”一时没主意，干脆先躲起来。

阮月仙果然落落大方请他进入屋内。

江海心生怯意，也被阮月仙落落大方的态度所慑住。但一踩入里头，又被一大片绣有青龙黄地毯以及皇宫般豪华雕梁所迷惑，这里随便一样瓷器或花鸟屏风都可能让他吃一辈子。

“好豪华啊……”

江海东张西望，简直进入宝窟般惊叹不已。

“这些都是先人留下来的，请坐。”

阮月仙把他引到常用的八仙桌前，那儿随时摆着酒菜，江海光闻及酒香，喉头即猛吞口水而痒了起来。

“想喝两杯？”阮月仙立即替他倒酒。

江海的确想喝，但他还是忍下：“不妥吧，我是来搬银子的。”

“有何关系，我还想跟你聊聊呢！”

阮月仙深情一笑，故意掠了一下头发，在她举手间，衣服为之蹦紧，那坚挺的胸脯立即凸显出来，正好面对江海眼睛部位，简直是要命的挑逗。江海已忍不住抓起酒杯，咕噜地一口灌个精光，说话已显得结结巴巴：“不知奶奶要聊什么？”

“当然是有关我丈夫之事，”阮月仙道：“这件事除了你，还有谁知道呢？”

“你是说勒索你丈夫？呃，不不不，你是说你丈夫很像我朋友这件事？”江海大拍胸脯：“放心，昨天除了我，没人知道，我可以发誓。”

“我相信你。”

“那银子呢？”

“我马上拿来。”

说着阮月仙已往隔壁房间行去。

江海立即躲向门缝想偷听，岂知木门突然猛力弹回打得他鼻子生疼带发红，他闷痛想叫却又把声音吞忍下来，赶忙走回桌前，偷喝几杯酒，想借着酒掩去红鼻子之窘状。

“好痛……”他边揉边喝。

阮月仙拿出一口小箱子，对于江海种种她看在眼里，笑在心里。莲步移来：“相公，这些该够了吧，您点点看。”

箱子往桌上一放，盖子一掀，白花花银光四射早打昏江海，他像抚摸女人躯体般抚抓着银子，这比抓着什么都来得过瘾跟实在。

“银子，真的是银子，足足有一百两啊！”

激动之余，无法自制地猛灌美酒，他似乎有些醉，有些眼花。

“你数数看对不对？”

“对啊，没错啊……”江海认真数，但数到一半就乱了。

阮月仙似在开他玩笑：“错啦，好像还少了一锭，你还是数清楚的好！”

“真的吗？……别骗我喔……”

江海又重新数，但数不了一半已软趴桌上，似已醉倒。

阮月仙轻笑着，又自叫声“数错了！”江海立即会抽起身子叫声“是吗？”，然后抓摸几下银子，还是沉趴桌面。

“简直是死要钱！”阮月仙讪笑两声，转头轻叫：“出来吧！”

紧张不安的李平这才从另一房间走出来，他急道：“你疯了？在这里杀人？”

“总比在外面好。”阮月仙冷眼一瞄：“放心，他还死不了，只是中了迷酒昏迷不醒而已。”

“可是既然来了还留他做什么？”李平心中也是矛盾，他只是想处理掉那烫手山芋。

阮月仙又白了他一眼：“你得了失心疯不成，一下子说东，一下子说西，留下他是因为怕他有同党，在见他没回去很可能自动再送上门，至少还可以留他逼问。”

“我不是说过他没同党吗？”

“天下就只有你们两个混蛋？他那些狐朋狗友不是同党？”

李平摸摸鼻子，被骂得不是滋味。

不过他还是说了：“像他们这种朋友是不会管对方死活，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有时间去照顾别人。”

“我不管了，反正你屁股那个疤痕被他说个正着，你自己看着办吧！”阮月仙一甩头，摆明不管了。

如此一来，李平反而束手无策。

他如此鬼叫也只不过是自身安危，而这些全是阮月仙策划。他终于屈服了，使出美男计般腻向她，“我错了，不该如此胆小，你原谅我嘛。”

脑袋猛钻阮月仙胸脯，逗得她浪浪直笑，忸怩推斥：“好啦，少色了，有人在场你还如此！”

“那又如何？有你在，我什么也不用担心。”说归说，李平还是移开身子，让阮月仙有时间处理江海。

“暂时把他囚在这里，若无状况，再收拾他。”

“全依你。”李平道：“可是外面守卫已看见有人进没人出，未免起疑吧。”

“你这少堂主怎么当？不会传令下去这人有嫌疑暂时扣在这里，当人属下的谁还管你的事，真笨！”阮月仙两眼真想绞死他。

李平这才恍然：“我真是被事情吓坏了，冒充人家就有这个缺点，我立即改进！”说着就想出去交代：“要不要派人看守？”

“行吗，他要是醒来，语无伦次乱说，你招架得了？”阮月仙冷道：“只要交代加派人手在附近即可。”

李平干笑：“还是你行，我看，先把他绑起来好了。”

于是两人找来绳索将江海捆死。

那江海连昏迷都把银子扣得紧紧，使得李平费了一大把劲才拨开他手指，一声“死要钱”是免不了。

他不禁也想起自己未发达之前，是否也会像他一样死抓着钱不放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他更觉珍惜这身份之重要。

人已绑在三楼钟塔顶，要救人还得经过他们才行。

李平也将状况传出去，守卫是围上来却仍在池那边，根本不碍事。

似乎一切都得到圆满结局。两人又过了个甜蜜浪漫夜晚。

第二天一早。

阮月仙已把李平催起来：“该回去上班啦。”

“现在？我不是有受伤借口？”

“练武的人受点伤算什么，你该去探探有何动静，尤其顶楼还有一个人。”

这话倒说醒李平。他虽不大愿意回金武堂，但有了状况他还是得走一趟才安心。

于是他很快穿衣盥洗，连早餐也免了即想过门前去，他忽而想到什么。

“你一个人怕不怕？”李平乃指另有江海在此。

阮月仙懒散眯眼一笑：“倒关心我来了？怕什么，从头到尾，哪件事不是你怕？快去快回，别给我出差错。”

李平想想也对，不禁哑然失笑，向这位似相利用又似乎有感情的媚女人投以满足一笑，他终于走了。

阮月仙则敛起笑容，凝视在天花板，良久才冷声说道：“该是进一步的时候了。”

不知她说话是何用意，但可听出她笑声非常冷酷。

李平回到金武堂，最欣喜的人该是于玲，她总是百般周到地替少堂主设想，就连李平左眼眶还带些许肿，她都有办法找来秘方献给侍候之人。

李平对她干练十分欣赏，可惜自己身份未定，又有个要命的女人，否则他必定会倒追于玲，毕竟女人不嫌多嘛！

他先向于玲探问一些帮中事，一切似乎都平常无变，倒是问起毛盾，他却在东光楼设起祭坛，在大作法事。

李平第一个念头：“难道他已找到武向天真正尸体而在替他超渡？”

他很快追问这到底怎么回事？若不妙，自己立即开溜。

于玲笑声道：“也不大清楚，毛少侠把戏不少，他说东光楼风水不好，有狐狸吞日之危，所以少堂主才会被人所迷，他说动大小姐，就这么大动干

戈地起坛作法，却不知效果如何呢？”笑眼一飞，倒想看看少堂主是何反应。

只要不是替武向天超渡，李平一颗心也就安心了许多，由于气忿不自觉装出少堂主模样：“太过分了，没经过我同意也敢乱在我的东光楼作法，还是在超渡我！”

于玲不敢多言，这种事她无权过问，还是干笑着。

“我得找他理论去。”李平快步行往东光楼，忽又觉得有人在旁，可能使毛盾会有所顾忌而不敢贸然出手，遂又问：“你随我来？”

“属下还是避开的好，大小姐交代过，任何人不可靠近。”于玲道：“何况少堂主是去找人理论，属下可能帮不上忙。”

李平无奈：“好吧，你就留在这里，我自个儿去。”

说完，他还是硬撑好汉地赴此英雄会。

于玲本想跟在后头看热闹，但理智制止她不可多事，她只好远远欢送这位英雄安全进去安全出来了。

毛盾当真在东光楼前搭起法坛，帮忙做法事的还有武灵玉，两人似串通好似的各自配合，一个舞动桃花木剑，如乩童般乱跳，一个则在旁烧咒。

李平虽说来此兴师问罪，但跨进围墙拱门，他胆子比老鼠还小，英雄姿态一扫而空，换来一副保平安即是福的德行，现在他最大希望即是别触怒毛盾，否则吃亏准是自己。忽见武灵玉也在场，他更加缩头乌龟了。

“你们在此降妖除魔啊？”客气的语调。

“不错！”毛盾一副天师神威口吻：“妖气太重，不除不行。”“除谁的魔啊？”

“在东光楼，当然是在除你的魔。”

“可是我觉得自己蛮好的……”

“你是谁？”毛盾持着桃木剑猛刺过来，吓得李平想躲，剑光却已顶住胸口，他不敢乱动。

“我是武向天啊，你不认得我？”

“你真是武向天？”

“是啊！”

“胡说，你看那草上面写的什么名字？”毛盾把剑尖指向草人。

